

廣州專變與上海會議  
沈 陽 書 局 印 行

# 廣州專變與上海會議

沈陽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三輯  
沈雲龍主編

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

廣州平社編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引言

我們爲什麼要編印這本小冊子呢？在最近萬目睽睽的上海會議召集的當兒，不幸革命的策源地接連着發生兩次大變亂，使全國民衆頓時感着極度的疑慮與恐怖。現在廣東共產黨的真面目總算是暴露出來了；我們試以冷靜的眼光，客觀的態度，把近來的事實解剖一下，至少可以發現其中的因果，恰像一篇大文章——以文爲經，以武爲緯。中間起伏照應，也可謂滴水不漏了；不過收梢太鬆懈一些，結果是廣東的民衆作了犧牲，而一班共產黨和準共產黨也終於戳穿褲子，把狐狸尾巴顯了出來！從此這批人物的聲價，一落千丈，只長留天下後世唾罵資料罷了！

我們希望不致再有人來做第二篇「文章」了！天下事往往有弄巧反拙的，這次事件便是一個好榜樣。所以我們才不憚煩的，搜羅兩月間的經過情形，加以整理與編排，使讀者知禍變之責任所在；尤其是希望今後的當局，以黨國爲前提，庶幾這樣傷心慘目

的橫禍，永不再見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今後民衆對於本黨之信任與否，將以此爲關鍵了！

# 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目錄

## 上編

### 引言

- 一、廣州事變之醞釀
- 二、第一次粵變之經過
- 三、各方之申討與辯護
- 四、上海會議之始末
- 五、第二次粵變之爆發與汪精衛之出走

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 上編

## 一 廣州事變的醞釀

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黃祺翔在廣州叛變。事出非常。其間醞釀的經過。不可忽視。現在分開來講。

第一 是共產黨的陰謀——第三國際將以全力在中國活動：

可注意的蒲哈林氏之言

中山大學訓練搗亂工人

世界新聞社云。俄人賴法洛夫氏 R. D. Rafaloff 近披露一文。述第三國際今後將以全力在中國活動。並引蒲哈林氏之語。極堪注目。茲譯之如左。

「自今以往。國民黨之優秀分子將進行於蘇維埃之路。因國民黨之建築業已搖動。行將傾覆。一俟革命潮勃起。即為吾人在中國立即組織蘇維埃之時機。」——蒲哈林語（見莫斯科真理報）

第三國際最初成立的數年間。東方已在其計畫及策略中佔有位置。然此位置極不重要。其時共產黨之一切希望。全注於西方之歐洲。共產之主要根據。爲一種假定。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壽命。業已過其限度。在彼等之範圍內。決不能發展世界之生產。本此原則。共產黨以爲戰後之種種困境。資本階級將無法渡過。行見工業凋落。生活程度低降。失業者增多。勞動階級迫於飢餓。將起而作亂。而世界乃可由布爾雪維克人之專政而獲救矣。因此第三國際集其全力。在歐洲煽動階級鬥爭。製造社會革命。然列甯派此項希望。全成泡影。彼等所挑起之一切叛亂暴動。均一瞬即滅。資本主義的世界。居然能禁受一切迫害。戰勝大戰所引起之經濟困難。當蘇俄之社會主義的領袖夢想戰前之工業。水平線而猶瞠平莫反之時。彼「腐敗的資產階級」早已越過此時代。而領導人羣更向進步之路前進矣。一方歐洲之濟經恢復。與美國之繁榮。一方蘇聯之破敗。與匈牙利及巴伐利亞之教訓。使勞動階級覺悟所謂「天堂幸福」之真性質。於是在文明各國內之共產黨。皆無法使其狹隘孤立之主義得以成長。蓋顛賴之勞動界正以彼之失敗爲大幸也。(中略)。共產主義最易傳布之根據。爲困苦與飢餓



。列甯派以爲大戰結果。困苦飢餓當然發生於歐洲。孰知不然。第三國際既大失所望。乃強欲以手段造成之。於是移其醜態活動於東方。蓋以歐洲之經濟力及歐洲勞動界之物質的幸福。大半由於平時與亞洲及其他大陸商業交通而來。今於中國印度孔戈等處挑撥離間。使華人印人非人與歐人間大生惡感。則可剝奪歐洲之原料來源及市場。傷殘其工業。由是立可造成失業飢餓困苦。及一切赤化成功所必需之條件。同時以大戰之影響。東方人民之民族思想大爲發達。第三國際決利用此機會。以布爾雪維克主義指導此民族的運動。使轉而入於赤化之途。乃有所謂東方政策。其惟一作用。爲煽動東方人排外。使與西方間之交涉。成爲不可能。而中國以內亂頻仍。民不聊生。最爲撒播赤化種子之沃壤。於是以金錢軍器武官供給中國軍隊。煽動工農暴動。挑起南京事件。在莫斯科操縱之下。中華民國幾瀕於完全無政府狀態。而成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之一部分之期。亦復不遠。幸而共黨成功太驟。出於彼等自己望外。攘權奪利之真面目乃畢露。於是與國民黨忠實黨員發生衝突。結果共黨失敗。中國預員數百人被殺。其餘銷聲匿跡。莫斯科所派代表逃回本國。雖然。俄共黨并不因此而即不黨

聞中國事也。蘇聯國內之經濟危機及共黨左右派之內訌。皆逼迫莫斯科不得不挺而走險。吾文開首所引蒲哈林氏之語。與蘇聯共黨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之議決案有關係。足證共黨不忘情於中國。彼前此尙用中國國民黨運動之口號。掩其真意。今則將赤裸裸的公然鼓吹赤化中國矣。夫莫斯科在中國之最後有力根據賀葉軍隊。既已崩壞。而猶欲捲土重來。頗有似於空中架屋。然而中國尙在內戰。對外衝突未已。共黨搗亂機會正多。吾人正不容漠視也。（下略）

又中華電訊社上海社接十一月十八日莫斯科通信云。俄國共產黨向分兩派。一爲脫落斯基派。一爲斯大林派。現斯大林派執政將脫落斯基聖諾也夫二人開除黨籍。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之中國共產黨學生。大多屬於脫落斯基派。聞脫落斯基等開除黨籍訊後。均甚憤慨。於前幾日集合全校學生遊行示威。手執紅旗。高呼打倒革命勝利者擁護脫落斯基等口號。後行至紅場。被警察解散。並逮捕多人。聞於下次西比利亞軍送回中國。中山大學則收集現已到莫斯科之中國工人數百名。（國民黨清黨後上海漢口兩處之糾察隊）於短時期內加以訓練。選

其成績優良者陸續送回中國。在國內各地組織工人暴動云。

見十二月四日民國日報

共產黨的陰謀。在浙江敗露。他們想要張發奎等先奪下廣東。做共產黨的根據地。因從四月清黨以後。共產黨在中國沒有相當的海口。不但消息不靈。連連軍火。槍械。也覺得十分不便。現在還有大批軍火。停滯在海參威。不好運來接濟共產黨。所以拼命要搶到一個海口。那末廣州是再好沒有的了。且看他們的毒計：

定陰歷十一月五日大暴動

至低造成流寇式的紅色恐怖

國際共黨對華問題有重要決議

圖謀推翻國民黨建設蘇維埃政權

國民社云。共產黨在宜興暴動時。即聞浙東亦將暴動之說。浙江省黨部與省政府乃訓令各地嚴密防範緝獲。嗣在紹興破獲共黨總機關。在該反動派之交通部長處。搜獲浙省全省共

黨總名冊。黨員姓名共一千三百餘人。大部份爲青年學生。現已緝獲一百四十二名。並在其秘密機關搜獲重要文件九項。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問題之決議案。二、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其中痛罵陳獨秀譚平山爲投機的共產黨徒)。三、共產黨浙江改組委員會報告中央決議案。(內中有張發奎不久可奪下廣東爲我們的根據地語)。四、共產黨浙江改組委員會通令。五、以後的工作大綱。六、對於過去工作的批評。(內中有不守黨紀不繳黨費臨時畏縮之勇敢心等語)。七、土地革命宣傳大綱。八、新浙江刊物一本。(內中文字全爲鼓吹十月革命。)九、浙東暴動計劃。其目的在造成流寇式的屠殺的紅色恐怖。地點在上虞餘姚奉化甯波紹興一帶。而以上虞象山港爲集中地。決定於夏歷十一月五日各地舉行大暴動。其利器除用土匪與暗編農軍(內中有云我們的土匪可抵敵敵人的民團語)外。預備繳各地保衛團械。其行動目標爲甲、殺盡地主紳豪。乙、殺盡國民黨。丙、殺盡反動學生與教員。丁、沒收一切土地。戊、政權歸諸農民革命委員會。其最烈口號。子、打倒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丑、打倒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寅、一切政權歸諸農

民革命委員會。卯、擁護中國共產黨。辰、推翻國民黨的政府。建設蘇維埃的政權。

此次浙江破獲共黨。以十一月七日晚。在金釵袋巷六十二號內所得到的文件。最爲重要。前面九項要件。也在這個時候查到的。看它第三項說。『不久張發奎可奪下廣東。爲我們的根據地。』果然十一月十七日。張發奎在廣州叛變了。

第二 是汪精衛的老謀深算 汪精衛是不是奉的第三國際的命令。我們不得

而知。不過他却是進一步了。規定怎樣奪取廣州的計劃。我們看了十一月十九日東方通信社的電報。可以曉得廣州事變。原來是謀定而後動。有一定的步驟。並非突如其來。而汪精衛自述「兩件大事」的文章。所稱由漢跳滬。由滬跳粵。由粵跳漢。由漢跳粵。再由粵跳滬。真是不打自招。今將汪等在此期間之言論行動。實記如左。他們是辛苦曲折來達到第三國際的使命。或是別有肺腸。甘爲共產黨的工具。任由明眼的讀者來下批判。

九月十一十二汪精衛連日在滬召集寧漢滬三方面同志推誠協商。而有組織特別委員會之建議。認爲遷就事實不能不爲此機宜措置。特委會之宣言。互推汪氏起草。十三日汪遂有下

野之通電。顧孟餘赴漢。陳公博入粵。

汪精衛下野通電

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兆銘前因賀龍葉挺叛據南昌。自疚對於共產黨徒。防制過遲。致成此變。久思自劾以謝同志。因時局未定。應先補過。不宜遽爾卸責。故隱忍至今。今幸各方同志。共圖建設。庶幾破碎之局。可歸於完整。正宜及時引退。聽候處分。敬祈嚴加制裁。以明責任。不勝企禱。汪兆銘元（九月十三日）

各同志鈞鑒。此次寧漢同志合作。係根據於南京同志八月八日之來電。及武漢同志八月十日之覆電。南京同志自承鹵莽從事。過舉極多。武漢同志自承對於共賊防制過遲。至深內疚。兩方同志間各本責己恕人之精神。以謀張皇補苴之方法。其唯一目的。在使破碎之局。歸於完整。兆銘前此雖負疚而不引退。即期與諸同志一致努力達此目的。至於今日兆銘認為引退之時機已至。除呈請中央聽候處分外。謹以奉聞。汪兆銘元（九月十三日）

顧孟餘致中央諸同志書

中央黨部諸同志大鑒。孟餘此次東下。係專爲出席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而來。現聞在滬同志多主張暫時不開此次會議。此外其他會議。孟餘已無參加之必要。專泐奉達。併頌黨祺。九月十三日顧孟餘啓

陳公博致中央各同志函

及時引退

陳公博致各同志函云。組安先生并轉中央各同志勛鑒。弟自隨軍北伐。輾轉鄂贛。計已逾年。爲黨雖不敢言勞。而心力確已交瘁。前月在漢更因爭奪本黨在中國革命領導權之故。身處環攻之中。更無休息之日。現本黨經已團結。似應可以小休。弟膺第二次代表大會付託之重。每愧弗克負荷。且聞在滬同志。多不主張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則弟更無參加之必要。及時引退。當亦爲諸同志所諒而許之者也。專此即請大安。弟陳公博啓。九月十四日

宋子文赴長崎

宋子文氏昨晨搭長崎丸赴日。因其太夫人在長崎附近之恩仁海濱養病。現往迎接回國。大抵下月即可返滬。記者叩詢其對於時局意見。宋氏謂此次南京會議。係欲將國民黨內從前對峙及不相容之份子納於一器。如果因此而產生一團結及有秩序之黨與政府。則誠屬可喜之事云。

汪精衛由漢返滬

赴漢原意係調停合作 武漢政分會不日取消

九江通信 汪主席自通電辭職下野後。即來九江返牯嶺私宅小住。旋以武漢方面同志對於此次中央遷寧經過多不明瞭。不無懷疑之點。乃親往武漢報告此次赴寧滬經過詳情。並對於懷疑之點一一加以解釋。嗣又參加武漢政治分會之歡迎會。即席演說寧漢合作之必要。並引十四年慶案特別委員會以非中央執委之蔣介石充委員先例。解釋南京特委會中之非中央執監委員可以充任特委員云。汪主席在武漢稍有逗留。即行搭商輪返滬。已於前日



(二十七)午後三時抵埠。在張公館略休息片刻。當即轉往牯嶺本宅。汪主席於前午對往訪記者。表示此次赴武漢原意調和雙方。現漢方同志對於寧方。均多能諒解。並謂新成立之武漢政治分會。並非與南京特委會對抗之機關。緣該會早已奉命組織。不過近始成立耳。惟近聞南京特委會有取消各地政治分會之命令。真象尙未深悉。武漢分會俟接到明令後。自當遵照辦理。但寧漢相隔較遠。時日或稍有延遲云。近日武漢湘潭南潯各地民衆團體挽汪空氣十分熱烈。武裝同志如三十六軍長何健第四第十一軍總指揮黃琪翔等。亦均紛紛電請復職。最近汪主席發表徑(九月廿五)電表示態度。仍願爲黨國努力。各方喁喁之望。從茲可以稍慰矣。

### 汪精衛由漢赴廬山

表示以黨員資格奔走各方

漢口汪精衛來電 各報館均鑒。兆銘文(十二日)提出辭職後。迭接各方同志函電以繼續努力相督責。無任感悚。竊維政府職務雖已解除。黨員責任未敢放棄。此時各方同志正

謀團結一致。以完成國民革命建設三民主義之國家。兆銘何敢不自勉勉以從諸同志之後。謹當以黨員資格。奔走各方。以期稍盡綿薄。特電奉達。恕未一一奉覆。汪兆銘徑（九月廿五。）

汪精衛將回粵消息

黃代總指揮琪翔昨五日接到汪精衛電報茲將原電採錄如下。「韶關廣州探送黃代總指揮琪翔同志助鑒。架電敬悉。弟於文日辭職後。歸廬山舊室。閉戶讀書。此兒時遊學之地。亦即最近七月杪間與兄及向華暉日諸兄會此防制賀葉爲變之場所也。曾幾何時。虎兇出柙。爲患未已。輿念及此。可勝疚心。幸我兄已率大軍凱旋故鄉。得此肅清餘孽。奠安海疆。已無顧慮。大軍將士自去秋北伐以來。身經百戰。黃河以南。遍灑精誠熱烈之血汗。稍假時日。休息整頓。必能以最後之努力。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引領南望。不盡瞻依。弟電解除政府職務。而黨員責任猶在。重荷督促。詎敢退逸。謹當以黨員資格奔走各方。際此各方同志團結一致合作之時。或能盡其一得之愚。爲指臂之助。日前曾於武

漢一行。如諸兄有所指令。當趕前候命。并一省故鄉也。汪兆銘徑（九月二十五日）印」

#### 九月二十二日第二方面軍返粵發表凱旋宣言

全廣東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在努力打倒吳孫擊破了奉張三大軍閥以後。我們生還的。又到離別了一年的廣東。和你們再見了。我們到處受你們熱烈的歡迎。我們覺得無限的忻喜和感激。但同時便又感覺得有無限的悲憤和傷心。所以不能不向大家貢獻幾句摯誠的話。本軍凱旋。不是為打破了北洋軍閥。便停止革命工作。回來安享的。尤不是以任何權利的爭鬭來做出發點的。本軍是始終為着了本黨的使命。為民衆謀利益。在民衆利益尙未確實獲得之前。本軍的責任。便沒有終了。也就是革命的工作。沒有完成。所以去年為革命而北伐。現在為革命而凱旋。換言之。就是在現在一切的事實上感覺到真正革命的勢力太單薄了。感覺到改頭換面的反革命勢力日加擴大了。感覺民間的疾苦不特沒有解除而且日益增加。感覺到黨國的前途不但沒有光彩而且日益暗淡。所以現在的環境。需要我

們凱旋。黨國的前途。需要我們凱旋。我們回粵的目的。是準備着補充訓練。再接再厲。繼續以前光榮的歷史。開闢今後光明的大道。作更猛烈的奮鬥。貢獻更鉅大的犧牲和一切反革命勢力搏戰。以貫徹國民黨的主張。解除民衆的痛苦。以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親愛的廣東同胞們。過去的歷史。已證明本軍是民衆的武力。是本黨的工具。是三民主義的信徒。是國民革命的急先鋒隊。我們將永久維持着這種光榮努力做去。國民革命的對象。大家都知道帝國主義和軍閥。這兩種障礙不打倒。國民革命永不會成功。本軍北伐雖曾擊破吳孫張三大軍閥的主力。但是他們的餘孽沒有完全消滅。而新興的反動勢力。又復暗滋潛長。帝國主義者更依舊以經濟的侵略和武力的壓迫。加諸中國人民。本軍同志誓爲革命犧牲。當然繼續努力於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一切軍閥的工作。本軍是國民黨的武裝黨員。一方肩着國民革命的重任。去打倒反抗革命的北洋軍閥。一方更注意保護黨的本身的健全。以剷除破壞革命危害本黨的份子。我們承認國民黨是國民革命的唯一領導者。所以反對共產黨。我們擁護國民黨的黨權。所以反對篡竊黨權的份子。我們維持國民黨的黨紀。所

以反對破壞黨紀的姦賊。我們愛護民衆。所以反對屠殺民衆的行爲。我們要實現民主政治。所以我們反對封建制度。我們反對一切軍閥。我們并反對依附武力權力圖個人私利的一切昏庸老朽投機份子。及腐敗官僚。親愛的廣東同胞們。革命不是換朝代。是要換制度。三民主義。不是給做官的人們拿來做幌子的。是拿來解除民衆的痛苦的。我們試看一年以來。跟着本黨軍事的勝利。就有不少的同志把革命的意義忘記了三民主義。也任人可以假借來做其爭權奪利的勾當。所以剝削平民。植黨營私。佔據地盤。擴張私人勢力等等反動行爲。猶不斷發生於本黨統治區域之下。民衆們爲擁護自身利益而起來的時候。他們使用最殘酷的手段來對待民衆。所以從前爲希望革命成功而奮起的。一天一天也就沉悶決心下去。這是何等可悲可憤的一件事。長久這樣下去。國民黨豈不是不亡於敵人之手。而亡於黨的自身嗎。我們認清這點。所以對於這些冒充三民主義信徒的姦賊。誓必拿出一年來用無數頭顱創造出來的鐵血精神去打倒他。使本黨健全。親愛的廣東同胞們。革命的勢力雖由廣東而發展到長江黃河流域。表面上似乎可以樂觀。但是你們的負擔仍未減輕。你們的

痛苦仍未解除。你們應享的利益還未得到。革命到底是爲什麼。你們不能沒有懷疑吧。本軍返粵以後。要幫助着你們去剷除一切的障礙。得到你們的福利的。你們起來幹啊。最後我們高呼農工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打倒一切軍閥。打倒帝國主義。肅清藉黨營私的投機份子。打倒冒充三民主義的信徒。揭破腐化黨員的假面具。打倒代表土豪劣紳的腐化份子。打倒爭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共產黨。打倒葉挺賀龍。革命的民衆團結起來。擁護汪主席。反對個人代表黨。建設革命的新廣東。三民主義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十月六日廣州各界歡迎張發奎

張總指揮之訓詞：『各位同志。各位同胞。今天在此開會歡迎兄弟及第四軍第十一軍武裝同志凱旋。兄弟得參加這個盛大的大會。很是榮幸的。兄弟謹代表敵方面軍第四軍第十一軍全體將士。表示十二分敬意致謝。並把此次奉令返粵的原因。和使命。向各位同志各位同胞報告。兄弟承各界歡迎嘉獎以勞苦功高四字。總是不敢當的。此次北伐的勝利。不是

總司令的功勞。亦不是兄弟的功勞。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是第四軍第十一軍全體將士的功勞。是各地民衆協助的成功。去年第四軍奉命北伐。由廣東到湖南湖北。轉入江西。國內三大軍閥已打倒吳佩孚孫傳芳兩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年以來。未曾打過一回敗仗。死傷了十萬的將士。第二次奉本黨的命令進攻奉系軍閥張作霖。由湖北入河南。把奉軍的精銳創敗殆盡。驅逐奉軍到黃河北岸。我第四軍第十一軍的將士又不知擲了幾許的頭顱。洒了幾許的熱血。我們第四軍第十一軍全體將士敢說不負本黨的任命。本軍是國民黨的軍隊爲民衆謀利益的。此次是奉本黨的命令班師返粵。含有三個使命。第一個使命是肅清中國共產黨。剷除葉挺賀龍。從前本黨總理定下了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因爲蘇俄以平等待我。故本黨聯他。共產黨爲國民革命的集團。本黨亦爲革命的集團。故總理容納共產黨。只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受國民黨的領導。從事國民革命工作。農工佔全國民衆三分之二。本黨建築在農工各階級民衆之上。故應扶植農工。自總理逝世後。中國共產黨希圖侵佔國民黨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把持中央黨部。陷害國民黨忠實同志。本黨是爲

各階級謀利益的。免除階級鬥爭。共產黨是主張農工專政。階級鬥爭。和本黨農工政策不合。此次本黨發覺共產黨危害國民黨的陰謀詭計。於是離共產黨。共產黨亦以合力抵抗。葉挺爲共產黨中堅份子。於是聯合賀龍在南昌叛變。希圖由江西直出潮梅。奪取我革命策源地廣東。以試行共產主義。本軍奉令圍攻追擊。消除禍患。鞏固本黨的革命策源地。第二個使命是**改善廣東的政治**。本軍返粵。擁護我們的軍事領袖李主席。將廣東的不良政治改善。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因爲北伐一年來。回顧廣東人民。痛苦日深。故應澈底改善全省政治。爲人民謀利益。鞏固廣東革命策源地。本軍各將士絕不是爲個人謀權利地位的。第三個使命是**扶植農工**。廣東自北伐一年以來。農工運動。日形衰落。一般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均仇視農工。遇有熱心努力農工運動者。非指爲共產黨。則指爲左派。驅逐殆盡。以致農工運動工作均落在豪劣地痞工棍及一般腐化份子之手。農工事業非特不能扶植。反日受挫折。本軍返粵。當肅清農工運動的障礙物。嚴密農工團體的組織。增加革命力量。實行農工政策。這三個使命。是本軍奉令返粵的使命。今天兄弟出席向各位同



志各位同胞報告解釋。希望各界民衆協助。督促本軍進行。還有一事大可注意者。兄弟以黨員資格向各位同志各位同胞報告。日前本黨同志爲增加及集中本黨革命力量實行漢甯合作。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一切黨國大計。現在南京設立一中央特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除漢甯兩方同志爲委員外尙加入上海方面的西山會議派。這西山派的人多經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除黨籍的。現在居然作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此次本黨爲尊重黨紀。故實行清除共產黨。現却容納西山派開除黨籍份子爲中央委員。以無黨籍之人。而主持本黨政務。黨紀何在。且中央特別委員會。是根據本黨黨章何項之規定。實無所根據立足。我們黨員同志。應極力反對。尊重本黨黨紀。希望各位同志各位同胞爲熱烈的反對運動。本軍爲國民黨的軍隊。爲民衆的武力。當爲民衆的先鋒。或因我們各界的反對。而可達到取消中央特別委員會的目的。這是兄弟的希望於各位同志各位同胞云云。

張發奎與唐生智意見相同 廣州民國日報 以下同

日前本市某報載有張總指揮向華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唐生智有不滿之言論。某通訊社記者

深爲奇異。昨特走訪接近張總指揮之負責任者某公。叩以對唐生智之意見。據云「張總指揮回粵後。並無對唐總司令有不滿之言論。報紙所載。恐爲記錄之錯誤。且唐生智總司令對於特委會認爲非法。擁護汪主席。反對西山派。均與李主席及張總指揮政見相同。焉有反對之理。且張總指揮近已有電致唐總司令表示意見相同。請貴訪員在各報登載更正。以明真相云云。所見前某報所載實屬子虛也。

#### 十一月三日廣州各界歡迎汪精衛何香凝回粵

汪精衛訓詞。各界同胞。今天各界這個大會。其意義有兩種。一歡迎。二慶祝。但歡迎意義。此次兄弟回來係勸助整理黨的工作。至於歡迎。是不敢當。至慶祝意義。兄弟應該隨同各位共同慶祝。現在肅清共黨叛軍。卽肅清革命的障礙物。障礙物既肅清。是革命得到好大的勝利。兄弟此次回粵。其唯一目的係以提高黨權。以黨治國係孫總理的遺訓。故舉凡無論勢力怎麼樣大。也要在黨領導之下。現在南京組織非法特別委員會中央黨部也要推倒。民衆痛苦均未有方法來解決。建設方面更毫無整理。故我們應該一致去推

倒特別委員會。故現在兄弟主張在粵恢復中央第四屆全體執監聯席會議繼續革命精神。肅清一切叛黨份子。解除民衆痛苦。而民衆痛苦最大。是一共黨。二惡化。這兩種中怎樣去解決呢。就係要中央第四次全體執監聯席會議。造成農工商學各界大聯合。農要嚴定農民的組織。工要規定良好的勞動法。商要體察商民痛苦情形。減輕厘稅。學要獨立教育經費。實施黨化教育。武裝同志風紀生活要特別注意。兄弟對於這幾點。應該趕快提出來。早日解除民衆痛苦。完成全體民衆利益。完成國民革命。云云。

何香凝訓詞 各位同胞各位姊妹。今日舉行歡迎汪主席及慶祝肅清共逆賀葉叛軍大會。我們應該切切實實去建築國民黨基礎。才有今日大會價值。現在南京組織非法特別委員會。取消中央黨部。須知中央黨部是領導民衆打倒帝國主義及打倒一切壓迫民衆的領導者。故我們要一致去打倒非法特別委員會。鞏固國民黨。希望各位努力前進。完成國民革命中央黨部萬歲。

實現汪主席的救黨主張！

汪主席這次回粵。最重要的任務是指示我們做救黨運動。因為我們中國國民黨。目前已陷於危亡的地位了。所以黨的一切糾紛。都無從解決。一切進行都形成了停頓狀態。因此影響於革命前途。殊非淺鮮。汪主席是總理的忠實信徒。他不忍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亡於新軍閥與西山會議派之手。毅然決然回到廣東來提出了「恢復中央黨部」在粵速開第四次執監委會」的口號。因為中央黨部是本黨的最高機關。中央黨部一日不恢復。就是一日沒有黨。開第四次執監委會。是解決一切糾紛的唯一辦法。四次執監委會不能速開。就是一切糾紛不能解決。所以這個救黨的主張。是應該一致起來擁護而促其實現的。

#### 中央執監四委員抵廣州

汪主席自返省後擬召集中央執監各委員來粵。開第四次執監聯席會議。解決黨內一切糾紛。經由在粵執監委員聯名去電召集各情。迭紀前報。現留滬中央執行委員顧孟餘王法勤王樂平及監委潘雲超接到汪主席等電報後。深表同情。即於六日聯袂由滬搭輪來粵。八日抵港。即晚搭龍山夜輪來省。九日上午八時抵廣州。是早前往接船者有甘乃光陳公博及軍政

界等約數十人。當道派兵一連前往保護。各委員上岸後。即乘汽車往葵園。訪謁汪主席。互相談論甚歡。汪氏即晚召集在粵各委員在葵園開談話會。

#### 連日葵園談話會紀聞

自顧孟餘王法勤潘雲超王樂平四中央委員於九日晨到粵後。汪主席以各中央委員聯袂偕來。遂於即日下午約在粵各中央委員陳樹人何香凝甘乃光李濟深李福林陳公博等於六時到汪公館開談話會。各委員均依時出席。由顧委員等報告漢滬各地救黨運動狀況。對於恢復中央黨部。及召集第四次中央會議。均提出討論。各委員僉以茲事體大。不能不詳細計議。故直至夜深始散會。並繼俟於(十日)晚六時仍在葵園會議。討論至昨晚九時餘始散會。談話結果。關於在粵恢復中央及開第四次執監會議問題。均已有了結果。并聞留粵各委員對召集中央第四次全體委員會。將發出一重要宣言。今在起草中。

#### 葵園重要會議之結果

#### 汪精衛李濟深將動程赴滬

廣州事變的醞釀

中華社云 中央委員顧孟餘王樂平潘雲超王法勤四同志於九日晨到粵。即日下午汪主席箋約留粵各中央委員到葵園會議。討論在粵召集第四次全體委員會各問題並擬發表召集第四次中央會議宣言。討論歷數小時。故是晚無甚決定。翌日(十日)下午中央各委員仍在葵園開會。到會委員除汪主席外。有何香凝陳公博陳樹人李濟深顧孟餘王樂平甘乃光李福林王法勤潘雲超等。開會時適接蔣介石委員由滬由電促汪主席赴滬晤商黨事。並謂欲使本黨從破裂歸於完整。非互相諒解。從速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可。汪主席遂將蔣委員來電。在席間傳閱。當時各中央委員意以爲蔣委員對於留粵各委員主張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既表贊同。則對於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會地點。須先與滬方各委員磋商。然後確定。不必堅持在粵開會。故對於初擬在粵召集第四次中央會議之宣言。暫行擱置。復議選派代表赴滬。與滬方各中央委員晤商黨事問題。隨公推汪主席及李委員濟深爲代表赴滬。與滬方各中央委員磋商。將來在粵或在滬召集中央會議。須粵滬兩方代表晤談後始能決定。昨聞汪主席及李委員已決定於一兩日間動程。

東方通信社電 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變。在汪精衛離粵之前。早已安排妥當。參與密議者。爲汪精衛。何香凝。張發奎。及黃琪翔四人。由汪精衛先騙李濟深。一同離粵赴滬。然後再行奪取廣州。事變後。黃紹雄立電李宗仁等。使之向汪責問云。（譯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大陸報第三頁）

### 冠冕堂皇的葵園會議

申報廣州通訊云。汪精衛回粵後。即與在粵各委員。討論四次執監會議問題。及本月二日。接譚延闓孫科等東電。促在粵各中央委員赴寧開會。汪等遂於三日在葵園開談話會。討論應如何答覆。當經李濟深提出折衷辦法。謂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會議。未正式開會前。先在廣州或在上海開一預備會議。正式開會地點。由此預備會議決之。四日遂照此電覆譚孫等。並托宋子文回滬。向各中央委員接洽。但七日譚孫等來電。仍堅持在寧開會。略謂負有其他職務者。未必能遠離赴會。設以不足法定人數。致會不能開。轉非迅求解決糾紛之初意。弟等以爲仍如原議。在寧開會爲便。望速來寧開會等語。迨九日中央執行委員顧孟餘。潘雲

超。王樂平。王勵齋等四人。由滬抵粵。汪氏復於是晚邀留粵各中央委員到葵園會議。討論開會地點。究以何處爲最適宜。當時仍分兩種主張。討論歷數小時之久。尙未能決定。故無結果而散。十日下午。乃繼續開會。適接蔣介石來電。贊成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會。並謂開會地點宜確定上海開預備會。促汪即赴滬晤商一切。汪氏遂將該電文傳觀。列席各委員僉以蔣氏對於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會議。既表贊同。此後黨國一切糾紛。不難解決。主張不必堅持在粵。汪氏見在座諸人多數意見相同。而尤以李濟深主張爲最力。遂付表決。多數通過。復議選派代表赴滬。與滬方各中央委員從詳磋商。於是即席公推汪李二人爲代表。並決定三項條件。交汪李兩代表提出磋商（一）取消南京特別委員會。（二）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三）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會。籌備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汪氏遂擲摺一切。準備一兩日間啓程。並着張發奎偕行。但李氏則須俟黃紹雄自桂回省之後。始能決定首途日期。並將粵省軍政要務面託黃紹雄負責辦理。張發奎日昨已先行赴港。而汪氏則於十五日下午。偕同秘書會仲鳴曹少岩及馬湘麥煥章等數人。乘汽車



到南堤。乘大南洋電船往黃埔。轉乘飛鷹軍艦赴港。再轉由法國郵船赴滬。軍政要人陳公博。陳樹人。黃琪翔。李福林。甘乃光。何香凝。鄒敏初。謝嬰白等。均親到碼頭歡送。至李氏則俟將粵省各項軍政重要公務辦竣。乃趕速起程。其餘何香凝。陳樹人。李福林。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潘雲超。王樂平。王法勤等。俟汪氏抵滬商有結果。始行前往。黃紹雄亦於十六十七日可抵省云。（十一月十五日）

十一月十五日民國日報香港專電 汪精衛定今晚來港。明日偕張發奎赴滬。甘乃光何香凝顧孟餘等。俟汪到滬接洽後始啓行。

照此看來。原說張發奎同汪精衛是一起到上海。那裏知道。結果是李濟深同汪精衛一起到上海。張發奎却一個人又偷回廣州。照他們預定的計劃去做了。

張發奎在香港做的什麼事。秘密得很。不過我們所曉得的。就是他與著名共產首領楊匏安接洽。李濟深曾經責問過他。他回答說。「不過不放心楊匏安。看看他罷了。」

### 張黃佔據廣州後的舉動 極力羅致陳沈劉各部

陳炯明部下之彈冠 沈劉等尙在接洽中

申報香港通信。張發奎黃琪翔在粵稱兵。初則高唱驅黃。繼則併唱打倒李白。以冀喚起抱地域觀念者之同情。惟時達兩旬。烽烟四起。雖北江方面。不甚緊張。而東西南三路。實未易應付。漸有手忙脚亂之象。故極力羅致陳炯明沈鴻英劉震寰劉玉山各部。使分在東南兩路及桂省內地發動。以期搗亂敵者之後方。截至今日。陳炯明部之已獲起用者。有東江招撫專員練演雄。練與鄧演達交誼極深。當鄧將離漢口時。有傳陳軍與共黨合作者。實練鄧結合之結果。又軍事廳參謀長陳國倫。亦陳炯明之軍務處長。其在接洽中者。有前陳軍軍長楊坤如熊略。以楊熊皆惠潮梅土著。地方情形。甚爲熟悉。將付以收拾東江潮梅任務。又欽廉馮銘楷。及鄧本殷之子。均隸陳炯明麾下。現亦起用馮爲南路招撫使。鄧子爲某師長。所有南路兩陽以南欽廉以西各軍。統由馮統率。而以南路總指揮謝墜白總其成。因謝原爲陳軍團長。民十一之變。謝亦參與。現與陳軍將領仍有相當感情也。至於起用沈劉各部。純爲對桂問題。聞黃琪翔以俞作柏個人主持柱局。恐難奏效。日昨曾派其編練處主任黃光漢來港訪沈鴻

英。示以起用意旨。沈即允諾。但要求餉彈充分接濟。並派前旅長陸雲高赴省。分謁軍事當局。黃光漢業已銜命返省。大約再經一二度接洽。即可確定。緣黃光漢爲黃鴻猷之子。黃沈爲患難交。比較易有把握也。劉震寰亦蟄居香港。由財政廳長鄒敏初向黃琪翔說項。黃以劉肯出而相助。亦樂利用。遂派副軍長駱善羣携函來港。與劉接洽。劉亦派其舊部鄭某正式代表赴省協商辦法。據該代表面陳黃琪翔。謂劉部旅長熊碯。現在桂邊率有民軍若干。劉又與滇軍龍雲胡若愚各將領交好。可以聯絡滇軍。請其入桂援助。黃意大動。已飭財政廳援助一萬元給劉。俾其佈置。至劉與俞作柏。目下交情尙能水乳。故俞劉心腹復在廣州組織廣西護黨討黃同志會。曾向臨時軍委會請願。起用俞作柏劉震寰沈鴻英劉玉山四人。以便提挈各同志。改造新廣西。惟張發奎對劉玉山未有表示。但玉山尙在廣州。黃琪翔終當兼收並蓄也。此外前已失職之許崇智部將領莫雄周漢珍梁鴻楷鄭潤琦梁若谷。及魏邦平部下馬毓藩等。亦紛紛復起。張黃雖通電表明未與陳炯明部聯絡。但一般人未忘從前歷史者。對此頗爲注意。

(十二月十一日申報)

### 第三 是恨黃紹雄掃平葉賀

自漢口也舉行他們那裏清黨策略以後。葉挺賀龍是明張旗鼓。率共產軍進取廣東。張發奎黃琪翔是追擊葉賀的。不過張黃與葉賀。一是由東路進軍。一是由北路出發。這是一種什麼追擊。固然不曾追。擊更談不到。結果張黃却不曾損壞葉賀一根毫毛。還是黃紹雄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拿他們打平。黃紹雄功勞愈大。他們却恨他愈深。

#### 潮海賀葉軍解決之經過

葉挺部在烏石繳械

賀龍率數十人浮海逃竄

十月六日汕頭通信。賀葉軍盤據潮汕。僅一個星期。(九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韓江上游前因戰事關係。消息不通。兩軍交戰情形。外間多有未明。茲者賀葉兩軍挫敗。省軍恢復潮汕。此一頁戰史。似乎有補述之必要。當賀葉兩軍由攻贛入閩西。初擬圖得漳州。稍事休養。再謀潮汕。潮汕共黨領袖楊石魂彭湃古大存等特赴汀州。遊說郭沫若李立三。侈言海陸豐五華等處有農軍十萬人。可以響應。楊石魂又自告奮勇。稱賀葉軍能進達粵邊。彼有工軍

萬人當乘機舉事。潮汕垂手可得。且能於最短期間。在汕頭籌出二百萬元軍餉。賀葉信之。遂驅疲乏之衆。從上杭直入大埔。沿韓江東下潮汕。潮汕地濱大海。川河交錯。沃野千里。非戰守之地也。證之歷年戰事。韓江上游戰事未結束之前。無人能安守潮汕。稍有地理常識者。均能道之也。賀葉兩軍既下潮汕。以葉挺部扼韓江之三河壩。賀龍主力軍由潮州趨揭陽。留精兵兩團駐紮潮州汕頭。思儉進豐順。包上興寧梅縣。直出東江。則潮梅各屬可一戰而定。師陳炯明三年前之故智。守河源惠州。與廣州抗衡持久。其用兵之計劃。大概如是。當賀葉軍未入粵之前。粵省早有準備。黃紹雄部張春浦呂煥炎伍廷勳黃旭初各師旅。早入駐平遠蕉嶺。錢大鈞部之王文翰蘇世安廖鳴歐各師團。亦由閩邊退入大埔梅縣。初擬趕入閩邊。與賀葉軍決戰。及賀葉向潮汕方面進窺。王俊部何如陳泰運王廷烈各團遂於二十日一律退出潮。或由隘隍黃金市入豐順。或由揭陽湯坑入豐順。二十三日在蝦蟆落井集中。黃紹雄二十二日從平遠到蕉嶺。即晚到松口。（梅縣境）在南坑設總糧台。指揮各軍入豐順。欲包出揭陽。圍困潮汕賀葉兩軍。另派張春浦呂煥炎。率兵八千人。從松源山徑包出大埔。斷絕賀

葉軍歸閩之路。此一枝軍二十四日乘虛佔領大埔。從潮汕退豐順之王俊。聞廣州大軍陸續趕入豐順。二十五日開回湯坑。第四軍第二師薛岳。第十一師陳濟棠七千餘人。二十三日從東江開到興寧縣。二十四日在泥陂圩宿營。二十五日早由畚坑開入豐順。同日黃紹雄部三師開入豐順馬頭。宿營一晚。全數開向黃金市出隘隍。將韓江兩岸佔住。隘隍地點。在潮州上游。距潮城僅四十里。黃部既得隘隍。三河壩之葉軍。與潮汕賀軍之聯絡綫。突被剪斷。首尾不能相顧。兩軍同時亦入於包圍中矣。其時尚未大接觸。汕頭賀龍見形勢不佳。乃傾全部入揭陽。二十七日親往指揮。思衝入豐順。救出三河壩高陂被圍之葉部。大戰即於二十八日在揭陽方面開始。王俊守湯坑。陳濟棠薛岳亦加入。分駐於銅盤、湖下、圩埠、三門凹一帶。二十八日下午四點半。國共兩軍開始交鋒。賀龍據分水山湖間一帶高地。頗佔形勢。王俊與戰受挫。陳薛兩師見勢不佳。全部加入應戰。槍砲之聲。徹夜不息。屍橫遍野。戰至二十九日上午。蜘蛛地長塘間戰鬥尤烈。兩軍拚命衝鋒。血肉相搏。進退十餘次。賀軍後隊有農軍萬餘爲助。喊吶之聲震動天地。省軍初到。不熟悉地勢。後由土人相助。引陳濟棠一部繞道

觀音山。出五房坪。攻新亨圩之上角。同時各路齊下總攻擊令。三十日早兩軍在浮石地方拚命死戰。結果賀龍軍因彈盡大敗。死師長一人（朱德）團長二人。營長排長百餘人。賀龍腿部受傷。兵士死傷二千餘。俘虜三團。賀軍初欲再入潮安。及至玉窖。被黃紹雄兜截。不能通過。折向東北砲台入關埠貴嶼。向普寧海陸豐方面竄逃。陳濟棠跟跡追躡。在砲台又繳得賀軍槍五百餘桿。陳部已向普寧方面追擊。當二十八日揭陽大戰後。賀軍有兩團兵力扼守潮州。在北門外竹篙山掘壕架砲。並將湘子橋浮橋拆斷。放棄河東防地。適飛鷹艦襲攻汕頭。潮州分兵一團來汕。守潮賀軍只剩一團。黃紹雄率張春浦師由韶隍攻潮州。初尚不敢造次衝進。二十九日薛岳由揭陽從小路偷到楓溪。上攻潮州。西湖山竹篙山守兵。見廣州軍從背後攻來。措手不及。潰退入城。薛岳部追躡之。兩軍前後隊相距不及五百步。賀軍出東南兩門。出東門者退東津入饒平隆都。與農軍張一槎部會合。落草爲寇。出南門者往烏羊山青毛山。亦投入賊巢。潮州既定。汕頭賀軍自行退出。薛岳在潮州待黃紹雄大隊入後。二日晚率隊抵汕。韓江上游高陂三河壩。尚有葉挺殘部二三千人。聞潮汕及揭陽敗耗。進退維谷。一日

集中三河壩。在大埔城之黃紹雄軍呂煥炎部。得潮汕捷報。一日溯江而下。在三河壩與葉挺部遇。葉部駐在兩面河岸。呂大埔河中不能越過。（三河壩者三條河會合之處也）。呂乃用民船二十四艘。冒死衝鋒。岸上葉軍見船將近抵岸。開機關槍掃射。船上兵士頗受死傷。葉部卒因兵無鬥志。退高陂大麻。散往閩邊。韓江河道。五日起恢復交通。以上爲潮梅消滅賀葉軍之大概情形也。

八日汕頭通信。賀葉兩軍三十日在揭陽敗後。竄向善寧。陳濟棠陳泰運各師團。跟蹤尾追。七日得普寧前方來電云。「由分水敗退之葉挺全部。經過烏石被我師截擊。於三日下午三時接觸。惡戰一夜。已將該敵完全解決。繳獲步槍千餘。水機關六挺。大砲一尊。俘虜二千。至賀龍率兵約三千人。分往葵潭竄往海陸豐。正在追擊中。請在揭陽後方建立野戰病院。以後來電由汕轉便安。弟時清建叩微」云云。現在潮梅戰事救平。韓江上下游平靖。惟潮陽及澄海樟林東隴。仍有農匪蠢動。連日汕頭收容賀葉兩部傷兵俘虜等。有二三千人之多。禁在石砲臺等處。由存心同濟兩善堂供應粥飯。健康者先行遣散。傷病者醫治再遣送也。



十日汕頭通信。上月黃紹雄代第八路總指揮。從韶關出發入贛。將中央軍交黃旭初指揮。協同右翼軍錢大鈞部。在贛南瑞金會昌等處。與賀葉部激戰。賀葉部退入汀州上杭。黃紹雄黃旭初等退入平遠。錢大鈞召集王文翰蘇世安等師扼守松口。東路軍陳濟棠薛岳同時從河源趕到豐順。與王俊會合。在揭陽與賀葉精銳激戰。黃紹雄二十八日下總攻擊令。黃旭初張春浦呂煥炎從豐順馬頭山徑繞出隘墮。下攻潮安城。三路同時大捷。揭陽賀葉兩部以潮汕既失。無路可歸。向普寧退却。在烏石再被陳濟棠部截擊繳械。賀龍率殘部退至惠來葵潭時。人困馬乏。部下棄槍拋帽。落荒而走。其秘書吳某被擒解汕。前傳生擒賀龍者係誤也。聞賀龍僅率衛隊二十餘人。逃往碣石。乘船浮海而去。身上帶有香港紙幣一萬餘元。揭陽賀葉軍全部消滅後。松口之錢大鈞王文翰等率兵東下。四日在三河壩與賀軍朱德部激戰。戰事非常激烈。潮州張春浦呂煥炎等師。同時開往韓江上游大麻恭州夾擊。朱德腹背受敵。退往湖寮竄回永定。是役雙方死傷數千人。韓江屍身漂流河面。慘不忍觀。黃紹雄以韓江戰事已經結束。八日偕警備司令王俊赴省。報告此次戰事之經過。並令所部之師集中潮汕。準備在廣州

派艦迎接回省。轉桂休養。黃之戰功誠不朽矣。

(十月十八日申報)

第四 是同唐生智一鼻孔出氣 武漢清黨後。還是想組織勞農政府。這是什麼道理。

上海路透電 據漢口拍來之消息。唐生智與汪兆銘及顧孟餘二人。似有談判組織一勞農政府之事云。 九月二十四日

汪唐顧等原來是另有默契。這且不談。現在先看唐生智的通逆鐵證。——全是在龍潭一役所查獲到的

(一)與孫傳芳會商夾攻南京命令

(八月十二日於蚌埠行營)

唐孟瀟代表趙某由潯來蚌會商。夾攻南京。進攻計畫均已擬就。各部隊常時預備出發。我軍乘勝直追。西有唐孟瀟之生力軍爲助。南京指日可復。赤逆不日即行撲滅。切切此令。

(二)唐生智由九江向蕪湖進攻命令

(八月十五日於蚌埠行營)

頃接唐孟瀟來電。該軍業已整隊待發。不日由九江向蕪湖進展。與我軍會師南京。仰我軍各部隊由津浦路運河分途並進。即刻出發。此令。

案孫逆傳芳屢戰皆北。精銳之師。久已喪失。守且不足。何況進攻。而此次侵犯首都。兇猛異常。當時令人百思不解。及觀孫唐之種種秘密。乃知孫之所以死灰復燃者。唐逆生智之暗助也。

(三)孫傳芳張作霖各派代表赴廬山謁唐

孫傳芳攻南京既敗。唐逆生智又復按兵不動。伴電對我一七兩軍賀捷。實則叛心仍未稍殺。九月初。孫傳芳派蔣百里。張作霖派郭某。先後赴廬山會商善後事宜。內容未悉。而唐生智同時亦派荆嗣佑與曹某赴北京。與奉張有所接洽。

按其時唐生智未必孤零零一個人在廬山上吧。旁邊還有什麼人。可惜我們是不得而知。

(四)唐父在北京設辦事處

唐逆罪惡日漸暴露。始則暗通孫傳芳。侵我首都。孫逆敗衄。更不惜與奉張勾結。而奉張向稱狡詐。唐雖暗派代表荆某曹某向奉張一再表示好感。而張氏終不肯推心置腹。近日唐氏竟送其老父潛往北京。在北城騎河樓一帶設立辦事處。與一羣賣國賊相酬酢矣。

(五)孫傳芳與唐生智勾結密電

萬急上海法界環龍路花園別墅二十二號趙子威兄鑒。遠密。轉唐總司令孟瀟兄鑒。神交千里。久證同心。遠隔關山。此懷無間。曩以環境各異。款晤難通。深用悵惘。頃趙子威兄轉託楊公庶君來埠。藉承手教。具稔良謨。以欣以慰。時局糜爛至此。非聯合豪俊。切實合作。莫救危亡。吾兄志在經國。才堪定亂。兩湖治績。萬目具瞻。亟思携手同心。共匡大局。黃樓在望。企禱莫名。前已派唐天如兄晉謁左右。有所接洽。到時尚祈賜見指示一切為禱。弟孫傳芳。馬。

唐生智有這些通逆的鐵證。汪精衛却始終說唐孟瀟是忠實同志。不應討伐的。張黃也是不贊成討伐的。李濟深是贊成討伐的。因此就恨李濟深。試一讀李氏的報告。就可以知道內

幕的詳細情形了。

### 李濟深在南園之報告

白崇禧七日下午二時。在赫德路十九號南園開茶話會。除白總指揮之報告。已刊八日本報外。李濟琛君之報告。昨始發表。茲為補錄如下。

兄弟這次自廣州到上海。是為促成開第四次執監會議的。對於廣東事變的原因與真相。已經發表過一次談話。想各位都已見到。今天承各界聚會在此開會的機會。對於此問題之真相。因為有一部分人另有作用。淆亂社會觀聽。大約有三點可以報告的。第一點廣東此次事變是否為共產所主使操縱。對此可分幾方面證明。一、張發奎黃琪翔的部隊在武漢的時候。部隊內充滿共產黨。是人所共知的。但自武漢政府說是分共後該部即調到九江南昌。而武漢方面驅逐之共產黨首要如譚平山。高語罕。惲代英。吳玉章。李立三。郭沫若。楊匏安等。均逐到九江南昌。而託庇於張發奎軍隊掩護之下。並即任命高語罕為秘書長。惲代英為總參謀等。二、南昌與葉賀分化。共產主要首領多在葉賀方面。而張黃部內之共黨小首領如江董

琴尙爲政治部主任。三、張黃部隊到廣東後即滿街掛赤色標語。明白反對廣東四月十五的清黨。將清黨委員會佔據。並將國民黨忠實努力清黨同志暗地的派兵去搜查。而清黨期間在逃之共產黨均復回來。及有政治部內多數工作人員均爲清黨時所通緝者。四、葉賀失敗後。見形勢不佳。隨着部內共產分子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籍。籍以掩飾。五、張發奎會兩次到香港。會對兄弟說高語罕有信給他。葉挺亦使人見他。請他將葉賀殘部收容。六、我未離廣東時。即去電莫斯科招鄧演達回粵。此是鄧演達之胞兄鄧演存此次同兄弟來滬親口與兄弟說的。七、給葉挺七萬元令到東江收集其殘部。八、今我會見新從廣東之黃埔軍官畢業學生在黃埔充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之陳超君。據說廣東的確是共產黨所把持。所有清黨期內監禁之共產黨數百人均已釋放。共產黨到處活動。據上述種種。可見他們確是共產黨。至於他表面上說不是共產黨及有人替他辯護不是共產黨。並且用一種苦肉計尙貼有許多打倒汪精衛張發奎標語等掩飾口號。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段。並且有人告訴過我。這些口號是從他們政治部發生的。以自己政治部而發出打倒自己領袖的口號。不是一很滑稽一幕把戲嗎。第二點他們藉口反對

特別委員會。來叛亂。來非難黃紹雄同志。骨子裏實因一部政客因沒有把持到特別委員會的大權。藉此爲口實。汪精衛本來是發起與西山會議諸同志聯合組織特別委員會的。他並曾提出六個委員及三個候補委員名單。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他因爲沒有大權獨攬。所以跑到武漢去。表面上說是解釋對特別委員會的誤會。實際是慫恿唐生智反對特別委員會。爲此他個人還造了一個武漢政治分會。後來見唐生智的勢力是不可靠。各軍都要打他。所以汪精衛就跑到廣東去。他到廣東去。即主張設立中央黨部。及政府。兄弟以爲除開特別委會是何人造的不說。特委會於章程亦實有不合的地方。但是我們反對人家不合法。應該自己要合法。現在在粵中央委員不過六七十人。便可組織中央黨部。則中央執監委員除候補者外。共六十人。豈不是可組織十個中央黨部嗎。六七個人可組織中央黨部。則四五人亦可組織中央黨部。甚至三二都可組織黨部了。這是我們欲恢復黨部反將黨部分裂了。那糾紛更多了。我勸他還是促成中央全體執監委員會解决好。現在南京及上海的同志。均贊成開中央執監全體會議。如果誠心爲黨。儘有可走的途徑。何必令其分裂呢。汪精衛見此計不成。於是有主張在粵開第四次執

監會議的主張。其理由是以南京有反特別委員會即反革命的標語之故。其實本不成理由。若以有反特委會即反革命的標語。認爲不應到去開會。則汪精衛在廣州所寓葵園內。曾有以共產黨爲名的二三百人到去請願。並有打倒汪精衛何香凝等口號。何以汪精衛又不以爲可怕呢。可見其以此借口罷了。兄弟見其既已固執。祇言用中央委員個人名義主張。未嘗不可。後得南京各委員復電。請即到南京開會。後汪等又主張先在上海或廣州開預備會。南京方面覆在上海開預備會亦可。而汪等又主張先派代表二人到滬先行接洽。原擬定汪精衛及甘乃光或顧孟餘的。第二晚復開談話會。汪等數人先在座。余到方坐下。遂由潘雲超提議。要余與汪同來。余以爲彼等既誠意肯舉代表到滬商洽開會事。總可免去彼等擅立黨部糾紛。故亦願往。惟當時討唐軍事正在進行。討唐軍原委黃同志紹雄爲總指揮。因黃同志回桂未到。故余謂俟黃同志到粵擔負討唐軍事有人。即可同汪赴滬。後去電黃同志尙未知其何日能來。余爲從速促成全體會議故。決定不俟黃同志到粵即行。故定十一月十五日啓程。啓程之前一日得黃同志致汪電云十五可趕到粵。因汪曾數次去電促黃同志來粵也。黃同志對特委會主張改組或



取銷及促開第四次會議。其意至爲堅決。曾數電南京譚李白諸同志表示敦促。且南京定十月一日開第四次會議之前。黃同志與兄弟及在粵中央委員如陳公博陳樹人李福林等諸人。曾開過兩次提案的談話會。有提案四項原稿尙在汪精衛處。此即汪等在粵欲分裂黨及余與黃同志紹雄對特委會之態度與促開第四次會議之實情也。乃參與張黃謀叛及故意袒護之在粵中央委員汪何陳甘等。張等竟謂黃同志欲延長特委會。及阻撓第四次執監會議。其顛倒是非。昧盡天良。人格掃地。斯至可爲中央委員羞耳。况余與汪之來滬。爲在粵中央委員所推舉。到滬接洽後。如無結果。再事動兵。尤未晚也。何以余與汪晨登舟而夕即動兵。其故存反叛。有意搗亂。毫無誠意於黨之順利成功可知矣。

第三點。欲袒護張黃叛跡之輩。有造爲此次粵變爲粵桂之爭者。此更卑劣下流。不值識者一笑矣。彼共產黨准共產黨。日以最革命自居動。說人有封建思想。部落思想。而又復倡爲是說。其配爲革命黨與否。可公諸世人公論。而質之事實。弟雖籍廣西。但小卽留學於粵。畢業後卽在粵統兵。所統之兵。全爲粵軍。卽前鄧故師長所統之第一師。曾轉戰東北西各

江。及肅清南路。去歲北伐。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與總司令。以余所統者爲粵軍。而久於粵事。命余留守。其實余雖桂人。但因無同鄉觀念。故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軍隊內上自軍長下至營連長。未常親用一桂人。文官方面如省政府之廳長及縣長亦未荐用一桂人。有事實可查。至黃同志紹雄亦雖桂人。但彼向未問粵政。雖名列政治分會委員。惟此政治分會原是管轄兩廣政務的。到會的時候甚少。其在粵統兵平葉賀。代第八路總指揮。亦蔣總司令未下野時所委。所指揮之兵。除桂軍七團外。其餘錢大鈞之三十二軍十八師。十一師十三師等。均非桂軍。且七團桂軍中有四團係廣西出餉。總司令部給餉者僅三團計其數不過八萬餘元而已。此三團餉。亦係由蔣總司令所核准。蓋因葉賀張黃等移師東下。即有侵粵之說。粵中兵單。因調桂中軍隊代守。桂中軍隊調空。必須新編數團以守備地方。桂省向號貧瘠。於是有向總司令請准補助三團餉之舉也。原來廣東爲中央政府所在地。爲國民革命策源地。未出發以前各軍軍餉均取給於此。如第一二二三六軍等。均非粵軍。全數餉項。均取給於粵。僅第七軍軍餉取給於桂。以桂軍用桂省軍餉而代粵平亂。還算得是罪過嗎。況且黃同志率兵在潮梅討

平葉賀後。即將軍隊調回廣西。由汕到廣州時。並無半日逗留即轉船運桂而一部係奉命討唐的亦即轉車運韶。並無盤據之事實可知。又況此次張黃叛變名爲反對黃同志。繳黃同志槍械。其實如繳黃埔中央政治學校械也。繳後方第四軍械也。繳前總司令工兵團。及虎門要塞司令守備隊械也。繳軍事廳守兵工廠械也。均無一毫與桂軍及黃同志干係。是他們所謂粵桂之爭。及某要人去函授發奎密計應提出粵人治粵的卑劣口號。足見其欲蓋彌彰耳。

總起來講。第(一)是根本原因。第(二)第(三)及第(四)皆是由第(一)裏面生出來的附因。直到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大暴動。果然發現了蘇維埃勞農政府。共產黨的猙獰面目。才完全暴露出來。

## 二 第一次粵變之經過

(一) 粵變之前日——第一次粵變發生的前幾天。有兩件事。對於這次事變有重大的關係。也可以說是主持其事者的一種事前底布置。今試分述如下：

### 甲 黃紹雄被召來粵

茲據南京中央社廣州通信云。粵桂討唐軍北路總指揮。前經廣州臨時軍委會。推定黃紹雄擔任。復經李濟深及前方各軍長官。去電敦促黃氏回粵。前往前方主持一切。但黃因桂省要務。尙待清理。故遲延至十一月十五始抵廣州。時汪委員精衛已赴黃埔。故未及晤面。黃抵省後。政治分會各委員。因推黃氏爲臨時主席。以便處理一切。但黃則祇欲以委員資格。協同辦理。至粵省軍政要務。黃表示不願過問。仍主由粵當局負責。然黃主席此次回粵。對時局態度如何。當爲一般人所欲知。據黃氏對記者所表示者。約有兩點。

(一) 對中央全體會議。黃謂當然在甯舉行。蓋南京爲國府所在地又爲本黨之中樞。黃根

據黨章之規定。故主張在甯也。記者又詢以對特委會態度如何。黃謂特別委員會係集滬甯漢三中央組織而成。當時各同志咸無異議。現在若認爲非法。亦當候全體會議決之。此爲黃主席對解決黨務的主張。

(二)軍事問題。最要者爲討唐問題。黃對唐向來主張最力。粵桂討唐之策。亦由黃李兩主席決之。則其態度如何。當可瞭然。但現在唐氏既已逃亡。武漢戰事。可告一段落。故黃對於此間討唐各軍。主張暫緩前進。昨已分令前方各軍。遵照靜候中央命令。再定進止。蓋黃主席認定唐逃亡後。武漢必能收復。討唐軍事。實已不成問題。至北路總指揮一職。原爲討唐而設。現黃既主張討唐軍事靜候中央解決。故對北路總指揮一職。亦認爲無再設置之必要。決向政府辭去。準備赴甯。參加會議。但仍須候李主席抵滬後。將會議日期確定。始定行止。此則黃氏對於討唐軍事之最近主張。此外關於討唐桂軍今後之進退問題。黃亦有表示。現黃已令桂軍停止入湘。如兩湖得到完滿解決。則桂軍當然班師回桂。但須達到相當時候。始能退回廣州。取道回桂云。

## 乙 汪挾李濟深赴滬

東方社十六日香港電 應蔣介石電召赴滬參加上海之豫備會議之汪精衛李濟深兩氏。携隨員數人。於昨日午後由黃埔軍官學校乘飛鷹艦深夜來港。旋換乘亞細亞皇后號赴滬。將提出於上海預備會議之廣東方面要求。經在政治分會討論之結果。爲恢復中央執監委員會。即時召集第四次全體會議等項。又李濟深離粵後。粵省軍事由黃紹雄黃琪翔兩人分擔。

汪精衛於赴滬前。在輪中語記者。謂此行與在滬各中央委員討論召集第四次執監會議事。但執監會能否即日舉行。現尙未定。又云。在粵委員已有十二人。在粵開會。非不可能。但不欲堅持己意。故一往接洽。介石曾派子文來粵解釋。本人極願接納。此次與任潮(李濟深)赴滬。係欲與蔣當面解釋。並討論合作進行。

此外張發奎在香港聲言決定出洋。李濟深氏當贈以旅費五萬元。同時滯留俄國中之陳友仁。亦有十三日由莫斯科啓程返粵之訊。(見各報)

(二) 粵變之發生——第一次粵變是在十一月十日晨時據上海各報十七日香港專電

云。

(一)十六日夜黃琪翔等在葵園會議。薛岳親自列席。李福林派李某爲代表。議畢即發動。李漢魂許智銳兩師由石牌開回。桂軍留省極少。故即被解決。琪翔派兩團赴新街。會同薛岳部開往軍田佈防。并將軍田以上路軌掘斷。阻桂軍南下。又派漢魂智銳兩部攻虎門。據第二方面軍宣佈。已攻入。待證。又派兵三千赴平山。抵禦陳濟棠部回省。聞已接觸。又令樂昌坪石之李福林軍回師攻韶關。

(二)十七晨粵政局起小變化。查係黃琪翔會同朱暉日於今早三時許派軍警至吉祥路黃紹雄宅及東山陳濟棠宅包圍搜查。事前極秘密。直至繳械時。始宣佈戒嚴。東堤由永漢路以東。各街口均有兵把守。禁絕行人。由三時至六時止。均聞槍聲。六時後安靖。有巡查隊出巡市面。勸商民勿驚。西堤若無事。現由第二方面軍十二師及朱暉日之保安隊維持治安。續訊。黃紹雄已逃脫。黃琪翔電李濟深。請回粵主持。李福林及徐景唐舊部駐汕頭之十三師有獨立說。省港電報上午不通。下午復通。張發奎仍在港。傳已秘密回省。

(三)十六日黃琪翔李福林薛岳布告。祇蓋黃琪翔印。李福林薛岳均未蓋印。現薛岳軍駐北路新街。黃紹雄軍駐新街以上。黃琪翔軍陸續赴西村鞏固北路。

(四)十八日黃琪翔已接收軍事委員會。張發奎任主席。朱暉日任軍事廳長。

(五)十八日陳濟棠在汕。並未被捕。黃紹雄已由沙面乘輪到港。傳戴季陶朱家驊伍觀淇在省被捕。

(六)十八日黃紹雄令北江七軍剿平粵亂。

(七)粵變發生後。黃埔軍校受禍最慘。今據該校反共離校學生團發表之黃埔「一二七」慘校詳情云。慘案之發生。在十一月十七日晨七時。逆軍第三十五團由該團團長馬率領。在黃埔三路登陸。第一路由長洲紅佛寺登陸。向會家祠之經理隊。校本部之第一學生隊炮兵隊學生。施以攻擊。第二路在蝴蝶岡河岸登陸。向蝴蝶岡所駐之預科大隊學生攻擊。第三路在平岡登陸。向平岡校舍之第二學生隊工兵隊學生攻擊。逆軍各隊皆附以機關鎗。士兵每人携手榴彈二個。黃埔學生向係武裝。唯自出師北伐以來。鎗械缺乏。所有黃埔學校鎗械。悉運前



方作戰。校中僅有廢鎗數十支。守衛而已。十月黃埔解散未設戒備。是以逆軍得安然登陸。第一路逆軍到曾家祠。即開鎗轟擊。並用機關鎗掃射。當時在大操場徒手出操之學生。當被擊死數人。傷者無算。逆軍抵校門口時。衛兵開鎗抵抗。曾家祠校本部旋被逆軍占領。校本部時正在上課。尙不知有變。已而逆軍擁入。開鎗亂射。並用手榴彈施行破壞。總計兩處死難者十餘人。傷者多人。第二路逆軍登陸。逕回蝴蝶岡校舍攻擊。時預科學生官長以爲土匪。發哨音警隊。逆軍乃在遠處用大炮攻擊。衛兵不能抵抗。經長時間之轟擊。蝴蝶岡校舍亦遂陷落。此處死難者八人。傷者二十餘人。逆軍第三路在平岡烈士墓旁。駕機關鎗四架。向第二學生隊工兵營掃射。平岡校舍在河岸時炮火猛烈。學生泅水渡河。慘遭溺斃者。不計其數。學生手無寸鐵。無法抵抗。而逆軍用機關鎗掃射至數十分鐘之久。死傷枕藉。第三中隊長白某挺身而出。揮手請勿擅殺無辜學生。一伸手間。遂中三彈。逆軍炮火之猛烈。於此可見矣。總計平岡死者十一人。傷者五十餘人。溺斃者不計其數。馬匹被擊斃者亦不計其數。張軍所到之處。傾箱倒篋大肆搶劫。凡官生所有各物。無所不取。搶掠後。又肆意搗毀。不

特黃埔本校慘遭蹂躪。即長洲平岡上下莊一帶之民居。亦無幸免。有時強索貨財。不與即開鎗殺人。大坡地血跡模糊之醫官。平岡道上橫屍之老百姓。即因此爲逆軍所擊斃者。逆軍徧劫黃埔校。即往大坡監獄。釋放所有之共產要犯。高唱國際歌。大呼反動口號不已。學生中未能脫險而被扣留者。約有數百。均被張黃強行編入軍隊中。開赴東江前線去矣。

(三) 粵變之真相 —— 自粵變發生後。其内幕殊足令人玩味。今試將下列有關係各要人之談話披露如左。以見粵變真相之一般。

(一) 李濟深氏 —— 十一月廿四日國民社發表李濟深關於粵變之重要談話云(以下該社語) 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氏。此次爲代表在粵中央執行委員。偕汪精衛氏回輪來滬。與各方黨國要人。商洽舉行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事宜。方至中途。黃琪翔等在粵發生變化。國民社記者。昨特往訪李氏。於其拉都路私寓。茲錄其關於廣東黃琪翔叛變之談話如下。

此次粵變。要而言之。純係共產黨之陰謀。直接間接支配一般驕將悍卒。與失意政客。乘機作亂。奪取政權之表現而已。清黨之役。本爲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有目共見。第三國

際。本年五月間執委會決議。造爲國民黨左右派之爭之說。以眩人耳目。稱共黨所操縱之武漢政府。爲國民黨左派政府。而託其庇護。不料其後陰謀敗露。卒引起兩湖人民及各方劇烈反對。共黨於是不得不引退。乃思轉而求根據地於廣東。廣東爲共黨盤据最久。工作最勤之地。清黨之役。雖能鎮壓其暴動。剪除其首要。然潛勢力尙未泯滅。共黨既不得志於中原。其不能忘情於廣東。固勢所必至。於是假道江西。而有南昌之變。於時葉賀部隊。既直達閩粵邊境。張黃亦電稱跟蹤追擊。但始終未及接觸。且自撫州而後。兩軍所取路線。卽復分歧。當時已有人報告。謂張黃葉賀分兩路入粵。爲共產黨預定之計劃。惟恐力量不充。故一方面由張黃佯作追擊。藉掩耳目。使粵方深信不疑。全力對付葉賀。俾張黃得乘虛而入。輕襲廣州。然後與葉賀夾擊省軍。以遂其佔据廣東之計。

又據各方報告。張黃所部。至吉安尙滿街貼共產黨標語也。粵方對此。一則以當時寧漢合作空氣正濃。雅不欲過事推敲。而妨本黨之團結。再則該部以在漢給養困難。且苦戰經年。士兵疲乏。期回粵休養。加以唐生智欲盤踞兩湖。排斥客軍。該部因無容足。余與後方各

同志。對該部袍澤之誼甚深。故坦懷相迎。期有以慰其長征之勞。詎該部中途舍葉賀。直趨韶關。便冠日將部隊開赴廣州石龍。以至惠州等處。沿途占駐粵漢廣九兩路險要。軍事上布置。岌岌如臨大敵。其他種種要挾。更不一而足。其政治部又往往發生同共產黨向所習用驚人標語。甚至清黨期間逃遁之共產分子。乘時蠢起。到處活動。而原日在黨及政府任事之國民黨忠實同志。多爲其武力所逼走。故當時粵中人士。羣相震怖。予亦爲大局憂慮。乃忽接征討葉賀逆部各軍捷報傳來。而張黃部隊遂稍爲就範。共黨亦稍爲惹跡。張黃等亦有令各政治部及軍隊內。凡屬共黨分子離開。不然亦應登報聲明。脫離共黨。及聲明不是共黨之舉。以爲掩飾。然其實葉賀失後。共黨首領如葉挺高語罕楊弧安譚平山輩逃港。張黃或派代表前往接洽。或親往勾結事。屢有所聞。予詢之張。則答謂不過欲知該黨之內容。不得不虛與委蛇云云。

余當時欲感以誠意。待以寬大。未加裁制。且以張發奎追隨陳可鈺同志至久。陳同志亦力言張在北伐。有顯著戰功。當不至自暴自棄而叛變。益之當時張黃。恆以擁護汪主席回粵

爲詞。予素仰汪先生與深信陳可鈺同志。遂忘張黃假借名義之計。其後汪先生果來粵。予益鎮靜。有所恃而無慮。不料汪先生與予甫出發。而彼輩之真面目乃畢露。彼以黃紹雄有異志爲藉口。抑此轉足證其虛誕。黃紹雄此次來粵。固奉汪先生之電召。况張黃此次所繳械者。如黃埔軍事政治學校學生。臨時軍事委員會之衛隊。及兵工團新編第四軍之部隊。石井兵工廠之守兵。虎門要塞之守備軍。及余之住宅衛隊等等。與黃紹雄風馬牛不相及。又豈得引爲藉口。若以擁護第四次執監會議爲言。則汪先生與予此行。正擬代表粵中同志。對此事爲完全解決。而寧中同志。意見亦漸趨一致。竟乃操戈同室。不待號令。此何爲者。今而後余始恍然。曩者轟傳共黨令張黃葉賀。分道入粵之說。信而有徵。而汪先生及予與陳可鈺同志。殆皆以深信而見欺矣。其尤足令人發噤者。黃紹雄率桂軍七團助粵軍。討平葉賀。粵人方開會祝捷。以彰有功。彼乃兔死狐悲。含血噴人。事之滑稽。莫過於此。

漢寧合作。武漢政府取消。一部政客。昔日縱橫武漢。高下在心。嘗欲支配整個黨部及政府。今日因與他部黨員合作。其行動自難免於種種牽制。有所失意。便思自開新局。擅設

黨部政府。以償所欲。南京特別委員會之成立。本出於吾黨大團結之精神。其用意自未可厚非。况當時軍事危機。逼於眉睫。中央執委。一時未齊集。特別委員會。亦係不得意之處置。但其手續未甚完備。經汪先生在武漢在廣州一再演說之啓發。遂喚起吾人。對此問題。重加考慮。不料一部份失意政客。別有懷抱。欲利用此間起。以爲攘奪政權之具。自命救黨護法之中央執監委員顧孟餘陳公博等。竟於張黃叛黨之日。應黃逆之招。而出席廣州政治分會。居然議決任張發奎等。爲分會委員。查政治分會委員。須由中央政治會議產生。今顧陳等知法犯法。與張發奎黃琪翔時成一氣。然後知昔日之爭特別委員會問題。爲借題發揮者矣。

張發奎黃琪翔原爲余所統第四軍之一部將。張原爲師長。黃爲團長。東江南路楊劉諸役。以至去歲北伐。皆有戰功。共黨陰謀。破壞吾黨。極力挑撥。離間吾黨軍人。而收爲己用。以張黃二人可以誘致。故鮑羅廷鄧演達輩。盡力包圍。甚至聞鄧演達移楊與張黃共起臥。遂有張發奎鄧演達指導之宣言。余當時以提高黨權等口號。均爲共產黨及失意政客之所假借。曾再三去電。應服從總司令。而不應服從當政治部主任之自然人鄧演達。又以陳銘樞所率

十一軍。原與第四軍受同一訓練。服務黨國。應相親愛團結。不應與唐生智朋比對付十一軍。彼均置之不理。無何。而有迫走陳銘樞之事發生。而有併吞十一軍之事實現。蓋此時或已受共黨之餌矣。寧漢分裂後。果以張爲十一軍長。黃爲四軍長。及後張更爲兩軍總指揮。回粵張稱病。黃遂代總指揮。張黃以數月之間。驟擁重兵。方趾高氣揚。睥睨一切。而共黨所操縱之政治部。又從而排擠之。其陷於驕蹇反叛者。有由來矣。

總之。予對於張黃及其所部。自謂竭誠盡力。方其出兵前方。余在後方。前後津貼及補充士兵服裝器具材料等。統計不下百萬元。即武漢分裂後。該部如何通電毀罵余及後方同志爲反革命叛黨要打倒等種種。而余及後方同志皆一笑置之。且優待其在粵之家屬有加。迨其在南昌窮無所歸。復由陳黨代表可鈺。携款四十萬元。前往接濟。到贛又復送給二十萬元。並送給衣毯各物。及其到粵。所有駐紮之營房辦公處等等。無不遷就相讓。甚至民政廳。財政廳。軍事廳。公安局。建設廳。農工廳。無不如取如携。遍布私人。政治分會處此險惡形勢之下。亦不得不勉強遷就。該部僅三師。在武漢自給僅四十五萬元。尙未領得足額。到粵

竟開預算至一百萬元。政治分會亦予以批准。蓋余等方冀感之以誠。免至橫決。糜爛地方。而重陷黨於分裂。不意其終於叛變。先總理致同志書。論陳炯明叛變。有云。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不但國事爲所敗壞。黨章爲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爲所犧牲。卽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樂而爲此。此誠所謂別有肺腑。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余此次來滬。冀於促成吾黨之團結。有所盡力。然而粵中叛逆當途。民陷水火。而所統各軍。又爲逆部到處襲擊。斷絕餉食。中心煎急。不可終日。余受黨國重託。職責所在。除促中央各同志開會外。不日即當首途返粵。統率所部。爲黨國整紀綱掃除叛逆也。

(2) 陳可鈺氏 —— 茲據中央社駐港專員通訊云。前第四軍黨代表陳可鈺。以汪精衛前此回粵。釀成廣州事變。陳於病榻聞訊。爲之惋惜不置。現陳已漸痊可。特爲記者(中央社)述其經過情形如左。足證張黃此次謀叛。於汪精衛陳公博輩有偌大關係也。

陳言。向華本余之舊部。從余幾及十年。余器其材。常加意愛護。計張自爲第一師少校參謀。至民十五爲十二師長。皆由余卵翼而扶植之。故張之於余。情感甚篤。余對之每有改



正。均能怡然信從。去年留駐武漢。爲共派所包圍。致誤入歧途。余深爲惋惜。而苦無匡救之方法。及武漢舉行清黨。前此容共反共之見。已渙然冰釋。適蔣總司令致書於余。勸余撫慰向華。使之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余商之於李主席任潮。任公欣然贊同。余於是有南昌之行。既抵南昌。遂與張部軍官會晤。惟談話之間。各軍官對於廣東政治均表示不滿。對於勞績昭著之李主席。亦多有微詞。向華欲擁余爲之代。余不禁駭然曰。余此來目的。在於調停。乃因以爲利。豈尙有人格之可言。若謂革命而可以不要人格。不要道德。則余殊不欲爲革命黨人矣。且余不願見有部下倒長官之舉動。尤不願使廣東構成雲南四川之混亂局面。任潮軍長沉毅有爲。余決意擁護之。向華經余勸告。乃翻然覺悟。尋且語余曰。我前爲鄧演達所騙。致懷疑於介石。今爲葉挺所騙。致懷疑於任潮。余得見黨代表。始知所謂廣東政治腐敗。任潮薄待前方將士家屬者。皆葉挺騙余之詞也。余見向華對於廣東已完全諒解。乃爲之籌足餉項。指定部隊回粵路線後。與之同行回港。當時向華且戲余爲彼之保鑣也。余且以爲調和舊部團結四軍之苦衷。行將如願以償矣。孰意張部回粵後。爲陳公博輩所愚。一變其

前日之態度。張部方抵廣州。卽遍貼駭人耳目之標語。調查各機關團體之主任人員。釀成一種恐怖之空氣。余召向華責之。向華諉其過於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余念向華本頗思振奮有爲。不如使之共肩粵中黨務與政治之責任。庶足以和衷共濟。弭患於無形。同時向華亦請以公安局一職位置其十一軍軍長朱暉日。余遂與決定下列各項問題。(一)任向華代理軍事廳廳長。(二)任朱暉日爲公安局長。而以鄧彥華調任建設廳或實業廳。(三)以謝嬰白任軍事廳參謀長。(四)以向華兼任省黨部組織部長。決定後遂請之於李主席任潮。任公一一允之。且立卽簽發軍事廳及公安局之委任狀。詎向華意復變動。命下之後。辭不就職。調和之舉。旣未盡如願。而默察張部黃琪翔輩之態度。亦異常倔強。黃一日過余就談。其對於特別委員會。旣表示堅決之反對。同時對於討唐問題。亦有異言。蓋彼以爲唐雖應討。然必須經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而不應奉行由特委會產生之軍事委員會命令也。余當時以爲唐旣應討。則逕討之。何須咬文嚼字。徒事遷延。且特委會之產生。乃甯漢滬合作之結果。當各方協商之際。精衛先生亦曾參與其間。未聞發生異議。何能退有異言。余乃據此而駁黃琪翔。黃雖無詞。

然卒不肯屈服。余念張黃對於粵政府之措施。既多鑿柄。留駐省垣。終非良策。乃一面勸向華出洋。一面獻議將第二方面軍移駐潮汕。張黃卒納余之勸告。任公遂給向華出洋費港幣五萬元（向華所要求者僅大洋四萬元）而第二方面軍且計劃到潮後之佈置。欣然預備出發矣。孰意汪精衛先生竟於此時回粵。復掀無窮之大波。汪自武漢清黨後。當不能脫離自稱左派的如陳公博甘乃光顧孟餘陳孚木輩之包圍。遂思利用第二方面軍在廣東之機會。造成一新局面。余於此不禁憤然。故余與汪晤會之際。直語之曰。先生於此時回粵。有兩不可。一則激起兩廣之糾紛。一則釀成第四軍之分裂。近日報紙上之歡迎聲中。已含有濃厚之火藥氣味矣。汪聞語愕然曰。嘻余誠爲不祥之人矣。聆先生言。余此次回粵。與四月赴漢。將毋得同一結果。余四月赴漢。本欲勸回彼方忠實同志。使與甯方合作。而結果竟成甯漢之分裂。然一誤不容再誤。余將急離此間。直赴東京。余聞汪語。私心爲之欣喜。孰意陳甘輩又聳動何香凝。以阻止汪精衛之他行。汪留則余之調和事業。卒不免歸於失敗矣。因汪主分裂。余主團結。而汪之魔力。又爲余所不及也。

廣州事變之經過。大略如此。余身歷其中。無所匡救。真不勝悲痛也。

(3) 黃紹雄氏 —— 黃氏爲張黃敵對之目標。十二月九日上海各報披露「黃紹雄自述粵變經過」一文。對於此次粵變之真相。說明非常明徹。特爲轉錄如左。

廣州十七日的變亂。其原因經過。據各報紙登載。各異其詞。實令社會中人無從明白。我現索性把前因後果。一概寫出來。以解社會的疑惑。

來粵之原因經過 我在去年十月。因患病下廣州醫養。直至今年三月方能痊愈回桂。在此一段時間。我與廣東的政治軍事。是沒有半點關係。四月間加入廣州政治分會委員。這便是我在廣東參加政治的起首。但是此後清黨問題爲主。我奔走上海南京二次。經過兩個多月。復患肺炎病。又病了兩個月。葉賀率兵討賊在外一個多月。葉賀肅清。回到廣東。不過兩個禮拜便回廣西。直至十一月十五日。方再到廣州。統計我自加入政治分會。雖有五個多月。但出席的次數。總不滿十回。這便是我在廣東的經過及政治的工作。

第七軍來粵的原因及經過 當四月間。清黨問題發生。奉總司令命令由廣西抽調八團到

廣東鎮懾反動派。係以二團駐欽廉。以六團駐北江一帶。後因廣西省內須兵剿匪。將駐慶三十一團調回。其餘一團。亦因葉賀變叛。調北江防剿。計經南始贛州會昌梅縣潮安陸豐汕頭直至肅清葉賀。即由海道調回省城。轉調回桂。其先頭第四師兩團。已抵梧州潯州。適討唐事起。奉軍委分會令。留五團入湘。在韶關集中。集中完畢。准十六日分向樂昌出發。至於在粵第七軍餉項。當奉調之時。曾聲明若抽調八團。則廣西須添加三團。方足維持。故此三團之餉。須中央補助。經由總司令部核准。每月補助三團兵餉八萬九千餘元。加以作戰臨時費。每月共由中央補助十七萬餘元。奉調以來。不特對於通都大邑。未曾稍駐。即邊都小邑。亦未久駐。終日在行軍作戰之中。無一刻之暇。這便是七軍來粵之原因及經過。我在廣東所任職務。除政治分會委員已述外。尚有第八路總指揮職務。但祇限於出征指揮作戰之一個月。葉賀肅清。即通電解除。及臨時軍事委員會成立。我係中央軍事委員。當然亦係委員之一。亦係副參謀中之一。但自成立。我僅到會三次。便回廣西去。會內事自有主席及參謀長副參謀主持。討唐事起。由臨時軍事委員會任我為北路軍總指揮。事前並未徵我同意。事後

我並未就職。這便是在粵所任的軍事職務的經過。

第二方面軍回粵及臨時軍事委員會成立之經過 第二方面軍自從葉賀分裂後。即由吉安贛州回粵。其時我方在潮梅代行指揮。從事肅清葉賀。當時爲統一指揮起見。由政治分會下令。第二方面軍歸第八路總指揮李濟深指揮。後因見名目尙未畫一。乃決議由政治分會產生臨時軍事委員會。以原日甯漢兩方之駐在政治分會轄境內之軍事委員組織之。計自十月十五成立。我會到會三次。議決的重大議案。有取消第八路第二方面軍等名稱案。畫分各軍防地及擔任肅清土匪案。決議動員集中出兵討唐案。皆係在各委員出席議決者。

汪先生回粵及與李主席赴滬的經過 歡迎汪先生回粵的電及代表係李任潮先生張向華先生所發所派。當事前並未與我商量。我既無參加機會。亦無反對的表示。我於二十四日回滬。汪先生於二十九日到粵。與何香凝甘乃光三先生電邀我下粵商量政務。三十日汪先生領銜通電。擬在廣州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會議。這兩個電。都係二日在南甯接到。我江日即復電。謂我將桂省政務略爲處置。即行下粵。因我三十日回到南寧。僅有二日也。三日又接

汪先生與我個人的東西電。大意所述甯漢合作之波折。及回粵之主張。並詢問我的意見。我支日復電要點。(一)主張在寧開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會議。恢復中央黨部。(二)認寧方討唐。不是代表特別委員會對武漢中央同志示威。中央同志不可因討唐而致第四次全體會議不能開會。(三)中央同志不可加入任何辯論是非。應該努力促成第四次會議以裁判各方是非。(四)認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爲恢復中央最高權力機關。爲解決歷來糾紛之總樞紐。若因討唐而不到會。不能開會。則是中央自己放棄其最高權力。中央委員自己分裂中央。(五)討唐軍事。既已暴發。可以不問。若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會。議決不論任何方有不服從者。皆聲討之。(六)希望汪先生以領袖資格領導同志不避艱危。在南京開會。六日接粵電。謂汪先生不日赴滬。我當時即電汪先生。問是否有其事。可否候我到粵。面陳一切。九日接汪先生復電。謂定在粵等候。我即於十一日由南寧動身。十五日到粵。面見汪先生。而汪先生與任潮先生行裝已備。登輪待發。匆匆未及多談而別。我與李主席自從民十二西江相從。中間經過。不能盡述。此次回桂。李主席曾迭電催我到北江指揮北路討唐軍事。我因處置桂事。至十

五日始到粵。適李主席赴滬。將軍委會事交陳參謀長可鈺主持。北路軍事交我主持。我即面辭。謂我既決不就職。請仍由軍委會直接指揮。

我最近回桂之經過 粵中同志。自從接到十一月一日在甯開會之電告。即皆準備赴會出席。故我決定於最短時間回桂。與各負責同志商量黨政軍要務。至梧州知會期無定。故到柳州視察近年來之新建設。由柳回南寧。與黨務負責同志決定此後廣西黨務整理綱要及其他重要問題。與政治負責同志決定此後政治進行方針。與軍事負責同志決定桂林方面之守備及各道區冬防計畫。前後程途。經過共三個星期。並未涉及其他軍事。

十七晨事變之經過 我十五日午到廣州。聞知汪李兩主席已束裝待發。乃至葵園稟陳一切。並送登南強小輪而回。是日五時。適為政治會議期。以未銷假。故未出席。十時聞汪李兩主席因兵艦不能行回來。復至葵園補陳一切。直至二時送登火車後。始行回寓。十六日九時。為軍委會會期。到會後以人數不足流會。即回寓所。夜十一時半。忽得報。謂十二時將有異動。請避去。同時見二區署及派出所皆停汽車數輛。並有汽車時常在寓所附近緩緩巡行



。心知有異。乃假裝潛出。避入友人家。四時尙無事。自謂神經過敏。乃命從人回寓安慰家人。並囑衛兵萬一有事。卽行繳械。不可抗拒。因恐驚人民亂地方。我亦擬於天明後。卽自行回寓。從人去未久。而各處槍聲繼續而起。乃確知有變。乃再僑裝離友人家經西關溪江南岸。復折入西關。但見軍警森嚴。槍聲斷續。終不知因何原故。乃行經西堤永漢路一觀究竟。見五光十色的標語。四言一句的佈告。及三五成羣的宣傳員。都是說『實現汪主席的救黨主張』。『速開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打倒破壞救黨運動的黃紹雄』。『打倒霸佔廣東的黃紹雄』。『打倒把持廣東政治的黃紹雄』。『打倒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的黃紹雄』。『打倒勒索商民一千萬的黃紹雄』。『打倒威逼友軍的黃紹雄』。『反對非黨的軍事行動』。『實行在粵開執監全體會議』。我便思疑此次的大風潮。完全是爲我個人而發的了。如果這種罪名。都是真的。我個人實是罪該萬死。七軍辦事處及我的私宅衛兵被圍繳劫掠。也是應該的。但當時的槍聲。不止此兩處。於是心中疑惑。乃行至文德路。李任潮先生的公館。也被繳械搶掠。東堤的新四軍部十一師部十三師部。也被繳械搶掠。士敏土廠的臨時軍事委員會。也被繳械搶

掠。聞說黃埔軍事政治學校。石井兵工廠。兵工試驗廠。工兵團。工程教導隊。虎門要塞守備隊及其他友軍駐省機關部隊。都被繳械。於是我便明白了。這一回的大風潮。不過借我作一個題目。發揮其他的意義罷了。日暮途窮。於是我遂不能不登泰山輪船離去廣州了。這便是十七日我在廣州親身的經過。我述至此。我自己也不知如何便被他們看上了。我離開了廣州。却鬧得我的名揚全國。這是我夢想不到的。但我不管他是罪名是好名。我終不願虛負。就不能不根據事實。略為辯正幾句。全國同志所認定的救黨主張。便是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汪先生的救黨主張。到底是指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呀。還是指在廣州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呢。如果是指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不但個人十二分贊成。并且全體的同志。都未見有幾個反對。如果是指汪先生領銜通電。擬在廣州開會。我不即下廣州。我不表贊成。即是我破壞。其實自該電發出後。中央委員有幾個贊成。有幾個到了廣州。爲什麼不去討他。此種通電。不過是私人的意見。不能當作中央的決議。強人以絕對服從。毫無商量餘地的呵。論理在廣

州開會。即使勉強違法做去。是無異破壞國民革命。使國民革命總退却。將兩年來爲革命犧牲之人民財產軍隊同志於不顧。而已得之利益。拱手奉還敵人。不過在事實上法理上皆無實現之可能。亦無須反對罷了。說到我霸佔廣東。把持廣東政治。必須軍政民政財政黨部都有相當力量。才配說霸佔把持。試問七軍在粵。除韶關東裝北發之步兵五團。及駐省辦事處我私宅有槍數十支外。何處有七軍的蹤跡。難道李任潮先生公館。新四軍部。八旗會館。臨時軍事委員會。工兵團。工程教導隊。臨時軍委會。警衛團。黃埔軍校。虎門炮台守備隊。十一師。十三師。省防軍。三十二軍。十三軍。十六軍。都算作黃紹雄的部隊。亦說他霸佔廣東。亦要繳械肅清麼。廣東省政府的委員。各縣長財政處長統稅局長那一個與我有關係。廣東每月支出軍費六百多萬。我祇知到在粵七軍每月所支不到十八萬。其餘或在前方。或在後方。我都不過問不知道。至於廣東的黨務。我連廣東省黨部在甚麼地方。執監委是那幾個。我都不知道。其他C.P.C.Y.L.Y.K.Y.以及左右派的鬥爭。更是莫明其妙。這種情形。硬說得是我霸佔把持廣東麼。說我威迫友軍。陰謀消滅第二方面軍。究竟今日是誰威迫誰。是誰消

滅誰。我奉汪先生電召來粵。汪先生先一日行。事變次日發。這又是誰陰謀誰。誰暗算誰。第二方面軍號稱二萬。李薛亦各稱數千。不說自己以衆欺寡。反說我以五團步卒威迫友軍。消滅友軍。後方四軍十一軍與前方第四軍原係一體所分之部隊。十三軍十六軍三十二軍省防各軍各有其本身歷史。人人都知到。硬說他是黃紹雄的部隊。或係與我有關係。要消滅他。要改編他。難道便可欺騙友軍。欺騙社會。達到我們的妄想。各友軍便默認便聽他收編消滅而不討伐抵抗麼。說我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汪主席李主席赴滬的原因。我祇道係代表粵中央同志商量開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或更有其他原因。是不是被我迫走。就請問汪主席李主席便明白了。說我勸詐商人一千萬公債。須知強迫募債。維持中行。係政治分會與廣東省政府委員會聯席會議議決的。我係政治分會委員。亦係贊成之一個人。但此種公債。不是我個人私用。好壞自有政治分會及聯席會議負責。推不到我身上。反對非黨的軍事行動。不知指的是那一次軍事行動。如果是討唐軍事行動。則廣東討唐。是受命於黨的。因討唐係臨時軍委會的決議。臨時軍委會由政治分會產生。政治分會由中央黨部產生。自然都是合法機

關。決議亦是合法的。若果這些都算爲無黨的根據。試問十七日的軍事行動。又是那一個黨的主張。那一個黨的決議。那一個黨的命令。我知道平時能代表本黨的就止有合法人數的中央黨部。決不是少數幾個中央委員。如果是少數幾個委員行到什麼地方。中央黨部便要搬到什麼地方。這個便是個人代表黨。是要反對的。末了。我總括的說幾句。十七日廣州的變亂。第七軍僅駐省辦事處及我私宅衛兵數十人被繳械。其駐在韶關樂昌準備入湘三七軍五團已由小北江轉回廣西去了。除此廣東省內。絕無七軍踪跡。彼等故意借題發揮小題大做。將臨時軍事委員會。警衛團。新四軍部。十一師。十三師。省防軍。黃埔學校。工兵團。工程教導團。石井兵工廠。兵工試驗廠。製彈廠。虎門要塞。李公館及各友軍駐省機關部隊繳械佔領。以現在其殘殺同志。消滅友軍之陰謀。其主要原因。不外是幾個灰色的共產黨員。要破壞寧漢合作。破壞第四次執監會議。要使已經前進到黃河長江流域之國民革命總退却。要在廣州設立小朝廷。消滅異己。一切打倒某某。擁護某某。都是欺騙民衆。掩耳盜鈴的廢話罷了。

(4) 粵變真相又一報告——十一月二十四日大中社記者。赴拉都路謁李濟深氏。於其廬所。問粵變情形。是時適郵差送粵政治分會秘書廖百芳書於李氏。李氏閱後。遂以示記者。其要訊如次。

(一) 十六日下午六時。陳公博。甘乃光。陳樹人等。赴黃琪翔宅謁黃。開秘密會議。迫李福林簽字。(二) 賊黨會議後。即派賊軍分別包圍各重要機關及李濟深住宅。(三) 賊黨作亂後。遍貼反動標語。一、反對亡黨的清黨。二、打倒黃紹雄。三、誓以鐵血擁護汪主席的護黨。四、實行在粵開第四次中央會議。五、反對汪主席主張護黨便是反革命。(四) 事後民衆之推測。一、均疑此次變亂爲某氏之預定計畫。二、陳公博甘乃光陳樹人等之慫恿黃琪翔之結果。三、顧孟餘聲明唐生智軍隊取道入粵。以資聯絡黃氏。遂毅然作亂。(五) 共產黨工人代表大活動。沿街呼噪。一反以前避匿沈默之態度。(六) 鄧彥華已電汕頭陳伯南。錢大鈞。請其速籌應付方法。鄧彥華與廖百芳均將不日來滬。

廖函尾對汪精衛先生殊多詰責。記者問李氏盛傳李主席已請國民政府下令討伐說確否。

答。一、我已將廣東情形報告軍事委員會。但我自己爲兩廣軍事委員會主席及政治分會主席。在責任上我是必定要討伐他們的。二、明後日擬赴南京一行。三、頃據二十四日福州陳銘樞來電。已派兵三師入粵討伐。記者復問汪主席對於此事之態度如何。答。前會問汪先生。彼答事前確未與聞。僅知彼等有特別舉動。特不知在何時耳。（大中社）

### 三 各方之申討與辯護

#### (一) 李濟深聲請討伐

(一) 呈國府軍委會——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均鑒。竊濟深此次因接洽中央執監會議事。於本月十六日隨同汪精衛先生離粵赴港。轉船來滬。正航行際。船上忽接無線電報告。第四軍軍長黃琪翔。突於十七日晨叛變。電文簡略。真相未明。迨十八日抵滬後。接黃琪翔來電。及張發奎黃琪翔致汪精衛先生電。直陳叛變事實不諱。旋接廣州政治分會委員陳可鈺。黃紹雄。陳策。虎門要塞司令歐陽駒。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育長李揚敬等。先後函電報稱。黃琪翔叛變時。派兵圍攻第八路總指揮部。第七軍駐粵辦事處。新編第四軍部。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等處。將檢槍械繳去。並圍搜黃紹雄及濟深住宅。將衛隊武裝解除。事後即以顧孟餘為廣州政治分會主席。張發奎為政治分會委員。陳公博為廣東省政府主席等語。查張所部早與共黨勾結。自前月回粵後。愈益驕蹇橫行。盡越常軌。已知其陰蓄陰謀。濟深追



念前勞。竭誠循撫。原冀稍戢野心。共維大局。詎料變生不測。禍起蕭牆。似此擾亂後方。破壞大局。實爲反革命。若非嚴申討伐。何以警叛逆。而肅綱紀。除電飭所部追剿外。理合電呈。李濟深呈叩敬印。(一日晚發)

(2)在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預備會議中之提案原文——爲提請核議事。竊查叛將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產黨。於十一月十七日公然在廣州稱兵作亂。擅自圍捕中央監察委員黃紹雄同志。事後始加黃紹雄同志以擁護特委會之罪名。原特委會之成立。自有其當時之環境與理由。黃紹雄同志是否擁護。應有事實可查。且置勿論。此次濟深與汪精衛同志。係經在粵各中央委員舉爲代表來滬。促開第四次會議。不知該逆等有何萬不得已之苦。爲此急不及待之變。濟深甫離粵境。住宅卽被搜劫。衛隊槍械。盡被圍繳。此外尙有與黃紹雄同志絕不相關之臨時軍委會。衛隊。兵工廠。新編第四軍軍部。石井兵工廠之守衛營。虎門要塞之守備軍。乃至先總理所設爲革命基本隊之培育場。傾盡心血以創設留遺之黃埔軍校。均被逆軍分頭襲擊。追繳槍械。死傷數十人。失蹤者百餘人。似此逆跡昭彰。罪大惡極。於軍紀。於國法。

豈復有絲毫容許之餘地。乃在粵中央委員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甘乃光。陳公博。陳樹人。王樂平。李福林。潘雲超等。或參預逆謀。或甘心附逆。竟欲加黃紹雄同志絕無其事之種種罪名。發有通電爲據。此中經過事實。除請將黃紹雄同志儉日電呈提出討論外。應請先令參預逆謀及附逆委員何香凝甘乃光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常潘雲超等退出議席。並一面提交監察委員會查辦嚴懲。以肅黨紀。而維國法。濟深於此重有不能已於言者。據確報。張黃等一經叛變。卽以「反對亡黨的清黨」爲第一個標語。其與共產黨不解之緣。至爲顯著。所有四月間清黨拘留之重要共黨四百餘人。已盡行釋放。又鄧演達經已由俄抵粵。勾結在港之共黨首要譚平山高語罕楊匏安惲代英蘇紹徵等。及派葉挺分赴東江。召集葉賀共逆殘部。其次如江董琴等連日投入黃琪翔部工作者。至四百餘名之多。此爲得諸最近最確之報告者。我國民黨若與共產前緣未了。而復行合作則已。而坐待其層出不窮之陰謀毒計屠戮之消滅之則已。如其不然。則敢請各同志對於此次粵變。平心靜氣。質諸天良。加以精密之考慮。求其內容之真相。事實俱在。萬勿爲三數附逆委員之強詞奪理所朦蔽。一致主持正義。以挽黨國於垂

危。迫切陳請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預備會議核議施行。

## (二)黃紹雄呈報中央——黃紹雄氏於粵變後呈報中央文曰。

上海中央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預備會議中央監察委員會鈞鑒。並轉中央各委員各省同志均鑒。十七日廣州變亂。紹雄忍痛不言。實欲俟於此次中央全體開會時鈞會及中央各委員爲公道主張。俾黨國歷來糾紛。得一總解決。頃閱報載留粵中央委員致上海蔣介石先生汪精衛先生南京譚組庵先生並轉中央各委員各省同志電文曰。黃紹雄企圖延長非法特別委員會生命。陰阻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擅調七軍集中西北兩江。又復挑撥粵中部隊。自相猜忌。中央在粵同志。事前迭接報告。深恐黃紹雄此等舉動。足以助長特委。危害中央。破壞革命。延長私鬥。臨時軍事委員會各委員以時機迫切。爰於篠日舉行護黨運動。分別解散反動部隊。中央在粵同志。承認此舉爲當然處置。除一致承認。並候呈第四次執監全體大會。加黃紹雄以處分外。謹先電聞。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甘乃光陳公博陳樹人王樂平李福林潘雲超叩等語。閱後不勝駭異。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紹雄不特不敢稍存破壞。並十分希望早日開成。特

委員之生命延長與否。完全視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之能否開會爲定。紹雄希望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早日開會。便不能指爲企圖延長特委會生命。且贊成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反對特委會。皆有公私電報可稽。何等電中此點。有何事實證據。特委會之成立。自有中央一部份之委會贊成。今捨當衝者不言。而架禍於遠不相關者。此應申白者一。擅調七軍集中於西北兩江。又復挑撥粵中部隊自相猜忌。七軍奉令來粵。討伐葉賀。葉賀肅清。即電請全部回桂。第四師已到梧潯。分途剿匪。適討唐事起。奉令第六師出發韶關。乃係由潮汕分調於梧韶。而非由桂或他處調集。其無軌外行動可知。且七軍來粵。在前係奉總司令部及第八路總指揮部命令。其後係奉臨時軍事委員會命令。絕非紹雄個人之擅自調集。前後方之四軍團結合作。紹雄倡之最先。何肯挑撥。自相猜忌。十七日事變。七軍除駐韶關之第六師已退避外。駐省僅辦事處及私宅衛兵數十人被繳械。其餘被虜者。則爲在省內船運赴前方之徒手兵數百人。此外在粵境。絕無七軍蹤影。皆有當地人民可證明。不能任一方捏造。不然事變後沿粵漢而至韶關。沿西江而至肇慶。皆爲四軍佔領。未聞一次與七軍接觸。即在韶關之第六師。

亦節節退讓。可爲七軍之無調集西北兩江危害友軍之證明。反之十七日在省被繳械者。則爲軍委會新四軍部十一師十三師。各軍後方辦事處工兵團兵工廠黃埔軍校李任潮同志私宅。在西江之被壓迫者。則爲十三師省防軍。在東江之被壓迫者則爲十師三十二軍。在北江之被壓迫者。則爲十三軍十六軍十八師。苟不另具心腸。焉肯演此同根相煎之慘劇。而非紹雄之挑撥自相猜忌明矣。此應申白者二。中央在粵同志。事前既迭接報告。在同志方面發現紹雄此等舉動。何以事前并不加以警告質問。予以改過解釋。而遽施以敵對行爲。即在當地之政治黨務領袖汪精衛先生。軍事領袖李任潮先生。十五晚尙在廣州。事前何以全未知到不當面對紹雄加以伸斥訓戒。而時隔一日。便萬惡俱生。而遂足助長特委。危害中央。破壞革命。延長私門。此爲人所不解。應申白者三。臨時軍事委員會各委員除李主席濟深陳參謀長可鈺張副參謀長發奎皆假出。黃副參謀長在粵。亦未與聞。則十七事變之預聞。發動者僅爲陳委員公博。李委員福林耳。查臨時軍委會組織大綱。關於重大者。由全體議決執行。平時由主席參謀長執行。十七日之變。何等重大。既非全體議決。又無主席參謀長在場。而爲陳李兩委

員便擅自違法行動。此應申白者四。除此之外。如報章所載之口號標語。如破壞汪主席之救黨主張。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如汪主席之救黨主張。係指在滬寧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則如上述。不能誣紹雄破壞。如係指汪先生領銜通電。擬在廣州召集第四次執監會議徵求各方同志意見。紹雄至少有贊成與不贊成之權。若謂不贊成。即為破壞。自該電發出後。中央同志多數未見贊成。而皆指為破壞。便以武力解決。至謂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現汪李兩主席皆在會。便請汪李兩主席證明如何迫走法。如何威脅法。此應申白者五。目前七軍各部皆已調回桂省。當無問題。而粵中各軍如新第四軍十八師十三軍三十二軍十六軍省防軍。日為第二方面軍所迫。抗戰不忍。只得步步退讓。而餉項無着。潰變可慮。應請鈞會迅速制止此種壓迫行動。恢復未變前原狀。此應申請者一。保障黨員禁止擅自逮捕。中央早有禁令。紹雄身為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政治分會委員。如有罪有應得。儘有中央處置。或由政治分會通知到會扣留查辦。今乃不然。而由軍警圍捕。開槍擊斃多人。幸未及於難。若此風一開。保障委員之謂何。中央委員之言論行動集會。勢必盡在外人保護

之下而後可自由。主義云何。國體云何。故請對於違法擅派軍警圍捕轟擊中央委員之陳公博李福林黃琪翔薛岳等。加以嚴重之處分。并對於何香凝等荒謬之電報。加以相當之糾正。此應申請者二。務懇主持公道。黨國幸甚。臨電不勝迫切之至。中央監察候補委員黃紹雄呈叩  
儉。

### (三)黃埔學生之呼籲——黃埔學生向中央第四次執監會預備會請願呈文

一、呈為共產餘孽張發奎黃琪翔蹂躪黨校殘殺黨員。懇請明令討伐。竊張逆發奎黃逆琪翔及一班共產走狗失意政客。奉行第三國際命令。在粵叛變。排斥黨軍。盜竊政權。陰謀銷滅總理所苦心創辦之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致演成十一月十七日之大慘案。竟敢以機槍掃射徒手學生至數小時之久。結果死傷數十人。而投河失蹤者尙不知其數。共產黨之殘兇極惡。於黃埔之「一一，一七」慘案益暴露無遺。且於摧殘屠殺之後。即將清黨時拘押大坡地南石頭上橫檔等處之共產分子。一律釋放。助其搗亂。更可為該逆等危害黨國之鐵證。查黃埔係本黨之武力革命之集團。摧殘黃埔。即無異破壞革命。似此叛黨禍國之反革命

。若不嚴加討伐。終爲革命障礙。再慘案殉難諸烈士。俱屬革命健兒。此次爲黨國犧牲。亟宜援加撫恤。以慰英靈。至受傷及流亡之學生。亦應妥籌辦法。以善其後。所有張黃叛變暨蹂躪黨校各情。除另文登報宣布外。理合推派代表刁本卿童祥龍鄭錫麟賈文。面陳一切。務懇鈞會賜予接見。一致主張明令討伐張黃諸逆。撫卹死難烈士。並爲黨校妥籌善後。則不特黃埔之幸。亦黨國之幸也。謹呈中央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預備會議。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反離共校學生團。

二、呈爲呈請懲辦無端蹂躪黃埔撫卹死難同志及維護流離失所來滬同志事。竊此次廣州政變。張黃兩逆乘機槍殺黃埔軍校遂演成十一月十七日之慘案。步槍機關槍手榴彈恣意射擊。生等手無寸鐵。任其槍殺。以致同學死傷二十餘人。而挑難者溺斃者尙無確實調查。繼而實行其掠奪手段。小則如官生之眼鏡手錶鋼筆錢鈔。均被搜洗盡淨。大則校屬各部搶劫一空。生等雖得脫離虎口。但衣不掩體。袴不護膝。悽慘狀態。目不忍視。今者死者中央尙未過問。而生者流離失所。散諸四方。留校同學。惟恐將來作無謂之犧牲。張



黃兩逆竟將黃埔黨校爲共產軍閥鐵蹄下之犧牲品。我全體中央執監委員爲黨國之領袖。執監會議爲全國代表大會後之最高機關。對於黃埔黨校應負維護之責。生等願鈞會討伐張黃兩逆。以免擾亂全粵。破壞北伐。將革命策源地造成赤化。對死難受傷者與以援助撫卹。對於散布四方之同學。予以救護。維持學業。生等既爲黨員。又爲黨校學生。祇知有黨。故懇請以黨紀制裁屠殺黨校之叛逆。除備文呈請叛逆除備文呈請外。並派代表請鈞會念總理一線之遺產。主張公道。實爲公便。謹呈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委員。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被壓迫離粵來滬學生百三十八人簽名。請願代表羅寶。鄭錫麟。

三、又該校特別黨部十二月五日第二次繼續請願書云。呈爲呈請繼續請願事。竊屬部昨日前來請願。由褚委員民誼答覆。着將張黃兩逆蹂躪黃埔經過情形呈報鈞會。遵命即將切實情形呈報。尚乞鈞會宣布與以完滿答覆。非達我三千同志之目的不可。懇請鈞會。(一)宣布張黃兩逆罪狀並下令討伐。(二)撫卹「二十七」死難烈士。(三)對於流離失所同志。切實加以援助。實爲德便。謹呈中央第四次執監會議預備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特別黨部常務委員

喬家才劉鳳龍。

附致各報絨 逕啓者。頃閱貴報載黃埔學生請願消息。謂「一一一七」慘案發生後。三十  
五團馬團長在埔校訓話云。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都變成新軍閥不革命了。  
就是蔣介石亦不革命了。與事實稍有出入。以上諸語。非馬團長語。乃張發奎語。緣十一月  
二十一黃埔紀念週。到者有何香凝先生陳公博張發奎。發奎演說。『……自北伐以來。我們  
所得的勝利在那裏去了。打倒兩個舊軍閥。產生許多新軍閥。老實不客氣對你們學生說。使  
其你們學生明瞭（時張態度激昂屈指計數）唐生智。馮玉祥。白崇禧。李宗仁。程潛。朱培  
德。何應欽等等。（時張用右手揮舞作環狀）都變成新軍閥了。……』應請貴報更正。用符  
事實。敬頌撰社。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反共離校學生團謹啓。十二月五日。

（四）白崇禧對報界之表示——白氏於十二月七日在上海南園與李濟深招待新聞  
記者席上對報界爲下列之演說。

剛才廣東事變。已由李主席任潮。將經過情形。報告諸位。兄弟自奉命東征來滬。將到

一年。與各位談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三月間清黨期內。共產黨搗亂滬地甚烈。殺人罷工。迭見不鮮。使各界不能安居樂業。當時與各位見面。即決心清黨。請一致協助。以救黨國。第二次與各位談話。是在九月間孫逆傳芳將渡江的時候。孫製造空氣。說什麼要到上海向各界籌款。要到杭州觀潮等豪語。不但滬人恐慌。即外僑和領事也很驚慌。上海少數的民衆。甚至要預備迎孫。在那時兄弟在談話會中。曾說一負責語。就是在兩星期內。可將孫逆全部解決。果然龍潭一戰。不過一星期。已將孫部主力消滅。此次請各位到此地來談話。我不善詞令。但爲黨國之事。難於緘默。却不能不說。我本來已奉命兼代第三路總指揮職務。不日離寧赴漢。但我聽見滬寧人民。因共黨造謠。很是恐慌。較之孫逆渡江時。還要利害些。我想自今日起。把共黨工具。操縱黨徒來說破。使他無可施其技。使大家安心。

現在第三國際的計劃。從前武漢未清黨前。被他操縱着。把中國整個的黨權奪去。後來寧漢清黨以後。他便失敗。就改變方針。想把東北內外蒙古做根據地。當時他提出口號是倒蔣反共。他爲什麼要如此呢。因爲他見了滬上的大本營。及武漢東南幾省多不可靠。他不得

不改變計劃到東北去。這是第三國際第一個總計劃。

最近又改變策略。他見張發奎黃琪翔在粵奪取政權。他便作爲根據地。現在鄧演達又帶了一部份共黨。由莫斯科來粵。這是一個在莫斯科的國民黨員報告的。很是確實。鄧演達返港活動。怕遭人指摘。所以暫在香港躲避。現在廣東的僞主席陳公博。他原來進過共產黨。旋因犯事被處罰。他現在究竟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許多人多不明白。鮑羅廷在粵時一切政治工農重要機關。多托付他。他近用五十萬元來辦黨。收買青年學生。粵省所稱的國民黨左派青年團。凡此種種。均是千真萬確的。

最近又變更策略。指使廣州張黃以擁護特別委員會罪名。打倒黃紹雄及李任潮。又適合擁護張黃叛變之中央執監委員主張在帝國主義租界內開第四次會議。這會議在黨的法統上。應該開的。應該在中國首都開的。免失國體。此會議開後。大家希望來解決黨內一切糾紛。但事實上却不然。前兩天預備會議席上對粵問題。粵方附逆委員。他完全利用此次會議。來阻止討伐張黃。他說的是「軍人不干涉黨」。同時却說張黃的叛變是護黨。拿黨做他們的御用

。不顧是非曲直。挾周天子以令諸侯。這就是不合道理了。近來共黨造謠言。說一七兩軍有意見。想造成寧漢兩方分裂。他的用意。便使一七兩軍分離。長江發生事變。又造慘案來操縱。那天的祝捷大會。軍人死亡的也有。却在調查慘案內始終不題一字。他所謂擴大宣傳。以爲南京因開會而發生慘案。我們到南京是去不得的。好在租界開會。有意損害中央威信。使中樞動搖。財政混亂。遂其停止北伐軍閥南討共賊之工作。使共黨在廣東坐大。他們挑撥的話。我要補述他。對七軍方面說。兩廣要合作。方足以對付長江。對一軍方面說。蔣汪要合作。才可以消滅七軍。他們爲什麼恨一七兩軍呢。因爲一軍是本黨的基本軍隊。主張清黨最力的。是第七軍。因此共黨恨入骨髓。百端要消滅七軍的勢力。我對於一七兩軍武裝同志。我均隨同出征共過患難。無所偏重。一七兩軍在黨國多是努力的軍隊。幾次作戰。彼此也很親愛的。決不會受他挑撥。共黨種種罪惡。如此利害。我們應該早早再來做第二次的清黨。前次若遲幾個月清黨。國民黨早已消滅了。中國早在共黨之手。而且還影響全世界。所以前次清黨。共黨最爲切齒。大家要認識這次廣州的事變。完全是共黨操縱。

是第二國際所定搗亂長江的計劃。所以南京的慘案。廣州的兵變。都是他們的罪惡。很是顯著。大家請特別注意。不要被人家欺騙。對於廣東問題。我們不要作粵桂問題看輕了他。共黨爭廣東。很有用意的。我們如果竟中其計。那很危險了。因為廣東濱海。俄國軍火輸運便利。且有兵工廠。至於廣東農工受共產化者甚衆。因此。我們對此萬不可輕輕放過。

上海新聞界為全國全世界輿論中心。望大家主持正義使共黨之毒計暴露於天下。使民衆不致受其鼓惑。這是兄弟所切望的。

(五)各軍紛起聲討 (一)第十三師長徐景唐等之通電。各報館均鑒。廣州十一月十七日之變。事出非常。黃逆琪翔等甘居戎首。迹其背黨叛國干犯法紀之罪。罄竹難書。試略舉其犖犖大端。為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告。此次汪李二公聯翩赴滬。苦心焦慮。願念周祥。方期黨內糾紛。片言立決。干戈玉帛。不再差池。舟乃僅載途。奸謀猝發。則顯蓄異謀。破壞第四次執監會議。其罪一也。共產黨之害。甚於洪水猛獸。年來猖披。幾覆吾黨。忠實同

。羣策全力。遂爾轉危爲安。而兇焰至今依然未滅。乃黃逆等始終勾結。爲虎作倀。迹其用心。無非希揚餘燼。藉博高位。則利令智昏。實行赤化。貽禍粵人。其罪二也。我國內革命軍棋布全國。服膺黨義。同爲一家。何有粵桂。乃該逆等離間挑撥。廣設機謀。事變之來。復劫掠黃埔軍校。圍攻我軍部。凡未參預逆謀之各友軍後方辦事處。無不遭其搜奪。則意圖專圖分裂革命聯合戰線。其罪三也。汪李二公未行以前。議決後方治安交由黃季寬軍長及該逆二人共同負責。倚荷之重。有如邱山。期望之殷。實同艱鉅。乃行未信宿。該逆等突然發難。則存心無測。盜竊名器。犯上作亂。其罪四也。李主席此次赴滬係受在粵中央委員之推舉。促成第四次會議。究有何罪。乃該逆包藏禍心。盜鈴掩耳。一面將其所屬軍部包圍繳械。并劫其住宅。禁其家屬。而又一面電請回粵主持。則欺僞無恥。愚弄長官。擅作威福。其罪五也。此而不討。軍紀黨紀。蕩然無存。景唐等忝列戎行。受良心之主使。公爾忘私。義無反顧。用是大張撻伐。撲滅此獠。雪涕誓師。前驅殺賊。鞠躬盡瘁。生死以之。擐甲陳詞。伏維垂鑒。國民革命軍第十三師師長徐景唐副師長兼團長陳章甫雲瀛橋李務滋譚遂守備軍

團長嚴博球曾友仁羅仲威饒漢傑黃賜文同叩儉二十八日印。

(2) 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等之通電 各報館均鑒。吾黨不幸。產生張逆發奎。篠日喉令黃琪翔薛岳稱兵作亂。叛黨禍國。罪有五端。乘李主席赴滬促開執監會議。圍攻友軍。佔據廣州。遮斷同志合作。破壞執監會議。罪一。擅捕中央監察委員黃紹雄。屠掠黃埔軍校。搜搶李主席住宅。違法自派政治分會委員。舉總理數十年所維持之黨紀破壞以盡。爲陳炯明第二。罪二。釋放共產份子。接濟葉賀殘部。羅致跨黨份子。賣黨求榮。罪三。唐生智勾結奉張。荼毒兩湖。張逆既阻撓討伐於前。復聯絡其殘部於後。冀使死灰復燃。造成奇局。互相割據。重禍黨國。罪四。張逆此次叛亂。師出無名。深恐士不用命。故縱部搶掠。所致官署民居。洗劫一空。重演六月十六慘禍。罪五。張黃薛三逆黨國叛徒。人人得而誅討。敵軍師次潮汕。一聞變耗。全體將士無不髮指皆裂。擐甲執戈。請纓撻伐。誓除醜虜。以維紀律。凡我國人。凡我同志。務望一致聲討。使大慙伏法。革命障礙以除。黨國幸甚。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副師長余漢謀率全體官兵同叩儉印。



## (六) 粵變之辯護者

(I) 何香凝致汪精衛之巧電 汪精衛先生鈞鑒。黃紹雄企圖延長非法特別委員會生命。陰阻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擅調七軍集中西北兩江。又復挑撥粵中部隊自相猜忌。中央在粵同志。事前迭接報告。深恐黃紹雄此等舉動。足以助長特委。危害中央。破壞革命。延長私鬥。臨時軍事委員會諸委員以時機迫切。爰於篠(十七日)日舉行護黨運動。分別解散反側部隊。中央在粵同志承認此舉為當然處置。除一致承認并候呈第四次執監全體大會加黃紹雄以處分外。謹先奉聞。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甘乃光陳樹人王樂平李福林潘雲超巧(十八日)叩。

(2) 汪精衛對報界之表示 汪氏於十一月廿六日在招待新聞記者席上發表其對粵變之辯護云。現在廣州事變之由起。依照兄弟所觀察。不是由於對共產黨問題。乃是由於對特別委員會問題。

於此。有須聲明的。現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如陳公博等。與武裝同志如張發奎黃琪

翔等。其對於特別委員會之態度。與兄弟有些不同。兄弟主張和平補救。而他們則主張激烈反對。當九月中旬。上海開老同志談話會。兄弟因爲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主張。不能達到。所以對於孫科同志特別委員會之主張沒有表示反對。九月下旬。在武漢政治分會演說。還對於特別委員會遷就事實之點。反復說明。直至十月初旬。孫科同志偕伍朝樞同志等同來牯嶺。對於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及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會重新規定特別委員會之權限各條。表示同意。兄弟始欣然偕同前往武漢政治分會。訂定各種具體辦法旋於十月十三日得譚延闓孫科伍朝樞程潛李宗仁何應欽同志之復電贊成。兄弟以爲和平補救目的可達了。至於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與武裝同志所取方法。却與兄弟不同。陳公博同志當九月中旬在上海時。聞得老同志談話會之結果。卽拂衣而去。十月三日。兄弟在牯嶺得李濟深張發奎等同志的冬電。對於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極力攻擊。並催促兄弟速回廣州。商量進行方法。當時兄弟因係密電不便發表。然七日得張發奎同志的魚電是明電。已在各報發表過的。其反對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派之激刺。已爲人所共見了。十七日李濟深張發奎兩同志派楊德明同志來漢

口。迎接兄弟回廣州。帶有李張兩同志的信。李同志的信口氣是和平的。而張同志的信。不但對於特別委員會及西山會議大加攻擊。即對於兄弟之軟弱態度。亦大加責難。兄弟當會回給他一個電報。大意說『我的目的。和你們是一樣的。不過我以為寧漢合作剛剛告成。宜用和平方法以補救。不可遽用激烈手段。如今我的目的快達到了。』不料二十四日兄弟由漢口到上海。知道南京有『反特別委員會反革命』之宣傳。特別委員會為第四次會議之障礙。已顯然甚明。所以二十九日兄弟回到廣州。纔有和中央執監各委員主張第四次會議在廣州舉行之電報。當時在廣州中央執監各委員之意見。約有數點。(一)根本沒有承認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政治黨務軍事諸機關。所以總章『中央會議須於國民政府所在地行之』之規定。無從適用。(二)特別委員會存在。必致妨礙第四次會議之發生。即發生亦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所以照在廣州中央執監委員的意思。第四次會議。不宜在南京開會。然其後接到譚延闓同志等之電報。對於在廣州開會不能贊成。却表示贊成第四次會議。並且答應先在上海開預備會議。及明白承認第四次會議開會之日。即特別委員會停止之時。所以兄弟主張先派出代表兩

人前來上海。和南京上海中央執監委員商量一切。而廣州中央執監委員也贊成兄弟之說。公推兄弟及李濟深同志前來。由此可見兄弟對於第四次會議之目的。與廣州中央執監委員相同。而所取態度有時不同。有時互相容納。以歸於一致。因爲目的是要一定的。方法則不必一定。如果和平方法可以達到目的。不妨採用。否則不能不出於激烈了。

(七) 廖百芳之主張正義——廣州政治會議分會秘書廖百芳。對於粵變。曾有公正之主張。今特分錄如下：

(一) 致何香凝書 香凝先生大鑒。粵垣此次變亂。有謂係汪先生預先定下的計畫者。有謂係黃琪翔個人自勳者。又有謂係公博樹人及甘某等慫恿黃琪翔出此者。舟中晤教。乃知公博等實預逆謀。鐵案如山矣。綜黃琪翔陳公博等所以數季寬之罪者。曰破壞汪先生促開第四次會議之護黨主張也。曰逼走汪主席也。曰欲踞廣東地盤以爲莫榮新第二也。曰大廣西主義之新軍閥也。曰以暴力壓迫友軍也。曰入湘討唐爲接受南京特委會命令也。謂季寬破壞汪先生促開第四次會議之護黨主張。他人不知季寬。猶可以此相揣測。公博樹人。則真不應硬造

此謠也。當樹人就職建設廳之前一夕。任朝季寬樹人公博四人。在政治分會開一所謂中央駐粵執監談話會者。未列席之先。任朝季寬。即在省政府委員辦公室中。聲明本日我兩人經聯電寧滬漢各同志。大致謂黨的糾紛亟待第四次會議解決。無論如何。決不可因討唐軍事影響而停開。恐將來愈加糾紛也。殆列席後。季寬聲聲句句主張十一月一日必須開會者尤力。當晚討論提案完畢。並決定翌日樹人即携同提案先行。公博則俟季寬回梧東下後再同行。至必要時。任朝再與登同同行。一場談話。彼此皆認爲完滿周密。百芳從旁靜聽。亦再熟能詳也。討唐事起。汪先生不欲赴寧。一電橫飛。此會遂欲開不得。謂爲季寬破壞。真不畏地獄中有拔舌刑耶。

謂季寬逼走汪主席。季寬離桂經年。甫行歸去。汪公卽頻頻電催。彼又不得不撥冗東下。汪李兩公行期已定。季寬抵粵之時。正是汪李兩公倚裝待發之時。葵園一晤。即握手送行。謂爲季寬逼走。是否季寬逼走。此一疑問。應憑汪公良心中第一次所發之命令作答覆。不容其良心左右之律師代爲辯護。更不容汪公以外之人如陳公博黃琪翔等。肆口胡鬧也。逼走

云乎者。幸好季寬不死耳。倘有不測。即謂爲汪公欲誘殺之。而特假手於黃琪翔。千載而下。誰能爲汪公之險毒辯也。謂季寬欲踞廣東地盤以爲莫榮新第二。無論季寬此次係因討伐共逆葉賀而東下。於粵省之內外各大小機關中。固未嘗安插一個廣西人。即任朝主粵政年餘矣。試問現在粵中武官有一團長以上是廣西人否。文官除一甘某係依附黃琪翔者不算外。再有一縣長或統稅爲廣西人否。百芳之爲此言。非謂任朝果有成見。必不敢用不肯用廣西人也。亦欲證明其胸中確無所謂鄉土觀念者存耳。若此而竟指爲踞地盤。爲莫榮新第二。廣東人眼尙未盡盲。人心尙未盡死。必不受彼輩亂吹也。

指季寬爲大廣西主義之新軍閥。謂有軍即閥耶。既不能指出其軍閥之條件。信口雌黃。甚無謂也。至稱之爲大廣西主義。正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季寬留守廣西。德鄰健生。先後率領廣西子弟數萬人。隨各友軍後自衡陽開火起。而長岳。而武漢。而潯贛。而皖浙。而滬寧。而直逼齊魯。不斷的與北敵作殊死戰。官兵傷亡逾萬。除換取一個鋼軍頭銜而外。廣西人所得何物。天下人所共見也。謂爲廣西人之大犧牲主義則可。不能謂之大廣西主義也。

謂季寬以暴力壓迫友軍。壓迫何部友軍。如何壓法。如何迫法。此一句話。祇應出自葉挺賀龍之口。不意公博等亦更爲葉賀鳴不平也。當黃琪翔等未入粵境之時。一般商民。異口同聲。皆謂張發奎黃琪翔與葉挺賀龍等。革命革翻轉頭。一路從北江來。一路從東江入。所謂反共。所謂追擊。實係一齣扯貓尾的把戲。吾人以忠實待人。以爲此種測度。未免神經過敏。不料黃琪翔至今日。居然狐怨兔死。不打自招。觀其用大幅紅布大書特書掛滿廣州市內之「反對亡黨的清黨」之標語而益信。

謂季寬入湘討唐爲接受南京特委會命令。唐生智容共通北幾至毀滅黨國。苟非與唐氏暗通聲氣者。則凡屬有革命性之國民黨員。都負有一致聲討之責任。初不必待特委會有無命令也。唐氏既遠竄扶桑。季寬即準備班師回桂。此有事實作證。不能以一種疑心見鬼之荒唐說話淆惑社會觀聽也。在季寬自動討唐。固未嘗一拜特委之命。即曰特委會以黨章爲無據。而第四次開會在即。特委會存廢問題自不難於開宗明義第一章解決之又。何憤恨季寬之深。必亟亟欲爲葉賀報仇而出此急不及待之辣手也。黃琪翔陳公博等所以罪季寬者止此。吾既爲之

分則解答。天日在上。自問無一字爲季寬見護也。抑重有言者。汪公特中委之一耳。合在粵七八人計之。亦不過中委中四分之一耳。即欲在粵開會。自組中樞。視其他四分三以上之中委如無物。是直知有汪及其三數私人。而不復知有黨也。誠然。汪公當年固曾擬行刺親王。因而取得真革命家之崇號。取得革命黨之正統。此外有人從廣東打到山東死傷了十萬以上。青天白日揭了十六省地方。北洋四大軍閥已消滅過半。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又已根本動搖。岌岌不可終日。在黃琪翔等視之都是假革命。都不算革命正統。一若革命二字。係爲汪公註冊商標的老招牌。絕對不許他人冒用也者。黃琪翔等果如此體認。是直以謂汪公即黨。黨即汪公。朕即國家。國家即朕。直欲以汪治國。不是以黨治國。則不如簡直可稱民國十六年爲精衛元年。較爲直截了當也。何以言之。蓋彼等以爲汪公而外。任何人皆假革命。皆非革命正統也。惜乎總理臨終遺囑之言。必曰。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吾同志。而獨不曰。現在革命尙未成功。祇望精衛也。黃琪翔等用此種手段。擁護汪公。恐徒侮辱汪公耳。先生謂據黃琪翔報告。黃紹雄將包圍廣州。非先發制人。必受被制於人等語。今姑如黃琪翔言。而



假定季寬果有圖黃琪翔之心。然季寬知兵而精細之人也。黃琪翔駐省部隊。不下五六千人。使季寬而果有此心。何以不於肇慶或韶關之間。調度指揮。隨機應付。而僅以三四十名衛隊。冒萬險於吉祥之寓所。自入其以坐待縛烹之至。此雖至愚之人。亦能判定季寬之決無是心也。又况季寬此次東來。明明爲汪公再三電召。黃琪翔寧未之知耶。共產黨本無所謂血性。更無所謂道義。尤無所謂曲直是非。故黃琪翔之出此惡辣手段也亦宜。尤可異者。則黃琪翔等之通電。佈告。標語。口號。皆爲對待季寬個人也。何以任潮所屬之部隊。及其住宅衛隊之槍械亦一併圍繳之。猶可曰任潮廣西人也。馮祝萬鄧世增李揚敬何彤等皆粵人也。何罪必突搜極捕之。陳濟堂徐景堂陳章甫等皆粵產將領也。何仇亦紛紛向其防地襲擊。謂非別有企圖。雖有萬口。不能辯也。由此可知黃琪翔背後。實有一極大野心家。在此野心家背後。實有一國際指揮者在。此國際指揮者實有一篇極大文章。在特借季寬作題目耳。嗚呼。馬克斯之聖訓。既天經地義於佗域。鮑羅廷之深謀。將黨滅國亡於大陸。人心已死。夫復何言。舟中一席談。知先生尙關懷黨國。黃琪翔作亂後。公博與甘某等。又曾一度推先生爲葵園會

議主席。議決許多重要條件。發出許多重要命令。彼輩之尊重先生可知。先生縱未與於繫鈴。倘亦有方法爲之解鈴。以消弭黃琪翔斷送中國與赤俄之一意孤行耳。斯則四百萬萬人之生死關頭所繫。不僅百芳一人之希望者也。率直奉書。用當趨候。不盡一一。專肅敬請黨祺。廖百芳謹啓。十一月二十九日。

(2) 上中央預備會書 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預備會議諸公鈞鑒。百芳係辛亥年十二月在南洋關丹埠加入同盟會之黨員。十三年六月復在廣州爲第一次登記。去年十一月再在廣州爲第二次登記。得有廣字第零四零一八號黨證。是百芳應可算爲一不新不舊之小同志黨員也。百芳對於黨國之經過與工作。亦有可得而言者。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廣州。先帥已避亂來滬。張開儒盧燾於同年之夏間。率領楊希閔。楊池生。楊如軒。蔣光亮。范石生等部滇軍一萬二千人入桂。行抵柳州。欲過南寧。即於遷江來賓之間。爲廣西自治軍林俊廷。韓彩鳳。陸雲桂等截擊。欲下梧潯。又爲韋肇隆。陸雲高陳天太等截擊。苦戰兩月餘。始達大湟江口。去大湟口十里以外。皆廣西之自治軍也。百芳本在柳州中學任國文教授。應盧燾聘。遂

入滇軍之幕。至大湟江口。卽建議於三楊范蔣。謂欲圖入粵。必先和桂。得三楊范蔣同意。授百芳以議和代表全權。立即溯江而上。先至桂平。與劉達慶。陸雲高。陳天太等疎通。再至南寧。與林俊廷。蒙仁潛。陸福祥等疏通。訂立和約。言歸於好。於是四面包圍大湟江口之自治軍乃盡撤。滇軍既免後顧之憂。遂定入粵之策。一面連絡在賀縣之沈鴻英。促其出發北江。一面卽佔領藤縣。至梧州復挾劉震寰以俱東。從陳炯明手中。取廣州奉之先帥。作爲我革命黨之策源地與培育場。又得公等擴而大之。以有今日。此中經過。廖仲愷先生曾爲百芳詳陳之於先帥之前。蒙先帥簡任之爲大本營諮議。曾因事得先帥在大本營之辦公室中諮詢者五次。第一二兩次有路孝忱先生可證。第三次係與廖仲愷先生同時進謁。第四係次與李濟深胡宗鐸兩先生同時進謁。第五次有朱和中同志可證。百芳本此資格。不避唐突。敢爲公等特進一言。其一。查黨章第三十六條有「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及常務委員會均須於本黨政府所在地舉行之」之規定。拉都路三百一十一號是否爲本黨政府所在地。我國民革命軍所藉以號召天下者曰。對內打倒軍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者。今以堂堂中國。堂

堂中國國民黨之最高黨部。由此朝發午至之南京。經總理指定之首都。何以不去開會。而儉開會議於帝國主義者保護之下。能不騰笑五洲。貽羞千古乎。南京特委會固為黨章之所無。在拉都路三百十一號儉開中央會議。獨為黨章之所有耶。只許州官放大。不准百姓點燈。其汪先生之謂乎。國民黨以打倒帝國主義者為最大使命。而反求保護於帝國主義者。國民黨之招牌。尙能掛乎。打倒帝國主義者之標語口號。尙有一個銅版之價值乎。無怪乎立乎國民黨以外之有識者。嘗謂國民黨之主義政綱以至一切標語口號宣傳品。為有類於市上買假藥者之告白也。每聞此言。心滋痛矣。小同志者不敢賣假藥。而大同志如公等者偏賣假藥。公等尙有真面目以見天下人乎。其二。為張發奎黃琪翔等叛變廣州問題。百芳係上月二十二日由港來滬。舟中曾與何香凝先生約略一談。切以為汪先生必有嚴正之表示也。抵滬以後。見汪何兩先生。連日在報紙上發表談話。極其宣傳之工作與能事。而一般輿論。又噤若寒蟬。不敢為正確之批評。正義銷沉。人道滅絕。知大亂之未有已也。欲眠不得。憤火中燒。乃於二十八晚之下半夜。起而草一書致何香凝先生。曾在各報發表。度公等亦曾皆寓目也。要之。此

事有極容易認識與判斷者三點。一。張發奎黃琪翔等指黃紹雄爲擁護特委會。究竟得有黃紹雄表示擁護特委會之一文一電乃至一隻字之證據否。其實黃紹雄之不滿意於特委會。陳樹人陳公博苟有人心。應能記憶也。若曰討唐卽爲擁護特委會。是實欲爲唐生智出氣。尙復何言可說。二。張黃等謂黃紹雄將包圍廣州。事機危迫。不能不取此非常手段以處置之。不知黃紹雄奉命以七團人東下。在潮梅削平葉賀之後。卽飭三團先回梧州。尙有四團。因入湘討唐。復開赴在韶關至樂昌仁化之間。有當地人民可證。將以三四十衛隊包圍黃琪翔在廣州之五六千人乎。乳臭小孩。所能辨也。黃紹雄無罪。撲滅葉賀其罪。乃十一月十五日黃紹雄之來廣州。應請問汪先生是否得再三電召。若汪先生又不承認。則電報局尙有底稿可查也。公等倘能於此三點。加以研究討論。則張發奎黃琪翔等之爲叛亂。爲含有極大之作用。已思過半矣。閱報知汪先生反對討伐。聲言此係黨事。應由黨決。應由第四次會議解決。何以張發奎黃琪翔等假護黨之名。急急於稱兵作亂。獨不能待黨決。獨不能待第四次會議解決。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其又汪先生之謂乎。公等若必憊於汪先生口頭的荊軻聶政之虛名。

認其爲開國元勳而不敢有所置議。則不如卽日在拉都路三百一十一號加黃袍於汪先生之身。三呼萬歲而拜表稱臣可也。尙何會議之足云。百芳真正之國民黨黨員也。擁護黨國愛護真理之國民黨員也。觀於公等此次之糊塗會議。欲以老前輩大同志之資格。壓服一切。百芳但得此七寸管不爛。必日試萬言。以先革公等之命。卽有橫乎吾前者絕大之艱難。隨乎吾後者絕大之危險。爲欲保存天地間一點正氣之故。雖曰不敏。亦不敢辭也。餘不多瀆。肅此上叩。敬請議祺。黨員廖百芳謹上。十二月八日。

## 四 上海會議之始末

### (一) 四次會議之由來

自從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以後。汪精衛藉口於黨統問題。一跳跳到漢口。而有武漢政治分會之產生與唐軍之東下。再跳跳到廣州。而有執監會籌備處之組織與張黃叛變之醞釀。總算起來。全體中央會議。出於汪之口者。前後有四次之多。而每一次開口。又都是爲反動派造機會。四月初旬。他主張四月十五日在南京開會。後來他忽然一溜烟到了武漢。替共產黨張目。到了八月間。他又主張在九月十五日開會。結果。特委會是產生了。他又出了新花樣。於是特委會各委員奔走寧漢。接受了汪氏所提的條件——全體中央會議定十一月一日開會於南京。但汪氏依舊嫻嫻不來。却秘密赴粵。想在廣州召集全體會議。後來各方做全他的面子。經過數度的磋商。才決定在上海召集預備會議。同時蔣汪合作的空氣。傳遍東南。在十一月九日。蔣介石同志到了上海。不久。汪精衛便以參加四次

會議爲名。驅走了李任潮。使張黃得乘機作亂。他們到上海時。第一次粵變已發生了。汪氏到滬的第二日。曾對新聞記者發表下列的談話。

汪精衛氏之談話

問 聞特別委員會之產生雖由孫科同志所主張。亦先生所贊許。及後忽持反對。同志聞不免惶惑。此中經過能相告否。

答 在未述經過以前。須先說明余對於時局之根本主張。余以爲四五月間寧漢分裂。實爲本黨之大不幸。亦國民革命之大不幸。今者由分裂而復歸於合作。凡事皆宜委曲求全。先求得黨內之安定。然後國內一切。始可漸歸於安定。故當八九月間。余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解決一切糾紛。並在正式會議以前。先開預備會議。邀請西山會議諸同志參加交換意見。此主張不但屢屢以口頭陳述。並曾以書面送許崇智同志。請其轉達滬上諸同志仍此主張。當時不能得寧滬諸同志之贊成。故孫科同志別提出特別委員會之主張。余不欲談判決裂。故不爲激烈之反對。即在武漢政治分會之演說。對於特別委員會無公然指斥之語。且於其



遷就事實之苦心。不惜爲反復之說明。雖以此受一般忠實同志之責備。亦受之不辭。及十月四日孫科伍朝樞諸同志訪余於牯嶺。盤桓數日。對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不能不開。特別委員之不能不改絃更張。意見已相接近。故於十日偕赴武漢。商定具體辦法。蓋對於黨內糾紛之解決。務避去激烈手段。而採用和平補救之方法。實爲余之根本主張也。不意二十四日行抵上海。長江上游戰事忽起。而南京又有反特別委員會即反革命之宣傳。不能不令余失望。故二十九日行抵廣州以後。始有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提議。然旋接南京諸同志函電。對於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主張。仍然不變。且表示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會之日。即特別委員會停止職權之時。並承認先開預備會議於上海。余祇求能達到以上目的。則於開會地點不復堅持。故凡能明瞭余之根本主張者。則於經過之曲折自無不明瞭矣。

問 此來目的及任務如何。

答 當余未抵廣州以前。在廣州之中央執監委員李濟深。陳公博。陳樹人。黃紹雄。李福林諸同志。會對於黨務政治軍事。擬就具體辦法。及余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甘乃

尤王樂平潘雲超諸同志來廣州後。又經幾次會議討論。略有增益。此亦實借李濟深同志爲在廣州諸中央執監委員之代表。與在寧滬之諸中央執監委員共同討論者也。

十一月十九日時事新報

從這一個談話裏。可以明瞭兩層要點。第一、汪氏之跳來跳去。據說都是爲「黨統問題」。其實就黨統而言。不但特別委員不能成問題。就是汪氏口口聲聲所高倡的「四次會議」。也是跟着共黨包辦的「三次會議」而生。鄧澤如古應芬兩同志已經舉發出來了。最初新聞報上有一段記載。把所謂四次會議的動因。說得十分透澈。

「張黃此次謀叛廣州。背後完全爲蘇俄所主動。記者早已言之。汪精衛赴滬。表面爲促開四次會議。實則因蘇俄接濟餉械尙未運到。而內部因有緩急兩派之分。亦未一致。故不能不假四次會議之招牌。以和緩各方。使民黨咸注視於四次會議。而不暇計及其密計也。最近蘇俄所派來之指導軍官克夫捷等。已於數日前秘密抵粵。寓

## 東山俄領事館。」

十二月十九日新聞報

這就是本文「引言」裏所說的「以文爲經。以武爲緯」的策略。第二、汪氏不打自招的說出了葵園會議裏面。已經決定了「具體辦法」。最重要的就是騙走李任潮。黃季寬也因此上當不小。到了後來。張發奎在廣州坐定了(?)。粵方委員也一大批的來了。據他們帶來張發奎陳公博寫給汪氏的信。有四要點。

「(一)粵中同志。誓死擁護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反對特別委員會。

(二)關於粵事。聽候第四次會議解決。

(三)謠傳粵中將復活容共政策。純係奸人誣蔑。粵中同志。以中央之意旨爲意旨。決無個人主張。斷無於中央分共以後。復有容共之舉。

(四)此次事變。係因黃紹雄聯同陳濟棠所部。向東西北江三面包圍。欲消滅護黨軍隊。故不得不迫而出此。」

十二月三日時事新報

同日時事新報發表一段記載如下。

「各委員之態度 由粵來滬之委員陳樹人等五人昨對本報記者發表其對於最近時局

之態度與意見。茲撮要紀次。(一)此次北上來滬。係出席第四次會議。一俟會議閉幕。即須返粵。因省垣公務繁多。急待余等回去也。(二)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粵中同志極表同情。(三)甚望四次會議早日開成。一切黨國糾紛。得以解決。(四)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粵中同志全體反對。(五)此次粵變。並非有共產黨從中煽惑。實係南京特委會見解不同。因之發生齟齬。致釀成衝突。(六)外間粵省復活容共政策之空氣甚盛。但此為奸人謠言。全不足信也。(七)張發奎確係我黨忠實同志。頗有人誣其為共產黨徒者實非。」

這話是否真確。後來已有事實為之證明。按下不表。且說汪蔣會晤以後。開了幾次談話會。結果把所謂預備會議的日期決定了。廿乃光等到滬之次日。預備會便正式開幕。粵亂問題和特委會的解決。都將為會中討論的主要題目了。

## (二) 上海會議中之形勢

當預備會議開會的第一日。決定幾個要案。其最可注目的。就是。

### 粵事從長計議

粵變問題緩議 繆斌發言。謂此次粵變。黃埔軍校被災。死傷甚多。應有一辦法。蔣介石即主張此事與粵變問題。一同在第四次全體會議時一同解決。不必單獨辦理。李濟深謂。粵變已成事實。無可諱言。既有事實。不能不有所應付。主張粵事不必在全體會議解決之。汪精衛起立報告謂昨日日本席接張發奎黃琪翔信。言彼等擁護全體會議。惟否認南京特委會。全體會議有所決議。彼等極願接受。粵事已可不用武力解決矣云云。經衆討論良久。一致主張在四次會議中解決之。

國府討粵事件 各委員討論粵變問題時。何香凝發表其個人對於南京政府下令討伐廣東之感想。大意如下。

此次粵事發生。既爲黨而起。應以黨處之。此余之所以主張待決於第四次全體會議也。

余今日見報。悉南京特委會產生之政府。下令討伐廣東。甚有所感。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其時已成立。一切革命經費。大部份全由外洋粵僑擔任。中華民國創造成功。得力於廣東一省者。經濟一項。實無以數計。辛亥以後。廣東犧牲錢財。幫助國民黨。一次二次三次北伐。爲數實可驚人。主持粵省財政者。爲顧全整個革命計。多方設法。四出籌劃。受人民的怨恨。亦所不計。十幾年來。弄得廣東一省。民窮財盡。無非是爲黨爲國。幸去年出師北伐。節節勝利。由珠江流域進至長江流域。復由長江流域進至黃河流域。革命勢力日見發展。真有以慰我廣東人民。及全國革命的民衆。喜慶統一成功即在目前。不料南京政府竟下令討粵。廣東是中山革命策源之地。曾經多大的犧牲。而竟得此報復。飲水思源。豈忍出此。深恐今後全國民衆引爲前車之鑒。余實爲黨國前途抱無限悲觀。總之粵事既爲黨而起。應以黨處之。在第四次全體會議。謀一相當的解決。能不用兵最好云云。

### 恢復常務委會

特委會決取消 最後討論南京特委會之存廢問題。譚延闓發言。謂近來特委會已不

開會。惟政府不能一日停止行政。故仍照常辦公。第四次會議。行將舉行。一般民衆。知政局將有變動。惶惶終日。因之一切行政均受其影響。此爲眼前急待解決之問題。汪精衛謂本席反對特委會。是反對其組織與制度。對於個人。是全無問題。因爲現任國民政府的委員。大多數就是中央執監委員。蔡元培謂特委會原係應時勢之需要而產生。今時勢已變。而特委會成立又非常草率。當以四次會議各委員之意見爲從違。甚望各委員能消弭一切意氣。使四次會議早日開成。譚延闓謂我們須講實際辦法。特委會時效已經過去。無存在必要。可以取消。但不可無有一機關起而代之。本黨原有常務委員之組織。現在就應該趕緊組織起來。政府組織法亦當在四次會議中決定。

#### 十二月四日時事新報

在萬目睽睽的上海會議裏。各委員對於汪精衛從前的詭秘態度和張黃叛變的發生。起重大的懷疑。最初汪精衛因武漢政治分會倒塌日期的事件。被孫哲生責難。又因特委會產生的經過。引出吳稚暉先生的一頓冷嘲。會中的空氣。漸漸有些紛亂了。但各方委員。還是非常起勁。如李宗仁張靜江程潛以及粵方委員都曾經提出提案。準備討論。在預備會的第三日。

譚延闓何應欽李濟深李宗仁等十委員。因場上形勢不佳。對於廣州事變。非作嚴密的討論不可。因此要求延會兩日。他們在會外討論的結果。一致主張粵方委員對於張黃叛變有主使的嫌疑。應停止其出席權。並定十二月八日續開預備會議。徵求多數的意見。蔣介石同志恐雙方趨於決裂。便以調停之責自任。而發表一篇很長的宣言。同時各方都為會場中的一致主張起見。紛紛召集小組會議。歸根一句話。粵亂問題。已成四次會議前途最大的暗礁了。

### (三) 上 會議之成績

總觀這一次上海會議的經過。雖然各方因主張不同。使會場充滿緊張的空氣。但是到了預備會閉幕的那一天。忽由汪精衛等粵方委員提出請蔣總司令復職案。全場一致通過。但一方面汪精衛等之出席資格問題。引起多數委員的懷疑。而張靜江等監察委員五人。因徐謙責問書內說汪氏有煽動唐氏東征之嫌。乃有彈劾汪等之議。同時吳稚暉先生在各報發表了幾篇文章。把粵方委員的真面目完全揭開。民衆空氣為之一變。粵方委員初欲變更原議。反對在



寧開正式全會。畢竟不能成功。而四次會議的地點與日期。都在預備會閉幕那一天決定了。我們更把上海會議的成績算一筆總賬。

一、特別委員會定於全體會議開會之日取消。

二、一部分共黨及附逆委員。正式取消其資格。

三、正式會議決於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開會。

四、通過蔣介石同志復職。完成北伐。並籌備全會之進行。

五、南京慘案。組織特別法庭審判。

六、常務委員會照黨章組織。常務委員九人在全體會議中改選。

不料事有湊巧。當上海會議結束之日。即廣州共匪暴動之時。汪精衛一班人的苦肉計。始暴露於天下。國民政府就下令查辦汪陳顧等。並澈底解決廣東共黨。於是汪精衛等遂有非走不可之勢。關於第二次粵變的經過和最近的情勢。我們將於下章覆述一下。

## 五 第二次粵變之爆發與汪精衛之出走

### (一) 陳璧君女士之赴粵

陳璧君女士赴粵。在第二次粵變以前。等到陳女士回到上海後。第二次粵變立即發生。據陳女士自稱。是回粵取汪精衛之文件。但一般人總疑其要重要使命。加以時期又巧。正好像汪精衛一離粵。便有第一次的粵變。所以一般人的疑團。總不能釋。我們也不能十分的斷定她與第二次粵變有沒有關係。不過又只拿報上所載的抄下來。民國日報十二月五日載

陳璧君乘伏見丸抵港即由河焯賢迎赴省。陳回粵任務係奉汪命調查粵事真相。陳公博派余愷湛迎汪回粵。汪回否視陳璧君調查如何而定。(本報四日香港電)

時事新報十二月八日所載的是：

數日前携重要之使命由滬回粵之汪精衛夫人陳璧君。今晨又離粵赴滬。或謂夫人此次之使命。為緩和南京派之討粵主張起見。由汪致函張發奎。勸其停止討黃(紹雄)。待第四次中

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之解決。廣州方面現盛傳張發奎辭政治委員會委員。陳公博辭民政廳長之說。其原因可想見矣。西江東江方面之軍事之發展。亦不過爲雙方之宣傳。而未會接觸。蓋亦因此。

其次時事新所載該報記者與陳璧君女士之談話如左。

本報記者昨晚晤陳女士。叩以廣東最近狀況。陳女士答謂十分安謐。問。汪夫人此行對於粵局有何感想。答。沒有什麼感想。記者復問。以汪夫人眼光看去。廣東形勢究竟如何。答。很好很好。並笑謂我說很好。只怕你不相信我。記者又問。東方社所傳消息。謂汪夫人此次赴粵。係啣有重大使命。爲緩和南京派之討粵主張起見。由汪先生致函張發奎。勸其停止討伐黃琪翔。待第四中央全體會議之解決。此行接洽結果如何。可得聞乎。陳女士答。並無此事。完全謠言。記者叩叩以此行之任務爲何。答。此次赴粵汪全爲汪先生攜取十三年後辦理黨務之一切文件函電。我在省僅住二日。整理完畢。即全部携帶回滬。最後記者問。張發奎黃琪翔對於此間會議之態度如何。汪夫人欣然答謂

。這我可以告訴你們。廣東的事情。他們全聽第四次會議解決。如會中多數議決。要張發奎黃琪翔二人那一個走。那個人可以立刻就走云云。

這話是她在共黨暴動以前說的。她大概也自知所言是假的。所以說「只怕你們不相信我。」然而事情畢竟太巧合了。所有的變亂。都是隨着汪先生夫婦的腳後跟燒。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 (二) 二次粵變之爆發和撲滅

第二次粵變。在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時爆發。各報關於第二次粵變的記載也很多。我們當然可以很詳細的知道。下面就是時事新報記者的一封信。詳述粵變的爆發和爆發後的情形。

共黨密謀起事經過 廣州省內之各軍隊。因討伐黃紹雄陳濟棠。均紛紛出發。開抵東西兩江。駐省兵力極爲單薄。祇公安局少數保安隊而已。共黨遂利用此良好機會。密飭省港罷工工人約二千之衆。赴省潛伏四處。同時發難。並先派人往張發奎之第四軍教導團運動。結果四軍教導團一團加入共黨。作爲內應。斯時又令市內所有工人

組織之團體。密爲佈置。起事之日。本定於是月十二日晚。但省政府已得有此種消息。正謀應付方法。詎知共黨遂採用迅速之手段。先發制人。卽於十一日晨四時舉事。因駐省軍隊寥寥。不足抵抗。遂被共黨佔據。

此次事變之因果談 此次廣州事變。驟觀之似驟然起事。其實共黨蓄謀已久。蓋第二方面軍原爲第四軍在武漢擴充而成。原日在粵出發之第四軍。已於北伐諸戰役。傷亡有十之七八。現在中下級軍官。多屬在武漢補充。其中大半爲鄧演達在武昌所辦之軍官教導團學生。此輩學生。全屬C P分子。醉心共產。東征事起。第二方面軍全師移贛。比抵贛而武漢議決驅共。第二方面軍中之C P分子。卽大爲鼓譟。欲回師武漢。改組政府。然當時唐軍在武漢向盛。知難與敵。其中較溫和者主靜待時機。其急激者卽在南昌舉事。此卽葉賀兩軍離張而獨立之原因也。當南昌事變之時。張發奎已知其部下傾共者多。不易駕馭。乃將軍權全交黃琪翔。俾其爲代理總指揮。而自己離開軍隊。適赴九江。由九江轉滬回港。蓋已知部下之不可靠。故藉總指揮之高位。以籠絡黃琪翔。使其不致叛己。而則又可藉黃軍之聲勢。以脅李

任潮而取得粵省政權。張之自計。以爲甚得也。其後第二方面軍到粵。李任潮果爲所脅。而讓出民計諸政。更未幾。又乘李赴滬。而解決在粵李系諸軍。全粵政權。已在掌握。黃琪翔本人。亦爲傾共分子。其軍部中另有小組會議。雖張發奎亦不能參加。此小組會議。全以傾共份子爲中堅。繆培南許志銳等師之團長以下各軍官。均有加入。故當時黃琪翔奪原隸朱暉日部之許志銳一師。歸已統率。而銷滅朱暉日之第十一軍。朱無如之何。又李任潮已說妥繆培南向己。而繆以格於其部下之反對。不能不請假避往省港。（聞繆至今在港。全師由副師長吳奇偉統率）其部下全體加入倒黃運動。皆此小組會議之力。亦即第二國際廣州支部之命令也。黃琪翔本人。既爲傾共派。故共派重要分子。咸往依之。月餘以來。共系首要如蘇兆徵施卜羅綺園楊匏安諸人聞均匿跡羊城。無日不分遣黨徒。指揮原隸工人代表大會各分部工人。爲準備奪取政權之工作。各左傾工會代表。亦參加此小組會議。即前李派傳出 粵省政府撥款六萬元接濟葉賀。撥槍一千枝補助農團軍兩事。皆經小組會議議決。然後使黃向政治分會提出

。以便利東江軍事爲名。而獲通過。其實則共黨利用之以爲起事之資也。

自西江軍事起後。張發奎等鑒於兵力之單薄。不敷分配。遂汲汲於收編東江陳部散軍。及西江綠林堂口。共派卽遣工人代表會向政府請願。釋放清黨時被押之政治人犯（按卽李濟深所捕之共黨）如政府慮東西江兵力不足。則工代會可擔任統率武裝農工十萬人。爲政府後盾。助政府分防東西兩江。乃決謀舉事。其計劃係以近郊武裝農民二千人。集中龍眼洞。先斷廣九鐵路。以阻李漢魂入省之師。然後率全隊入省爲主力以第四軍教導團武裝黨員一千五百人在省城響應。爲農民之先鋒部隊。其餘各工會各自召集體育隊不論徒手武裝。聞號齊起響應。奪取警察槍枝。佔領機關公署。原定十八晚各路齊發。詎龍眼洞集中之農團軍。爲朱暉日偵知。卽發起召集各軍會議。議決調保安隊及福軍前往撲滅。共黨聞變。乃先發制人。卽變更計劃。由教導團發難。由工會代命令各工會糾察體育各隊。分投集中。先攻佔公安局。以次及於各機關。此時近郊農民亦入省與莫雄所部搏戰。此即謠傳莫雄部被繳械之原因也。

。此次共黨舉事。以佈置未周。斷難支持也。

共產黨攻破公安局 共產黨密謀既定。遂於十一日晨四時許。實行爆發。由前廣州工黨領袖蘇某何某居中指揮。率領青年學生及工人二千餘人。號稱中國共產黨青年團。手執紅旗。頸繫紅領帶。分五路包圍公安局。同時東郊農軍。及第四軍教導團。亦紛起發難。向公安局進攻。朱暉日猝不及防。立即逃遁。生死未卜（朱氏之鐵甲汽車被炸燬）。保安隊以指揮無人。軍心渙散。稍一接觸。即被繳械。共產黨遂實有佔領公安局。立即將所有之監犯完全釋放。給予槍械。及紅旗紅領帶等。率同舉事。

省港水陸交通斷絕 此次廣州市劇變暴發。昨十一日省港交通完全斷絕。廣九車站突有今日直通。慢車暫停往省等報告。查前夕（十日晚）夜深東郊之戰。廣九路南岡站軌被共軍掘斷多處。故火車不能來港。而昨早由港赴省之車亦中途折回。至船航方面。則因各輪海員均已離船參加工黨工作。只西安輪船於十一日由廣州英領事派海軍代行職務。始得回港。故昨晚本港各輪亦停止赴廣州。電報亦已中斷。聞今日各輪皆暫不啓行。省港水陸交通已完全



斷絕矣。

共黨已接收各機關 共黨既佔有公安局。立即派隊分佔電話電報電燈自來水各機關。一面又派隊接收財廳市廳及各行政機關。全市遍插紅旗。遍散紅字傳單。及組織蘇維埃政府支部。現廣州各重要軍政機關。均被共黨接收矣。

共黨實行恐怖政策 共黨自攻入市區。即分路放火。東堤黃沙均有火起。火頭分四五處。以東堤爲烈。中央銀行附近火燄燭天。不可向邇。河南方面亦有火警。惠愛維新兩路。均被搶掠一空。商店民戶。一律閉門。全市陷於恐怖狀態。途中行人絕跡。只有紅旗觸目飄揚。及共黨之紅領帶飄拂而已。傳說中央銀行已全部被焚云。

廣州海員同時離職 共黨既將各機關接收。於十一日下午二時派人下各輪船分送紅旗一面與各海員。謂如聞號令。即須登岸參加。又有共黨宣傳員下船。向各海員宣佈。謂我們工人久被惡政府壓逼。現在廣州全市已落我們手中。你們皆屬無產階級。宜即登岸參加一切工作。你們職位必得永久保存。無庸恐懼等語。至三時號令已到。於是各輪海員乃一律離船登岸。

岸。共黨並給予槍械。使此輩參加工作云。

得手以後之農工軍 廣州市被共黨佔領後。市面即發見手執紅旗腰纏紅帶之共軍。并有汽車多輛。滿載武裝共軍。巡行馬路。散放各種傳單。公安局已改爲工農兵聯合辦事處。各工黨各工人。已定於兩日後舉行慶祝勝利大會。一面組織工人政府。實行民衆革命云。

觸目皆是標語傳單 各馬路均懸有紅布橫額書有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勞農政府。係給工人衣食八小工作。工人監督生產等字樣。街上所派傳單其題目爲（廣州蘇維埃革命紀實）。文曰。工農兵聯合的革命勢力。經過一次英勇的爭鬥。奪取了廣州的政權。大部份留守廣州的兵士都在紅軍的指導之下。造成了這次的暴動。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時。五千工人赤衛隊。佔據了公安局。繳了公安局保安隊的械。釋放了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隨即省一隊隊的兵士。一營營的赤衛。用手槍炸彈。佔據了一切反動政府的機關。許多革命隊。佔據了廣州市一切軍事要隘。現在已經佔了第四軍部。廣州衛戍司令部。公安局。省政府。財政廳。軍事廳。國民黨省部。電話電報局。電燈局。郵政局。中央銀行。粵漢廣三廣九三車站。其他次要機

開。尙在肅清中等語。又發口號如下。打倒屠殺工。僧李濟深。蔣介石。打倒國黨反動統治打倒反革命的國民黨。工農兵聯合。建立農工兵政府。中國共產黨萬歲。聯合蘇俄反對口口云。

廣州報館不能出版 是日印務工會散派傳單。報館執字工人完全散去。以致完全不能出版。消息斷絕。

福軍反攻時之情形 江大兵艦。十一日下午。發砲反攻河北共軍。同時李福林兵。渡河助戰。死力衝鋒。東堤南堤之共產軍。紛紛逃避二馬路。以避火線。福軍乘勢登岸。逐追共軍。劇戰移時。共軍不支而退。福軍遂佔領東南堤一帶。同時朱暉日亦率隊衝入維新路。進攻公安局。立即出示安民。但不久即有大隊共軍反攻。將福軍及朱暉日等重復逐出。退返河南云。

赤俄要人指揮作戰 此次共黨所以敢在廣州實行爆發。實有蘇俄要人在後指揮。查共黨現以東山蘇俄領事館爲大本營。人民委員會日夕在此開議。俄國要人克夫捷等均列席。鄧演

達亦居中策畫。至於公安局則爲前敵總指揮部。一切作戰計畫。皆由俄人四名(姓名未詳)指揮云。

共產軍之主要人物 廣州蘇維埃職員如下。主席蘇兆徵(未到以前張太雷代理)人民內務委員黃平(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楊殷(楊匏安之姪)。人民勞動委員周文雍(工業學生)。人民土地委員彭湃(因現任海豐蘇維埃主席以趙自選代理)。人民外交委員黃平。人民司法委員陳郁。人民經濟委員何來。人民海陸軍委員張太雷(湖北人民週刊主幹)。秘書長惲代英(中華大學學生)。工農紅軍總司令葉挺。工農紅軍總參謀徐光英。

各要人赴港之調查 十二日乘泰山輪赴港者有粵海關監督朱兆莘。財廳長鄒敏初。廣九路局長葉家俊。葉家垣。番禺縣長何卓賢。政治分會秘書袁晴暉。及江孔殷鄒殿邦等。而民政廳長李章達。第四軍憲兵軍官呂定國。亦搭西安輪到港云。

共產黨之縱火慘狀 共產黨放火焚燒之事。相繼而起。南關之博愛醫院。被轟三砲卽行倒塌。十二早四時城內近城隍廟處。又縱火焚燒。西瓜園油欄門花地芳村一帶。自十一日起

火後。至十二日上午始熄。一帶幾成瓦礫場。至中央銀行亦已熄火。惟廣西會館東關新城泰康路。西關叢桂南。西堤二馬路。大新公司後面。各處仍有火警。焚屋多少未詳。惟電力公司安然無恙。故廣州尙未入黑暗世界云。

河南方面大略情形 河南方面。據昨日調查所得。則仍加緊戒嚴。各路均有福軍佈守。並派出步哨。各橫水渡及電船碼頭。對於形跡可疑之搭客。均嚴加搜檢。大基頭龍尾導一帶。繁盛街道之各商店。均照常營業。途人攘往熙來安寧如昔云。

港輪次第恢復航行 自廣州事變發生後。港輪除一懸華旗之粵安輪照常開駛外。限均停止赴省。惟至昨日即次第恢復航行。查昨早由省來港者。有泰山金山兩輪。均滿載搭客。而由港往省者。又有佛山輪搭客不多。夜航則有哈德安。東南。廣東。各輪照常於十一時啓行赴省。至各輪渡。則尙未啓行云。

各路火車一律停止 九廣直通快慢客車。自十一日停行後。迄今尙未定期照常行駛。至粵漢廣三兩路火車。亦一律暫行停開客車。交通爲之斷絕。因各車路爲共黨佔領。(十二月

十三日)

十二日的香港電。亦有兩個重要的記載。

其一

十一日早四時。駐廣州第四軍教導團。聯同共黨工人。及大北門外小北門外農團。各懸紅帶。分由東邊及觀音山西路攻入廣州市。鎗炮聲密如串炮。先攻公安局。戰甚久。擊斃守衛兵數名。即擁入局中。將保安隊及警察繳械。放出犯人。各區署同時被繳械。區官警員均逃。朱暉日生死未詳。東堤方面戰尤烈。雙門底東堤及西關揚巷西堤火頭四起。中央銀行被搶後。即放失延燒甚多。至六時後。全城入共產軍手。馬路遍懸紅布。書有打倒反革命國民黨。及勞農政府給工人衣食。作工八小時。工人監督生產字樣。並有汽車載武裝兵巡行派傳單。題爲廣州蘇維埃革命紀實。文曰。工農兵聯合的革命勢力。奪取廣州政權。大部留守廣州兵士。在紅軍指導之下。並列有所佔領之機關名。現共軍以公安局爲工農兵聯合辦事處。各機關均有共軍佔守。廣三廣九粵漢各路均停。十一日竟日鎗聲時發時止。聞惠愛路維新路

被搶過大半。全城商店住戶多被搶。傳說蘇兆徵鄧演達爲首領。印刷排字工人均停工。印務總工會有工人在第一公園會議設政府事。省報盡停。全城店戶均閉門。電燈未停。街上遺屍甚多。張發奎逃下江大艦。該艦在白鵝潭游弋。懸大旗。書有主席張字樣。十一日下午。有二炮艦開炮。擊天字馬頭軍隊。艦上豎藍白旗。十一日午高第街後惠福路區署燒後。延燒某典肆。火甚烈。全城無警察出勤。市內各工會。奉到工農兵聯合會命令。着十一日一致總罷工。參加奪取政權大運動。故各工會均停工。十二日亂狀如前。

## 其二

十一日晚。長堤先施公司右鄰起大火。至十二日早未熄。共黨據街口。見人卽開鎗。死者甚多。市民多逃鄉落。事變時。黃琪翔張發奎朱暉日陳公博均逃河南福軍大營。張發奎言。廣東弄至如此。我對廣東人不住。欲棄職他去。衆勸之。始同黃琪翔下江大艦。向天字碼頭攻共軍。現福軍與共軍隔河而戰。朱兆莘葉家俊均來港。此次共軍。係周恩來澎湃主持。黃琪翔欲調兵回廣州。惟各鐵路均在共黨手中。運兵甚難。各共軍工人勒逼市上餅麵酒菜店

開門。不開即亂鎗轟入。既開即搶食淨盡。遇有穿長衣人。即裂其衣指為資本家地主。

東方社十二日香港電所記載的是：

昨日之廣州事變。完全係共產革命。先是昨晨四時。市內各地忽起鎗聲。尤以公安局前觀音山為最激。至上午十時許。鎗聲未止。此乃武裝農民工人軍與一部之軍隊。協力欲謀占領廣州市也。公安局保衛隊先被繳械。然後被占領。秩序已歸革命軍勢力之下。市內秩序恢復後。旋出示布告大眾。其布告如左。『廣東蘇俄革命事實報告』與『廣州市政權已被農民工人兵士所聯合之革命勢力所奪取。參加之大部分乃係留守廣州之兵士。於此赤軍指揮之下。十一日午前四時。五千之工人赤衛隊。先占領公安局。將保衛隊解除武裝。同時占領一切之反革命政治機關。我等今已占領者為第四軍本部。廣州衛戍司令部。公安局。廣東省政府。省黨部。財政廳。軍事廳。電報電話局。中央銀行。及各車站等處是也』云云。市內商店一齊停業。市外惟見臂纏紅布之武裝工人農民。與手持鋤鍬斧等物之農民。除此而外。途無行人。市內貼有各種宣傳傳單。其中有如打倒農民工人之敵李濟蔣介石。張發奎。汪精衛。



打倒反革命之國民黨。及耕農民以田。食工人以米。與民衆以和平者惟蘇俄農民兵士。惟中國共產黨而已等文字。午後在第一公園召集全體工人。商議組織蘇政府。參加於此共產勢力者。爲共產系農民軍。與市內工會之糾察隊。第四軍教導隊等。此次共產革命所以能如此容易成功者。因廣州之軍隊。殆已全部開往西江方面。廣州兵力薄弱。而所有留守軍隊。又加入共產系。自成爲赤衛隊故也。張發奎黃琪翔咸乘軍艦逃去。公安局長朱暉日行蹤不明。

共產黨既將廣州佔領。即組織共產政府。名曰農工兵蘇維埃。新聞報十二月十四所記載的是：

共黨佔廣州後。即組政府名曰農工兵蘇維埃。其委員名單已在共黨所發刊之紅旗號外登出。主席蘇兆徵。未到前由張太雷代。人民內務委員黃平。人民肅清反革命委員楊殷。人民勞動委員周文雍。人民土地委員彭湃（彭任海豐蘇維埃主席。暫以趙自選代。）人民外交委員由黃平兼。人民司法委員陳郁。人民經濟委員何來。人民陸軍委員張太雷。秘書長惲代英。工農紅軍總司令葉挺。工農紅軍總參謀徐光英。

自從共產黨將廣州佔據後。張發奎。李福林。黃琪翔。陳公博。朱暉日和馮肇銘等。均退駐河南福軍大本營。商量對付方法。最初以爲共產黨勢力不大。工農又大都是徒手。附和的教導團。也不還幾千人。而且又分散在各處。所以便只在福軍裏面挑兩營。渡河攻擊。但終爲共產黨所敗。同時有福軍一營。由省河正面登岸。欲直攻公安局。又不能得手。直至十三日。薛岳的軍隊到了。方才會同了將廣州奪回。新聞報在十二月十五日所記載的是：

護黨軍薛岳部由三水回。另一部由北江回。十三日晨五時。由觀音山大北門小北門進攻。共黨即調市內赤軍應戰。在觀音山附近戰數小時。福軍即於六時由河南渡河。一部由海幢寺過東堤。一部過黃沙。一部過西濠口。一部過電燈局。俱用兵艦掩護登岸。另有機器工人充敢死隊。懷手鎗炸彈。便衣持白旗。由一部攻佔各鐵路。一部向西濠口赤軍衝鋒。擊斃赤軍七八人。赤軍退。機工即衝進豐甯路。各部福軍登岸後。與共黨巷戰時。薛岳軍已入城。先圍攻公安局。即佔回。巷戰至下午一時。始將各機關佔回。赤軍出東門向東逃走。當巷戰時。赤工軍登屋放鎗。黨軍亦登屋用機鎗掃射。十二時。駐城隍廟共軍。即四十教導隊。亦

退向小北門。……

十四日東方社的香港電上說：

據廣州無線電。昨日午後。李福林軍得由江門開到之薛岳軍之援助後。即開始總攻擊。遂渡河。恢復廣州市。共產軍已退出省城。渡江之際。最右翼之機器工會工人約一千名。組織決死隊。應援李福林軍。故頗著勞績。共產軍雖盛傳將捲土重來。然因各地援軍已陸續開至。故恐共軍不能即圖再舉也。市內秩序。現由張發奎。朱暉日。李福林。薛岳等共同維持之。

### (三) 第二次粵變之損失

自從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突然舉事後。佔據廣州不過兩天半之久。而廣州的損失。真是空前所未有。試看時事新報十月廿日所登十四十五兩日的香港通訊：

劫。此次共黨屠城劫掠。蒙其害者何止萬家。聞其計畫。先於日間遣派地痞。調查各街殷富店戶。書暗號於壁間。夜後搜劫。其號碼分上中二字。上者即為上等。中者即為中

等。夜後。即由各工人聯合地痞出劫既畢。即於壁間畫一圓圈。中加一十字。以示此戶曾經光顧也。其週密有如此者。查連日之被劫者。約如下錄。十七八甫之金舖。幾全被劫。且有被劫數次者。四牌舖中約之鞋舖故衣西衣舖三十家。南頭之豬肉店四家。長壽里之土洋雜貨店。楊巷及曉珠里之疋頭店約四十家。打銅街之銀樓數家。第八甫石印票廠電器廠八家。下九甫之綢緞店三家。大新街之俊昌珍珠鑽石店被劫約數萬。此外美中美織造店。泰源鐘錶店。順利木器店。錦記綢緞莊。利益銀器店。利和洋鞋店。萬元昌玉器店。與小市街西成金舖。益陞隆金舖。金盛金舖。寶隆金舖。洪盛金舖。西隆盛金舖。德興大押。馮了性藥酒店。十字街口之馮宅。寶慶市廣和生米舖。恩甯市泰永和米店。十六甫黃宅。(怡和興絲莊司理。聯芳大方大觀等鞋店。東街區黃二宅。東三巷簡宅。寶仁坊馮宅。多寶街伶人孖里駒家。均在被劫之列。觀音橋附近之存善寶源二街一帶。同時亦被劫去約五六十間。吉祥路二十餘間。泰康路十五間。第八甫之舖票廠。被共匪破入。劫去預備派彩之銀萬餘元。其他東南西關各處住戶之被劫者。不勝屈指。此外西關之多寶寶慶逢源太平獎欄各街。十七八甫。十三

行。白米街。杉木欄。第十甫。下九甫。長壽福星德星等里。玉器墟。大河基。晚景園。第八甫以至西門口及城內各馬路等處一帶住戶商店。均被劫掠。大受蹂躪云。又西關戲院前之新聞記者聯合會及報界公會。十一午被劫一次。十二午復被銅鐵印務等工人再劫。所有傢私物件。被掠一空。又擄去六人。並聲言捉拿新聞記者云。

焚。赤賊流毒。祝融助威。大廈高樓。盡數遭劫。計火頭十餘處。(由中行後背直燒入太平沙內街。屋舖對峙。悉付一炬。北邊燒至太平館西餐店止。南邊燒至藝新印務館止。共廿餘間。一係由太平沙北邊延燒。掠過二馬路。所有南園酒店及餐店旅店。完全於火光熊熊中變為灰燼。二馬路之博愛醫院。幸免波及。其鄰之欽廉會館。龐大之白牆。鎗痕密如蜂巢。館內橫有屍骸七具。皆焦頭爛足者。街頭之電話電燈線完全被焚。縱橫地下。尚有一處。由南園對面直燒出大馬路。此處受累一連四十八間。大洋樓全座(即舊日鹿角酒店地址)完全燒盡無遺。直延燒至十一日夕二時許火勢稍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守海味街口之共匪。又用火具向該街某柴店縱火。聞說該店平時頗有儲蓄。共賊垂涎不得所慾。遂射其毒矢。紅光

起處。轉瞬間即成燎原。該街與泰康路僅燒一濠溝。未幾即蔓延及泰康路李洪昌山貨竹器店。火勢更爲劇烈。計由泰康路口起。直燒至該路第一百二十五號止。合共焚燒。計約一百三十餘間。其中如泰康上海等大旅店執中通訊社等。完全被焚。又木排新街全街四十餘間。洋樓住宅均被焚。共約八十餘間。泰康路新街解元里一窄巷。無一免者。西橫街東頭南豐醬園店起。燒至恆安押止。共約燒去店戶百餘間。永漢路南頭。燒至均昌洋貨店爲止。北頭燒去至美洲酒店止。兩邊合掌焚燒。計共燒去大小洋樓商店共一百六十餘間。仰忠街燒至天馬巷口止。共燒去三十餘間。東橫街共燒去住戶約二十餘間。南勝里燒至清真寺止。共燒住戶約四餘間。合計此次被共匪放火焚燒大小住戶商店。統計一千餘間。永漢路被焚地點。所有電話電燈電桿被焚橫陳馬路正中。大南路口。有老婦一口。及店伴一名。因搬雜物。被火焚燒。燒至如炭色。血肉成灰。只現枯骨。見者傷心。尤慘者當共匪放火後。各處燃燒時。各居民男女。紛紛搬雜物。詎共匪放槍向居民射擊。不准出走。所有雜物。藉名搜查。即完全掠去。且當時正護黨軍反攻之際。礮聲槍聲。密如串炮。居民不死傷於火。亦死傷於槍彈。

不下十餘人。但居民以走亦死不走亦死。乃冒險走出。較勝死於火坑中。遂拼命出走。跌傷仆地者不計其數。更有死在南園附近。死屍廿餘具。橫臥於血泊中。血漬滿面者有之。頭破額裂者有之。有一具手足尙能震動。有一具則有一七生半砲彈在旁。彈上滿染糞溺及血漬。想該彈必係由此尸穿過。始有此現象。又此輩有穿軍服者。或作工人裝者。或如乞丐者。但此類頸多有紅帶者。令見者有無限感想。一方面以此輩甘受共黨之利用爲無價值之犧牲。殊屬可憐。而一方面則此輩當時殺人放火。釀成此次鉅劫。則亦罪有應得。雖死不足蔽辜也。

殺。共黨除焚劫外。尤嗜殺人。被難良民無數。查遇難者在吉祥路陳屍四具。西牌樓口十九具。南關倉前街口三十餘具。公安局口百六十餘具。省政府門口四具。司厚街口八具。交涉署門口二具。大佛寺四十餘具。第七甫二具。第八甫一具。由惠愛中路大北真街起。惠愛東路四區署止。五十餘具。警察被害者四五百人。多數係被車夫殺死。因此輩頭腦簡單。懷恨警察平日曾加干涉也。尤慘者則爲代理司法廳長之沈藻修及其夫人遇害情形。沈前爲大法科教授。去年始新婚。伉儷甚篤。沈平時嫉赤如讐。共黨恨之。夫婦同捕獲。當省軍

反攻河北時。赤黨知不可守。即將沈提出。褫其衣。綁於省黨員俱樂部門口電桿上。欲加殺害。沈夫人大哭。請釋其夫。願代死。共黨不許。沈夫人呼曰。然則同死耳。赤黨乃將沈氏夫婦同綁一處。生剖之。死狀極慘。又一老婦。持盆水救火。被赤匪所見。亦遭槍斃云。

又函云。赤黨行事。絕無紀律。與紅巾之亂無異。竟有恣食死馬之肉。以爲樂者。惠愛路被留彈轟斃之死馬數匹。皆被割去臀部及腿部一大片煎食。其殘酷見一斑矣。（十二月十五日發）

亂。另函云。共黨以肇慶會館之四軍司令部。及四軍軍械處。共存有槍械萬餘。極欲奪得分給徒手之工農。故出死力猛攻。但仍未下十二日上午十時。共黨即放火。由永漢路之海味街口。太平沙街口。兩次縱火焚燒。守該處之四軍。且戰且救火。因風勢猛烈。至下午二三時。兩街均成灰燼。惟天寶六街圍在中間。有洋樓一連。二十五間。幸免被火。因兩街之火勢。東則延燒至麥欄街。燒至十七號屋。及萬福路口。北則沿永漢路中兩旁。延燒至美洲酒店。西則延燒泰康路西橫街。水母灣。大南路等。軍事廳亦盡燒盡。該處之火。共計



燒鋪千餘間。全場瓦礫。又文德路十三師附近。又同時被火燒去數十間。至南關之中央銀行。及大巷南園一帶。則係於十一日被燒。中行一帶。悉成平地。並聞被劫銀紙毫子數百萬云。共黨飽掠既畢。見省軍將攻下河北。即紛紛棄擲紅旗紅領帶。四處潰逃。查所謂共產黨人物。除三數人曾經該黨訓練者外。餘皆無賴地痞。臨時給以紅領帶證章。拉做同志而已。故此輩當起事之時。遇路無賴未有紅布懸掛。則將本人之紅布亂撕一塊。順手給之曰「兄弟發財去也」。又當事發生之時。突有人到各工會呼醒各工人。亦謂「兄弟發財去也」。隨給以一紅布。一手槍。於是呼嘯而去。更有慘無人道者。則被劫之後。復將之槍斃。查日來赤軍槍斃人民無算。滿街屍骸。血流成渠。積屍最多者。為德宣路一帶。其次則城內各街。均無人殮埋。慘哉。

廣州市電燈數夜皆熄滅。已成黑暗世界。報館亦被工人佔去。不能出版。又聞此次警察多死於車夫手。因平日常遭警察干涉之故。此輩頭腦簡單。胸襟狹窄。一旦手執兇器。遂以復仇為快云。

省軍進佔河北後。共黨烏合之衆。四處逃散。惟有等共黨。尙死力抵抗。或走入商民店舖躲避。後黨軍入舖。當場捉獲。店主指證後。於十三日下午。在歸德門之工人醫院門前。將此共匪槍斃六七十名。又聞共匪中亦有走脫逃港者。香港政府已預派人到碼頭嚴厲檢查。當場拿獲數人云。(十二月十四日)

十二月二十日新聞報載有第二次粵變焚劫區域之調查如下。

(甲)被焚區域 (一)由中央銀行燒起。至南園酒店及南堤小憩止。(二)永漢路口由光亞眼鏡店起附近商店六間。(三)太平沙口北角起。燒至永漢南右便中美電器止。左便由南記臘味店起。燒至警察五區正署止。共燒若干未詳。(四)由太平沙口南角燒至蘇天祥律師所止。共十三間。(五)由海味街左便至仁懷里止。右至天寶大街至。數未詳。(六)由麥欄街口起至同德鹽館止共八間。(七)由西橫街口起。至木排頭恆安押止。數未詳。(八)由東橫街口起。至黃瑣翔西醫館止。約八九間。(九)泰康路由永漢路起。至西便聯發止。南便至廣隆押止。數十餘間。又由泰康路延及大巷口壽世善堂止。約五六間。(十)仰忠街由永漢路口起。至蘇

炳麟醫所止。約十餘間。(十一)高第街由永漢路口起。燒至高第街中約一百四十三號新昌鞋舖止。共二百餘間。(十二)大市路警察三區一分署全座。

(乙)被搶區域 十二日各處大火時。有頸纏紅帶之工人地痞土匪等。散處東南西北各區。或持鎗械。或懷利刃。或徒手。或持木棍。形式不一。成羣結隊。分頭搶劫西關各街十三街仁濟街畢公巷紙行街大小北清水濠一帶。財廳前之中原通訊社亦被劫一空。或竟被害命者。各街搶劫及被害情形。現尙未能詳細調查。惟小東門及五區署背後一帶。因此次未入戰區。亦未被火。又無大富戶。由各舖戶居民組織自衛隊。各持木棍守門。故得稍免其害。

二十四日民國日報記「共匪蹂躪之廣州」。及「中山大學報告書」如下

#### 共匪蹂躪後之廣州

##### 商店多未復業

廣州市面仍極蕭條 廣州市面。現下秩序雖已回復。惟人民因大變之後。仍恐有餘孽潛匿市內放火報復。及歹徒乘機劫掠。故仍甚戒心。以十七日言。各街商店復業者。尙居少數

。而西關方面之商店。且仍有將貴重貨物遷離原舖貯別處以防火盜者。故就市面言。路上行人熙來攘往。已復平日狀態。但商店閉門停業。仍現蕭條景象。入夜後各街店戶。仍派人組織臨時巡查隊。各携燈籠號帶。在各該街內徹夜梭巡。以防不測。自昨夕起市面行人。已比前夕較多。惟附近軍事機關之地方。則多禁止路人行近。廣州市警察則於十七日起恢復站崗。但以槍枝不敷之故。次要街道。多暫時徒手出勤云。

又訊。自十五至十六日起市面各商店。仍未敢開門復業。其已復業者大略計之。燒臘及肉行。約有十分之七。雜貨行約十分四。(以小雜貨舖爲多)菓欄十分之八。此外如銀業。藥行。洋雜。及各大行號各莊口各大公司。則仍然門閉鐵閘。查各行號所以未能復業者。因此次慘被焚劫。爲歷古以來所未有。全城之大幾於無街不劫。縱幸免直接損失。亦不免簡接損失也。復業之期。尙須俟當局善後計畫之如何始可定也。

共黨焚劫店戶續查 工賊農匪在廣州市實行試驗共產焚毀淫掠。無所不爲。茲查是役共黨焚燒舖戶約千數間有奇。損失約數千萬元。計全街被焚者。南關木排頭新街。西橫街。海

味街。積銀巷等街。大南路燒二十九間。高第街由一號起至一百四十五號止。木排頭由一號起至六十五號止。泰康路由一號起至一百二十五號止。仰忠街燒念餘間。永漢南路北至大南路止。南至恆豐押店止。東橫街燒念餘間。南關二馬路南園等燒念餘間。又續查共黨行劫店戶如下。(福德里)德隆車衣店。德興疋頭店。(興隆中約)永泰。華生。玉利。其興。公信。溢安。義德。元發。泰泉。粵利。業昌等銀號共十一間。(槳欄街)匯泉。鉅益等銀鋪。保滋堂。鄭福蘭堂二間藥丸店。裕安銀號。東球保險公司。全珍珠店。匯行銀號等共十二間。(普濟橋脚)合而章等五間。(一德路)宜安找換錢銀店等二十一間。(第八甫)申票廠等共十一間。(小市街)德興押。馮了性。利和車衣店。安隆。悅和。全盛。萬元昌。盛升隆。漢盛。西隆盛等金鋪。旭光電器店共十餘間。石亭巷東成住家一間。(大新街)耀昌隆等十六間。

第一中大損害報告 校長副校長均鑒。十二月十一晨四時。槍聲大作。初疑為軍隊內部衝突。至晨七時。始知為共黨起事。廣州各機關均為共產所占。少數附共學生及工人。均頂圍紅帶高唱世界革命歌。至十三日午後。李薛各軍始將廣州底定。一。計此次損失。大學本

部會計部門戶打壞。但未失一物（以鎖櫃打不開）僅出版部失去打字機三部。據工人云。均大鐘樓上下工人所爲。二法科。文科。理科。預農大體無損失。三。醫科工人學生。共產黨甚多。工人尤爲激烈。故十日之夕。工人卽糾合共匪。指名殺蕭生楨。張理覺。龔希直等。蕭生楨卒被殺於宿舍樓上。連中四槍始斃。醫院工頭梁某因保護公物被殺於醫院。法科生張資綱。預科生梁展昌。被共匪擄去殺於公安局前門。張理覺匿床下三日始免於難。其餘被共匪架去者尙多。生死亦不明瞭。四。醫科爲多數共匪所盤踞。陳元喜主任李乃堯主任均以開除共籍工人故工人亦到彼家搜索數次。幸陳李均見機先行。未及於難。陳元喜妻被架後經人救出。現在河南。尙未返家。五、醫科既爲共匪所據。學生醫士紛紛散去。後共匪事敗。遂飽掠而行。醫院存款四千餘元。藥品用具掃拿幾盡。在院病人既失調理。又受驚恐。故三日來死者不少。現在醫科如何。醫院能否再行恢復。正在調查中。似明日各主任會議後。始可決定。六、朱校長家。除書籍已寄存友人家外。其餘用具物品均未移易。由程承華科員保管。事變之夕。工人闖入朱宅。將程執獲。幾遭不測。後得醫院職員懇求始得釋去。但用具物品

。則損失一空。七、大校教授據現在調查。尙無傷亡。但被劫者已有三四人。職員除醫科死一工人外。尙無傷亡者。八、市面情形。十二日南市一帶。共匪放火。中央銀行南園均被焚。永漢路泰康路焚去一半。惠福路文德路焚去小部。其餘焚者尙不悉。受災者當在數千戶。九、無辜被戕者。聞各機關均有警界中較多。皆以前月清黨隙怨被害。十、共匪死亡情形。共匪真正兵士不及一千。餘均流氓工賊。及鄉間農匪。故十一日晨占領廣州除燬房報仇搶人(十三行銀號。大新公司及大商號多被掠一空)外。全無戰爭經驗。故李薛軍到時卽棄械散去紅巾脫逃。沿街被擊斃者。均工農流氓中人。聞昨今兩日向沙河追勦。死者猶衆。本日大事搜索。捕得無算。計算總可殺得一二千人。本日在路上槍斃共匪。街民均然砲誌慶表示贊成。本日捕得作指揮之五俄人。押解遊街。然後鎗斃。沿路拍掌放砲。歡聲如雷。十一、此後大學沈鵬飛主任已召集教職員會議。調查損失人物各節。一面呈報政府。一面設法補救殘亡。維持秩序。若經費因銀行被劫發生問題。或各科故障太多。學生傷亡太甚。至不得已時。或須宣佈提前放假。以便從事整理救治。十二、大學教授感於政局不安。且時發生危險。外

省人多有去志。大校經此幾次波折。物質方面失較小。精神吃虧太大。政象不定。無一事能得好果。大學特整個社會中一局部現象。十五、第二醫院。完全無恙。以上各節。均係目前調查所得。餘俟查明再陸續飛報云云。

第二次粵變損失之統計。據時事新報十九日香港電稱。

據方便醫院報告。此次變亂。焚燬街道三十七條。店舖九百八十六間。損失約二千餘萬元。

據省政府調查。此次被焚房屋一千五百十三家。損失達一千萬元。呈報被搶者一千五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件。已查明之死者。共二千三百二十餘名云。

第二次粵變的損失及焚劫情形。十九日東方社香港電上有不同的記載。我們也很值得注意。

東方通信社香港分社社員親赴廣州調查此次事變之遺跡。據所見火災之烈。被劫之慘。殊非想像所能料及者。街頭路隅。至今尚有燒成黑炭之屍骸。橫置地上。每日被槍決之共黨



。尙不下百人。被搶之家。四壁蕭然。不遺一物。實呈稀有之奇觀。被焚之屋。尙有餘燼。乞丐三五。於殘垣斷瓦之中。將灰抓取。似有所覓。恍惚當年東京之大震災復見於此地也。繼至東山訪勞農領事館。則昔高樹赤旗。政府要人及男女學生等之所廬集。門庭如市。層樓巍峨之領事館。今呈慘澹之狀況。聞爲白衛軍所襲。繼以掠奪。屋內不遺一物。器具全無。僅於庭前附近見紙片家具散積徧地。有穢如豚豕之白衛軍兵士多人。足登草履。盤據其內。夙有盛名美麗之花壇庭前。置有中國軍隊特有大釜。作爲炊事之所。記者嘗於門前發見塗有穢物之勞農陸軍旗幟。對之實不禁感慨系之也。截止十五日前。公安局門前置有被槍決之勞農領事館館員屍骸十餘具。聞一任衆人侮辱。以洩仇憤。副領事被槍決說。係事實。總領事則似被拘禁。聞其曾請求將彼之妻孥五人。予以保護云。綜合各種可靠之說。此次之縱火與攻襲各機關。似係共產黨之預定計畫。至於其後之掠奪強姦慘殺等之恐怖政策。乃苦力車夫及無賴之徒。趁火打劫之所爲。除抵抗之兵士警官以外。被共產黨員所殺者。並不甚多。所謂達二千人之慘殺者。殆不能不歸罪於自稱白衛軍之李福林軍。及薛岳軍。與右派工人會

之廣東總工會機器工會等之復仇的與報私憤行爲也云云。現在共產黨退後。被搶斃最多者。乃如上述趁火打劫之車夫。又追擊共軍入至廣州郊外農村之李福林軍之一部。忽肆搶掠。其與共產軍孰優孰劣。殆無所禱云。現尚有工人多名。以共產黨員之名。被擊於右派工會員之手。隨分受私刑之處分。不論何國。革命之際。必有反動的恐怖時代出現。故截止昨日。市民尙未開店。交通機關不通。謠言甚盛。其不安狀態。與十一日曾無少異。昨日廣州盛傳黃琪翔軍與李福林軍將近衝突。故逃避赴港者又行激增。各市民震於謠言。廣州城充滿慘怖之空氣。

#### (四)汪精衛之出走

自從十一月十九日第一次粵變發生後。全國民衆對於汪精衛已經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這次粵變在事實上已經證明是汪精衛所主使。而不到一個月。第二次粵變又繼之以起。於是全國民衆請求通緝汪精衛嚴辦汪精衛的聲浪。便一天一天的增高。民衆的情緒。已經憤怒到萬分。天天在報紙上所看到的。便是彈劾和反對汪精衛的言論。用不着多舉。最公正的是上海

總商會對於時局的宣言。宣言如下。

自國民政府底定東南。人民亂極思治。咸以爲出水火而登衽席。指顧可期。不意共產黨即乘機盤踞湘鄂。盜竊政權。將赤俄恐怖之歷史。一一重演於中國。搜括現金。沒收土地。鼓動階級鬥爭。破壞社會組織。遂致農失其田畝。商失其資產。工失其職業。顛連憔悴。無以爲生。又復驅使游民。恣行劫奪。稍拂其意。卽肆殺戮。湘鄂繁庶之區。盡化爲豺虎之域。良善市民。肝腦塗地者。不可勝數。滬漢同處長江流域。一水可通。影響所及。亦復金融阻滯。廠肆蕭條。若輩更潛遣黨徒。暗中簧鼓。引起糾紛。商人遂無日不在震撼危疑之中。以較湘鄂政受慘禍。殆猶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蓋共產黨惟一所策。即在以劫奪殘殺方法。使全國陷於混亂不可收拾之域。然後遠東問題。爲世界之導火線。而世界戰爭以起。第三國際固不惜以中國爲犧牲。以達其世界革命之策略。而中國共產黨則奉令承教。甘爲若輩之鷹犬者也。故中國共產黨凱旋之日。卽中國全人類大劫臨頭之日。無論農工。無論商學。無論軍警。要皆同歸於盡。其赤色恐怖之禍。必十倍於蘇俄。何也。蘇俄尙自爲革命之主動。而

中國則但爲蘇俄之工具而已。以全中國爲殉。而能助成蘇俄之世界革命。在蘇俄視之。有何顧惜。故中國共產黨者。蘇俄之鷹犬。而中國全人數之公敵。國民政府。既以全民福利爲指歸。解除人民痛苦爲職務。因始謀之不慎。防閑之不早。墮其彀中。而使人民淪於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之域。已覺愧對民衆。其後分共政策。寧漢一致。人民於痛定思痛之餘。無不額手稱慶。以爲此後社鼠城狐。失其憑藉。政府既努力清黨。必不任若輩之潛滋隱伏。重肆毒焰於吾民。而深識之士。則謂共產流毒陷溺已深。年來共產黨用移步換形之術。

蚤處民黨之中。日肆其縱橫捭闔。蕭蘭化艾。已致涇渭莫辨。政府牽於情面。僞於虛聲。不能用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手段。正如厝火積薪。觸處可發。是以分共之聲。高唱入雲。而人民不遑寧處。猶如芒刺之在背。果也宜與無錫。一再暴動。猶不過小試其端。時甫逾月。又有廣州十二月十二日之鉅變。五羊城中。化爲劫灰。闖賊之行。未足喻其殘暴。民衆於悲憤之餘。以爲共產黨劫奪是其黨義。殺戮是其本能。無足深論。所最可異者。廣州爲革命策源之地。黨國領袖駐在之區。共產黨聲勢煊赫。宜無

過於在漢口把持政權之際。尙能運用神算。使其偃旗息鼓以去。是能控制於武漢國共分裂之時。而獨不能控制彼黨於潛伏廣州之日。其疑點一。葉賀入寇廣東以來。共產黨欲以廣東爲根據地。以與蘇俄暗通聲氣。幾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偏於此時爲盲目之內訌。撤調重兵。以逞私忿。致共產黨得一絕好機會。乘虛竊踞。跡其行事。儼如引狼入室。其疑點二。共產黨著名黨徒。尙容其工作於廣州軍隊之中。以致密肆勾結。造成一發難收之局。此種事實。已爲當局所明認。然此項軍隊長官。皆自稱受黨國領袖之指揮。何以不行使職權。早加裁止。尙視爲腹心干城之寄。出全力以辯護。其疑點三。根據以上情形。則此次廣州事變。當局非惟有失察之咎。亦實有養癰貽患之處。春秋有誅心之論。刑法嚴造意之罰。廣州此次所死傷之民衆。所焚失之財產。其責任孰負之。當令縱容共產黨以釀成此次之鉅變者負之。如果政府善後之方。不於此着眼。將見湘鄂廣州之覆轍。循環迭演於全國。恐中國之亡。不亡於共產黨。而亡於準共產黨。

。本會於此。爰敢忘其綿薄。謹可質直明瞭之宣言。以引起全國同胞之注意。(一)要求政府。於最短期內。努力戡平粵亂。(二)澈底根究縱容共產黨徒。以釀成今日廣州事變者。究爲何人。以黨紀國法。嚴處治之。(三)厲行清黨。凡有袒護共產黨之言論行爲。直接間接不利於黨國者。按照黨紀。公議處治之。(四)厲行總理民生主義之政綱。使共產黨失其煽惑之資。區區愚慮。是否有當。尙希全國同胞。深切注意。加以教正。

再看十二月十六日首都民衆赴國府請願時的情形。

申報南京通信。自前日旅寧粵人討共救粵後援會。全體赴國府請願通緝汪精衛等後。國府委員認此事關係重大。特於今日(十六日)第二十四次會議提出討論。出席委員。爲蔡元培、伍朝樞、孫科、譚延闓、王寵惠、王伯羣、白崇禧、李烈鈞、宋淵源、楊樹莊、鈕永建、蔣作賓、張之江等。上午九時開會。除例案外。對此問題。討論甚久。其時討共救粵後援會。中央黨部職工討共救粵急進會。中央黨部職工粵甯慘案後援會。江蘇省黨部。南京市黨部等代表。齊赴國府請願。要求立時下令通緝。羣衆意旨甚爲堅決。誓不達目的不散。各委員

再四考慮。議至下午四時許。始決定下令查辦。請願各代表。認爲不滿。堅欲宣布通緝。爭持甚久。嗣又推馬超俊陳逸雲等向大會陳述意見。各委員散會後上車時又爲羣衆所阻。請求覆議。改查辦爲通緝。國府秘書處副官處參事處全體黨員亦堅請下令通緝。以去就力爭。(其呈委員會文云。今日各團體到府請願出兵靖粵并明令通緝叛黨賣國之汪精衛何香凝陳公博甘乃光顧孟餘陳樹人陳璧君王法勤潘雲超王樂平諸逆。政府迄未解決。以慰國人。黨員等痛黨國之阽危。竊以爲今日各團體之要求。實屬至當而不可易。如我國民政府而仍爲代表民衆之政府。仍爲中國國民黨指導之政府。則當機立斷。實再無可以猶豫之餘地。故敢加入請願。乞委員諸公。迅予照案表決。以伸國法而肅黨紀。倘此案猶不能解決。則黨員等以爲國民黨政府已不能代表國民。代表本黨。黨員等服務於此。亦毫無義意。卽一律辭職。以謝民衆。)斯時李烈鈞出向大衆演說。略謂廣東事變。慘不可言。國府非常悲痛。對共賊固當極力撲滅。卽對汪精衛諸人亦決無人願爲袒護。不過法律與事實。須當兼顧。苟廣東變故。實爲汪等主謀。則不但要通緝。並當於緝獲後立正典刑。現決派忠實同志古應芬鄧澤如迅行查辦

。一面於彼等所居地。責成軍警就近監視行動。將來自有相當辦法。以謝粵人。以安黨國。二次粵變。全由俄領發蹤指示。現對各埠俄領及赤俄僑民。均須驅逐。並須與俄絕交。南京慘案。一俟特別法庭組成。即開始審判。請諸君安心云云。大眾旋即出府。

而國民政府查辦命令。當晚即下。令文如下。

『前月十七日。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產黨。違反紀綱。在粵叛變。當經飭令軍事委員會。派隊分途進剿。以清叛逆。而安閭閻。查本黨自厲行清黨以來。各處人民漸復安甯。廣東全省尤稱完善。不意自張發奎黃琪翔軍隊入粵縱容袒庇。使共產黨肆行無忌。張黃既叛變於前。共產黨徒復於本月十一日作亂於後。占據機關。宣布蘇維埃政府。焚燒劫殺。慘無人理。應飭軍事委員會轉令派去平亂軍隊。兼程並進。剷除共黨餘孽。兜剿背叛軍隊。務使法紀彰明。宵小無從漏網。至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何香凝等。於事變後。或列席會議。參預逆謀。或發表言論。公然袒護。輿論譁然。嫌疑難釋。本政府爲整飭紀綱維護治安起見。特派鄧澤如古應芬迅往查辦呈復。以憑核奪。在查辦期間。汪兆



銘等居住所在。應責成當地軍警注意監視其行動。此令」

事已如此。汪精衛知道立脚不住。才於十六日晚溜上法輪。在十七日早出國了。二十日時事新報云。

「中國國民黨要人汪精衛氏赴法。前日本報已有紀載。查今次汪之去國。行動甚為秘密。先由郭交涉員。代辦赴美護照。卽至大來洋行。購買批亞斯號輪之客位。定十七日下午一時放洋。係先到美國而後赴法者。嗣後汪氏。因知乘美輪動身。其船內司事侍役等。完全為廣東籍人。且均認識汪氏者。頗不穩便。汪氏遂於十六日夜。變更計畫。不下美船。改乘法輪。蓋法輪較批亞斯輪。又可先行六小時也。因於是晚潛至楊樹蒲碼頭上法輪。及至開出上海。方將美輪已定之票退回大來。隨汪同行者。係秘書一人。其具名曰 T. M. Tsen 蓋蓋即曾仲鳴。二人均係直往馬賽者也。」

他在決定赴法之前。曾想先往日本避一避。可惜他額上好像已經雕了字。日本又去不成。十二月二十日的新聞報。有一條專電說。

汪兆銘在上海動身之前。曾電神戶當局。請准其在日本暫居兩星期。惟聞日人不准其上岸。因其思想。不利於日本。

汪精衛走後。在報紙上看見他自己引退的通電。原文如下。

中央執行監察各委員蔣總司令暨各同志均鑒。自南京特別委員會發生以後。兆銘等奔走滬漢間。促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取消特別委員會。與諸同志一致主張。求其實現。十月十一日偕南京代表由滬赴漢。甫簽定黨務政治軍事諸條件。而南京即對武漢用兵。良爲兆銘所不料。因是復有廣州之行。以期貫徹諸同志所欲實現之主張。十一月十八日即由廣州至上海以來。曾向各方說明此旨。且對於懷疑廣東軍事長官張發奎等之態度等。亦根據觀察之說明。謂張發奎等決非共黨。惟共黨正欲窺伺廣州。兼欲入寇張發奎等所部。關於廣州事件必須亟以黨的決議爲適當之處分。若內爭不已。徒爲共黨所乘。何期不幸言中。果有十二月十一日之變。廣州全市慘遭焚殺。假使張發奎等果爲共產黨徒或與共產黨徒相勾結。則兆銘昧於知人。雖萬死不足以蔽辜。惟按之事實。則此次禍變乃由共

產黨徒乘張發奎等調兵西北江。得間竊發。而張發奎等於變起倉猝之際。猶能率兵戡亂。前後三日。卽已蕩平。雖追原禍始。不能不責其事前防制之疎。卽其無共產嫌疑則已大白於天下。况張發奎等於禍變平定之後。卽相率自效其救黨之初心。與其無挾持武力延長內爭之意。亦已大白。此後關於軍事之一切措置。自有蔣總司令悉心籌畫。必能永弭共禍。兼杜內爭。數月以來。兆銘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然惟恐兆銘無共產嫌疑。不惜百方以圖污讒。今則又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甯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挾已合之創痕。夫果救黨主張能確實達到。則個人問題直同敝屣。當兆銘在預備會議提議催促蔣總司令繼續執行職權之際。固已附帶聲明。願個人引去以息糾紛矣。共禍發生以後。心摧髮指。誠不能置身事外。今則已值其時。惟禍變初平。瘡痍滿目。不能與國人綢繆善後。共此艱危。所由引爲深憾者耳。於此尙有一言者。清黨固當務之急。而救黨亦目前要圖。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不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不可不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可不取消。彼腐化之徒決不能因緣際會以延其殘喘。惟諸同志勉之而已。

汪兆銘條。

總之。無論他怎樣說得嘴饞。我們民衆已成驚弓之鳥。再也不會上他的當了。不過汪氏「才足以濟其惡」。如果黨國領袖仍不肯下斷腕的決心。他未始沒有復燃的機會。今後怎樣善後。還要我們的領袖以民衆爲重。使共產黨和準共產黨都絕對不能再肆毒於中國。這就是我們編小冊子的一些微意阿。

# 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目錄

## 下編

### 論文

- 一、吳稚暉——『分共以後』的贅言
- 二、吳稚暉——弱者的結語
- 三、吳稚暉——相當時期的話
- 四、吳稚暉——兩個舊電報
- 五、吳稚暉——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
- 六、汪精衛——兩件大事

談話

- 一、李濟深——說明第一次粵變之真相
  - 二、孫科——追述特委會組織之經過
  - 三、黃紹雄——自述粵變經過
  - 四、陳可鈺——詳述粵變之內幕
  - 五、白崇禧——對滬報界之談話
  - 六、李宗仁——暢談黨國糾紛之癥結
  - 七、汪精衛對第二次粵變之辯護
- 附李濟深對汪之談話

專載

- 一、黃紹雄緘告第一次粵變之始末
- 二、蕭佛成致執監委員書
- 三、蕭佛成致蔣介石書
- 四、吳稚暉致民國日報記者書
- 五、蔣介石致各委員書
- 六、廖百芳致何香凝書
- 七、廖百芳致蔣介石書
- 八、何香凝等致預備會書
- 九、徐謙質問預備會書

## 文電

- 一、國府討伐張黃令

目 錄

- 二、中央監委張人傑等彈劾汪陳顧文
- 三、李濟深呈請討伐張黃
- 四、黃埔軍校離校學生團請願呈文
- 五、陳濟棠聲討張黃布告
- 六、國府查辦汪精衛等令文
- 七、汪精衛自白之通電原文
- 八、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古應芬之通電

## 附錄

- 一、預備會議決案全文
- 二、李濟深之重要提案
- 三、李宗仁之提案



四、浙省黨部爲最近時局告同志書

五、上海總商會對時局宣言

六、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籌備處討唐通電

七、伍朝樞重要談話

八、鄧古查辦汪兆銘等之呈覆

---

廣州事變與上海會議

六

---

## 論 文

### 一、吳稚暉——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

#### 上篇

此番汪先生到上海來了。已有十天。不比以前的匆促。所以他雖一樣冗忙。已有工夫。談論他的近見。發表他的政論。我們屢接他的言論。又看今天『分共以後』的文章。都滿意到十二分。一樣一句話。在他口裏說出來。格外精警。格外清切。是乃他的天才。別人本是不及不來的。通國的人都相信他是個惟一的柱石。就是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他是知得最透澈。

我今天還有一點要來做這贅言。就是爲了最近廣東的變動。引起我們重大的疑懼。若說他們不過是地方衝突。我們短視的同志。也不少這種衝突的錯誤。在我個人。雖然很盼望大家覺悟。然各人要做急色兒。騎着馬去尋馬。阻礙一點大局也只索由他們去自悟。說句腐敗說。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我們沒用的土老兒。且關了門。塞着耳朵。讓他們去鬧那一斤

還是十六兩的笑話。再說那黃琪翔打倒黃紹雄。他們姓黃的一家人去火併。用得着我們去疑懼麼。並且以最近的把戲而論。顧孟餘先生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會打起來。他在漢口。唐生智便被人打起來了。他到廣州。黃紹雄又被人打了。難道唐生智可以被人打。黃紹雄就不可以被人打。止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對黃琪翔張發奎便有異議。也就不公平了。如此。更何所用其疑懼呢。但是。簡單說是地方衝突。幾乎黨裏黨外的人。都相信不到一十二分。說南京去打唐生智。是第三國際的俄國人在後面發蹤指示。雖三歲小孩。也笑他滑稽。若說黃琪翔張發奎的舉動。在地方衝突之外。另有一些蹊蹺。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尤其駭得我一身冷汗的。汪先生曾要親去消弭他們的共產計畫。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無事。若逼得緊了。難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阿唷唷。那種不南走越。便北走胡的人物。我們有多少消弭的力量。用得出呢。況且共產黨都可因為逼得緊。便居然做了。這種人連共產黨都會上他當的。我們有什麼誠意。會使用我們的消弭法。去請他們領略呢。就是連日李任潮先生發表的過去經歷。也有參考的價值。而今天何香凝先

生亦言廣州盛傳張發奎去香港。曾與楊匏安等接洽。都沒有張發奎等告訴汪先生。止是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那種簡單。今天報上汪先生告訴新聞記者。用君子可欺以其方的態度。止把他們的表面文章說說。果然止是反對特別委員會。關黃紹雄什麼事。尤其關代表促開四次全會的李濟深什麼事。尤其關黃埔學校什麼事。都蹂躪到了。難道止不過恨了毛廁。拿便壺出出氣麼。汪先生是誠篤君子。不限見。是不肯逆臆的。我們那裏敢來修正先生的談話。我們是懷了疑懼。不能不加贅言。

我們的疑懼。是生怕漢口反共。第三國際的俄人。已定下計畫。別尋道路。據近來杭州搜出來的共產黨秘密文件。頂注重便是廣東。因為俄國要先裝五萬枝槍。來武裝漢口的無產階級。是三數月以前的事。然而沒有海口可以輸入。所以擱在海參崴。等候裝運。他們本盼望葉賀在汕頭成功。不料有那不識時務的黃季寬先生。把持打散了。不到一個月。黃張却把黃季寬作爲新軍閥定罪。這不是一滴水剛剛滴在油瓶裏。不能不使人由詫怪轉到疑懼麼。

疑懼共產黨。是全世界公共的事。就是爲他手段凶惡。絲毫無革命意味。李石曾先生常

說共產黨是極舊的右派。他們是幾百年以前的把戲。最近在宜興無錫。那種搶東西。殺老婆子。全然是賊強盜的行爲。在浙東竟宣布要做流寇。果不出李先生所料。到三百年前去。同張獻忠携手了。他們常笑人有封建思想。有英雄氣概。他們要想做草澤英雄。封建他們做俄羅斯的張邦昌。此外還有一毫餘義麼。

現在一般人最錯誤的。便是說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起初誤認蘇俄是個革命黨。並且便是誤信了中國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那句糊塗話。便很相信加拉罕鮑羅庭的蠱惑。說「你們中國是實業未發達。用不着共產革命。我們幫東方民族。止幫他國民革命。我們對歐洲。方去鼓吹共產革命。」這真是他們在那裏下部洩氣。什麼叫共產革命。種類也多極了。比那馬格斯牛格斯高明得多。圓滿得多的學說。也不知多少。就是馬格斯儘管淺陋。他說的資本發達。共產革命愈近。也有數分理由。美洲就天天在那裏實行。着着在那裏進步。難道革命兩個字的神聖意味。止是拿殺人放火來代表麼。猶太人是一種嘴巴最硬的民族。俄羅斯人是一種最專制的人種。猶太人是受了三千年暮氣。俄羅斯人亦經過一百

幾十年革命。終不成功。於是結起一種怨毒。聚集在多數黨的身上。掛出羊頭。是什麼馬格斯牛格斯。什麼階級鬥爭。世界革命。實在是賣他們的狗肉。便是欺騙無產階級。來幹殺人放火。達他們少數人的肉慾。便是汪先生『分共以後』裏說的『共產黨叫得最響的。無非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以無產階級獨裁爲目的。要做成無產階級的國家。但考之實際。何嘗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不過是幾個無階級領袖的國家便了。幾個領袖。各自以一般無產階級做背景。來奪取政權。一般無產階級。不過做他奪取政權之犧牲。』汪先生給我們這種明快的判斷。我們便愈加明白。我再本了良心。進一層推講。凡從古到今。什麼獨裁皇帝。封建侯王。共和國家。都有欺騙的好聽的招牌。叫人來犧牲。然而他們遮羞的面具。歸結到一句不嗜殺人。叫犧牲的範圍愈縮小。沒有直把殺人放火悍然的作爲訓條。毫無忌憚。肆他們的獸慾。還成功理論的。這就是紅海印度洋邊一種原始人種。善造空中樓閣的把戲。基礎是築在無條件可以修正的自售力上。只是人類萬萬年原始神話時代。應經過的一段歷史。宗教是過去了。又要叫共產黨出來做個結尾。你看舊社會裏三個教主。兩個都是猶太人。一個菩薩

。便是亞利安血系。鮮彌族的近鄰。都像賣膏藥的硬嘴巴。當面欺人。沒有半句認錯。但態度各各不同。佛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但猶太血較少。所以最溫和。止是說。你應信我。你不信我。也由你。你終究還是信我。因此魔力亦最大。不需強力傳布。入其牢籠的更多。其次是猶太種的耶穌。一口不移。是三位一體。全智全能的超人。態度還溫和。是說。你不信我。並且害我。終有你末日裁判。就是爲這末日裁判。要行使最後的威權。所以有些熱心家。要想救免上帝爺爺的總算賬。便奔走流汗去傳布了。又次是猶太的摩罕墨得。這位先生的歷史。還夠不上一個清白人。居然也稱起上帝的少爺來了。他的態度。便強硬起來。彷彿說。你不信我。留心我刀下無情。結末又出一班猶太共產黨。勾引俄羅斯的專制霸王。抬出猶太人的馬格斯來做偶像。闖進列寧去三位一體。成功一種不可修正的新宗教。因爲他要冒充科學的。所以不好意思說上帝。所以拿無產階級來替代上帝名號。無產階級是無影無蹤的東西。所以代表上帝。馬格斯是有名有姓。代表耶和華。列寧是歐洲化了代表耶穌。他的態度。是止許相信。而且要殺却一部分人。把床鋪空出來。讓他的信徒睡覺。（其實睡的止



是幾個教士。教徒是沒分的。汪先生既經說過。不必再贅。）這個教叫是什麼教呢。便叫做殺人放火教。我代他們簡括明淨的宣傳。無非對凡有五十元以上資產的人們說。你們也享用得夠了。我們來送你上西天。所以國民黨引他們做朋友。要想修正他幾條。來附會三民主義。這無異要拿聖經修正。切合牛頓學說。是愚妄極的。最可恥的。共產黨便是共產黨。還要說中國共產黨。還認識中國。這真是咄咄大怪事。閒話少說。言歸正傳。所以那種共產革命。惟有實業不興。民窮財盡之國。才鼓吹得出來。一部二十四史記載得很詳細。一到政刑黷亂。家破國亡的關頭。便殺人放火的強盜賊爺爺。跟着出來。只是極陳腐的老把戲。照中國這樣的混沌。是醞釀共產革命的最好地點。我堅決的說。他那種狗糞的騙人話頭。說他們要到歐洲美洲才鼓吹他們列寧式的共產革命。歐洲美洲難道中國人一個也沒有去過。如果在歐洲美洲他們能鼓吹得成殺人放火的革命。我一定撲通跪下去。受共產黨洗禮。所以我要勸有良心的中國共產小英雄。不要殺自己的同胞。來媚悅大俄羅斯。大猶太的野心家。雖則照我國民黨人搗亂如此。一般同胞偷惰如此。我與汪夫人同此悲嘆。恐怕殺機一定大開。共產黨

定要大出風頭。不過他們替那個驅除。做起陳涉吳廣李闖張獻忠來。可憐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心中止以爲蘇俄是一萬年有道之長。成功的了。豈知歷史上佔據什麼三十二年。算做什麼。便是孫美瑤。占據抱犢崗。亦可三年五載。蘇俄也是陳涉吳廣。爲另開太平的一個驅除者。不過白俄還豎起皇帝的旗來。要把破銅爛鐵去對壘。一時襯出他們的強固罷了。

所以共產黨實在是亂世降下來的天魔。到二十世紀已照例不是殺人放火的時代。所以看清楚丁。要嚴格的消滅他。汪先生此次也贊同暫時叫俄國各處的使領。都下旗回國。說不到斷絕邦交。終之我們不要大開殺機。所以請他暫時離去。照這樣的情況。所以黃張縉葉賀之後。又夾着共產黨在內。在廣東開放海口。做出那驚人舉動。怎叫人不疑懼呢。如何爲反對一個特別委員會。要如此小題大做。特別委員會本是九月裏汪先生也無可無不可的與聞的。沒有強有力把持。用革命方式構成。並且止是兩三個月的暫局。修正也可的。改造也可的。第四次全體中央會議。一致贊成以後。特別委員會又沒有哼半個字。至於他有『反特別委員會即反革命』的一句標語。那是受共產黨餘毒。是對多方面講的。想來並不會留意挑動要開

第四次全會人的惡感。想不過對於不受支配的作官話表示。這是一時經過和議告成的機關。應當承認和議到底徹底告成麼。大家也不暇問。反革命是什麼罪名。動輒加上。是共產黨的把戲。所以我說是共產餘毒。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叫得震天響的要開。領袖的汪先生歡迎了來。他們所謂新軍閥黃紹雄的朋友李任潮先生。丟了槍。保護汪先生同來。何所不可耐。還要用兵諫作後盾。汪李兩先生到了上海。傳達他們什麼意思。大家都好像應聲蟲。一響便答一個是。爲什麼還要逼住了汪先生通電承認他們設立中央辦公處。這些小事。現在我們都不責備。不過引着許多旁證。證明他們止是爲反對特別委員會要用如此驚人舉動。未免說得過於簡單。至少還有地方的鄙陋衝突。也還不能不引起恐怖時代共產的疑懼。汪先生只番對天下後世。宣布得如此堅決明白。方二十二夜間。我稱述汪先生在漢口主張賢明政府。爲鮑羅廷所笑。鮑以爲主張賢明政府。便是不革命了。汪先生屹然不爲動。主張賢明政府到底。曩夜汪先生笑應有之。且願造賢明政府。毫無疑貳。張溥泉先生即跪下連叩六七次。汪先生還禮不迭。大家歡暢。我說一個在歷史上的人物。也得擔任一些理論上錯誤。例如主張了賢

明政府。救了中國。不曾犧牲了中國去從井救人。挽救世界。在理論上自欠圓滿。然而天下後世查考當時。有否那種挽救世界的可能性。都還沒有。那就賢明政府雖平凡。斷送了汪精衛一生。也不枉了。人是繼續進化性的動物。本不是一個人能造成進化的全條線的。我努力們可努之力。又被信仰拘束。我們替中山先生實現主張。有什麼功罪可言呢。人類是萬萬年的。若說世界革命。止要用殺人放火。殺了一部分。留着一部分。便永遠從此無事。有這樣簡單麼。就說世界革命。就止把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從中國賢明政府做起。幫助安南印度埃及也次第獨立了。做起賢明政府來。如汪先生所謂弄成沒有階級。用得着什麼鬥爭呢。拿那民死主義的階級鬥爭。達世界革命的目的。無非教天下大家仇恨。要殺到至多剩了一個人才得。全世界人類共產大同。依我理想。有三條大路可以達到。

(一)是教育革命 望他速速達到。大學校強迫。倘使舉現在共產黨所謂無產階級都受過大學教育。他們社會的組織。用得着什麼淺陋的馬格斯。庸妄的列寧。代他們計畫呢。這大學強迫的一個希望。不是烏托邦。小學強迫已成了信條。歐戰後學齡要加增到十六

歲。已近中學強迫。止要世界製造生產。夠安排學校。大學強迫。終有一地。預料在二百年內可以實現。

(二)是物質革命 終得要達到什麼衣食住行的生活物都歸機器做了。而且做得好。做得多。簡直止用得少少人工。於是止需一個分配均勻。馬上共產。(最可惡的是共產黨在叫化子身上打出冷飯團的革命。不說殺人放火的慘暴。就是弄到那物質不完全的醜惡來。有原人思想。便又舊到萬年以上去了。

(三)是生育革命 這不是現在講節育主義性交主義人所能為力。必要在科學上大努力。得到圓滿的方法。才真把生育限制了。否則殺機又不許開。生活又豐富。當然無限制的百姓造起來。死的又不肯死。地球又不能吹糖球般的吹大起來。那裏站得下呢。又非請共產黨來屠殺不可了。所以共產黨能在民窮財盡的國家殺點人。滑稽的說法。也是功德无量。因為床舖一空。睡覺的人便舒服了。吃飯傢件砍掉許多。米糧也賤了。終之宇宙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共產黨是主張把已成人的精蟲屠殺。我是主張不使精蟲成人。且

不使性菩薩輕易製造精蟲。今日的節育法是屠殺精蟲。我還嫌他不圓滿。故我決不願意共產黨來屠殺人。（正寫到這裏。褚民誼先生適來。他說。男子腎囊的卵子。能生出兩種功用。一種使精神強固。表顯男子的態度。聲帶寬暢。鬚鬚翹然。一種便是製造精蟲。現在的反老還童法。就是把後一種截止功用。叫精蟲爺爺不從上帝處降臨。吾人一切營養。專門幫前一種功用來強固我們的身體。延長我們的壽命。從前的老公鹵莽滅裂的連根一割。連前一種功用也失了。又是不妥。據褚先生所說雖然我們理想的把精蟲老爺擋駕法。還要靠科學菩薩。得到更圓滿。更自然的方法。但也可見止要請精蟲不下凡。不要屠殺精蟲。不是甚煩難的空想。

所以恆河沙數的精蟲。得到一個人身。談何容易。豈能容許輕易屠殺。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怎麼可以容許他留種呢。深恐怕黃琪翔張發奎拿地方衝突。來做表面。便利俄國人來打通海口是結果。那就江浙躍躍欲試的要蠢動。湘鄂朝不保暮的要復活。流寇的局面。可以晚上睡覺。尙不知道早晨起來。已經阿呀。他們若拿暗引共產黨的計畫來直告汪先生。他們

就大事去矣。自然決不肯說出。就是拿地方衝突。要想對深惡痛疾陳炯明做廣東王的汪先生來獻媚。要想充做汪先生的八千子弟。亦必遭汪先生呵斥。惟有把促開中央會。反對特別會的表面大文章。來像煞有價事的欺瞞汪先生。故鄙意以為極宜留意。特別委員會的朋友。大半來開中央第四全會。應到第四全會的人。沒有一個持異議。是汪先生十日以來親眼目睹的。理應嚴辭致復他們。不應拿這個題目來做弄兵的口實。

現在北伐如何因黨爭無從舊進。奉晉相持。如何危急。馮軍獨力支撐中部。如何困難。除非汪先生刻日同了蔣先生。邀同胡先生等。把賢明政府的責任肩起來。對於百姓的倒懸。趕緊解除。對於鄙陋的內爭。使他們解仇釋嫌。各得其平。於是北伐并力。可早完成。李石曾先生所謂分治合作。他的真意。並非一種政制。即勸阻人決不要想大清一色。或小清一色。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如此而已。李先生的意思。據我所揣測者。揣測者或者絕非他的也未可知。還有種種。當於下篇雜述。又因特別會而感想到種種。亦或有參考之價值。亦於下篇雜陳。我所以又敢如此曉曉者。我將吞炭為啞。終身不復言黨國。

故作一次之狂妄。以爲結束。我從未登台。並無下野可言。然再若走動政界。連狗都不如。已於十月一號誓於武定路林宅。復將於十二月三號至五號。出席中央四次全會預備會一次。卽裏足十年。不到黨部。所以必欲一臨預備會者。恐人將疑我不到會。乃用消極抵制法也。盡力黨國自有間接法。豈必揩油去坐人家的白汽車。奔來奔去。算做盡力乎。一笑。

中篇

說起特別委員會來。據我個人感覺。是一件毛細得很的小事。擁護他也說不到。推倒他也不配。如果各方面都要拿他來做爭鬥的工具。從鄙陋一方面說。借打破醬油小碟子。來做分家當的理由。止有鄉下婆娘才開得出口的。從正經一方面說。搬場還沒有搬好。前後門都在那裏同打劫的綁票的相持。而室中又把家堂釘在那一間。鬧得不亦樂乎。也就是自尋死路了。所以把中央會開起來。修正他罷。改組他罷。均無不可的呀。他本來自己宣布是一種暫時的組織罷了。

特別委員會是好是壞。我是不曾參與過半句話。看見報上。曾經有人誤傳過。說這是肉



麻得極的所謂『五委員所主張』。四委員我不知道。若我這肉麻的一委員。從八月十四不見了人面。到十月十號才第一個看見李石曾先生。所以九月裏的特別委員會。連我的靈魂都不關事。淮南登仙。鷄犬上昇。當時經天緯地的人物。自然值得挽留。但把如我這種鷄犬。亦夾在裏而掉龍杪。所以羞見親友。我這回四月裏跟上南京。供養在鐵湯池蘭花館三個多月。不是敢因緣時會。獵取富貴。實因我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出於我自己的見解。深恐反對的人造謠。說我自知說錯了。故縮頭不出。走倒鬧熱場中。以表挺身而出的意思。居然以鷄犬的資格。屢登要人錄裏。但我的受此揶揄不必說。我還惴惴焉替大家難過。自從國民黨趕走了七八省的軍閥。做出什麼改良。靠了中山先生的一分遺產。開起銀行。支票是發出去了。定期兌現。是沒有刻上。自然望這銀行開得發達的。也十分原諒。康有為解釋變法的混亂說得好。『就是小孩廢一副乳牙。也要發寒熱幾天。』當此發寒熱的時期。自然明白的人。覺得驟然來把孫傳芳來比較。齊燮元來比較。什麼廢銅爛鐵來比較。都是懶惰苟且。然而這張最可靠的支票。要趕緊兌現。經理人才有光榮。否則共產黨也可以發寒熱。說他們殺光了三

分之二。就可以現烏託邦。他們說不嘴饞的。就是現在蘇俄。工人失工的。比沙的時代還多。做工的做到十三四點鐘的也有。乞丐是遍地。窮人是睡滿在火車站上。物價與文明是正比例。紐約物價高。做工人亦家家各有汽車。是應該貴的。爲什麼木司科什麼東西。反貴過紐約。他們的柱石。乃領了掛着幾萬元的金剛鑽頸圈的老婆。在四十元一票的包廂裏看戲。什麼瘴臭的聖彼得堡。也學起來改做列甯格勒。還要到世界來煽亂不已。遺穢不已。所以被人到處趕回。我們雖然沒有那種闊大的規模。存心要造空中樓閣。然而以我黨人才的區區。要照着中山先生的担子。給同胞謀幸福。也不是孫傳芳齊燮元止要少括地皮。便算功德。有那末簡單而容易呀。爲什麼還有工夫縱橫掉闖。互相出戲法。忘了整理兌理呢。若柱石來不及安放到蘭庭桂館去。將來逼住了。被人丟到毛缸引邊去墊腳。也就回想要人錄裏那種榮耀。與秦檜慶壽的煊赫。魏忠賢生祠的熱鬧。縱然事類不一。而情景無異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能不喊悲夫了罷。因此一蓬風的說。我們從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後。才有今天的成功。成功是國民黨革命巨子貴富成功了。中山先生的主義。中國人的運命。還是寫在沒有最

近兌現日期的支票上。前天有位朋友來講。現在綁票的有三派。一是嶼縣派。據說有三百萬的大公司。組織非常嚴密。待肉票也非常優厚。所以他們常綁到大票。這就是組織嚴密的成功。然而成功的什麼。是那一個的成功。我們倘不留意。錯認了成功。忘記了民國元年黨人的行爲。是否反要勝過現在。那就努力的。畢竟還是中山先生所說革命尙未成功呀。還仗這種成功。保障我們在要人錄裏出風頭。終應該羞不可仰的才是。我說這段空話。因爲要把我所見特別委員會的起源。無非是縱橫捭闔。那一方面。都有出戲法的興致。才湊成功的。現在反對的。擁護的。細細回想。無不可自己都噴飯的罷。私人交際。全然要大家拿出誠意。我們不是鏡花緣上的君子國。我不敢說此廢話。但是略顧大局。又知戲法出不得。沒有不請君入甕。是我堅決的敢於判斷的。

然而人家是否縱橫捭闔。或者盡是我的夢囈。亦未可定。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請恕我罷。我是在門外瞎說。猶之乎拆字先生望文生義。拿孔聖人的金言出來勸人。所謂吉凶晦吝者生乎動者也。動是少動爲妙。

反共以前。共產黨的謀我。乃是當然的。陰謀且是他們的看家拳頭。反共以來。你一槍來。我一刀去。各自大動特動。也是當然。所以若在四五月裏。漢口即大舉東征。也有什麼希奇。在那個時候。倒是你也上鄭州了。我也上徐州了。好像並行不害。各行其是的革命。可怪的。自從第三國際發出反共倒蔣的命令。漢口同志遂以清黨聞。一面各處的同志。那裏一封信。何人一個電。有想不到的懷舊親友。一面大張東征的標語於通衢。於是一方面也不得不將徐州的勁旅。變而爲西守。真莫名其妙。

幸而冬電打來。齊電應去。雙方嘴巴緩和。以爲從此可以無事。那知霹靂一聲。唐生智發出庚電。洋洋五千言。借共產黨陪襯。把蔣介石罵得狗血噴頭。都是極可笑夢囈。我當時便一定認他是一隻放屁狗。且曉得他們一定要執行第三國際反共倒蔣的命令。那裏曉得又有一班人上了當。八月十二開特別政治會議。大家因蔣先生辭職。居然主張暫時歇歇也好。且免唐生智的蹂躪。咦。我們辦願竟把將同帥取銷了。雖有車馬砲。還下什麼棋呢。這種下棋。也沒有看爛了扁担頭的價值。唐生智終算天之驕子。此時不滾蛋到無何有之鄉去。更待何

時。故以上的把戲。是在池子裏看鑲邊戲所見。以下的。止憑着報紙揣想。

在報上看來。以爲文武水陸並進。浩浩蕩蕩。南京將要添着漢口的漢官儀。格外煊爛。豈知有些穿長衫的。却出象揆仕。還要支撐殘局。着盔甲的。也因為對面的車馬砲。反直向河界以外移來。變了態度。而不怕看着臭棋。曾經住過采薇山上的朋友們。經雙方邀請。也就出來湊熱鬧。這就是特別委員會產生的歷史。漢口也有分的。南京也有分的。現在反對的也忍氣吞聲的。像煞擁護的。也不是堅持到底的。若說這光是西山會議派的主張。是不確當的。

但是。天下不太平。止是不了解李石曾先生分與合的原理。喜歡西風壓倒東風。東風壓倒西風。看着臭棋的朋友。又忘了情。看得起緊一點。實在是不能免的。而且當時匆匆組織。把什麼客客氣氣的朋友。也好像無罪受罰。屏諸門外。所以出把戲人。終是手法太多。照應不及。反而漏洞太多。便撞到請君入甕的方面去了。

於是好的說。就有人受了毛廁的苦。把便壺出氣。遂要出呂純陽過海。大八套的大軸戲

來。把人兜屁股一脚。就跌出九霄雲外。這是黃琪翔張發奎兩名角所演。我在這裏求天拜地。沒有猶太人來做後台老板。才算恭喜大吉。

所以特別委員會那種不祥之物。那一方面。也願意燒個路頭。把他送到另室供奉。但是從此若各方不願意。未免再要把戲。因此第四全會亦止好適可而行。不可倚他爲萬能。什麼都要他決定。時間終不過三幾月。還有他的上司全國代表大會。自有能力。把全般都鬱貼起來。這是我望第四全會開成時注意的。

因爲特別委員會大家集矢到西山會議派。也只是臭蟲捉不到打秧穢。至於西山會議派。（我亦曾做過西山會議派）這回整個兒的出來。我終不大贊同。如以法理而論。認西山派爲真。其他爲僞。則不經全國代表大會。便許僞者加入。自居亦不大圓滿。整個兒的逞着機會。拔茅連茹的起來。必有對方妄生吞併的疑懼。現在各方面幾個表面上的人。自然都無問題。至於大飯桶。中飯桶。小飯桶。大飯碗。中飯碗。小飯碗。一串的汲引。便無形中生出不平來了。況且最應避嫌的。就是尋常的見解。終好像將工作與功勞爲正比例。我們反共人的

功勞。究在何處呢。什麼七省八省。漢口南京。都是他們有槍的打下來的。並不因反共即多得一塊地方。止有反共以後。帝國主義者反愈加強硬。（只雖不這麼簡單。另可討論。然現狀如此。）諸公出來工作。雖另有旋乾轉坤的熱心。比我從前去住蘭花館。單純爲免人造謠。用意還要正當。然而當此失職者紛紛之際。誰還來講這許多。止以爲挾有勳勞而去。所以不如止以友誼的相助。如從前將急要的先出。抱膝長吟的隴中人物。可以待時而動。合法的合併。等候全國代表大會。現在也不必再說。這個總意思。還願意貢獻出來。做相忍爲國時的參考。

最平常的一條發達實業理由。沒有人敢堅持。其實什麼共產黨的發生。也止執了無產階級沒有飯吃。出來號召。我堅決的斷定共產黨沒有能力。會在歐洲美洲鼓吹出殺人放火的革命。也就是他們的無產階級。並沒有受機器的累。窮苦到同我們無產階級一樣。他們是得着機器的好處。尋常工人能得七百二十元工錢一月。上工去有汽車可坐。所以他們不願意殺人放火。我們總理的建設。明明注重在造港築路與大規模的實業。那裏所謂頭等人物。如汪精

衛蔡子民諸先生。皆貌合神離。什麼鼓吹研究。都是小孩哭耍皮老虎。買張花紙給他。叫他望梅止渴的頑意兒。這番大學院要注重國文。使我氣破肚。難道現在美的書店。善的書店。新呀月呀的書店。教人寫情書。上條陳。計畫陰謀。還不夠麼。胡適之先生拿出良心來。咬緊牙齒。教人要拿出拜金主義。別人替他橫打官司。駁他拜金主義的失詞。拜金主義的本身。原是不對。但胡先生不過借他的字面生辣。促人注意。要教人注重實業。前數年余日章先生帶了一把開壺。到各處演講。標明美國有農工商仕好幾條出路。所以壺蓋不裂。中國有做官一途。壺蓋到了一樣度數。就推翻到地下去了。

上面這條罵人。不是正文。那是屬說的。只是另有問題等我再轉胞胎時。再對未來的中國人討論罷。現在的本意。是要叫人留心官場飯碗。止有此數。大家不要拚命的爲所譏窮乏者得我。把清一色的武器來鏖戰。至於窮乏人。也應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不得已要隻飯碗。也不好鑿孔栽鬚子。背皮上開刀的盲進。苟有他途可想法抽得出那隻毛廁。最好。否則也要順乎自然。我常說。歐洲的買火車票。儘管人多。先到先買。後到後立。每分鐘至少可買二



三十張。中國人就不得了。大家塞在洞口。幾十條手臂伸得高高。小孩擠得哭喊。錢夾被扒手掏去。一分鐘止買幾張票。這是何等的不經濟呢。然而有否明白的朋友。我不敢知了。本還有重大問題。牽連着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今且再分一篇。明日爲之。故把上面算做中篇。

### 下篇

中篇說到前事。似乎對於那一方面。都似嘲似諷。爲無理之取鬧。甚屬不當。然其意止欲懲前毖後。爲『有則改無則勉』之獻曝而已。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信諸公必有此度量。吾意無他。止有三事。一爲中國及世界的。若合蘇俄畜類。猶太獸種。再得志於中國。附之者亦必爲最後之犧牲。而被其禍者。至少死人民三分之二。到頭這班魍魎兩罔。雖亦同上斷頭台。然而中國幾不成中國。而世界革命亦受其打劫矣。（何也。世界革命不到倫敦巴黎紐約帝國主義的策源地去擒賊擒王。却來燒我們高粱杆子的房子。殺鄉下老婆婆。其無價值如此。豈非世界革命之污點。）其二是爲吾黨個人注意的。一告武裝同志。若不就大局計算

。不能抑其小不忍。始而倖倖極有理由。繼而巍巍並不自知。加以多方設防。積漸自大。於是上惡當。成軍閥。又進民國十六年中無數野鷄毛畜生之輪迴矣。一告長衫同志。若始而買了爆竹。必要自己放。遂爭地位。爭地位。固爲黨也。然而人禽卽由此分界。往禽界者由地位而要人。由要人而柱石。柱石築基於陰謀。卽一落千丈。顯出原形。亦卽民國十六年中畜生道上策士之一矣。麻油拌生菜。各自人的心愛。由各人自便。這種老生常談。原不曾勸醒過一個人。然這條死路。直往裏面鑽去。古往今來。毫無一倖。請將來各自到閻王簿子上去一查。便恍然大悟。

但不過這唉聲嘆氣。對小問題嘍嘍。原止是爲各個個人可惜。至於大局。就是把眼前的幾個人。自己糟蹋完了。中山先生的主義自在。中國的國運。也不見得靠着我們進退。殺豬屠戶死了。並不會吃帶毛豬。自有相當的人物來收拾。落得我們做個驅除者。教人冷笑罷了。

現在據我所見。最要緊說的。到此圖窮而匕首見。我不能不直講。就是第三國際發生反

共倒蔣之命令後。我們有人奉他的命令沒有。我是不清楚。就是沒有。有一部分人並不注意到這裏。可以張開眼睛上他當。是不能免的。這班赤色帝國主義的畜生。他是海枯石爛。不能忘情於中國的。所謂反共倒蔣。反共乃是仍舊跑到國民黨裏來。打倒國民黨。倒蔣不是打倒蔣介石一個人。（我們老實的同志。曾經上過惡當。真相信蔣先生去歇歇。他們就算已達目的。豈知大大不然。）乃是打倒蔣一類人的反共兵力。換言之。就是打倒國民黨的武力。國民黨主要的武力是黃埔軍與桂軍。

他們第一步本想先倒黃埔軍。後倒桂軍。七月中。有許克祥的秘書蔡君對我說。湘中盛傳唐生智已與桂軍接洽。把軍官派大團結的名義來反共。止要消滅了第一軍。唐生智就可以爲所欲爲了。我笑不可仰。我說軍官黃埔。開個把會。各自懇親。當然這種同學的結合。猶之乎文人的北大南高。自然可以有。而且應有的。若說可以把這種名義來左右國是。那裏有此成例呢。唐生智同陳銘樞不是同一軍官派。何以唐生智的逼陳。必欲置諸死地。他再反面孔向那個同學去迷惑呢。況且桂軍領袖幾個人的堅決反唐。有一毫放鬆麼。那裏曉得。當時

唐生智靠了汪精衛先生一班國民黨到底反共的同志。便盛吹蔣之下野可以無事。當時北敵熾於北。唐軍逼於西。左右實難應付。且人家靠位汪先生。最大人物。說一句算一句的。他最恨人頭畜鳴的共產狐狸精。拿撒謊做聖經。唐生智有此靠背。故大家息事寧人。恰恰蔣先生氣悶要歇歇。便讓他歇歇。這雖蔡秘書的預言。似乎證實了一半。然當時七軍挺身在前線。沒有退後讓一軍孤往。而且唐生智的急色兒。馬上佔據安慶蕪湖。連程朱諸軍。忍不住了。起來與桂軍左手右手的携着。打倒了老唐。於是所謂打倒第一軍。所謂軍官派。影響全無。都是唐的買空賣空。止苦了汪先生。恰恰由廬山重去漢口。若非如飛的逃得快。幾受了唐生智護法的嫌疑。猶之乎這番。也走得剛剛恰好。否則黃琪翔張發奎佯追棄挺賀龍。一根汗毛也不會擦到。黃季寬先生把他打得乾乾淨淨。在國家是有大勳勞。在朋友是遮了黃張無用之羞。如何反稱黃先生是新軍閥呢。護什麼黨。護共產黨罷了。若汪先生不是早走一脚。被他們撈住了。他們儘託詞發表汪先生國民黨的議論。掛羊頭。賣狗肉。汪先生左右爲難。豈非是汪先生將爲通國求生不得的人。受一度冤的批評嗎。只固然是汪先生洪福齊天。也是中國

人的不該遭殃。天老爺暗叫汪先生走早一脚。閒話少說。先滅黃埔軍。再滅桂軍的計劃。第三國際的獸慾竟不遂了。於是十六兩還是一斤。倒過來試試。便是先滅桂軍。再滅黃埔軍。一半是他們以爲已經成功。黃張同唐生智一樣。又買空賣空。騙汪先生來重衆赴會。又騙李先生跟了最大人物同行。好像把汪先生押給李先生。是最靠得住路。汪先生真倒楣。豈知他們馬上幹了不名譽的勾當。若非兩位李先生灼知內容。知汪先生還是被人欺騙的汪先生。否則李德鄰先生回想伏謁於廬山。李任潮先生自憶推尊於通電。我之待人。比於人之待我。對面崇拜的菩薩。果是慈祥愷惻的呢。抑是神通廣大的呢。則兩位李先生懊喪萬分矣。而一位汪先生亦叫苦連天矣。今皆幸而免。我代他們謝天謝地。但這種都是閒話。大家要問還有一半桂軍。再用什麼方法消滅呢。那造謠挑撥。耳鼓上不斷的響聲甚厲。豈知人雖至愚。上當不過了一次兩次。這是小學校教科書上所說。有獅子要想吃四條牛。四條牛聚在一起。却不好下手。於是獅子裝模作樣。叫四條牛自由疑成怨。由怨成恨。跑了開去。一隻被吃了。便隻隻無倖。這是很淺的詭計。誰還肯又上他惡當呢。凡外患愈亟。而內嫌盡釋。團結愈固。

這是一個通例。世界上有過那種人。從來不同朋友有牙齒高低的麼。一點小嫌。大家說過了就算了。況俗語說得好。上個當。教個乖。共產黨用手段把我們拆得紛紛散。我們畢竟除了少數的異類。目前竟是大團結。徒然壞了他們自己革命道路罷了。

然而理論且勿講。目前事實。到底怎麼辦呢。反正止是我一個人在這裏瞎說。對不對。聽不聽。我都不管。據我意思。簡單極了。在這個方面。黨內的糾紛。自然早已大家取互讓的精神。第四全會開了。黨務讓中央會完全支配。有一部分以為拿住了黨務。才算根本放心的精神。說不定組織部呀。特派員呀。爭得要命。不肯放手。只真是受了共產黨迷信。才有此謬誤。例如令之特別委員會中人。就有這種誤想。於是南京在那裏堅持。湖北在那裏堅持。反惹得別人做反對的武器。有人對於黨。是掛羊頭。賣狗肉。拿來做宣戰武器的。例如共產黨幫國民黨爭黨紀。真是要整飭國民黨黨紀麼。若說搦在別人手裏。却不得了。老大哥呀。『不得了』何在呢。共產黨的組織。不嚴密麼。漢口容共時代的國民黨黨紀。不周密麼。然而兵力不夠了。海口封了。只好逼住了第三國際下反共倒蔣的命令了。黨的效力大不大呢。我不

是說黨是不發生效力。然而什麼後盾也沒有。煩惱強出頭。婆婆勿歡喜。偏要在婆婆面前拖鼻涕。弄得不好。也夾在裏頭縱橫捭闔。豈知於事非但無補。而且有害。所以黨事可以完全讓步。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要贏在嘴上。輸在腿上。拿火車站西洋買票的態度出來。倘然張發奎得到了海參威的五萬枝槍。或者別處還有暗潮。那個要來辦你們的黨呀。

其次我們磕頭求拜。會罷。請汪先生即刻把賢明政府的經綸拿出來。在南京大放光彩。鞏固我們北伐南征的後防。同時請蔣先生大禮告成。馬上把國事軍事。肩在肩上。現在一軍北伐去了。還請七軍在南京整理整理。商量或南或北。我想黃琪翔張發奎目前還是小醜跳梁。李任潮先生自能合了各方面的力量。不日使他們消滅。他們若別無作用。止是地方衝突。李先生本會容留過他們。如何悔罪。再看情勢。我以爲目前東西並進。或者現在已經打倒。亦未可定。却不可如三國演義上劉備張飛聽見關雲長有失。憤憤不平。上了別種惡當。頭腦自應冷靜。計畫儘可周密。

於是仍聚全力北伐。使馮閻兩軍得以舒展自如。完成破壞革命。便急急開始努力建設革

命。我想現在必能津浦京漢分道並進。前面又有馮閻。力量甚不小也。

若問李石曾先生的分治合作。究竟用得我來詳細猜測麼。我本有這個勇氣。現在又覺可以不必。所以順便寫了下面幾段。即並收束。其詳讓他自講。

他的最大原則。就是勸人決不好企圖大清一色或小清一色。例如蘇俄的共產主義。有何高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又有何欠缺。他若真是朋友。真心爲世界革命。就應配讓朋友自己去按切環境。成就他朋友的一種革命。對中國便尊重中國人的意思。對印度埃及。什麼什麼。都要採納本地人意思。這就叫做分治合作。那蘇俄野獸。猶太鱗畜。他們止想清一色。行他們殺人放火的專制。拿了一瓶萬應靈藥。什麼病都硬灌下去。所以他一定失敗。

這種分治合作。豈能叫他分賊辦法。那就可以說到內政。例如最近在南京。有一個時代。外間謠言。每每討論到馮閻將來問題。我說那裏有什麼問題。民國以來。死了一個袁世凱。便剩一個張作霖。賊子賊孫。倒又出一個唐生智。皆有無限的野心。連吳佩孚都不是有無限制野心的。馮閻兩人。愛國愛民。都是第一。所以才力雖雄。而野心剛剛爲所反對。我同



毛以享先生討論及此。我說。北方的世界。我們完。仰仗馮閻兩人去處辦。我相信人民必愈得安樂。那裏有這個瘋子。必要將中國統一了。於是馮玉祥。坐鎮北京。派張之江節制兩廣。派李鳴鐘封建江浙。爲所知窮乏如此出力。到底那個是他的朋友呢。況且功高巍巍。張李先生等自有他的寄託。自有他的給人尸祝。何苦清一色了。苦了人民。做這種騎馬尋馬的勾當呢。當時大家皆笑。我又說。在於本人。自應當叫他走就走。而在對大局想的對面人。却應該想念功勞。也是要。人地相宜也是尤要的。有人把這一塊地方收服下來不說勞力。就是借他現成的威望。整理一切。容易得多。只是分贓辦法。只是順理成章。只又是李先生切望有的分合精神。所謂分。便是應教有功者治理。所謂合。就不應該子孫萬世。拚命計畫清一色。

所以寧漢合作前。我們發出的齊電。登在各報的。曾有請孟瀟同志收拾上游。請任潮同志坐鎮南中。我們很盼望唐生智能做一個人。讓他去撫綏共產黨殺下之餘生。不是給他地盤。我們對任潮同志。誠心申念他的功高。他在廣東。保得住海口。不會叫共產黨拿去。只回

葉挺賀龍。果然由他倚畀了黃季寬同志。把他們消滅。他不是佔廣東地盤。他也沒有陸榮廷等那種癡疑。至少還很有幾年需要他。若說張發奎黃琪翔會同他立功。一則這回大家看見。他是歡迎他們。自己放進一個敵人。若說黃張戰功甚大。而陳真如同志還不比黃張的功尤大麼。何以一再在漢口受黃張壓迫。至今閒散。他一句沒有話呢。我這段道理。前天曾請教過汪先生。汪先生亦動容。陳先生非但明白不可清一色。而且能退讓到極處。真是古之名將。（共產黨必笑這是英雄思想。可嘆。）

再拿一個道理講。常聞有以黨治國一語。雖再三聲明。以黨治國者。止是以黨義。並非以黨人。連担在中先生的意思。黨義亦未嘗不可弛張。所以最大國本。要開國民會議。最後定有憲政時代。所以暫時就是多幾個黨人。駕輕就熟。把那反側時代支持出來。同胞亦沒有什麼不原諒。所以現在什麼端人正士。高才博學。都在那裏壁上觀。他們不是被我們征服。乃是他們顧全大局。也不是許我們分贓。我們若悍然的自以爲統治階級。要清一色起來。那就我們的末日到了。故我想我們的同志賢明的。儘可容納黨外賢明的同胞。倘國民會議開成

了。我們同志把什麼政權。讓給賢明同胞。都可以的。我這張支票會兌現麼。我却不敢必。但我據着李石曾先生分治合作的精神。說良心話。是能兌現的。大吉大利。

至於牽連了只個問題。必有同志以爲現在容納黨外的腐化分子。也就不少。是的。誠然多的。然黨內也不見得少。黃琪翔張發奎也正在那裏將共產惡化做陪襯。南京腐化做主要。竭力攻擊。此又不可不知。而且我的反共。既看清了他們的惡化。又恨極他們的腐化。所以不留情的要消滅他。江南之橘。逾淮爲枳。猶太共產黨黨紀雖嚴。惟要中國共產黨不腐化。他又做不到。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宜興無錫起事。殺人放火之外。還要搶劫。清一色之難哉。腐化腐化。我們將如何善後。

就算完結。汪精衛先生亦海枯石爛。不會去幫助黃張爲共產黨張目。我亦從此做啞子。

▲附錄何香凝致吳稚暉函 稚暉先生大鑒。今日民國日報專載。先生大文中有『何香凝先生亦言廣州盛傳張發奎去香港會與楊匏安等接洽』等語。我並未說這樣話。這是張靜江先生說的。先生記錯了。特此更正。此請大安。何香凝謹啓。十一月二十八日。

▲汪精衛致吳稚暉函 稚暉先生道鑒。今日見民國日報專載先生所著『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上』。有幾句話不能不辯白。(一)『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此話誠然。共產黨並沒有字鑿在額上。無論在那一個團體裏。那一枝軍隊裏。都祇能留心考察。隨時發覺。隨時清了出去。誰也保不了他裏面有沒有共產黨。(二)『汪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無事。若逼得緊了。離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這完全是先生記錯了。我祇說共產黨無時不想入寇廣東的。張發奎等固然不是共產黨。而共產黨却想入寇張發奎等所統的部隊。我們如果在第四次會議裏。將廣東問題正當解決。那便最好。否則。大家都拿共產的罪名來打張發奎等。而共產黨又趁勢入寇。其結果不難替共產黨做機會。完成他入寇的志願。以上兩點。先此辯白。即請道安。汪兆銘謹啓。

十一月二十八日。

▲吳稚暉對兩個更正的答復

當我到馬斯南路拜望何先生時。張靜江先生躺在沙發上不開口。我但聽見何先生說。『

還有說張發奎到香港去接洽楊匏安的。都奇怪。楊匏安是共產黨一個大頭目。」我就以爲何先生自己在那裏說。其實他聽了張先生的話。在那裏沉吟罷了。今天問過張先生。他說。這是李任潮先生告訴他的。李先生詰問張發奎。何以到香港要見楊匏安。張說。『沒有什麼。看看他們動靜。』這是對何先生抱歉。

汪先生說共產黨頭上沒有字。自然。汪先生並不會舉出某人某人。他也不會慮着罷了。汪先生第二節。同我意見一樣。他不過說得詳細點。我把消弭二字。包括了『不造機會』等。太簡括了。難免發生誤會。抱歉得很。

但是汪先生之言。張發奎既知共產黨要乘勢入寇。他把一個有力反共的黃紹雄。反誣做新軍閥。把勢力不易侮的李濟深。連夜推翻。剩他在那裏地方衝突。作無病而呻的護黨。機會誰造。千秋自有公論。他若輾轉要想把罪名卸在別人身上。未免愈弄愈拙。汪先生當力阻之。我筆我舌。自有相當時間再用。我現在不同張先生尋打筆墨官司也。敬復叩何汪兩先生道安。弟吳敬恆叩。十一月二十九日。

## 二、吳稚暉——弱者之結語

在七八年前。我在唐山教書。汪精衛寫信給我。問我時事怎麼辦呢。我絕不思索的回報他道。我買兩隻軍帽。一隻戴在你頭上。一隻戴在我頭上。就有辦法。到底都無能力實行。祇落得他懷了一腔孤憤。至今只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我也懷了一腔孤憤。也只好走狗般的去仰強者的鼻息。懷什麼孤憤。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也不是這裏有工夫分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終是一個弱者。弱者來打筆墨官司。真是一件沒廉恥的事。所以我今天再放這一次。把肚子瀉空了。就告完結。

今天我們登在報上。請求察看汪顧陳三人的事。蔡先生會罷遇見我。他說他與靜江德鄰兩位先生臨時主張慢慢再提。我說提也好。不提也好。實在還是一個不澈底的辦法。蔡又告訴我。會終時戴季陶先生說。我看會議席上都是說假話。大家嚴陣相待。最好下次開會。先對總理靜默三分鐘。宣誓不說假話。然後開口。戴所說的意思很好。我是再不到會。亦不到

什麼講到黨國的人家去。所以我止好宣了誓。在這裏說下面的幾條。

(一)現在到會的人。約有五派。一是止注意共產黨的。二是注意共產黨。還注意別的問題的。三是不注意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分別。止是却不了雙方的情面的。四是疑心共產黨終覺比國民黨強。五是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或共產黨的工具。

(二)現在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與共產黨的工具。又來借國民黨的招牌催眠。造成一種空氣。要叫他像從前總理三大政策一樣。便是假裝說共產黨是惡化。除了他們。以外皆是腐化。惡化要不得。腐化更要不得。其實各人宣了誓說。惡化也是公共的。腐化也是公共的。所分者。惡化是沒有俄羅斯人利害。腐化是沒有中國人利害罷了。所以從共產黨或國民黨所謂左派眼睛裏看來。那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都是些腐化庸人。腐化愚人。腐化小人。我說的。從非共產黨及國民黨右派眼睛裏看來。那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都是些腐化兇人。腐化惡人。腐化小人。我說他們自己也覺得到罷。

(三)然則從我個人主觀。腐化是一個會開不好的。若問如何而能不腐化。先從不說假話

始。此是後話。現在不提。要這中國且放在國民黨手裏。可以少一點殺人放火的事。若不幸放到共產黨手裏。一定暢快的被人放火。分別在此罷了。

(四)我反對殺人放火。所以反對共產黨到底。如果這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爲的是要鞏固國民黨。而先決問題。終要把第四派第五派的人一起請他停止出席。我們中國人往往不明事理。有一種無端的恐慌。及無謂的敷衍。那麼。不澈底的辦法。也至少要把第五派的要人。請他不要到會。一個就是額上不雕字的共產黨陳公博。兩個就是共產黨的小工具顧孟餘。同共產黨的大工具汪兆銘。

(五)什麼是無端的恐慌。就是不知那裏來的一句笑話。說此次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不成。國民黨休矣。其實若照現在拉都路這樣的開成。國民黨便休矣。清黨清黨。清到現在。却開了大門。把整票的共產黨及共產黨的工具送進來。豈不可憐。國民黨開會。止應當同國民黨人開會。不應配拉要謀死國民黨的共產黨徒來湊數。假使照章定過三分之二。倘一定不好變通。那不得不再請譚平山等來湊數麼。又假使天災流行。會員却死掉了三分之二。乃就



從此不開會。聽國民黨休矣呢。還是定要到閻王那裏去拉死鬼來湊數呢。我們承認他是共產黨。簡直當他死了。便是譚平山等的除名。我們有理由疑信他是那個東西。也權且當他死了。便是徐謙等的察看。該除名。該察看。不管他多到什麼數目。剩下來。方是真正國民黨。不是三號第一次開會。有這個說法麼。剩下來止有二十八。那十五便是多數。那天雖取別一法。當日南京却曾行過。漢口當日自以爲老牌國民黨。其實止贖一扇牌子。也正好這麼辦。所以贖了十個人。六個亦可開會。若說那麼別人廣州也可以去開會了。哈哈。這一句極癡惡的話。難道共產黨的味道大家沒有嘗過麼。或者嘗了終於健忘麼。若聽憑他拿了金箍棒鑽進你的肚裏。如何能教他不攪。攪得難過。如何不請他出去。與其將來有請不出去的危險。何如不請進來。例如有了唐生智。如何會叫汪兆銘顧孟餘不開他的自由政治分會。沒有了唐。他就走咯。歡迎了張發奎黃琪翔進去。他便攪起來了。有了張發奎黃琪翔。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之徒何等強硬。所以你若不好意思。他就拿了金箍棒直闖進來。你若覺悟了。他自然宣佈你的破壞罪狀。馬上回廣州。開他幾個人的始創第一家真正老牌合法全體會議。會場門

口亦許要掛隻烏龜出來。題曰冒牌者似此。幸而張黃也不日陪伴唐生智去了。那張真正老牌。便止好掛在善鐘路。不幸張黃到了南京。那我所提議的六個黨員的全體會議。也止好永遠開在拉都路了。若我們以為六個黨員方是真正國民黨。人數雖少。全體會議也有理由可開的呀。國民黨的休不休。那裏是廣州來了委員。才影響開不開呢。這是共產逼了我們不能不變通的呀。

什麼叫無謂的敷衍呢。因為現在的委員。那個不會主張容共過。是呀。容共上了當。儘可反共。所以漢口的人反共了。我們喜極而涕的歡迎的呀。中間有許多古怪的行動。我們尙以為止是「惟領袖是競。惟曲說自高」。這是人各有嗜好的一種小毛病。並且對方也未嘗不會弄着玄虛。止要開誠布公。在會議席上解釋了。以後大家不再做那「自殺」「殺黨」「殺國」的錯誤罷了。所以截至十一月十八。我們還是誠誠心心的盼望汪精衛帶了廣州委員來開會。開好會。誠誠心心的擁護他的賢明政府。那十八的晚上。就聽見了古怪的消息。十九一天明。報上宣傳張黃弄了把戲了。午間褚民誼先生來說。汪先生要來看你。我說不敢當。就同褚先

生同到汪家。看見汪先生神采煥發。後來來了李任潮先生。倒也是笑嘻嘻面不改色。我心中却老大不舒服。止在飯桌上罵了共產黨一頓。於是一天一天的周旋。無論磕頭求拜。汪先生好像張黃總是應該趕去黃李。然而聽他的反共言論。又是清清楚楚。我就知道說話太甘。手段太辣。這是我我的共產黨徒定義。「談笑是溫溫和和。講到有關係處。說話是結結實實的不讓。做起來是惡惡辣辣。說鬼話是他們的聖經」。汪若不犯這個毛病。何以自相矛盾到如此。於是力竭聲嘶的對他喊救命。做了些贅言。他却以為我是靠了衛戍司令逞威風。他給我的信說道。「先生連日在民國日報上大登特登一切冷嘲熱罵之文字。最挖苦的。使用最大的字刺出來。我可怎麼樣呢。我要登一個字。都要經淞滬衛戍司令檢查。我那能有和先生有自由辨論之機會。林冲說得好。小人頸上有了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我幾乎想跑回廣州。去得一點點言論自由。但鑒於四月間覆轍。我只好戴着枷。捱先生罵使了。只是先生靠着淞滬衛戍司令的威風。來罵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朋友。唉。」你想我的贅言上。明明說汪先生決不如此如此。倘然如此。那就糟了。此純是力竭聲嘶的喊救命。他却以為是冷嘲熱罵的逞威風。

請問衛戍司令尙許張發奎教訓李任潮。如何會不許汪精衛教訓吳稚暉。什麼匿名信呀。洪鐘報呀。罵我遺臭萬年。罵我老狗。倒躲了罵。怎及陳公博借了章太炎的話。罵我生疽補褲。衛戍司令却許他明登報上。我整備遺臭。整備惡罵。才把真話傾筐倒篋而出的。我無廉恥。靠了租界。是不能賴的。靠衛戍司令說話。却不曾。因爲在北京警察總監被李彥青靠去了。我也不曾在報上逞威風。總而言之。你的神氣不對。料你要如此如此。乃是不可諱言的。倘你不如此。久後我是遺臭萬年。我是老狗。我是生了疽。我是補不了褲。都是忍受的。你若竟如此如此了。我是在一號蔣宋喜堂裏。對李德全先生講的。我罵你賣國的汪賊。狐狸精。現在我連倒不值得罵你。讓你去流芳百世。可是我斷定你的行爲。恐是一個共產黨的工具。盡我監察委員的職責。請求把你察看。不要張開了眼睛上你的當。你說我與你有私怨。請舉出來。是什麼私怨。你是大有恩德於我的。就是我這監察委員。也是你把我抬成功的。我雖沒有託你我是知道的。我止知道以直爲直。我不管忘恩負義。如有人不顧到殺人放火的慘禍。就是上帝我也反對。我懂不得有什麼保障。要敷衍。難道讓人開了會。拿着金箍棒鑽進

了肚皮。才算國民黨穩固麼。

(五)提高黨權。免造軍閥。那是黨裏黨外都跪起來求的事。然而怎麼樣提高。擺在那樣人手裏提高。若說官話。就請中央黨部委員提高。這是委員裏共產黨工具聽了欣然贊同的呀。他們本來要如此。那末直截開了會議。取決多數。把大權都握在共產黨的工具手裏。又怎麼辦呢。若說不依。黨權何在。若說公意要共產。亦就正好共產。那我是造過反的人。不願意說這句話。三月裏他們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就是這個頑意兒。四月汪精衛提開的第四次會議。也是這個頑意兒。這不是我們預先屈說他們的。那是汪公八月假反了共。自己認錯的。所以我們不接他們三月的第三次會議。不盼望四月的第四次會議。他說我們造反。歷史上證明了我們止是救黨。我們老實承認。黨的權是至今我們無力顧到。當時武漢大部分忠實同志。要顧黨又要顧權。却也上了共產黨的當了。武漢是共產黨有權。國民黨完全無權。

於是我來在權字上。敘彼此的醜歷史。一是八月南京的事。八月十一開了中央黨部會議。蔣介石先生要辭職。大家自然堅留。他先走。臨了他說「我服從監察委員會」。我們還是

不懂到。八月十二。聽見他走了。於是又開政治會議。武裝同志都說蔣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種其勢洶洶。我們兩面受敵不了。蔣先生暫且歇一歇也好。我雖然大不高興。那末唐生智要什麼便什麼。還有什麼正義呢。主張大家到上海去挽留蔣先生。留不到。大家一了百了的滾蛋。我在車上告訴伍梯雲先生。說是兵變兵變。到上海。蔣先生跑回奉化了。我們也這索躲起來罷了。就不想到我們有黨權。我們是監察委員。理應出來詰問武裝同志。有什麼充分理由。可輕易臨時易帥。果然孫傳芳幾乎渡江。並且唐生智後來打得掉。何不早打。我們坐在權上。允許我們自由質問。我們不言。我止在八月十二會議席上。羞得了不得。覺汪精衛先生說我們靠了督軍團逞威風者。今日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家面孔沉了下來。我們止好滾蛋了。我雖車上毒罵。廣西人實在是不見十面的。他們忘了已是歷史上偉大人物。他到底有部落思想。把督撫看成巍巍。又認不清大人物。還震駭大人物。（當時我預先有湖南蔡君之言。我早知他們上了汪精衛的惡當。以上的話。不是今天才發表。從前聽見的。有胡展堂鈕惕生諸先生。可以為證。前天不避冒犯。曾在南園親告白李諸位）。然畢竟忘了

黨權。拋棄了我們的職權。然而我要請武裝同志分擔責任。當時我們說了。會有效麼。所以我們另外敬佩一個武裝同志蔣先生。我們通電說。比我們尤高了。若武裝同志個個像他要歇便歇。服從我們監察委員會。黨是定會有權的。這借過去以望將來。結語是武裝同志服從黨權。黨權即生。

又說一方面的醜歷史。不說別有包含。就是簡單說汪先生的促開第四次會議。長衫同志允許了不算。必要叫武裝的張發奎黃琪翔動兵。倒了催開會的李同志。作為保障。汪先生開口聲聲。他們是正當。簡單是為反對特別委員會。促開第四次會議。然則現在的會議。依舊是武裝的出來開成。這個黨權。有價值沒有價值呢。所以蔣先生今日對於軍人。愷切言之。長衫朋友無論共產黨的工具。搗亂者。政客。想植自己勢力的。報私怨的。終之還是一個趙孟能貴。趙孟能賤的弱者。共做走狗於強者。乃洗不淨的污點呀。止有軍人自己覺悟。蔣先生飄然引去過了。他給大家一個好模範。所以他在國民黨三字。已允許做最後的文天祥。不要在黨權。也正好讓他一個人做文天祥。

(六)但是我們堅決相信廣西諸位。通張作霖是不通的。附和共產黨是永遠不會的。唐生智那種無限制的野心。是決決沒有的。一個不留神。形成了一個小新軍閥。阻礙黨權。是要諸位於上了惡當後。大大留意的。所以這回會議。若居然會議出來。議決不應當代他們討伐張黃。乃是簡直無黨。豈但無權。是中了共產黨先消柱後消其他的計畫了。對於張黃。如有法證明他不是共產。無利用廣東海岸。與海參威通波之意。必應離去廣東。他把軍人來干涉開會。也須得一個相當處分。

(七)什麼且不管共產不共產。開成會要緊。什麼附張黃通電的委員，皆當由監察委員否認其有出席權。以後可以否認議案。只種筆墨的無意識官司。打儘管打。那都是八防虎虎防人的辦法罷了。猶之乎汪先生得意洋洋。說監察委員會都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還行使什麼職權。那末執行委員會也早被特別委員會取消了。開什麼第四次會議呢。終之口舌那裏爭得明白。反正後來的事實。他會出而證明。我終可以再不說話。順便登一個廣告。我以後親友的應酬信。亦恐沒有日子不間慢。倘失了答復。恕我罷。



### 三、吳稚暉——相當時期的話

廣州事件。不是意外。不過那些急色兒早點發展。到底有利無利。他們的詭計。淺陋如我們。無從測知。我們一方面說。應付得好。也可以叫他不利。應付得昏庸幼稚。就造成他們的全利罷了。我二十天以來。憂心忡忡的設想。恐怕他們天羅地網。已經布得很密。止要叫我們張開了眼睛。多進幾隻陷阱。四面一收籠來。三個月工夫。國民黨就可以完全沒有。十幾省的百姓慘遭大燒殺。也就實行了。蔣總司令近來的話。句句都對的。惟有他們有力量的人。安慰人心的一句話。據我們書生的見解。略有討論的餘地。他說。『共產黨亦不成問題。共產黨聲勢從前何等浩大。其陰謀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域。或遲或早。一致起而剷除。彼等終於無尺寸立足地。』這過去的事實是對的。而將來的希望。有蔣總司令調度。大家也相信定能照舊剷除。使彼等無尺寸立足地的。但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們迂謬書生。不能不作無病的呻吟。就是據我們的淺見。現在的局勢。似

有異乎從前的。約有下之數點。(一)從前是他們驕傲。吃我們一個冷不防。現在他們是清楚了。如是如是。對付的周密。已布置了三四個月了。(二)從前是被我們冷不防的封鎖在長江上游。庫倫那條路亦不能通。海參威是更不用說了。簡直毫無接濟。加以湘鄂的貧瘠。現在是我們被他冷不防的。佔了與海參威自由通波的粵港。就在財政上。他們佔了一個十倍於湘鄂的富饒地域。我們比較四五月。却失了一半的款項。(三)從前是他們自以為將要成功。所以連我親眼目觀的共產黨。都充滿了腐化。止爭位置。現在他們都動心忍性。知更有槍殺的大利在後。決鬥非常努力。我們的同志正昏昏眈眈。各做功勞浩大的夢。你妬我。我忌你。全失了四月間求生不得的精神。文武都是如此。(四)從前雖有些跑不了的反動分子。他們也都忍氣吞聲。求免了災禍。已算僥倖。因為他們的朋友。正在那裏公開敵對。止有來拖累他。無從來掩護他。現在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躲在積極反共的旗幟下。弄得五鼠鬧東京。夜半捉賊。賊亦喊捉賊。賊却放了。把捉賊的倒打了一頓。甚至利用人的弱點。真個可以誘導捉賊的乘勢報復。捉賊的借賊自打起來。(近來有一個新聞。大家沒有注意。就是胡謙

妻呈控胡謙是被黃琪翔的師長李漢魂所殺。想來胡謙不甚見悅於各方面。事或有之。但他的確也是一個捉賊的。被人打了。人家如無其事。恐亦實在的。(五)從前共產黨是存心要躲在國民黨後頭。叫國民黨掩護。乃是做給一般人民看的。現在他是止叫一部分人到國民黨裏來。專騙國民黨。使之貽誤。他們對一般人民。簡直赤裸裸的打出共產黨旗幟。用不着什麼國民黨。因為一則國民黨的招牌。也不是金字的了。二則習慣了他的名詞。也就不算希奇了。三則燒殺的味道。實在是老祖宗一路講的。到反亂時節本來不能免的。革命革命之聲。充滿的不息。止知道革命就是反亂。反亂就是殺人放火。共產黨罷。長毛罷。白蓮教罷。料想是一樣東西。現在這種觀念的程度。被盜匪充斥綁票紛紜漲得更高了。是不可諱的。這也是替共產黨激增的保護色。諸如此類的今昔不同。不必盡述。這都可以貢獻給蔣總司令作參考。我望他劍及履及的起來。行使總司令職權。刻日先把廣州蕩平他。中山先生最偉大之處有三。公私分得清。責任拿得專。仇恨忘得快。什麼公私分得清呢。什麼飲食男女。都是個人的私事。文王的則百斯男。孔子的狐貉以居。並無關於社會國家。中山先生民國二年娶宋夫

人的時節。胡展堂先生曾要進言商量。總理馬上對他說。展堂。我請你同我計畫國事的。不會請你來處分我的家事。胡先生到止好無意而退。什麼責任拿得專呢。他把國事算做一個人的事。是黨人沒有不知道的。他從來不會說一句。黨裏要我幹就幹。不要我幹就歇。止是幹到底。剩了他一個人。也不幹。他於位置相當的。應做什麼。就做什麼。民國十一年。他要做總統。我同汪精衛陳獨秀陳炯明等都莫名其妙。後來只索五月五日做了總統了。他叫張溥泉先生喊我去。對我說『當時外交。非用總統名目不可。』而且做了總統。反比大元帥時代輕車減從。與南京時代做總統一樣。還要簡單些。弄得捧總統的人名位都沒有。反而失望。方知他並不希罕什麼名目。止是爲對外的相當。什麼仇恨忘得快呢。無論什麼人。割他皮包罷。撒他爛污罷。過後再去見他。他一樣的信任他。如無其事。這又是黨裏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他生平吃了陳競存的虧最大。因爲幾乎喪了性命。然而十三年他在韶關。我去求和。他止要陳寫張悔過書。就無條件的把廣州讓給陳。他自己去北伐了。可惜陳是決不肯寫悔過書。因此閒話少說。到了如此的南北皆需應付。那裏好沒有一個總司令。今天報上見李協和先生

的說法。止要有實在。不必有名目。那是把名目看了輕。不會顧着相當了。總司令本值得幾個錢一斤。乃是蔣兩先生見解相同的。然而發號施令的專不專。分別就大了。講到我們黨人。本把名目看得甚輕。誰做什麼。不過如扮戲一般。誰扮小姐。誰扮了頭。止求相當罷了。在後臺不還是彼此相同。微微一笑麼。然而在前臺。終要扮一個像樣才好。蔣總司令辭職。本來自始至終。不會有一個機關允許他。現在又經多數執監委員催他復權。他本也諳不容辭。我望別特委員會。既然發見了不相當。也好像總理既不需總統。便辭却總統。到死止是一個大元帥。趕快即日解散。把黨的職權交還中央黨部。中央黨部止是一個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同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機關。本來好好的在南京從前的省議會裏。文卷印信。完全在內。秘書處一向存在。各部也召集就到。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本有少數出入其間不過九月裏經了一個調停。將職權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代行罷了。若特別委員會把職權還了來。而執監委員到得少。就叫秘書處把公文可收起整理。請常務委員先到。便可日日先開常務會。倘拉都路的一齊到了。就開全體會議。至於常務會。既是寧漢合作。那麼寧漢從前的常務委員

。既未經第四全會否認。又決不聽特別委員會否認。他如何會沒有資格去開常務會呢。就是政治會議。也未經第四全會否認。也不聽特別委員會否認。如何寧漢的政治會議。不能暫行職權呢。所以黨的職權。乃是借題發揮的在那裏起闕。其實絲毫無什麼缺失。這都是目前的要圖。至於廣州這回事變。歸過在那一個。却止看見新聞報上張發奎。『廣東弄至如此。我對廣東人不住。』却還不聽見汪精衛說過。汪止在前天報上說。他夫人言廣州共黨甚熾。似乎便是逼張發奎逼起來的。李任潮先生獨置此條而不辯。蓋張黃軍內有共黨。共黨日日伺隙。都是汪所自言的。既然如此。一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二則共黨的趨勢。既如此利害。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乃交在無力反共的張黃手裏。這都是怪得不可思議的事實。那裏能把標語上有些打倒汪精衛字樣。就算事實證明呢。所以就無共產黨的嫌疑。這回汪精衛的輕視黨權的證據。及讓成共禍的罪名。也恐難逃罷。候慢慢的再說。

#### 四、吳稚暉——兩個舊電報

這兩個舊電報。是對於近來報上汪精衛所登兩封舊信。作為討論的引線的。反正舊信舊電報。止是過去歷史上的事實。功罪罪罪。早已自有定論。這裏是不過借他作為論據。並且作為汪精衛愛護黨紀的論據。絕不是挑出舊案來「下毒手。」不要對方聽了。馬上跳起來還說。「若既說出原諒的話。即當心口如一。不當口說原諒而心懷異志。覷着機會。便要狠狠的來下毒手。以為快心之具。」這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批評。用廣東的花眼法罷了。人家引着東征主動。引着舊電報。皆不過用歷史上的比例。來證明現在行為的功罪。不是算什麼舊賬。

登載這兩個舊電報。討論那兩封舊信。却也並非專門是談閒天。止是先要證明白汪精衛並無絲毫誠意注重什麼黨紀。止是來把他做個頑把戲人手中那塊帕子罷了。他的西洋景。是補得不善。還是自己拆穿的。

這不是文藝欄上的史談。這是觀察時局的重要貢獻。雖說不上有關黨國。也定可以作為我們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參考品。所以於不曾說到本文之先。不能不略將本人對於兩天以來廣州共亂的處辦。先有所表示。庶幾乎見得油是油。水是水。兩個問題。雖有前因後果。却各不相關。

一是對廣東最近的處辦。我們對蔣總司令打給張發奎的電報。很認他的正當。尤其是「粵亂平定。調他前來共同北伐。」於寬大之中。寓着正當的訓誡。故不說張發奎這番他自覺「對不起廣東人。」便是北伐的緊急當兒。他不往鄭州去助馮軍作戰。又不尾追葉挺賀龍。却由別途進入廣州。這種行迹的荒唐。若國民黨果有黨紀。給他一個軍前效力贖罪。已不算失了罷。汪精衛等的宣言。還要包庇他說。『於是乎張發奎打共產黨的時候。他們却去打張發奎。這就無異幫共產黨來打張發奎了。』這些昏話。虧他們情不自禁的說得出。他們的意思。無非是告訴別人。共產黨的一幕。無非是燒殺一些該死的廣州人頑頑。不過像大舞台放松香火一樣。鑼鼓停了。張發奎是有力討平的。討平了是。張發奎有大勳勞於廣東。這還不是



一個應該永遠駐節廣州的大功臣麼。最怕的。就是還要有人去幫他。畢竟趕走了張發奎。所以蔣總司令料有這把戲。便明告張發奎。『至各友軍處。中正已電其助兄討共。切望和衷共濟。置腹推心。黨國前途。將於兄之決心是賴。』客氣說法。就是如此。老實叫他自己明白。就是說。友軍一是來助你討共的。二是粵亂平定。請你上路北伐的。你若還提了五萬元的皮包。假扮上船。再退回去。那就你有了這個『決心。』爲『國黨前途』計。那不要叫友軍不友軍出來。若如汪巨頭等那種宣言。張發奎應在廣州意思。便是唐生智趕出武漢的交換補償品。止要你們鄭重黨紀的人開得出這種口。讓將來再討論罷。

二是頗有朋友來說。廣州兩天內共亂。事實證明。與汪精衛無干。我說。李任潮先生不是好像仙人一般。昨天已對各報記者作過預言麼。他說。『我相信再過幾天。張發奎黃琪翔等或者又將蘇兆徵等的武裝農工驅出廣州以外。他又必定通電告捷。這套苦肉計的老把戲。是從武漢一路就演來的。』我昨日肚子裏也想過。因爲看過賣膏藥。倒小棺材。翻天印。見過拆梢。還在倫敦橋上看過拍賣金鏢把戲的人。他們那種心勞日拙。欲蓋彌彰。口裏噴出蛆

來。後頭却穿了的笨戲。儘管是有洋牌。也終微微一笑。什麼標語打倒。什麼外交秘密。那件不是『像煞有價事。』其實不是『就是這回事』的麼。所以我說事實證明。乃是極少在五年後。至於當前殺點同鄉的血出來。洗自己毫毛也不損一根的污點。我們不願做隻驢子來討好。說老爺說話不錯。太太說得更對。閒文擱過。現在且討論兩封舊電報的正文。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三月裏。漢口忽然有個非法的聯席會議，比現在的特委。還要無理由。因為這還是協商的。他乃止是鮑羅庭硬做而御用的。因此南昌的同志。并且因為黨部政府的印信文卷尙在南昌。就為黨紀出來反對。後來因為希望他們悔悟。就把印信文卷送上漢口去了。他們竟由聯席會議。產生一個第三次中央全會。中央全會是這樣的產生。是何等非法。第三全會就決定了無數便於共黨的議案。於是南京的執監委員不服。而且看了共產黨的猖獗。已不可收拾。忍不住了。而汪黨紀先生却回國了。彼以為寧可讓上海如現在廣州一般。燒殺兩天。不算什麼大事。就是黨外的糾紛。——即共產黨的糾紛——也得讓他來領了長衫先生們坐上法庭。口中念念有詞。才可解決。就是不管緊急不緊急。且趕開第四全會。日期

是四月十五。地點是南京。我們雖十分駭愕。日期地點。都是非法。何以出諸黨紀先生之口。後來才知他自有補救。他是去漢口請願。我們接到他四月十三的電報。中央決定政府準移南京。所以我們也老實不客氣。做起小黨紀先生來。高坐在南京候四月十五開會。我們因討共的便利。趕把他們決定。而且總理預定的政府。在十八開張出來。不料汪黨紀先生不等到十八。而十六已發出他的歷史上有名的銑電。現在先把這大家聞名。不會見過的銑電。錄在下面。

『各省各級黨部各地方政府各民衆團體各軍將士均鑒。兆銘抵滬後。曾發支電。赴鄂時曾發魚電。抵鄂後曾發寒電。想均承鑑及。茲接各處報告。知有人在滬假借兆銘名義。顛倒是非。特將在滬經過。概括報告。以塞造謠者之口。兆銘初抵滬時。晤蔣中正等。知彼輩方聚集在滬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數人。謀開西山會議式之會議。以反抗中央。並擬提出共產黨口號。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且藉以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爲獻媚之資。兆銘海外乍歸。目覩舊時同志走入歧途。既痛且憤。曾再三忠告。略謂集中一切

革命分子。本爲總理遺訓。黨此國民革命積極發展之際。正宜同心戮力。以博最後之勝利。何可使革命戰線。自生動搖。授敵以隙。倘以黨內糾紛。亟須整理。儘可根據黨綱。建議中央。待開會議。以謀解決。若自集西山會議式之會議。是直使本黨陷於分裂。至於圍繳工人糾察隊槍械。既違背中央之命令。且與總理扶助農工政策。大相刺謬。悍然行之。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復於頻行留書蔣中正。告以總理改組本黨之際。蔣實贊其謀。今日何忍對我總理留遺之黨及政策。加以毀壞。意謂蔣苟對於總理猶有絲毫紀念。或能悔而中止。蒸日抵鄂。聞中央已決定移往南京。且對於兆銘特開會議之建議。亦允予討論。方爲中央措置已定。一切凶謀。可消弭於無形。不圖蔣等竟敢使西山會議繼續開演於南京。竟於上海屠殺工人。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至其對於兆銘假藉名義。捏造黑白。猶其罪之小者。用特報告。諸祈鑑察。汪兆銘銑。

四月十八我們正在南京整備政府。履行他們的決議。乃他們也在十八。又發命令。其文如下。

蔣中正屠殺民衆。催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着全體將士。及革命民衆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此令。

不說事實上的錯誤。已由歷史證明。我們原諒。當然原諒到底。現在止要說『過也人皆見之』。『觀過斯知仁矣。』。『截到這兩個電報的時代。汪精衛縱思想昏亂。却不失爲一位的『黨紀先生。』就是他登出兩封舊信的主旨。以爲他是止知黨紀。儘是行動錯亂。他也不管。這就是他惟一的遮羞面具。他們一班蝦兵蟹將。也靠了這個。作最大武器。我們現在權且承認他們。

但要問明。武漢聯席會議產生出來的第三全會。他的中央同政府。是否高明過近來的特委。汪精衛的數人聚在一起。與別個執監會員的數人聚在一起。有什麼分別。但當時的武漢。足以使汪精衛盡他的愚忠愚孝的。就是司馬光同朱熹爭魏蜀正統的把戲。我們認既然反了共。乃是純粹國民黨。換言之必要姓劉的。才是正統。汪以爲不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凡接受中央及政府的印信文卷的。換言之曹不接受了漢獻帝的璽綬。方是正統。因此我們不高興

打這種正統官司。讓一步說。當時中央及政府的印信文卷。實在漢口。汪精衛是黨紀先生。他懂得什麼黨不黨。止懂紀不紀。他就發了上面的兩個舊電報。我也豎起大拇指。稱贊當時的汪兆銘的頂話話。可是中央及政府的印信文卷。自己已把他送上南京了。汪黨紀先生的黨紀把戲。反請君入甕。把自己打了一記大嘴巴。

昔日的南京。何異今日之廣州。昔日的四月十五。何異今日的十一月十七。而何以汪精衛也在廣州提議開起西山會議的會議來呢。而並且照着老例。汪精衛應該對張發奎打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的電報的日子。却反去電贊成設中央辦公處呢。說南京是有特委。然漢口是聯席會議產生出來的東西。汪黨紀先生不是事後也承認要追改的麼。漢口的昔日。與南京的現在。異同何在呢。只好讓我來替他回答。其意若曰。凡可以代表黨的。止有黨紀先生是惟一老牌。跟着這老牌黨紀的。也是個個就是黨就是黨紀。不然。還有何說。請有以明告天下。否則還有一說。就是西山會議是神聖不可侵犯。你們四月在南京學了西山會議。所以我們也在廣州幹一下。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亦可以點燈。哈哈。到此則鬪窮而七首見。狐狸尾

巴直從後面穿處翹了出來了。這就撕破了黨紀先生的面具。可見得你懂什麼黨紀。你一朝權在手。西山會議便遺臭萬年了。你自己弄到窮困無所歸。也要嘗嘗西山會議的滋味了。

加以近日的可笑。第四全會。通國人知道如何的急迫。五六七號人家延期了三天。幾乎又是大罪。乃知黨紀先生們的提議正式會期。却一延就是一個月。熱心黨紀的矛盾。如是如是。從前却想不出爲何要延長到如此之遠。十二月十五開正式會。南京方面的人。再三說過。豈不好麼。到今天。隱隱覺得廣州十一的事。早已有入曉得。出了那件事。如何去得南京。倘然不去。却又麻煩。所以黨紀且不緊要。攔到開了年再說。嗚呼。破壞黨。破壞黨紀。到底是誰。且冷靜的看事實。再有相當。再說話。

這篇黨紀問題。却不是個人私怨。打倒個人。請問不爲黨紀。廣州那許多人。爲什麼殺許多房子。爲什麼燒。許多財產。爲什麼損失。難道汪精衛先生嫌廣州太枯寂了。特地演一齣大軸戲出來。開開同鄉們的笑顏麼。大家爲黨紀犧牲。才有意義的呀。而并且各處爲了黨紀。還應該次第開演。所以是爲黨紀。一定要問個清楚才好。否則雪片的共產黨刊物。正

在那裏借黨紀題目。大興波浪。比三大政策還要利害。

## 五、吳稚暉——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

這兩天我在報上看見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的電報。什麼共逆殺人放火，肆意行劫呀。什麼此事爲俄人主使呀。什麼務將共產黨徒一網殺絕。并與蘇俄斷絕邦交呀。什麼更不容許有不忠實同志。勾通逆黨。謀危本黨之企圖呀。什麼迅掃逆蹤。爲之稍慰呀。什麼此次雖由共產賊徒。乘虛竊發。然亦由平日過示寬大呀。這類字眼雖然痛快。然搖筆卽來。却被祖宗以來八股先生漠視慣了。儒林外史高翰林所謂己飢己溺。止是教養門的典故。認不得真的。此故當誠信未孚時。自然領情是一定領情的。仍要等候遙遠事實的證明。也不算我們大苛。就是對方是個偉大人物。也可以忍辱負重。不必急求人見諒的。（忍辱負重四字。我早請曾仲鳴先生貢獻過汪先生）

照汪先生那種跳來跳去。危險得很。少少不成了一隻鬥昏雞。造出錯誤又錯誤。進一層



再進一層。到了愈弄巧愈拙的地步不止。所以從前在北京坐驛車。大家相戒。切不可左邊腦壳上着了一擊。馬上向右急偏。若偏過去。右邊腦壳上必更着了一大擊。頂要緊。冷靜起來。強着項端坐。讓高低不平的過去。或苦腰支頸項不着。多受點挺正的痛苦。免得腦壳吃虧。汪先生去年三月去了歐洲。冷靜了一年。我以為好像嘉富爾到山上住了一陣。當把從前那種悻悻然小丈夫的壞處。可以改盡。那真是我們建國三傑之一。新中國的運氣來了。那知提了皮包上岸。就不信任了真真愛朋友的李石曾。定要趕到漢口去上當。（這就是小人物終上大人物的當。當時他或者以為鮑羅庭人物是更大）於是左邊腦壳上着了一擊。就豹跳如雷。左歪右歪。被擊到如今。中間雖行李也推墜地上了。車夫也被他腳踢了。他也莫名其妙的受打。

我敢於下這種比喻。就是因為汪先生兩件大事的文上。有幾句真心話。他說。『但廣州人民。經此一番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的慘禍。是我刻心刻骨。一世也不能忘的。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若是一個「人心肉做」的東西。不能說這種話也是假的。除了

他是天人。或者是個魔鬼。就假了也未可定。若是假的。我說到漢口是上當。又說至今還莫名其妙。豈非被他竊笑麼。然而我們自己既不是天人。又不是魔鬼。終要相信是真。相信是真。也就不嫌唐突。僭加忠告。批評他是上了無數當了。

他在覆張發奎的寒電上。更有一句「封建思想。昏庸老朽」的金玉良言。他說。「即浮薄少年。好爲偏激之論者。亦宜痛斥。不可錄用。」那裏知道。吳稚暉便是一個浮薄老年。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等就是幾個浮薄中年。就是國民黨裏錄用了我們這班東西。引進了俄羅斯的猶太野獸。弄得浮薄少年。偏於國中。我「老改志」了。四月裏才覺悟「亦宜痛斥。不可錄用。」汪先生到十一月。被殺人放火驚醒了。也說這話。倘然陳先生等收到電報。也居然贊同了。不說別的。我們四五個月以來。承乏其間。被浮薄少年也罵得夠了。近今更是零片的匿名信寫來。殺吳賊稚暉呀。老狗不如呀。遺臭萬年呀。公開的。又是口上生疽呀。褲子後穿呀。我們不配受這樣的重要責罵。最好以後連接不斷的匿名信。改送到較重要人物的宅上去。願他們寫着殺汪賊精衛。陳賊公博呀。汪精衛陳公博狗都不如。遺臭萬年。口上

生疽。褲子後穿呀。說句笑話。我們把那顆印移交給各位罷。因為爲人不好有二重人格。既捨不得國民黨「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招牌。又貪圖無產階級專政。全世界聯合起來的榮耀。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就要弄到「革命的向左轉」剛剛說完。而「浮薄少年不可錄用」又喊了出來了。倘然左字不作總理的全民政策解。必要專是三大政策裏的工農政策。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那末殺人放火。是他革命正當的方法。浮薄少年。才是向上的青年。何以又要痛斥。又要不可錄用。平心而論。我們都是狗都不如。說句大逆不道的話。總理也有些「不如」。所以打倒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旗子。老實在各處不客氣的扯了。故爾汪先生的跳得起緊。除了共產黨工具的批評外。李石曾說他是肝病。我說他是左手握魚。右手握熊掌。無錫俗語說。「眼淚滴滴落。兩頭掉弗落」。不肯担歷史上的錯誤。不肯將汪精衛三個字。就斷送在賢明政府身上。我贅言裏是力竭聲嘶的貢獻。他當時一楊刮子都當冷嘲熱罵。所以就毫不注意了。

況且李先生說國民黨比共產黨左。好像汪先生也贊同的罷。還是確信呢。還是應酬。左

在那裏。李先生說。他們是皇帝式的。又說他們方法是陳舊的。所以是右。這都對了。但我終願讓一步的承認。他們那班猶太浮薄少年好爲激論。動輒把世界革命來做招牌。就算比國民黨說得左些。然而結果完全是騙人。最受欺騙的。就是無產階級。而做皇帝而專政的。盡是不生產寄生蠹蟲階級。這是汪先生分共以後也說明了。又俄羅斯本是一個壓迫別人的民族。並非如中國還是一個被壓迫民族。有兩重困難。所以他們背皮靠了北冰海。無憂無慮。儘管倒行逆施。居然還是強大。然他的強大。並非共產造成的。乃是彼得到尼古拉造成。止有到共產的今日。疆宇縮小。痛苦激增罷了。這反正淺陋如我。說也徒增訕笑。卽如總理眼睛既不綠。鼻子又未高。批評了馬格斯學說是病理。而掛國民黨籍的浮薄少年。口雖不言。尙敢竊笑之。至少亦深疑之。三年以前。止有皮宗石先生嘆曰。「中山先生讀書真勤。批評馬格斯的著作。各國最新出版者。中國人讀者無幾。中山先生已挾其精要。融入己說矣。精衛先生等皆束書不觀。止聽浮薄少年瞎說可嘆也。」

我見陳璧君先生說。「共產黨所以痛恨陳公博陳樹人顧孟餘等。就是共產黨恨他們會作

反共文章。」我說。汪先生靠住他手下有這班人才。所以覺得能治天下者。惟有我輩矣。並且敢於批評南京方面的反共。止是同張作霖陳廉伯一樣。其實據又一方面的看他們。危險得很。所謂腐化的三種人。說不定還可評做小人。我的小人。我在法國面告過汪先生的。但我願勉爲有忌憚。不敢無忌憚。陳樹人先生。我也不曾讀過他的文章。我又不曉得他的爲人。酷辣點說。恐與多數粵委員一樣。是腐化庸人。準官僚而已。且置之不論。至於徐謙顧孟餘。文章不文章。可以不必論。若無忌憚的做下去。一個將成大胆老面皮的小人。一個是成爲懶惰陰刁的小人。陳公博甘乃光。真是事理通達。見解明敏。確有可取之才。惟歪邪過去。一個是貪黷無厭的小人。一個是善伺人意的小人。於是說到汪先生自身一個僞君子是八九分成功。恐非痛下一番工夫。不能變換。（這是我目前才觀察明白的。前年在北京演樂胡同。張溥泉先生批評了。我幾乎同他相打。）若是有忌憚的做去。儘可拔出來。若無忌憚的做去。就要成爲卑鄙小人。現在他忌嫉同僚。記憶仇恨。好弄把戲。多方掩蓋。加以貪嗜權勢。差不多病菌已四面侵入。（若被我毒罵極了。索性真去做共產黨的工具。那也不過小人上面

。再兼一個耍人罷了。宇宙之大。何所不容。）但各位被罵的先生們。既不必生氣。亦不要冷笑。這是我的學說。「凡最好的與最惡的是止隔一線」。不比那次好的與次惡的。却甚相懸殊。有能做小人之才。亦即有能做君子之才。然往往一個有爲之才。自以爲墮落下去。或者也不過降爲次等人物。其實大大不然。簡直正如小說所說「止因一着錯。滿盤都是空」。坐不知君子小人是止隔着一線。所以古今來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物。因此我不避忌諱的把目前糾紛中緊要人物。批評他們一不小心。將成小人。並非我的不公平。其實他們的對方。亦何一不可走到了小人的地位。我先自認小人。並非今天才故意弔詭。我是一個酷刻小人。常叫對方難受。然截到現在。兢兢的守了有忌憚。僥倖還不曾做過虧心的卑鄙之事。如汪先生不相信。再苦胡展堂先生不着。漫罵給你看。胡先生根抵深厚。老實不如你。所以我不客氣的常稱汪爲張良。稱胡爲陳平。（蕭何是國民黨裏一向不曾有過。至今也還不曾有）所以胡若一個不小心。亦將成爲剛愎小人。爲何他倒剛愎。你倒卑鄙呢。這就是更好與更壞尤密接。他是近真。你是近假。而且他的操養。由有忌憚而自然。年來進德不小。他無子不娶妾。蕭然若

僧。勤治事。喜研究。厭棄爲所識窮乏者得我。皆是他進德不已之新生命。所以說不定汪先生一方的人。要想拿卑鄙的徽號贈與胡者。却恰恰贈與汪矣。惟微惟危。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不慎歟。（然我不贊同日內急催胡先生出山之提議。相當時期。自然需要他。他也自然肯捨身。）他不曾好像如別人。既誓再出混鬧。狗都不如。有忌憚的。自然海枯石爛。應要踐這。就是這次他抱病不出與會。我是見過他一面。請他到會。他領之。未贊一詞。後來我猜到。若露面而不爭。有何意味。爭則必得排汪之嫌疑。且於事亦必無絲毫救正。所以近來不需要他。政事黨事。真能進行。才需要他做一重要分子。可是他也是個弱者。我不許他能獨振乾綱。正如料汪先生之亦不能一樣。現在無可諱的。正如蔣總司令所說。止靠武裝同志有決心。我却不贊成他說「服從」。我望武裝同志。現在要擔當得起黨權。又要尊重黨權。就是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才是真正井欄上拋錢。從最狹的一條路上。得到最好的結果。最好的結果。從古都是如此得到所以成功極少。若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醜的辦法。就是武裝同志。真正服從。忘了他也是委員。委曲聽命於七張八嘴。實則長

衫同志。大半觀望。不是瞻徇。就是搗亂。視武裝同志。不是同志。直是異類。瞻徇者還當他強盜。以能順從爲妙。搗亂者視他爲軍閥。以能反對即得。這都是對軍人爲非同志的辦法。軍人也不會想自己就是黨中柱石的辦法。所以反共以後。急需開重要會議。把如何是三民主義的方法。如何還是共產黨的方法。討論一個清楚。定了大政方針。蔣總司令所謂「尤重在討論政策制度的改正」。那一點不錯的。若開會而會開出權來。就是槍斃我。我也不承認。衆口一詞的胡說。真是大笑話。拿洪憲登極。三揖三讓的方法。會在權字上有增減。真最醜的作爲。此種作僞不除。便是第一步的失權或竊權的醜態。目前我有一個非常可駭的提議。就是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權也交給武裝同志。幸而有凱馬爾其人。國民黨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免得不死不活。無疾而終。權是築基於兩點。一是基於李先生分治合作的精神上。（是精神。不是什麼政制。）就是所謂公平。權利上留心自己的清一色。也不許別人清一色。却不要沒了人的功能。（非但功必兼能。）一是基於甘先生的集權上。就是所謂擔當。功不必歸己。過不必歸人，而紀綱不可



不整。所恃者便是一毫無私。專供黨用的武力。蘇俄的黨權。集於一二人。亦即恃有武力。彼即恃暴民之武力。暴民之武力。如何而能成。即放任暴民殺人放火。養成其窮兇極惡而成。於是所謂長衫同志。恃有此後盾。而武裝同志即如脫落司基。逐之如一羊矣。鮑羅庭本以此法奉獻。而今日汪陳甘等等。終覺不能忘情者。即是此法。一般國中浮薄少年。心終不死。作匿名信來痛罵者。亦爲此法。即孫夫人邵力子先生等。雖反共到底，好像蘇俄自有辦法者。亦必定影響於此法。此所謂昏庸老朽決不能領略之方法是也。然而殺燒了一些。便會引起汪先生若喪考妣的憤慨。而且江南之橋。逾淮爲枳。殺燒亦必越鬧越糟。所以我也知他是一種方法。無如移到蘇俄以外。簡直此路不通。因此有人謂馮煥章先生反共。何以他與蘇俄還是若即若離。我說止有他才能與蘇俄若即若離。止有他的方法。亦能與蘇俄不必絕交。何也。他完全反對蘇俄的殺人放火。而自有集權之能力。能力何由而生。即以他的武力。整飭紀綱。紀綱如何會飭。就是艱苦。公平。愛民如子。故我八月十二憤對何李兩先生說。我看南方國民黨是沒有那種能力矣。還是去請馮煥章來罷。因此。蘇俄要馮先生共產。方法便不

能不改。若共產黨的方法。一定絲毫不能修正。不是馮嚴絕他。便是他倒了馮。否則馮把他愛民如子的招牌。丟在毛缸裏。去做他的工具。還是大殺大燒。以上不是說到別一問題上去。就是說。集權不用蘇俄革命方法。便要用軍隊武力。武力有兩種。一是帝國主義的武力。一是中山先生軍政時代。交給黨中忠實同志的武力。候黨權固了。還給長衫同志。換言之。自己也做長衫同志。過了訓政時代。到了憲政時代。而且不必集權。或者這個就叫做民主集權。若武裝了暴民。算民主集權。那種貪便宜方法。把責任放到苦惱人身上去。這不叫民主集權。乃是寄生蟲集權。利用苦惱人一下子。

閑話少說。所以十一月一號在武定路。我主張蔣先生既然出國了。歇歇也好。到了十一月廿九。那就覺得斷不可歇。到了十二月十二。更覺得非馬上出來不可。而且從此非協同了個個忠實的武裝同志。把黨擔起來。把權振作起來。歸之於黨。我們可以貢獻的。就是艱苦。公平。愛民如子。（若嫌愛民如子有毛病。就改作事民如父也好。）拿了古人規而不頌之義。則要之曰。此篇正論着君子小人。止隔一線。勤業愈爛然者。而漆黑亦愈易。希臘時亞

歷山大第一。所謂歷史上之頭等人物也。克波斯。入印度。功烈之盛。古今無匹。然至埃及。爲諸侯王嗅足膝行。駐兵半年。兵皆無用。亞君亦顛倒錯亂。貽笑後世矣。此願汪先生所謂總司令。所謂幾個總指揮。朝夕念之。不然一個不小心。也進了討論小人問題之中矣。

說了許多旁文。把與汪先生討論的小人問題。沒有說完。對於目前汪先生的幾句良心話。到底又有什麼要求。也非一言能盡。

罵人將爲小人。（請注意。我還不會說已經是小人。）豈不是極難受的話。然我以為君子小人。止隔一線。過也人皆見之。君子也。掩使不見。則小人矣。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也。護而不更。則小人矣。所以我所舉汪先生之諸病菌。人皆見之矣。汪先生若必不承認。或竟是我之錯誤。汪先生止需不掩且更。其各自皆歸我。例如汪先生實非共產黨工具。果事實證明。我亦必受罰。可是現在之事實。問諸路人。尙且懷疑。如謂疑其非是。則有之矣。證明則尙早也。因爲汪先生若說反對特委。其事非常重大。竟可予共產以機會而不恤。儘管汪先生說主張不會死。我們終不懂主張者爲何物。我們終覺反對一個特委。乃極毛細之事。因特

委之產生。汪先生自己即未嘗視之爲非常可怪之事。汪先生之忽然「氣極」。我們竟莫名其妙。倘這個特委。果然用得着現在的氣極。用得着不恤予共產以機會。可是當時漢方特委六個人名氏。不應反由汪先生親筆寫出。應該別人請你寫。你須頭可斷而筆不可下。卽此一端。不必再引當時汪先生許多附和之情形。已令人百思不能信其反對特委之嚴重。果出自衷曲矣。汪先生重視黨紀之理論。實密於我們。而實行之疎。往往反是。此又甚不幸之事也。故我忍不住的加以刻論。權說汪先生似乎不甚注重黨紀。每注重黨紀一次。止是上共產黨的當或予之以機會。

故若汪先生果不是共產黨之工具。這回廣州十一月十七之事。可說是汪先生受了政治上的壓迫。使的不平手段。看他一路袒護張黃。他兩件大事文裏。又有「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是你們不能打敗我們的主張。」則情見乎辭。本來要靠唐生智出氣。無奈何再靠張黃來出氣。這並不瞎扯罷。於是十二月十一之共亂乃由出氣產生出來的亂子。吾昨天所以一開口。便說急是急不得。恐怕愈弄愈錯。左腦壳上着了一擊。留意右腦壳。此言不但可供獻於

汪先生且可貢獻於給你虧吃的人。貢獻於又受你虧的人。凡急急追復原狀。急急出氣。必既無益於自己腦壳。而且亂子不止共產亂子。可以多端。必皆有害於大局。然這還不過向尋常庸愚之人言。若對汪先生春秋責備賢者。我等久索汪先生於九仞之表。不知汪先生尙在樊籬之下。眞失望甚矣。此所以不能不加小人之詛咒。以冀最後之來復。

蓋汪先生宜知自己之地位。不但虛榮已得了領袖。而在責任上。亦正羣相以領袖責之。必宜包涵一切。至公無私。遇必要事。尤需忍辱負重。過則歸己。善則歸人。使國紀黨紀。由破碎中以公道而得立。不應與懂懂私人。較同計異。用臭政客之方法。弄條文。做宣言。欺人欺己。以求倖勝。於是紀其所謂紀。而權其所謂權。若甚可恃。一不勝。則又用浮薄少年之行徑。跳來跳去。藉搗亂爲報復。此等行爲。今日無知之失意政客。嗜權武人。固滔滔皆是。但是天下不太平。就是此輩太多。中國之平等自由。求而不可得。亦即此輩太多。三民主義。無從實行。亦因此輩太多。黨之無紀與無權。完全亦因此輩太多。然用什麼法子去減少他的數目呢。用命令去勸告罷。用演講去哀求罷。用書報去宣導罷。好的。但下命令的

。演講的。做書報的。却就是這個裏頭的一分子。你叫會有效麼。用法律去制裁罷。用嚴刑去懲治罷。更好的。但執法的。用刑的。又就是此輩中人。則效果又將何如。於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爲中下等人說法。若曰袪兄之臂。姑且徐徐是亦教之以孝弟之道。乃所謂分治合作罷。火車站上買票法罷。言論中不恤曲媚以求全。學了楊雄之美新。韓愈之上宰相。好是不大好。姑且也算好的。但還是望此輩中人。去安排其同輩之人。必至徒託空言。甚至無益有害。這種情形。早已無人不知。大家所望的。必求有點超乎此輩之人。來用種種方法。與此輩磋磨。幸而得當。則中國得救。或救正一點。亦可苟延殘喘。戊戌望到辛亥。五年望到十六年。袁世凱望到吳佩孚。甚而至於望到孫傳芳。幸而我等毛遂自薦。叫人得到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國民黨員。國民黨員裏又挑出來一個道德學問有點根基的汪精衛應可以超此輩而不料還自己降格。豔羨此輩。所以我「氣極」了。一定要「打倒」他。但實在我還是急極了。一定要罵醒他。態度不好。是落了我自己的人格。或於別人的私利有損。於別人的千秋無損。請恕我罷。（講到私利。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生盛明之國。享受此等俗福不

過做個俗物。也由他去招無產階級的不平罷了。若在衰亡之國。簡直是偷賣屋瓦。質當神像。易得醉飽。幫助亡國的敗類。回思國民黨員。大都由一臭叫化子的阿哥。得有赫赫的今日。口說建造新中國的人。坐在汽車裏。慾心炎炎。怨氣沖沖。做那拆中國的事。末日一到。還被人叫罵。不得不搖我們八股先生之頭。顫聲問之曰。則亦何爲也哉。則亦何爲也哉。且革命直發財耳。闊綽耳。巍巍然耳。我輩國民黨之浮薄少年。昔日斷截脰足。辛苦艱難。吃盡苦中苦。竟爲人上人。果得之矣。則安禁今日共產黨之浮薄少年。不眼紅耳熱。捕殺不怕。再接再厲。求代之乎。所以當假寐以思。嫌地盤之不穩固。財權之不我專。私人尙未盡用。美差尙未到手。泰山未曾靠得。宿怨報未痛快。恐爲別人解決。或圖及早下手。因風可以使篷。乘隙可以下石。種種鄙陋。於心頭發動時。把國民黨期許人者何物。共產黨何爲該殺。帝國主義者何爲不當我們是人類。一同想想。心氣或者和平點。人格說不定一天高一天了。送到棺材時節。也不會少了什麼。現在且閣起旁文。把我認爲汪先生所不當爲者。略用事實舉例如左。

今年以前。我止知汪先生。爲一偉大有望人物。他的政治行爲。我未注意。今年四月。他從歐洲回來。不贊成我們反共。跑上漢口。大發雷霆。我們雖也罵他思想錯誤。然不會發見他有流氓政客之舉動。（他人或者早有所見。我則不知。）

他因爲特委會。被人束縛。他儘可以委曲求全。忍辱負重起來。否則亦可潔身而去。他所以跳東跳西。實實爲陳公博顧孟鈞之徒。爲對方所排擠。自己又感聯手無人。於是忿而亂跳。他却未能平其心。悟陳顧之徒。與南京方面人物。正是一邱之貉。自己若是超乎此輩之人。儘可兼容并包。用善意遇之。用明眼察之。用耐心持之。以冀萬一成就。必非用了順適吾意者。來排除異己。作清一色之好夢。託一班自己魔鬼。便能立成正果也。故我昨日答李石曾先生。既知精衛有政治領袖慾。當時由漢去寧。特委對彼。似實有些少束縛者。公等何不代爲免除之。藉以便其設施。李先生未及答。張靜江先生言。『這却我們錯了。但他必將陳顧之徒。倚如左右手。精衛即與共產無聯。而陳顧等亦就不是共產黨工具。然陳顧等止有左派法寶。既爲汪之所取。又卽爲彼等自己盲目的信仰。於是如蟻附羶。因甲乙而來丙丁。』



因丙丁而來戊己庚辛壬癸。顯明之共產黨。與暗中之共產黨。必大集南京。一如廣州之現在。使精衛不堪之痛苦。已早發於南京。或并延於上海。『張先生之言。亦極近情理。所以既為政治領袖之人。不可像一個負氣書生。見了對面腐敗。忘了自己方面所託又為何如人。就馬上清一色。清一色。以為必當有濟。

廣州大的錯誤。不用說了。就是知情而不告李任潮。這是何等心胸。還強辨說。李幸而跑了。否則也如黃季寬。好像李還應該酬謝。這簡直是拆梢口氣。

又想把張黃做汪家的八千子弟兵。老實不客氣。還要唱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汪先生者也是一個無知識的中下等人物。自然這是李先生分治合作精神上所許。然此是總攬全局者。不得已遷就一時地位相當之人。勉其顧全大局之權宜。如何總攬全局之人。反來幫並未相當者去鑿孔栽鬚。奪取地盤。這無異火車站長。反領了後至之客。硬擠到人叢裏去。向洞口伸手了。

我雖曾經與總司令總指揮周旋。然我的言論。登在報紙。似並不是要靠了他們。才能開

口。我說我是絕對打抱不平。而且爲了大局。自然你必嗤之以鼻。我也並不敢以此自信。然就我靠了什麼總司令什麼總指揮。我們這種說說空話的人。靠了勢力逞威風。我們的無聊罷了。你是有望的領袖。什麼總司令總指揮。都該一視同仁。看見他們有不是。直可以教訓他們。不應該同我來吃醋。借了我去罵他們。借了他們來罵我。好像小孩子輸了拳頭一般。此皆所謂失了領袖的態度。

這不免降列於臭政客浮薄少年之列。并因此而下不了領袖牌子。又變爲僞君子。橫決出去。諸菌畢集。就直趨於卑鄙小人地位了。我言因果相倚必如此。是警言忠告。非罵人。

現在且不說共產問題。廣東那個亂子。是忿忿不平的躁急弄出來的。想也確實的了。不論原動力之目的如何正當。而「舉動輕率。釀成大亂」八個字的官樣考語。任何一方面。也承認了。以張發奎黃琪翔陳公博等。也已照例自劾了。汪精衛等。也已照例查辦了。這還並不會與共產問題有什麼關聯。與第四次全會問題。更如風馬牛。汪先生曾嗟怨。以爲前則允許保護。後來又爲何查辦。豈知這是兩個問題。保護者。保護到會。在十二月十二出了廣州燒

殺亂子。查辦者。查釀亂有關之人。查了沒有事。當開會時。依然保護。查了竟該辦。那就自己跑了。或者捉到廣東去了。這就他們人也不見了。說不到保護不保護。今天聽說汪先生已果然跑了。他即不爲要查辦。他見張黃等自効。恥令張黃等獨爲君子。本也應自効而去。用不着政府來查辦。吾個人貢獻汪先生等暫休一下。換些新空氣。政治生命。相當時節復活起來。還要健全呀。

至於廣州的善後。實在是一個難補償的損失。人民的無辜遭殃。終是全國民黨之恥。就是真殺幾個釀禍人來快快意。也不足止被災人的悲痛。所以如何懲前。姑且不言。請言慈後。則張黃的軍隊如何。必要離開廣東。調去相宜之地。免得他裏面惡化分子淘汰不盡。第三國際注意廣東海口。又眈眈不息。若再裏應外合。廣東人吃不住第二度的燒殺的呀。張黃能自動的走路。因僥天之幸。若決不肯走。那就不能不下強迫的決心。

然廣州亂子。不過慘事發動之一果。而追原其遠因近因。互相關聯。不易確指。然除了共黨問題外。而內部之縱橫捍闖。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爭先恐後。循環

報復。乃是一大原因。故以小事爲論點。既有一個政府。出了如此大亂子。或通緝幾個人。或查辦幾個人。以平人民之氣。如泣血稽顙。哀此計聞之例。維持一個面子。這原是極應該做的。但失政失刑。由來已久。每當東交民巷口照相掛起。人皆目笑存之。所以這種了世事的公事。或者就把幾個鼎鼎大名的上了爰書。聊以塞責。把幾個飯桶。明知被人裹脅者。不必替他揚名。也未嘗不可。且內部嫌疑重重。其知者知是公憤。其不知者難免不疑私怨。所以此次什麼請願等等。皆讓超然如廣肇公所等主持爲尤好。反正此種文告上的空戲。作爲羞辱之具。作爲執言之具。皆無絲毫價值。我之言此。非有所指斥。直以爲大刀闊斧的做去。以他人之小懲。作爲我們自己之大戒。及早給黨國以新生命。此其時。此其時。而萋萋之處。好像嘴唇上佔些便宜。益而有損也。

至於論到大處。我們西風。剛爲東風壓過。以我之意。不必定求其平。才說平。未免不知不覺又壓了過去。簡直要吃些虧。以爲大家自己上當的自罰。但我看四面八方的空氣。叫做一個人也沒有覺悟。大家說不定還是路蛆鑽糞渣的亂攪。我是對不言黨國的戒。已經逾越

。所以今天忽然想到。愧汗無地。趕緊收斂。又有一小問題。當我仗着威風。肆口漫罵別人的時候。實在中心慚沮。然苦惱朋友。肚皮餓了。又以為我將以口舌得官。不日要飛黃騰達。所以要想介紹工作者。每天也有幾封信。但我漫罵了別人。怎麼還有面皮向別人開口呢。一定要原諒的呀。因此一定從今日起。半句話也不說一個人也不見。一封信也不復。躲到別處去。寫點物質文明的小唱本出來。給小朋友看看。以贖吾罪。

## 六、汪精衛——兩件大事

反共是一件大事。恢復中央黨部也是一件大事。兩件大事都應該鄭重的做去。我和吳稚暉先生見解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把反共一件大事看得重而把反特委一件大事看得輕。須知道如果祇是反共便算了事。那麼張作霖也是反共的。陳廉伯也是反共的。我們和他們有什麼分別。因為我們是為要實行三民主義而反共。我們是為要擁護國民政府而反共。我們所以要擁護國民黨。因為國民黨要實行三民主義的。我們所以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為三民主義是適合

於中國國民之需要。能解放中國國民之痛苦的。我們既然要擁護國民黨。則不能不主張恢復國民黨的中央機關。這如何不是件大事。

這幾日來。廣州消息令我十分痛憤。雖然今日得着張發奎李福林等驅除共賊克復廣州的電報。但廣州人民經此一番殺人放火姦淫搶劫的慘禍。是我刻心刻骨一世也不能忘的。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只是今日看見吳稚暉先生相當時期的一席話。說我『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真使我氣極了。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特別委員會是『小事』麼。是『唾手可改的』麼。如果這是小事。則民國二年袁世凱解散國會。以什麼參政院代行國會職權。也是小事了。如果這是唾手可改的。則何以直至今日特別委員會還沒有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還沒有開。特別委員會之發生。昨日我們宣言中已說過了。我如今索性再說幾句。爲什麼十二月三四兩日纔開了兩次的預備會議。便一連的停會三日呢。停會三日的結果。提出什麼粵方委員不得出席案。又什麼粵方委員通緝令。

又什麼汪顧陳三委員不得出席案。這是什麼意思。這除了要破壞第四次會議。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開會不成。以便又來組織什麼臨時會議。還有什麼意思。我敢堅決的說一句話。我們取消特別委員會。即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這些主張不是我們三幾個人的。是大多數忠實同志所一致主張的。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是你們不能打敗我們的主張。所以我們於你們打唐生智的時候。由漢口一跳跳到上海。再由上海一跳跳至廣州。你們以為我們必不敢再來上海了。所以不住招手的叫我們來上海開預備會議了。不提防我們一跳又跳至上海。我們在漢口反共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倒蔣的。如今我們却提議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了。難道這也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擁蔣麼。你們沒得說了。却又說「提防蔣同志上當。」我索性的再一跳跳離了蔣同志。祇做消極的幫助。不做積極的幫助。那你們還有什麼說呢。不湊巧的廣州事變出來了。你們可以借題發揮了。於是通緝啊。引渡啊。要使我們連租界也立不住啊。慢說到南京去。誰知接二連三的電報。張發奎等不止不是共產黨。還正和共產黨作殊死戰。還

得了勝仗。打敗共產黨。恢復廣州省城。你們還有什麼說呢。於是說『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哼。這幾個月來。我的跳來跳去。也跳得太苦了。你係仗着幾個聰指揮的勢力。趕着我不住的打。定要將我打入共產黨隊裏去。也打得太苦了。只是我一個人雖會病會死。但我的主張並沒有病。並不會死。大多數忠實同志並沒有病。並不會死。你又說。『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這『騙走』兩字奇怪得很。李任潮不是已說明來上海的緣故麼。如何說我騙。而且李任潮如果不和我一起來上海。則十一月十七日那一夜至少和黃季寬同一狼狽逃命。不走又怎麼樣。李任潮因爲受了十一月十七日事變的激刺。失了常度。我原諒他。只是你如何也說這樣的話。

吳稚暉先生。你不是說過無論怎樣粵方委員都應該來此地開會。此地對於這些粵方委員的生命自由應該絕對保護。即使主張不合。寧可散會。各自回去。再各自去打。不可趁人家來開會的時候。來難爲人家。你在李石曾家中是如此說。在拉都路會議席上也是如此說。如今怎麼樣。



唉。大事要緊。軍閥利用國民黨內爭來牽制。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內爭來搗亂。國民黨的同志還是團結起來。擔負國民革命的責任罷。

## 談話

### 一、李濟琛——說明第一次粵變之真相

此次粵變要而言之純係共產黨之陰謀。直接間接支配一般驕將悍卒。與失意政客。乘機作亂。奪取政權之表現而已。清黨之役。本爲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有目共見。第三國際本年五月間執委會決議。造爲國民黨左右派之爭之說以眩人耳目。稱共黨所操縱之武漢政府爲國民黨左派政府。而託其庇護。不料其後陰謀敗露。卒引起兩湖人民及各方劇烈反對。共黨於是不得不引退。乃思轉而求根據地於廣東。廣東爲共黨盤踞最久工作最勤之地。清黨之役。雖能鎮壓其暴動。剪除其首要。然潛勢力尙未氓滅。共黨既不得志於中原。其不能忘情於廣東。固勢所必至。於是假道江西而有南昌之變於時葉賀部隊既直趨閩粵邊境。張黃亦電稱跟蹤追擊。但始終未及接觸。且自撫州而後。兩軍所取路線卽復分歧。當時已有人報告。謂張黃葉賀分兩路入粵。爲共產黨預定之計劃。惟恐力量不充故一方面由張黃佯作追擊。藉掩

耳目。使粵方深信不疑。全力對付葉賀。俾張黃得乘虛而入。輕襲廣州。然後與葉賀夾擊省軍。以遂其佔據廣東之計。又據各方報告。張黃所部。至吉安尙滿街貼共產黨標語也。粵方對此。一則以當時寧漢合作空氣正濃。雅不欲過事推敲。而妨本黨之團結。再則該部以在漢給養困難。且苦戰經年。士兵疲乏。期回粵休養。加以唐生智欲盤踞兩湖排斥客軍。該部因無容足。余與後方各同志對該部袍澤之誼甚深。故坦懷相迎。期有以慰其長征之勞。詎該部中途舍葉賀直趨韶關。便尅日將部隊開赴廣州石龍以至惠州等處。沿途占駐粵漢廣九兩路險要。軍事上布置。岌岌如臨大敵。其他種種要挾。更不一而足。其政治部又往往發生同共產黨向新習用驚人標語。甚至清黨期間逃遁之共產分子乘時蠱起。到處活動。而原日在黨及政府任事之國民黨忠實同志。多爲其武力所逼走。故當時粵中人士。羣相震怖。予亦爲大局憂慮。乃忽接征討葉賀逆部各軍捷報傳來。而張黃部隊遂稍爲就範。共黨亦稍爲匿跡。張黃等亦有令各政治部及軍隊內。凡屬共黨分子離開。不然亦應登報聲明。脫離共黨。及聲明不是共黨之舉。以爲掩飾。然其實葉賀失敗後。共黨首領如葉挺高語罕楊瓠安譚平山輩逃港。張

黃或派代表前往接洽。或親往勾結事屢有所聞。予詢之。則答謂不過欲知該黨之內容。不得不虛與委蛇云云。余當時欲感以誠意。待以寬大未加裁制。且以張發奎追隨陳可鈺同志至久。陳同志亦力言張在北伐。有顯著戰功。當不至自暴自棄而叛變。益之當時張黃。恆以擁護汪主席回粵爲詞。予素仰汪先生與深信陳可鈺同志。遂忘張黃假借名義之計。其後汪先生來粵。予益鎮靜。有所恃而無慮。不料汪先生與予甫出發。而彼輩之真面目乃畢露。彼以黃紹雄有異志爲藉口。抑此轉足證其虛誕。黃紹雄此次來粵。固奉汪先生之電召况張黃此次所繳械者。如黃埔軍事政治學校學生。臨時軍事委員會之衛隊及兵工廠新編第四軍之部隊。石井兵工廠之守兵。虎門要塞之守備軍。及余之住宅衛隊等等。與黃紹雄風馬牛不相及。又豈得引爲藉口若以擁護第四次執監會議爲言。則汪先生與予此行。正擬代表粵中同志。對此事爲完全解決。而寧中同志意見亦漸趨一致。竟乃操戈同室不待號令。此何爲者。今而後余始恍然。於曩者轟傳共黨令張黃葉賀。分道入粵之說。信而有徵。而汪先生及予與陳可鈺同志始皆以深信而見欺矣。其尤足令人發噤者。黃紹雄率桂軍七團助粵軍。討平葉賀。粵人方開會

祝捷。以彰有功。今乃兔死狐悲。含血噴人。事之滑稽。莫過於此。

漢寧合作。武漢政府取銷。一部政客。昔日縱橫武漢。高下在心。嘗欲支配整個黨部及政府。今日因與他黨員合作。其行動自難免於種種牽制。有所失意。便思自開新局。擅設黨部政府以償所欲。南京特別委員會之成立。本出於吾黨大團結之精神。其用意自未可厚非。况當時軍事危機。逼於眉睫。中央執委。一時未齊集特別委員會亦係不得已之處置。但其手續未甚完備。經汪先生在武漢在廣州一再演說之啓發。遂喚起吾人。對此問題重加考慮。不料一部份失意政客別有懷抱。欲利用此問題。以爲攘奪政權之具。自命救黨護法之中央執監委員顧孟餘陳公博等。竟於張黃叛黨之日。應黃逆之招。而出席廣州政治分會。居然議決任張發奎等爲分會委員。查政治分會委員。須由中央政治會議產生。今顧陳等知法犯法。與張發奎黃琪翔呵成一氣。然後知昔日之爭持特別委員會問題。爲借題發揮者矣。

張發奎黃琪翔原爲余所統第四軍之一部將。張原爲師長。黃爲團長。東江南路楊劉諸役。以至去歲北伐。皆有戰功。共黨陰謀破壞吾黨。極力挑撥。離間吾黨軍人。而收爲己用。

以張黃二人可以誘致。故鮑羅庭鄧演達輩。盡力包圍。甚至聞鄧演達移榻與張黃共起臥。遂有武漢所設黨權運動之事發生。更有張發奎聽鄧演達指導之宣言。余當時以提議黨權等口號。均爲共產黨及失意政客之所假借。曾再三去電。應服從總司令。而不應服從當政治部主任之自然人鄧演達。又以陳銘所率十一軍，原與第四軍受同一訓練。服務黨國。應相親愛團結。不應與唐生智朋比對付十一軍。彼均置之不理。無何。而有迫走陳銘樞之事發生。而有併吞十一軍之事實現。蓋此時或已受共黨之餌矣。寧漢分裂後。果以張爲十一軍長。黃爲四軍長。及後張更爲兩軍總指揮。回粵張稱病。黃遂代總指揮。黃張以數月之間。驟擁重兵。方趾高氣揚。睥睨一切。而共黨所操縱之政治部。又從而排擠之。其陷於驕蹇反叛者。有由來矣。

總之。予對於張黃及其所部。自謂竭誠盡力。方其出兵前方。余在後方。前後津貼及補充士兵服裝器具材料等。統計不下百萬元。卽武漢分裂後。該部如何通電毀罵余及後方同志爲反革命叛黨要打倒等種種。而余及後方同志皆一笑置之。且優待其在粵之家屬有加。迨其

在南昌窮無所歸。復由陳黨代表可鈺籌款四十萬元。前往接濟。到贛又復送給二十萬元。並送給衣毡各物。及其到粵。所有駐紮之營房辦公處等等無不遷就相讓。甚至民政廳財政廳軍事廳公安局建設廳農工廳。無不如取如攜。遍布私人。政治分會處此險惡形勢之下。亦不得不勉強遷就。該部僅三師。在武漢自給僅四十五萬元。尙未領得足額。到粵竟開預算至一百萬元。政治分會亦予以批准。蓋余等方冀感之以誠。免至橫決。磨爛地方。而重陷黨於分裂。不意其終於叛變。先總理致同志書論陳炯明叛變有云。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不但國事爲所敗壞。黨章爲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爲所犧牲。即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樂而爲此。此誠所謂別有肺腑。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余此次來滬。冀於促成吾黨之團結。有所盡力。然而粵中叛逆當途。民陷水火。而所統各軍。又爲逆部到處襲擊。斷絕餉食。中心煎急。不可終日。余受黨國重託。職責所在。除促中央各同志開會外。不日即當首途反粵。統率所部。爲黨國整紀綱掃除叛逆也。

## 二、孫科——追述特委員會組織之經過

記者問。先生對於第四次會議及中央特委會意見如何。答。（孫答）余個人對於此事。實不願多所主張。惟此事之原委。無妨爲足下告。自本年八月初。許汝爲同志以寧漢兩方均已一致清黨。故曾致函汪精衛先生。主張本黨同志應一致團結。以完成國民革命。其書中曾提出三種解決方式。一爲召集第一次代表大會所產生之執監會議。二爲召集粵滬兩方第二次代表大會所產生之新舊執監委員會。三爲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汪先生對此項意見。以爲援引廖仲愷案。廣東曾有特委會之組織。故於第三條確予贊同。其時適蔣介石同志辭職。而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三同志來電。亦請武漢同志來寧合作。八月二十二日李同志因受寧方同志之委託赴滬。當日武漢多數執委。亦已抵滬相候。討論結果。先由譚延闓同志及余來電。與寧方同志就商種種。嗣後汪先生亦搭輪東下。及抵寧後。乃共同轉車赴滬。與寧滬兩方各領袖磋商一切。第一次會議。係在張靜江處。是日以爭執是否開第四次執委會問題爲最激烈。



結果乃一致贊成由寧漢滬三方同志組織中央特委員。解決黨國大事。第二三次會議係在伍梯雲處。大致係決定產生方法。其最要者即三方各選同志六人。共同組織。而武漢所選之六人反候補三人。係汪先生親筆簽定。洎第四次會議之日。遂接汪先生退休之書。此時武漢同志。以汪先生嘗有『黨有辦法本人即當退休』之表示。故未爲深怪。而後汪先生去滬。適武漢有政治分會之組織。此間同志羣相詫異。未幾接汪先生由漢來電。謂係應唐生智派秘書長來滬相邀往漢。此行係爲中央特委會向唐解釋誤會。證以彼之引援廖案廣東曾有特委會組織之報告。誠屬確信無妄。惟渠對特委會。主張於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時追認之。而余等則以汪先生赴滬後。滬上各領袖多未來寧。故全體會議未能開成。而中央特委會又以軍事政治急待解決。無暇及此。乃即在寧開中央特委會臨時會。此種情形。自應向汪先生言之。並須申述此間同志。無不贊成全體會議。盼其早日來寧之意。於是十月初間。伍梯雲等與余有武漢之行。意在挽汪來寧。故抵漢後。當將寧方同志贊成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說告之。而汪亦即允來寧。乃余等於十月十三日返寧。至十五而汪先生未到。至十七而汪先生又未到。當時方軍事

當局已決定討唐。當我師西出長征之日。正汪先生東下赴滬之時。迨聞汪先生到滬之訊。譚延闓同志曾由寧赴滬往晤。而汪先生又已起程赴粵矣。汪先生到粵。曾來數電。均力主開第四次執監會。而取消特委會。隨又主張在第四次開會時。先停止特委會議。此間同志。以特委會之組織。係各方多數同志所組織。余等在寧少數同志。有何權限可以取消。惟對第四次執監會議均頗贊同。故寧滬同志多數之主張。乃在贊成維護特委會。同時亦贊成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此其經過之大略也。至此。記者復問先生對於此事態度如何。答。予當視多數同志之意思爲從違。

### 三、黃紹雄——自述第一次粵變之經過

來粵之原因經過 我在去年十月。因患病下廣州醫養。直至今年三月。方能痊愈回桂。在此一段時間。我與廣東的政治軍事。是沒有半點關係。四月間加入廣州政治分會委員。這便是我在廣東參加政治的起因。但是此後清黨問題發生。我奔走上海南京二次。經過兩個多

月。復患肺炎病。又病了兩個月。葉賀逞兵。討賊在外一個多月。葉賀肅清。回在廣東。不過兩個禮拜便回廣西。直至十一月十五日。方再到廣州。統計我自加入政治分會。雖有五個多月。但出席的次數總不滿十回。這便是我在廣東的經過及政治的工作。

第七軍來粵的原因及經過 當四月間。清黨問題發生。奉總司令命令。由廣西抽調八團到廣東鎮攝反動派。係以二團駐欽廉以六團駐北江一帶。後回廣西省內須兵勦匪。將駐慶三十一團調回。其餘一團。亦因葉賀變叛。調北江防剿。計經南始贛州會昌梅縣潮安陸豐油頭直至肅清葉賀。即由海道調回省城。轉調回桂。其先頭第四師兩團。已抵梧州潯州。適討唐事起。奉軍委分會令。留五團入湘。在韶關集中。集中完畢。准十六日分向樂昌出發。至於在粵第七軍餉項。當奉調之時。曾聲明若抽調八團。則廣西須添加三團。方足維持。故此三團之餉。須中央補助。經由總司令部核准。每月補助三團兵餉八萬九千餘元。加以作戰臨時費。每月共由中央補助十七萬餘元。奉調以來。不特對於通都大邑。未曾稍駐。即邊都小邑亦未久駐。終日在行軍作戰之中。無一刻之暇。這便是七軍來粵之原因及經過。我在廣東

所任職務。除政治分會委員已述外。尚有第八路總指揮職務。但祇限於出征指揮作戰之一個月。賀葉肅清。即通電解除。及臨時軍事委員會成立。我係中央委員。當然亦係委員之一。亦係副參謀中之一。但自成立。我僅到會三次。便回廣西去。會內事自有主席及參謀長副參謀主持。討唐事起。由臨時軍事委員會任我爲北路軍總指揮。事前并未徵我同意。事後我并未就職。這便是我在粵所任的軍事職務的經過。

第二方面軍回粵及臨時軍事委員會成立之經過 第二方面軍。自從葉賀分裂後。即由吉安贛州回粵。其時我方在潮梅代行指揮。從事肅清葉賀。當時爲統一指揮起見。由政治分會下令。第二方面軍歸第八路總指揮李濟琛指揮。後因見名目尙未畫一。乃決議由政治分會產生臨時軍事委員會。以原日寧漢兩方之駐在政治分會轄境內之軍事委員組織之。計自十月十五成立。我會到會三次。議決的重大議案。有取消第八路第二方面軍等名稱案。畫分各軍防地及擔任肅清土匪案。決議動員。集中出兵討唐案。皆係在各委員出席議決者。

汪先生回粵及與李主席赴滬的經過 歡迎汪先生回粵的電及代表係李任潮先生張向華先

生所發所派。當事前并未與我商量，我既無參加機會。亦無反對的表示。我於廿四日回桂。汪先生於廿九日到粵。與何香凝。甘乃光三先生電邀我下粵商量政務。卅日汪先生領銜通電。擬在廣州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會議。這兩個電。都係二號在南寧接到。我江日即復電。謂我將桂省政務略為處置。即行下粵。因我卅日回到南甯僅有二日也。三號又接汪先生與我個人的東西電。大意係述甯漢合作之波折。及回粵之主張。並詢問我的意見。我支日復電要點。一、主張在甯開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會議恢復中央黨部。二、認甯方討唐。不是代表特別委員會對武漢中央同志示威。中央同志不可因討唐而致第四次全體會議不能開會。三、中央同志不可加入任何辨論是非。應該努力促成第四次會議。以裁制各方是非。四、認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為恢復中央最高權力機關。為解決歷來糾紛之總樞紐。若因討唐而不到會。不能開會則是中央自己放棄其最高權力。中央委員自己分裂中央。五、討唐軍既已暴發。可以不問。若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會。議決不論任何方有不服從者皆聲討之。六、希望汪先生以領袖資格。領導同志。不避艱危。在南京開會。六日接粵電。謂汪先生不日赴滬我當時

即電汪先生問是否有其事。可否候我到粵。面陳一切。九日接汪先生復電。謂定在粵等候。我即於十一日由南甯動身。十五日到粵。面見汪先生。而汪先生與任潮先生行裝已備。登輪待發。忽忽未及多談而別。我與李主席自從民十二西江相從。中間經過。不能盡述。此次回桂。李主席曾迭電催。我到北江指揮北路討唐軍事。我因處置桂事。至十五日始到粵。適李主席赴滬。將軍委會事交陳參謀長可鈺主持。北路軍事交我主持。我即面辭。謂我既決不就職。請仍由軍委會直接指揮。

我最近回桂之經過 粵中同志。自從接到十一月一日在甯開會之電告。即皆準備赴會出席。故我決定於最短時間回桂。與各負責同志商量黨政軍政要務。至梧州知會期無定。故到柳州視察。近年來之新建設。由柳回南甯。與黨務負責同志決定此後廣西黨務整理綱要及其他重要問題。與政治負責同志決定此後政治進行方針。與軍事負責同志決定桂林方面之守備及各道區冬防計畫。前後程途經過共三個日期。并未涉及其他軍事。

十七晨事變之經過 我十五日午刻在廣州聞知汪李兩主席已束裝待發。乃至葵園稟陳一

切并送登南強小輪而回。是日五時。適爲政治會議期。以未銷假。故未出席。十時聞汪李兩主席因兵艦不能行。回來復至葵園。補陳一切。直至二時送登火車後始行回寓。十六日九時爲軍委會會期。到會後以人數不足。流會。即回寓所。夜十一時半。忽得報謂十二時將有異動。請避去。同時見二區署及派出所皆停汽車數輛。并有汽車時常在寓所附近緩緩巡行。心知有異。乃喬裝潛出。避入友人家。四時尙無事。自謂神經過敏。乃命從人回。安慰家人。并囑衛兵萬一有事。即行繳械。不可抗拒。因已出恐驚人民亂地方也。我亦擬於天明後即自行回寓。從人去未久。而各處槍聲繼續而起。乃確知有變。乃再喬裝離友人家。經西關澳江南岸。復折入西關。但見軍警森嚴。槍聲斷續。終不知因何原故。乃行經西堤永溪路一觀究竟。見五光十色的標語。四言一句的佈告。及三五成羣的宣傳員。都是說「實現汪主席的救黨主張」「速開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打倒破壞救黨運動的黃紹雄」「打倒霸佔廣東的黃紹雄」「打倒把持廣東政治的黃紹雄」「打倒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的黃紹雄」「打倒勒索商民一千萬的黃紹雄」「打倒威逼友軍的黃紹雄」「反對非黨的軍事行動。」「實行在粵開執監全體會議。」「我便

思疑此次的大風潮。完全是爲我個人而發的了。如果這種罪名。都是真的。我個人實是罪該萬死。七軍辦事處及我的私宅衛兵被圍繳械劫掠。也是應該的。但當時的槍聲不止此兩處。於是心中疑惑。乃行至文德路李任潮先生的公館。也被繳械搶掠。東堤的新四軍部十一師部十三師部也被繳械搶掠。士敏土廠的臨時軍事委員會也被繳械搶掠。聞說黃埔軍事政治學校。石井兵工廠兵工試驗廠工兵團工程教導團隊虎門要塞守備隊及其他友軍駐省機關部隊。都被繳械。於是我便明白了。這一回的大潮。不過借我們作一個題目。發揮其他的意義了。日暮途窮。於是我遂不能不登泰山輪船離去廣州了。這便是十七日我在廣州親身的經過。我述至此。我自己也不知如何便被他們看上了。我離開了廣州。却鬧得我的名揚全國。這是我夢想不到的。但我不管他是罪名是好名。我總不願虛負。就不能不根據事實略爲辯正幾句。全國同志所認定的救黨主張。便是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汪先生的救黨主張。到底是指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呀。還是指在廣州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呢。如果是指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不但



我個人十二分贊成。并且全體的同志。都未見有幾個反對。如果是指汪先生領銜通電擬在廣州開會。我不即下廣州。我不表贊成。即是我破壞。其實自該電發出後。中央委員有幾個贊成。有幾個到了廣州。爲什麼不去討他。此種通電。不過是私人的意見。不能當作中央的決議。強人以絕對服從。毫無商量餘地的呵。論理在廣州開會。即使免強違法做去。是無異破壞國民革命。使國民革命總退却。將兩年來爲革命犧牲之人民財產軍隊同志於不顧。而已得之利益。拱手奉還敵人。不過在事實上法理上皆無實現之可能亦無須反對罷了。說到我霸佔廣東。把持廣東政治。必須軍政民政財政黨部都有相當力量。才能說霸佔把持。試問七軍在粵。除韶關東裝北發之步兵五團。及駐省辦事處我私宅有槍數十支外。何處有七軍的蹤跡。難道李任潮先生公館。新四軍部。八旗會館臨時軍事委員會工兵團工程教導隊臨時軍委會警衛團黃埔軍校虎門砲台守備隊十一師十三師省防軍三十二軍十三軍十六軍都算作黃紹雄的部隊亦說他霸佔廣東。亦要繳械肅清麼。廣東省政府的委員。各縣縣長財政處長統稅局長那一個與我有關係。廣東每月支出軍費六百多萬。我祇知到在粵七軍每月所支不到十八萬。其餘

或解在前方或在後方。我都不過問不知道。至於廣東的黨務。我連廣東省黨部在甚麼地方執監委是那幾個我都不知道。其他 C. C. Y. I. Y. K. Y. 以及左右派鬥爭。更是莫名其妙這種情形。硬說得是我霸佔把持廣東麼。說我威迫友軍。陰謀消滅第二方面軍。究竟今日是誰威迫誰。是誰消滅誰。我奉汪先生電召來粵。汪先生先一日行。事變次日發。這又是誰陰謀誰。誰暗算誰。第二方面軍號稱二萬。李薛亦各稱數千。不說自己以衆欺寡。反說我以五團步卒威迫友軍。消滅友軍後方四軍十一軍與前方第四軍原係一體所分之部隊。十三軍十六軍三十二軍省防各軍各有其本身歷史人人都知硬說他是黃紹雄的部隊。或係與我有關係要消滅他要改編他。難道便可欺騙友軍。欺騙社會。達到我們的妄想。各友軍便默聽。便認他收編消滅而不討伐抵抗麼。說我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汪主席李主席赴滬的原因我祇道係代表粵中央同志商量開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或更有其他原因。是不是被我迫走就請問汪主席。李主席便明白了。說我勒索商人一千萬公債。須知強迫募債。維持中行。係政治分會與廣東省政府委員會聯席會議議決的。我係政治分會委員。亦係贊成之一個人但此種公債。不是我個

人私用。好壞自有政治分會及聯席會議負責。推不到我身上。反對非黨的軍事行動。不知指的是那一次軍事行動。如果是討唐軍事行動。則廣東討唐。是受命於黨的。因討唐係臨時軍委會的決議。臨時軍委會由政治分會產生。政治分會由中央黨部產生。自然都是合法機關。決議亦是合法的。若果這些都算爲無黨的根據。試問十七日的軍事行動。又是那一個黨的主張。那一個黨的決議那一個黨的命令。我知道平時能代表本黨的就止有合法人數的中央黨部。決不是少數幾個中央委員。如果是少數幾個委員行到什麼地方。中央黨部便要搬到什麼地方。這個便是個人代表黨。是要反對的。末了。我總括的說幾句。十七日廣州的變亂第七軍僅駐省辦事處及我私宅衛兵數十人被繳械。其駐在韶關。樂昌準備入湘三七軍五團。已由小北江轉回廣西去了。除此廣東省內。絕無七軍蹤跡。彼等故意借題發揮小題大做。將臨時軍事委員會警衛團新四軍部十一師。十三師省防軍黃埔學校工兵團工程教導團石井兵工廠兵工試驗廠製彈廠虎門要塞李公館及各友軍駐省機關部隊繳械佔領。以實現其殘殺同志。消滅友軍之陰謀。其主要原因。不外是幾個灰色的共產黨員。要破壞寧漢合作。破壞第四次執監會

議要使已經前進到黃河長江流域之國民革命總退却。要在廣州設立小朝廷。消滅異己。一切打倒某某擁護某某。都是欺騙民衆。掩耳盜鈴的廢話罷了。

#### 四、陳可鈺——詳述粵變之內幕

前第四軍黨代表陳可鈺。以汪精衛前此回粵。讓成廣州事變。陳於病榻聞訊。爲之惋惜不置。現陳已漸痊可。特爲記者述其經過情形如左。足證張黃此次謀叛。於汪精衛陳公博輩有偌大關係也。陳言。向華本余之舊部。從余幾及十年。余器其材。常加意愛護。計張自爲第一師少校參謀。至民十五爲十二師長。皆由余卵翼而扶植之。故張之於余。情感甚篤。余對之每有改正。均能怡然信從。去年留住武漢。爲共派所包圍。致誤入歧途。余深爲惋惜。而苦無匡救之方法。及武漢舉行清黨。前此客共反共之見。已渙然冰釋。適蔣總司令致書於余。勸余撫慰向華。使之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余商之於李主席任潮。任公欣然贊同。余於是有南昌之行。既抵南昌。遂於張部軍官會晤。惟談話之間。各軍官對於廣東政治均表

示不滿。對於勞績昭着之李主席。亦多有微詞。向華欲擁余爲之代。余不禁駭然曰。余此來目的。在於調停。乃因以爲利。豈尙有人格之可言。若謂革命而可以不重人格。不要道德。則余殊不欲爲革命黨人矣。且余不願見有部下倒長官之舉動，尤不願使廣東構成雲南四川之混亂局面，任潮軍長沉毅有爲。余決擁護之。向華經余勸告。乃翻然覺悟。尋且語余曰。我前爲鄧演達所騙。致懷疑於介石。今爲葉挺所騙。致懷疑於任潮。余得見黨代表。始知所謂廣東政治腐敗。任潮薄待前方將士之家屬者。皆葉挺騙余之詞也。余見向華對於廣東已完全諒解。乃爲之籌足餉項。指定部隊回粵路線後。與之同行回港。當時向華且戲余爲彼之保鏢也。余且以爲調和舊部團結四軍之苦衷。行將如願而償矣。孰意張部回粵後。爲陳公博輩所愚。一變其前日之態度。張部方抵廣州。即遍貼駭人耳目之標語。調查各機關團體之主任人員。釀成一種恐怖之空氣。余召向華責之。向華諉其過於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余念向華本頗思振奮有爲。不如使之共肩粵中黨務與政治之責任。庶足以和衷共濟。弭患於無形。同時向華亦請以公安局一職位置其十一軍軍長朱暉日。余遂與決定下列各項問題。(一)任向華代理

軍事廳廳長。(二)任朱暉日爲公安局局長。而以鄧彥華調任建設廳或實業廳。(三)以謝嬰白任軍事廳參謀長。(四)以向華兼任省黨部組織部長。決定後遂請之於李主席任潮。任公一一允之。且立即簽發軍事廳及公安局之委任狀。詎向華意復變動。命下之後。辭不就職。調和之舉。既未盡如願。而默察張部黃琪翔輩之態度。亦異常倔強。黃一日過余就談。其對於特別委員會。既表示堅決之反對。同時對討唐問題。亦有異言。蓋彼以爲唐雖應討。然必須經中央執行委員之議決。而不應奉行由特委會產生之軍事委員會命令也。余當時以爲唐既應討。則逕討之。何須咬文嚼字，徒事延遷。且特委會之產生。乃甯滬漢合作之結果。當各方協商之際。精衛先生亦曾參與其間。未聞發生異議。何能退有異言。余乃據此而駁黃琪翔。黃雖無詞。然卒不肯屈服。余念張黃對於粵政府之措施。既多鑿柄。留駐省垣。終非良策。乃一面勸向華出洋。一面獻議將第二方面軍移駐潮汕。張黃卒納余之勸告。任公遂給向華出洋費港幣五萬元。(向華所要求者僅大洋四萬元)而第二方面軍且計畫到滬後之佈置。欣然預備出發矣。孰意汪精衛先生竟於此時回粵。復掀無窮之大波。汪言武漢清黨後。當不能就陸

自稱左派的如陳公博甘乃光顧孟餘陳孚木輩之包圍。遂思利用第二方面軍在廣東之機會。造成一新局面。余於此不禁憤然。故余與汪晤會之際。直語之曰。先生於此時回粵。有兩不可。一則激起兩廣之糾紛。一則釀成第四軍之分裂。近日報紙上之歡迎聲中。已含有濃厚之火藥氣味矣。汪聞語愕然曰。嘻余誠爲不祥之人矣。聆先生言。余此次回粵。與四月赴漢。將毋得同一結果。余四月赴漢。本欲勸回彼方忠實同志。使與寧方合作。而結果竟成寧漢之分裂。然一誤不容再誤。余將急離此間。直赴東京。余聞汪語。私心爲之欣喜。孰意陳甘輩又發動何香凝。以阻止汪精衛之他行。汪留則余之調和事業。卒不免歸於失敗矣。因汪主分裂。余主團結。而汪之魔力。又爲余所不及也。廣州事變之經過。大略如此。余身歷其中。無所匡救。真不勝悲痛也。

## 五、白崇禧——對滬報界之談話

淞滬衛戍司令白崇禧。昨日下午二時。在赫德路十九號佛教淨業社。東邀各界開茶會。

到會之團體。有上海市黨部。縣黨部。總商會。縣商會。閘北商會。商民協會。市參事會。工會統一委員會。航業公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律師公會。申報。新聞報。時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商報。新申日報。江南晚報。中華晚報。民生晚報。東南通信社。國聞通信社等。（李濟琛君報告。因時晏不及發表。今日補刊。）直至七時許始散會。茲將白總指揮之演詞。紀錄如下。「剛才廣東事變。已由李主席任潮。將經過情形。報告諸位。兄弟自奉命東征來滬。將到一年。與各位談話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三月間清黨期內。共產黨搗亂滬地甚烈。殺人罷工。迭見不鮮。使各界不能安居樂業。當時與各位見面。即決心清黨。請一致協助。以救黨國。第二次與各位談話。是在九月間孫逆傳芳將渡江的時候。孫製造空氣。說什麼要到上海向各界籌款。要到杭州觀潮等豪語。不但滬人恐慌。即外僑和領事也很驚慌。上海少數的民衆。甚至要預備迎孫。在那時兄弟在談話會中。曾說一負責語。就是在兩星期內。可將孫逆全部解決。果然龍潭一戰。不過一星期。已將孫部主力消滅。此次請各位到此地來談話。我不善詞令。但爲黨國之事。難於緘默。却不能不說。我本來已奉命兼代第三



路總指揮職務。不日離甯赴漢。但我聽見滬甯人民。因共黨造謠。很是恐慌。較之孫逆渡江時。還要利害些。我想自今日起。把共黨工具。操縱黨徒來說破。使他無可施其技。使大家安心。現在第三國際的計畫。從前武漢未清黨前。被他操縱着。把中國整個的黨權奪去。後來甯漢清黨以後。他便失敗。就改變方針。想把東北內外蒙古做根據地。當時他提出口號是倒蔣反共。他爲什麼要如此呢。因爲他見了滬上的大本營。及武漢東南幾省多不可靠。他不得不改變計畫到東北去。這是第三國際第一個總計畫。最近又改變策略。他見張發奎黃琪翔在粵奪取政權。他便作爲根據地。現在鄧演達又帶了一部份共黨。由莫斯科來粵。這是一個在莫斯科的國民黨員報告的。很是確實。鄧演達返港活動。活遭人指摘。所以暫在香港躲避。現在廣東的僞主席陳公博。他原來進過共產黨。旋因犯事被處罰。他現在究竟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許多人多不明白。鮑羅廷在粵時一切政治工農重要機關。多托付他。他近用五十萬元來辦黨。收買青年學生。粵省所稱的國民黨左派青年團。凡此種種。均是千真萬確的。最近又變更策略。指使廣州張黃以擁護特別委員會罪名。打倒黃紹雄及李任潮。又通令擁

護張黃叛變之中央執監委員主張在帝國主義租界內開第四次會議。這會議在黨的法統上。應該開的。應該在中國首都開的。免失國體。此會議開後。大家希望來解決黨內一切糾紛。但事實上却不然。前兩天預備會議席上對粵問題。粵方附逆委員。他完全利用此次會議。來阻止討伐張黃。他說的是。軍人干涉黨。同時却說張黃的叛變是護黨。拿黨做他們的御用。不顧是非曲直。挾周天子以令諸侯。這就是不合道理了。近來共黨造謠言。說一七兩軍有意見。想造成寧漢兩方分裂。他的用意。便使一七兩軍分離。長江發生事變。又造慘案來操縱。那天的祝捷大會。軍人死亡的也有。却在調查慘案內始終不題一字。他所謂擴大宣傳。以爲南京因開會而發生慘案。我們到南京是去不得的。好在租界開會。有意損害中央威信。使中樞動搖。財政混亂。遂其停止北伐軍隊南討共賊之工作。使共黨在廣東坐大。他們挑撥的話。我要補述他。對七軍方面說。兩廣要合作。方足以對付長江。對一軍方面說。蔣汪要合作。才可以消滅七軍。他們爲什麼恨一七兩軍呢。因爲一軍是本黨的基本軍隊。主張清黨最力的是第七軍。因此共黨恨入骨髓。百端要消滅七軍的勢力。我對於一七兩軍武裝同志。我

均隨同出征。共過患難。無所偏重。一七兩軍在黨國多是努力的軍隊。幾次作戰。彼此也很親愛的。決不會受他挑撥。共黨種種罪惡。如此利害。我們應該早早再來做第二次的清黨。前次若遲幾個月清黨。國民黨早已消滅了。中國早在共黨之手。而且還影響全世界。所以前次清黨。共黨最爲切齒。大家要認識這次廣州的事變。完全是共黨操縱。是第三國際所定搗亂長江的計畫。所以南京的慘案。廣州的兵變。都是他們的罪惡。很是顯著。大家請特別注意。不要被人欺騙。對於廣東問題。我們不要作粵桂問題看輕了他。共黨爭廣東。很有用意的。我們如果竟中其計。那很危險了。因爲廣東濱海。俄國軍火輸運便利。且有兵工廠。至於廣東農工受共產化者甚衆。因此。我們對此萬不可輕輕放過。

上海新聞界爲全國全世界輿論中心。望大家主持正義。使共黨之毒計暴露於天下。使民衆不致受其鼓惑。這是兄弟所切望的」。

## 六、李宗仁——暢談黨國糾紛之癥結

最初之經過 「假使一般人要知道我對於蔣總司令復職的態度。我不得不自始至終。將此中情形。詳述出來。作一有系統的談話。回溯我國民革命軍攻下江西後。共產黨首領和共產黨黨員。眼見我國民革命軍的勢力。十分膨脹。就起了極大的恐慌。他們恐怕國民革命軍從長江下游。乘勢北進。直搗北京。使中國早日統一。他們想這是和他們很不利的。他們也極不願見國民黨發展到如此地步的。何以知之呢。因為當國民軍在粵。誓師北伐時。共產黨徒。表面上的反對。暗中的阻撓。相繼并進。因為國民軍力量的發展。與共產黨至不利。不過我們國民軍的北伐。係應民衆之需要。為民衆解除痛苦。共產黨徒。不能公然反對。彼時蔣總司令對北伐既下決心。即令全師出發。於是共產黨之希望。完全失望。他們最初的陰謀。第一步就不能達到。

運動反對蔣氏 北伐軍既出發。因全體武裝同志的努力奮鬥。熱心黨國。雄師所至。勢如破竹。深得民衆之信仰。此事殊出共黨意料之外。於是他們就想出一條惡毒的計畫來。想把我革命的領袖蔣先生摧殘。以阻撓我們的北伐大計。回想去年我在武漢時。我奉了總司令

的命令。將我之部隊。集中黃梅一帶時。共產黨用了種種名稱。以污蔑我蔣總司令。種種反對。不遺餘力。我苦勸他們爲革命前途計。爲完成北伐計。大家應當團結一致。不要鬧了。又有甚者。當時鄧演達顧孟餘徐謙輩。天天到我地方來。運動我不要出兵。他們說。假使軍事再有勝利。蔣總司令的勢力。更將擴大。現在非把他打倒不可。那時我用了萬分誠懇的態度。苦苦的勸他們道。個人所有的毛病。我們都應該加以諒解。但是他們聞了我言之後。他們依舊用了種種的方法來離間我們。慫恿我不出兵。我想假使我們內部的首領動搖。軍事上就要發生非常危險。所以堅持不肯。鄧演達言。不要緊。汪精衛現已回國了。我們可擁汪氏爲首領。將黨權提高。那時我在漢口。因彈餉兩項。俱被共產黨扣留。不能出發。他們實在不要我出發。三月間。我們的東路兵。已下浙東。江右兵亦向安徽前進。下蕪湖等處。那時我軍的彈餉。仍被扣留。我於到江西見蔣總司令請示。蔣總司令以二十萬元撥充我部之餉。我乃得由安徽向南京前進。迭獲勝利。不過彼時共產黨仍用挑撥離間之法。至安慶後。共黨思欲以次高位迷我。發表我爲安徽省政府主席。以利用我。我始終置之不理。以後我到安慶

。對江右兵已攻下南京。江左兵出蚌埠。斷敵兵後路。共產黨乃以兵襲我後路。我軍受其牽制。不得不退回蕪湖。使共軍不敢東下。

決定舉行清黨 嗣後總司令赴申。我亦旋至。大家共同商量對付共產黨搗亂之辦法。討論後。我們一致決心清黨。自此共黨盤踞漢口。竟與我方對峙。我於是因須分心於防備漢方襲擊之故。不能用全力消滅軍閥。大好時機。失之交臂。殊使人痛心不止。

漢方變更策略 我黨之目的。既在解決民衆之痛苦。共產黨則非常殘暴。故自此以後。漢方以阻撓北伐之陰謀。漸形暴露。漸爲民衆所知悉。民衆方面。頓覺豁然可悟。因此漢方環境漸趨惡劣。唐生智部下亦多有猛醒。此種空氣。大爲漢方所不利。漢方爲緩兵起見。變更原有策略。

汪氏初到滬時情形 汪精衛氏初從國外來滬時。正值清黨運動行將開始。當時我們將共產黨之陰謀。和共產黨天天預備衝入租界。長槍闊斧。有憑有據。將清黨計畫。徵求汪氏意見。而汪氏不贊成。并力言無此事。以後我們見形勢愈急。再請示於他。請求解除糾察隊武

裝。他和陳獨秀商議。陳不表示同意。我們見形勢迫不及待。決用武力解除。汪乃言不可傷他性命。嗣汪氏乘輪赴漢。抵漢後。通電謂蔣氏假借名義。并不承認清黨辦法。我與白總指揮。素來本非常信仰汪氏。迷信汪氏爲革命領袖。今既如此。我之對於汪氏。始引起了一種懷疑。但我仍原諒他。因汪氏係好好先生。故一至漢口。卽爲共產黨所包圍。此則不能不爲汪氏惜也。汪氏於未離滬前。主張在寧開會。而至漢後。卽因被人之包圍而罵蔣。不足。更繼之以開除蔣氏之黨籍。通電通緝。我對之覺得無限痛心。因蔣氏係武裝同志之領袖。而汪氏亦爲革命工作之有歷史者。故對於二大領袖之破裂。不能合作。深抱悲觀。彼時武漢方面。爲共產黨所操縱。所有種種宣傳及運動。皆以蔣總司令爲總攻擊目標。

蔣氏悠然下野 今年七八月間。津浦路方面。軍事不利。蔣總司令自徐回。有決心下野之意。那時我在蕪湖。蔣總司令電召我回京。我抵京後。蔣總司令對我言。現在局面不好。漢方既不相諒。決心下野休息。以免南京危險。因對方以我爲總目標。能免寧漢不破裂。共同合作。以免黨的破裂。自然敵視一切尊榮。犧牲個人。使黨國團結。遂悠然下野。方我軍

失利時。武漢方面派副軍長葉琪爲代表。與我接洽。欲我一致倒蔣。我當場答復他。你們現已清黨了。何以又要倒蔣呢。我們既已清黨了。則宗旨業已相同。不應再無理取鬧。從事倒蔣。葉答。清黨是一問題。倒蔣又一問題。如你（指李氏）不聽我言。我們不能不移軍東下。並言武漢之所以有東征之舉。亦因軍隊不能生活。不得不向下游。來謀生活。如你（指李）不能表示同意。請你讓開一條路。否則惟有將你的部隊消滅。我聞言之下。非常憤慨。以我們已舉行清黨了。又欲倒蔣。移軍東向。自相殘殺。意欲何爲。遂正色答道。我是主張正義的。任何壓迫之來。毫不怕懼。唐軍如至。我即用七軍及十九軍兩軍之力。亦足以消滅之。葉見運動無結果。遂回漢。

蔣氏下野後之唐生智 當蔣總司令向政治會議提出辭呈時。我與白總指揮及各軍長挽留之心。非常堅決。惟同時武漢軍向下游非常猛進。津浦路方面孫軍亦向我進迫。我們因軍情緊急。無暇堅挽。蔣氏既下野。我代表政府至九江商議寧漢合作之步驟。其時孫傳芳的部隊已佔領浦口。已有數天之久了。而武漢軍隊沿江而下。先後至安慶大通等處。我向武漢方



面責問。要求制止東下。漢方答言贊成。而軍隊的前進。仍未見停止。我就責問唐生智。蔣的下野。已不成問題。何以你的軍隊猶東下不止。唐答東征係從前的計畫。現在蔣雖下野。我們不將從前計畫變更。中止進行。此後我們查出知智生智勾結孫傳芳。他自己也說。我欲消滅蔣介石。故不得不聯孫。孫軍渡江失敗之後。他對陳調元言。孫軍不待我來。遽行渡江。實自取滅亡耳。他不但和孫傳芳勾結。且與張作霖訂有辦法。

甯漢合作時情形 蔣總司令既下野。而漢方仍受共產黨之操縱。實出我意料之外。我軍步步退讓。以免衝突。委曲求全。以求寧漢之真正合作。漢方先派譚延闓孫哲生二氏來滬。開談話會。從此即產生特別委員會。至特別委員會產生之經過。可述之如下。彼時汪氏在牯嶺已函致西山會議各同志。共同合作。而我們舉行中央全體會議。則西山同志皆非委員。其勢仍不能加入。不能合作。故在申會議結果。遂產生特別委員會。以容納西山同志。當時我對於特別委員會之產生。非常懷疑。因恐以後黨中以此為藉口。乘機加以攻擊。當在伍宅開談話會時。我問汪氏。假使有人反對特委會。我們應如何對付之。汪氏即為我解釋。現在特

殊環境之下。可少顧法律。促進事實。現在寧漢由破裂而合作。同時西山諸同志反共最先。寧次之。武漢同志檢出共黨陰謀證據後。始行清黨。三方目的。可謂一致。現既聯合。可用特委會辦法以聯結之。我亦言西山同志。因近來受共黨之宣傳。竟使一班人的頭腦混亂。以爲西山同志好似不值一文錢。又好似爲我黨之敵人。現滬甯漢三方既共組一特別委員會。如黨中同志。因受共黨催眠之故。而加以反對。則如何辦法。汪氏言。西山諸同志現在沒有槍。沒有一些武力了。特別會之產生。有前例可據。當廖仲凱同志被難時。亦組特委會以行使中央職權。有三閱月之久。現既在此特殊環境之下。特委會之產生。當然可能無疑義。厥後特別委員之名單。三方各有提出。汪氏則親筆將漢方名單寫出。談會結果。非常圓滿。不料翌日汪氏又躲避起來。將圈套放在我們各人頭上。果真共產黨見他跑至牯嶺。相約不出席。所以開會時。不足法定人數。不能照法律上手續開會。不過當時甯漢俱無政府。環境又非常之險惡。不產生特委會。實無辦法。不過此種缺少法律手續之開會。其過不在我們。而在汪氏。汪氏應負其責。汪到牯嶺。致電此方。謂汪爲此方向武漢解釋。並無反對。自後有人幸

災樂禍。謂特委會之產生。未經合法手續。汪氏亦從而竭力反對之。在漢口時。汪欲以一人設立政治會議。以反抗中央。與唐共同作亂。方唐逆勾結張孫時。汪致電此方。謂願以個人之人格。爲唐氏服從黨令之担保。我當時非常愛惜他。希望他不受唐生智之欺騙。不捲入新軍閥漩渦。後汪氏見政府決心下令討唐。汪氏見形勢不佳。去而之粵。又促成陳黃之叛變。他們高樹什麼護黨。要知任潮與紹雄二同志。並未擁護特委會。並且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叛於何有。張黃作亂。繳黃埔之械。圍任潮之公館。事實昭然。不能哄騙民衆和中外人士。

對汪氏意見 此次開預備會議時。譚延闓同志發言。謂請第四次全體會議處分各中特委員。我言我們中央委員中有爲中央特別委員者。固應負責。但汪氏尤其要負責。在汪氏未與唐逆及張黃二逆勾結叛變時。我對於汪氏非常崇拜。如有人妄評汪氏。或言願孟餘如何如何。我因迷信汪氏之故。不惜竭力爲之辨護。因我平昔素受汪氏之催眠也。我平昔何以受汪氏之催眠。則因汪氏既善文章。又善言辭。故信仰之心。非常之深。迨至唐逆勾結孫張。汪氏

不惜爲新軍閥之工具。我對於汪氏。始完全失望。蓋汪氏口蜜腹劍。實爲反覆無常之小人。一經看破。卽非常痛恨他。他破壞了黨的武力團結。處處鬧亂子。汪氏是否爲共產黨徒。我不敢說。惟其行爲。實係共黨之行爲。

對蔣氏復職態度 我們是素來擁護蔣總司令的。以前共產黨的百般游說。我們無論如何。不爲所動。我們對正義上是絕對擁護的。從前蔣氏敵視一切尊榮。悠然下野。以期完成國民革命。是可令人敬仰的。蔣總司令之下野。軍事方面。頓失重心。請蔣總司令復職。當然是我們朝夕希望的。但我所最可怪者。卽平素與蔣總司令爲仇敵之人。平素開除蔣總司令黨籍。視蔣氏爲黨中罪魁之人。今竟來滬拉攏他。拚命合作。蔣氏之下野。未經中央黨部核准。但漢方早已開除他黨籍而通緝他了。今竟亦附言未經中央黨部核准。可謂奇怪之至。汪氏如此反覆無常。我們深恐介石先生不上他當不止。我們因愛介石先生之故。不主張汪蔣合作。因汪氏言甘而心甚毒。無廉無恥。介石先生恐不免上其當也。

結論 本黨同志。罪孽深重。很對不起民衆。本黨的主義和口號。是解放民衆的痛苦。

今之事實。適與之相反。我今已見汪之爲人。反反覆覆。言是心非。他庇護新軍閥。庇護反對蔣總司令最激烈之人。現象如此。我因之覺得非常灰心。非常悲觀。所貴乎黨者。以其能主張正義。苟黨而不能主張正義。實無異於孤羣狗黨及強盜黨也。如汪氏等之請蔣氏復職。無別有用意寓其間。則殊爲黨國之福。我們所不敢放心者特恐仍是一種策略耳。我言既畢。我希望國人及一班青年。根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負起了一種責任。卽對一般變化無窮之妖精。立意主持正義。不受其迷。因羣衆只讀其文章。於不知不覺間受其麻醉。全國的青年們。快快覺悟起來吧。

## 七、汪精衛對第二次粵變之辯護

賀龍葉挺的共產黨軍隊。在廣東東江一帶。被擊敗之後。還有些零星殘部。原不難根本將他消滅的。但是因張發奎所部回到廣州之後。駐守東江的陳濟棠所部。和他們成了對抗的形勢。十一月十七日以後。對抗的形勢。更加嚴重。陳濟棠因爲要對抗張發奎。自然不肯分

割兵力去勦滅賀葉殘部。張發奎如果派遣軍隊去東江。在陳濟棠看來。無異前來挑戰。如何能原諒他們。爲了這種對抗的形勢。却便宜了賀葉。得了死灰復燃的機會。據最近報告。賀葉殘部的聲勢。已震動了海豐陸豐惠來紫金五華五縣。每縣都設有蘇維埃。用土地革命階級鬥爭等等邪說。煽動一般無知無識的農民。在市鎮鄉村間。恣行屠殺。這真是廣東的大患。也是全國的大患。我們要撲滅中國共產黨。應從此處着手。

不幸有些同志。徒然存了撲滅共產黨的念頭。而不能認識清楚誰是共產黨。誰非共產黨。甚至竟一口咬定。張發奎所部。是共產黨。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唉。張發奎所部。果然都是共產黨麼。他們去年從軍北伐。由湖南轉戰。以至湖北。那些戰功。是一般同志所公認的。今年四五月間。第二次北伐。在河南和張作霖最精銳的軍隊。作殊死戰。全軍將士死傷至三分一以上。方纔能和第二集團軍達到會師鄭汴之目的。使河南全省立於青天白日之旗下。這些功勞。難道都是共產黨幹的麼。不錯。無論那一枝國民革命軍裏頭。都不能保證絕對的沒有共產黨混迹在內。張發奎所部。當然不能逃於例外。只要隨時攷

察。隨時檢舉。無論那一個軍官。或那一個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只要發見了他是共產黨。或是縱容共產黨。便該立刻的清了出去。不然。那一個部隊的長官。便應該受黨的嚴厲的處罰。如今張發奎所部。不是明明說他們反對特別委員會。不服從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黨務政治軍事諸機關。而只服從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決議麼。何以不拿黨的決議去命令他們。而必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呢。我不能不為曾經共患難共生死之全體鐵軍將士請命。

共產黨之想入寇廣東。是必然的。入寇廣東。必從入寇廣州做起。也是必然的。自從十一月十七日以來。共產黨在廣州聚眾放火的事。已經層出。如果我們不認清誰是敵人。而反認錯了同志做敵人。自相殘殺起來。其結果徒為敵人增長聲勢。不但在東江的賀葉殘部。因此坐大。並且在廣州的共產黨。也因此乘間而入。這是何等的失算。

以上的話。我自從到上海以後。在同志間幾乎說得舌敝唇焦了。無奈有些同志。無論如何。總說不明白。如今索性用種種污蔑的話。來加之於我了。今年四月間。我從海外回來。

正遇着寧漢分裂。我因爲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在漢口。不能不站在漢口方面。然而五六月間。發現了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便也努力於反共了。然而有些同志。卻偏說是這是受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的。難道第三國際要吃砒霜來喂老虎麼。寧漢合作以後。我爲着要糾正特別委員會的謬誤。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因此不能不奔走往來於各處。有些同志。卻偏要說這是倚賴武力。我如果倚賴武力。又何必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呢。蔣汪合作。不是一般同志所提倡的麼。如今有些同志。卻偏要說這是別有作用。我從前曾出死力幫助過蔣介石同志。也曾出死力反抗過蔣介石同志。我對於蔣汪合作的名詞。是不承認的。我以爲黨裏頭要有中堅部隊。而中堅部隊裏頭。要有一個中心人物。今日可當中心人物的。只有蔣同志一人。我願意仍然出死力的幫助他。如果有些同志。以爲我幫助他。反爲他累。則我不以積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以消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也是一樣

我今日已向預備會議聲明引退了。我之引退。不是爲有些同志污蔑我而灰心。我向來不  
怕人污蔑的。我以爲污蔑我的。無損於我之人格。徒有損於他之人格。我之引退。是因爲預



備會議之結果。特別委員會已夭折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進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籌備。已由特別委員會手中。奪了回來。還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了。已經由預備會議一致議決。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從此一般武裝同志。得所秉命。以完成抵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肅清共產黨之工作了。我從十一月起。肝病復發。到上海後。所請的醫生。所徵驗出來的病狀。都有憑據。不是什麼託辭。我一面願意消極的幫助蔣同志。一面於預備會議完結之後。逕入醫院。治我的病。

### 附李濟深對汪談話之意見

(一)說葉賀殘部在廣東組織蘇維埃政府。他偏掩飾了張發奎給了七萬元與葉挺收集殘部的事實。

(二)汪精衛說張黃對於北伐立了戰功。便說他不是共產黨。那葉挺賀龍立功也不少。也不在張黃之下。聞說打河南之役。共產死了四百人。又怎麼說呢。

(三)汪精衛說張黃是反對特別委員會。服從第四次會議。但是他知到在粵中央委員推舉

兄弟及汪精衛出來。剛剛一日。可以就動起兵來。難道這就叫做第四次會議命令他麼。這就算是黨的命令。那更顯出不但汪精衛個人可以代表黨。凡是同汪精衛幹殺人放火的人都可以代表黨了。

(四)汪精衛說他不倚賴武力。他親口同我說的「想到武漢去靠唐生智做後方。誰知唐生智爲衆怒所歸。故此我跑到廣東來借廣東做後方。因爲廣東不是清一色。肯爲汪精衛做後方。所以有張黃的叛變。汪精衛是倚賴武力不倚賴武力。我也不敢說。

(五)汪精衛說要出死力幫助蔣介石同志。不錯。但是他在這次未離廣東的時候。每逢與陳公博張發奎在一起談話。陳張等偏攻擊到蔣同志不留餘地。不過令我很難過罷了。

(六)汪精衛說要引退了。不錯。他曾通電蔣朝下野而夕引退的。也曾因反共過遲引咎辭職的。不過由武漢一退。到南京造出了一個特委會。由南京一退。退到武漢。自己設立了一個政治分會。由武漢一退退到廣東。退出了一個張黃叛變。我想中國的亂還沒有亂夠。黨的糾紛還沒有糾紛夠。武裝同志不過白死傷了幾萬人還不算多。汪精衛還是應該出來的。

## 專 函

### 一、黃紹雄報告第一次粵變之始末

上海中央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預備會議中央監察委員會鈞鑒。並轉中央各委員各省同志均鑒。十七日廣州變亂。紹雄忍痛不言。實欲俟於此次中央全體開會時鈞會及中央各委員爲公道主張。俾黨國歷來糾紛。得一總解決。頃閱報載留粵中央委員致上海蔣介石先生汪精衛先生南京譚組庵先生並轉中央各委員各省同志電文曰。『黃紹雄企圖延長非法特別委員會生命。陰阻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擅調七軍集中西北兩江。又復挑撥粵中部隊。自相猜忌。中央在粵同志。事前迭接報告。深恐黃紹雄此等舉動。足以助長特委。危害中央。破壞革命。延長私鬥。臨時軍事委員會各委員以時機迫初。爰於篠日舉行護黨運動。分別解散反側部隊。中央在粵同志。承認此舉爲當然處置。除一致承認。並候呈第四次執監全體大會。加黃紹雄以處分外。謹先電聞。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甘乃光陳公博陳樹人王樂平李福林潘雲超叩』

等語。閱後不勝駭異。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紹雄不特不敢稍存破壞。並十分希望早日開成。特委會之生命延長與否。完全視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之能否開會爲定。紹雄希望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早日開會。便不能指爲企圖延長特委會生命。且贊成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反對特委會。皆有公私電報可稽。何等電中此點。有何事實證據。特委會之成立。自有中央一部份之委員贊成。今捨當衝者不言。而架禍於遠不相關者。此應申白者一。擅調七軍集中於西北兩江。又復挑撥粵中部隊自相猜忌。七軍奉令來粵。討伐葉賀。葉賀肅清。即電請全部回桂。第四師已到梧潯。分途剿匪。適討唐事起。奉令第六師出發韶關。乃係由潮汕分調於梧韶。而非由桂或他處調集。其無軌外行動可知。且七軍來粵。在前係奉總司令部及第八路總指揮部命令。其後係奉臨時軍事委員會命令。絕非紹雄個人之擅自調集。前後方之四軍圍結合作。紹雄倡之最先。何肯挑撥。自相猜忌。十七日事變。七軍除駐韶關之第六師已退避外。駐省僅辦事處及私宅衛兵數十人被繳械。其餘被虜者。則爲在省內船運赴前方之徒手兵數百人。此外在粵境。絕無七軍蹤影。皆有當地人民可證明。不能任一方捏造。不然事變後

沿粵漢而至韶關。沿西江而至肇慶。皆爲四軍佔領。未聞一次與七軍接觸。即在韶關之第六師。亦節節退讓。可爲七軍之無調集西北兩江危害友軍之證明。反之十七日在省被繳械者。則爲軍委會新四軍部十一師十三師。各軍後方辦事處工兵團兵工廠黃埔軍校李任潮同志私宅。在西江之被壓迫者。則爲十三師省防軍。在東江之被壓迫者。則爲十師三十二軍。在北江之被壓迫者。則爲十三軍十六軍十八師。苟不另具心腸。焉肯演此同根相煎之慘劇。而非紹雄之挑撥自相猜忌明矣。此應申白者二。中央在粵同志。事前既迭接報告。在同志方面發現紹雄此等舉動。何以事前并不加以警告質問。予以改過解釋。而遽施以敵對行爲。即在當地之政治黨務領袖汪精衛先生。軍事領袖李任潮先生。十五晚尙在廣州。事前何以全未知到不當面對紹雄加以申斥訓戒。而時隔一日。便萬惡俱生。而遂足助長特委。危害中央。破壞革命。延長私鬥。此爲人所不解。應申白者三。臨時軍事委員會各委員除李主席濟深陳參謀長可鈺張副參謀長發奎皆假出。黃副參謀長在粵。亦未與聞。則十七事變之預聞。發動者僅爲陳委員公博。李委員福林耳。查臨時軍委會組織大綱。關於重大者。由全體議決執行。平時

由主席參謀長執行。十七日之變。何等重大。既非全體議決。又無主席參謀長在場。而爲陳李兩委員便擅自違法行動。此應申白者四。除此之外。如報章所載之口號標語。如破壞汪主席之救黨主張。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如汪主席之救黨主張。係指在滬甯開第四次全體執監會議。則如上述。不能誣紹雄破壞。如係指汪先生領銜通電。擬在廣州召集第四次執監會議徵求各方同志意見。紹雄至少有贊成與不贊成之權。若謂不贊成。卽爲破壞。自該電發出後。中央同志多數未見贊成。而皆指爲破壞。便以武力解決。至謂迫走汪主席。威脅李主席。現汪李兩主席皆在會。便請汪李兩主席證明如何迫走法。如何威脅法。此應申白者五。目前七軍各部皆已調回桂省。當無問題。而粵中各軍如新第四軍十八師十三軍三十二軍十六軍省防軍。日爲第二方面軍所迫。抗戰不忍。只得步步退讓。而餉項無着。潰變可慮。應請鈞會迅速制止此種壓迫行動。恢復未變前原狀。此應申請者一。保障黨員禁止擅自逮捕。中央早有禁令。紹雄身爲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政治分會委員。如有罪有應得。儘有中央處置。或由政治分會通知到會扣留查辦。今乃不然。而由軍警圍捕。開槍擊斃

多人。幸未及於難。若此風一開。保障委員之謂何。中央委員之言論行動集會。勢必盡在外人保護之下而後可自由。主義云何。國體云何。故請對於違法擅派軍警圍捕轟擊中央委員之陳公博李福林黃琪翔薛岳等。加以嚴重之處分。并對於何香凝等荒謬之電報。加以相當之糾正。此應申請者二。務懇主持公道。黨國幸甚。臨電不勝迫切之至。中央監察候補委員黃紹雄叩呈儉。

## 二、蕭佛成致執監委員書

敬啓者。佛成自來滬養疴以後。鮮聞外事。病榻無聊。略閱報紙。藉遣沉悶。詎連日所見消息多廣東變亂之事。愛憤所激。神志爲昏。昨接諸君通函。約於二十四日赴拉都路開會。討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事宜。今晨抱病往晤蔣介石同志復被風邪所乘。精神甚覺疲倦。致不克盡所欲言。至爲歉仄。關於廣州張黃事件。社會對於汪先生懷疑甚多。佛成愛黨念切。既有所聞。不得不據實奉告。蓋自張黃在粵變動後。未見汪先生有何種明確表示。前天於報

上僅見其致陳公博皓電。詢戴季陶同志被捕消息。旋得陳樹人覆電。否認便算了事。而置其他各重要事件於不問。又見報載汪先生電覆陳公博等。贊成其在粵設中央執監辦事處。細玩各電。一若粵方委員早有豫定計劃也者。夫汪先生之蒞滬也。論其資格。固爲粵方委員代表。論其實際。則爲粵方委員之領導者。今粵方委員。已與張發奎黃琪翔等合作。無論其爲自動或受人指使。皆與汪先生有關。應請汪先生在未開會之前。明白宣示。以釋羣疑。惶恐上言。統希垂察。

### 三、蕭佛成致蔣介石書

介石同志兄勳鑒。昨談匆別。未盡所懷。至以爲歉。吾兄忠精爲黨。處境之難。用心之苦。人所共知。弟何人斯。敢不尊重吾兄意旨。以促本黨成功。惟不能已於言者。憶民國十三年弟回國列席第一次代表大會。關於容共問題。羣疑滿腹。弟與總理討論數次。最後總理對弟云。目下滇桂軍在粵驕橫無狀。惟有組織強有力之黨部以制裁之。容共不過擴充黨之力



量。並無其他作用。弟亦信之。遂不敢辯。貽禍至今。言之心悸。汪精衛是否爲共產黨徒。雖不敢斷言。惟其左右多爲共產黨中有數人物。則無疑義。團結同志。固爲今日之必要。份子不良。必貽將來無窮之禍。證之往事。歷歷不爽。且汪精衛赴粵時。李任潮同志極表歡迎。汪之左右。有所要求。均一一拱手讓之。事實具在。曾幾何時。張黃變作。季寬出走。由今思之。二月前之廣東。無異盜賊在堂。尙云是客。凶徒握手。猶曰交權。共產黨之陰謀毒計。已層出不窮。更不審慎。後患何堪設想。略抒管見。願吾兄詳察之。至禱。弟蕭佛成謹啓。

#### 四、吳稚暉與民國日報記者書

大記者執筆。我本不說話了。但關涉到我自己的。不能不回答別人幾句。免得對方說如何一句不答。無異默認。故寫呈以下幾行。請求采登。不勝感泐。

今天得到陳公博先生從廣州打來一個無線電。其文曰。（銜略）『報載先生謂此次廣州共

逆突變。爲汪先生之苦肉計。瘡痍如此。先生尙復以共產誣汪先生。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之生命。出此苦肉計。昏瞶如先生。或優爲之。凡屬國民黨真正黨員。不獨不忍爲。抑不忍言。滬上來人謂先生陰受任潮萬元。故亂發譴語。先生春秋已高。何苦爲萬元說話。弟等深惜之。公博□□印（二字電碼不明）

前因他說我生疽補褲。彼時他正強有力。所以他把對罵的態度。出來硬抗。現在他自知錯了。於是把萬元的臭糞來污穢了。要使我的說話無價值。利他們的進行。這位陳先生。真是個門角裏諸葛亮。但來人何人。何不舉姓名出來？既稱陰受。何以數目又清清楚楚。這真是陳公博的亂發譴語。什麼任潮不任潮。雖然由汪夫人介紹他的女兒。做過我的學生。但我與他家。慶弔也不會通過。這回到了上海。止在善鍾路拉都路當衆見過幾面。又本月四號。我與張李兩先生。同去南園。尋他及李宗仁先生。說明外間挑撥的法子甚多。此次只好痛剿張黃。以外都應讓步。五號李濟深何應欽白崇禧楊樹莊陳銘樞李宗仁方聲濤七位先生具名。約有十許人商議。我因張黃變後白先生還沒有見過。也要把昨日對兩李的話。同樣的去致意

他。又好久未見陳先生。聞說他將去討伐張黃也要勸他速行。所以也就到場。剛剛李石曾先生來說。他們要延會兩天。商量一切。我自然也屬說了許多話。六日又有帖來。我函復不去。七日是譚延闓何應欽伍朝樞吳鐵城李石曾朱培德孫科李濟深張人傑蔡元培李宗仁十一位先生出名。請在南園吃晚餐。我是午後到張靜江先生家。與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商定檢舉汪兆銘陳公博顧孟餘三人。不任出席。李石曾先生簽名時。聲明『我信汪先生尙不是共產黨工具。不過他喜歡的甲乙丙丁。一個利害過一個。共產黨即連環的存在。引到共產黨猖獗。則必有之結果。故諸君所料結果。我亦料之』。適陳果夫先生亦來。他說。『我心上贊同。不必簽名』。檢舉之稿既定。因我說過八日不到會。知七日晚上赴宴者甚多。擬去席上發表意見。遂附李石曾先生車子而去。此宴之後。九日李宗仁孫哲生蔡子民三先生曾來我家。李先生定要叫甘乃光諸人亦不到會。當時以爲十二月十五將正式開會。粵委多數必將政府討伐張黃令議銷。我說。讓他到會好了。果然將政府討伐令議銷。反正這回蔣總司令主張用兵。亦甚堅決。我們止管我們去打好了。李亦就首肯了。自此以後。直到今天十八。沒有見過半個

廣西人的面孔。前天晚上在張靜江先生家。約了蔣先生李石曾先生李任潮先生談話。任潮先生已經上了赴寧火車。沒有到。十七我也登過報。不見一人。所以那筆萬元的款子。沒有機會在他的袖子管裏陰授過來。我也無從陰受。或者我春秋已高。他有冥洋萬元。到陰間給我受罷。老實我們江蘇人還沒有如此卑劣。罵了他們廣西人不見十面。肯受他區區萬元。替別人做文章。賣朋友。被他廣西人暗笑麼？那就敢回覆你。小子春秋已高。從一個刻酷小人。兢兢於忌憚。修練到還沒有做過鄙陋的事。我們的生活簡單。用不到許多臭銅錢來維持。我不願給廣西人倒來穿破了袴子。我來開一筆賬給你。報告與黨中的銀錢交涉。

民元前一年冬間。中山先生在倫敦動身回國。囑我同石瑛先生隨後就走。各給船費六十磅。是受了。

元年中山先生辭退總統後。請胡展堂先生函贈我一千元。也受了。

十三年由謝惠生先生傳中山先生的命。給我監察委員薪水三百元。公費八十元。我因未監未察。退交謝先生。

十四年春間。在北京幫什麼政治會議。二三四的三個月。由汪精衛先生每月給我二百元。說是 總理給的。也受了。

十五年冬間。充什麼特派委員。跟鈕惕生先生活動。却因湊欸到法巡捕房贖一姓梅的共產黨。我反貼出二百元。

十六年四月反共後。蔣總司令因我與李石曾先生不就何職。無錢使用。借我們各二千元。使慢慢零用。李先生即將這四千元。給幾個人辦報去了。好在我們坐白車。白吃丁園招待處的茶飯。沒有什麼零用。

五月因我掛名總政治部主任。（實在我至今也不會曉得總政治部在戶部街何段。大門南向抑北向。）送來月薪五百元馬上退還了。

蔣先生知道了。從五月起。仍叫人借給我家中三百元一月。直借到十月。我家中都受了。  
十一月底。又送信借款三百元來。我因已得一個書局的校閱錢。不敢再累朋友。就作書

壁謝了。

六七兩個月。我到中央黨部去開會。會計處邀住了。每月交給我三百元的監察委員公費。一共六百元。我想這是榮任了三年監察委員。不可沒黨中的恩典。也就受了。

如此。反共以來。實得到二千四百元。家中七個月房錢家用。用去了一大半。八月回家後。我又買照相鏡頭等四百元。剩下五六百元。正計劃開一個貧民便宜放大照相舖。不料廣州事起。忙打筆墨官司。又與共產黨結下大仇。匿名信紛來。只好躲到別處。希望編點書出來騙幾文罷。（順便聲明一句。我要編的。是物質文明的小孩書。不是寫以前那種狗屁東西。三四年內會有什麼吳稚暉論著文集等。也來災梨禍棗。我是一概不知。目前竟有朋友來問我乞取什麼文集。這是一件吳稚暉難受的事。因為每遇一個風潮。就有曹錕呀。吳佩孚呀。一種投機的刊物。紛紛出來。現在的情形相同。叫我去謝別人罷。我也不配謝。叫我去罵別人罷。別人總算抬舉你。怎麼好去罵。只索別人有紙張糟塌。由他去罷了）。

我若早要萬元。莊言之。三月裏共產黨不是舉我做江蘇省務委員主席。登報揚名過的麼

？我委蛇伴食。每月薪水六百元。公費八百元。八個月來。早萬元矣。陽受不好。却要陰受麼？諧言之。陳公博是什麼麼。不是做了什麼地方的財政官。被人傳說吞款幾十萬。也登報揚名過的麼。好像就是同現在槍斃的詹大悲。先後發見的贓罪。當共產黨盛時。沒有人追究罷了。我吳稚暉『春秋已高』。飯也要比你多吃過兩碗。難道我願雞偷狗竊。止希罕萬元？所以有位住在長浜路的常州同鄉。他告訴我的親戚。我在南京得到二三十萬元。才算看得起我。萬元萬元。輪得到你來小覷我們窮措大。算正『叫化無棒。受了狗的氣』。

以上是我的答復。以下是他們的事實。

他說我的萬元。是說了汪先生把共亂做苦肉計得來的。這真是陳公博造謠也不會會造。我極攻汪先生是受了共產黨指使。乃是在共亂以前。共亂後。要我完全相信他們沒有陰謀。至今是不敢說。因為民國元年。袁世凱就在北京弄過這種把戲。是汪先生親身受過的。有人說袁的初心。也不過借來駭駭汪精衛蔡子民鈕惕生一班請他下南京的人。不料焚燒市場。搶殺通城。鬧得那末大。所以你們自己明明知道共產黨是危險的。將起事了。爲什麼小題大做

。爲了反對特委要弄兵。還急急乎要北江西江。削平廣東。致廣州空虛。難道趕了李任潮。還不夠示威。來要挾特委麼？又爲什麼。把許多有名人物。如鄧演達等。函召的函召。放進的放進。你們起初。也不料要『犧牲千萬財產。及千百人生命』。無意識的放任放任。是終批評得公道罷？苦肉計三個字。乃是我『兩個舊電報』文裏引的李任潮語。我自然不能否認李先生的話。我却不曾十分肯定。旋因汪先生說了『殺盡共產黨』的良心話。我們就把苦肉計姑且閣過。把你們輕舉妄動。定你們的罪名。你們也早已自効。政府也不過照此查辦。李任潮要趕走汪精衛。不已趕得正當當。汪亦正好跑了。難道還出萬元。來買吳稚暉贊同苦肉計。才有力量趕汪麼？就是你們算在那裏平亂。然自己犧牲了別人千萬財產。千百生命。還有面皮留在廣州麼。你看上海總商會詰問你們的疑點三個。你們有面皮回答麼。難道也是李任潮又出萬元去賣出來的麼。你打電誣我萬元的意思。無非以爲坐定了苦肉計。你們就得不滾蛋。若不是苦肉計。就將功贖罪。儼然可以論功封建廣州。李任潮無奈你們何矣。殊不知你們平空弄兵。釀亂殃民。儘管事後把禍亂平下。若是不要有國法。就可以讓你們仍在



廣州。然那個敢開這口。那個就與你們同謀。因爲千萬財產千百生命。並不是損失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的。止損失無辜的廣州人。無名的共產黨。難道你沒有從前聽見汪先生說過。共產黨把什麼人都可以做他們的工具。黨中最重要的人。用得着把他做工具時。也就把他犧牲了。會有這種的駭人說話。留在心裏。我們會馬上放心麼？我們即使暫把你們不算共產黨。李任潮也已有十足的理由。趕你們出去。他要白化什麼萬元。再來買成你們苦肉計呢。況我得了他萬元。爲什麼共亂以後。反因爲汪先生說了幾句良心話。就權認他不是共產黨工具呢。豈不失了萬元的預約代價麼？

你若說他一到上海。已給我萬元。那麼我們上了你們的當了。狠狠罵你們與共產黨勾結。警覺了你們。必能促你們加緊防共。若至今廣州晏然。我就是你們一個曲突徙薪的功臣。在李任潮方面。是個一無價值的幫忙了。萬元恐還要索回八千罷。可憐你們自己不爭氣。竟被我如神仙般的料着。据你幻想。也是我萬元的財運亨通了。我知道汪先生包庇了你們這班小人。也夠他一生受用。尤其是你陳公博。一個貪贖無厭的小人。什麼惡主意。什麼無賴口

吻。都使得出。所以張向華已服從了蔣總司令命令。願出北伐。惟有你。還想盡方法。維持延捱。圖在廣東刮地皮。施陰謀。但恐你愈弄愈拙。共產黨恐怕也少不了你。你有面皮的。今後也立志如汪先生。殺盡了共產黨。我吳稚暉便任你千刀萬剮。出你的氣。你若急急乎想盡無賴方法。要掉槍花的進行。你腦壳就會撞破的。我同你拆過字了。比小糊塗要靈驗百倍。

## 五、蔣介石致各委員書

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公鑒。慨自本黨幹部分裂。中央不能恢復。數月以來。黨統中絕。數十萬黨員徬徨無措。國民革命事業大受頓挫。吾人不僅無以對總理與先烈。亦無面目與民衆相見。第四次全體會議。爲吾人惟一懺悔之機會。乃預備會議甫開兩次。卽延會三日。今日雖重行開會。而能否圓滿進行。以完成全體會議。實不敢必。萬一竟致停頓。黨國均有淪亡之懼。敬勸諸同志垂念此次會議之重要。粵不能成會之危險。此次糾紛之主因。爲南京特

別委員會與廣東事變。對此二事。吾人同在黨之立場。實不難發見一致之觀點。且祇須為全會議正式開成。均可迎刃而解。吾人宜念及廣東南京與國民革命有若何重大之關係。廣東為國民革命策源地。吾人先統一廣東。而後革命能發展至長江流域。南京為總理指定之首都。亦犧牲無數同志之生命。始得於軍閥之手。此兩大革命根據地之建設與奠定。中正與多數同志親與其役。豈料今竟成爲糾紛之中心。回想過去之艱難與悲壯之犧牲。豈能不急起直追。促成全體會議。以解除此糾紛之癥結。

就過去之經驗言。軍閥不足畏。共產黨亦不成問題。軍閥之被打倒。已確然無疑。共產黨聲勢從前何等浩大。其陰謀鬼蜮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黨。青天白日旗下各領域。或遲或早一致起而剷除。彼等於無尺寸立足地。國民革命之勁敵。決非軍閥與共產黨。惟武裝同志不能確實認識中央威權之必要與最高性。政客從而利用播弄。始爲國民革命之致命傷。中正於本年八月決心辭職。惟一原因。爲黨之中央不能團結。黨既無統一之指導。軍事勝利亦無所用。况在無統一指導之下。軍事亦決無發展之希望。而其時又有一部分同志認中正爲黨

內團結之障礙。因此中正自拔於困苦之環境。使黨之團結即可實現。漢寧兩方中央委員即可合作。以建設一強固有力之中央。領導國民革命。萬不料有中央特別委員會之產生。更萬不料長江戰事依然不能避免。第四次全體會議至今尙未開成。以致黨務政治軍事均無辦法。北方革命勢力正在進展。馮閣兩同志正竭力奮鬥。切盼吾人迅速進兵。而吾人不能充分策應。使軍閥存各個擊破之妄想。反動勢力日益潛滋暗長。兩大革命根據地均演出殘殺民衆與學生之怪劇。黨員與人民均懷疑於黨之存在青年人人陷於悲痛沉悶之境域。國民革命現象至此。皆由於軍人不知有黨。政客使黨腐化。互相利用。互相勾結。不惜以黨國殉其私利之故。數月以來。軍事方面。武裝同志已盡相當之努力。忍飢耐寒。拚命奮鬥。其艱難困苦所成就之功績。爲人所共見。惟武力可爲黨基之保障。亦可爲擴充自己權勢之工具。武裝同志。不能真切的認識黨義。服從黨紀。卽時時刻刻有離開黨之可能。一般自私自利之文人政客。乘機包圍。挑撥離間。若輩心目中本無所謂黨。有黨卽無以達其私慾。亦非真有愛於軍人。軍人只供其一時之利用。故竭盡方法。阻礙黨權之集中與提高。犧牲將士之生命與名譽。以造成

若輩自己之權位。國亡民困。皆所不顧。今日再不能確實建立黨之中央。軍人無正當之指導與監督。仍不免受政客之播弄。不知不覺中自陷於軍閥而不悟。須知提高黨權。服從黨紀。決非空言所能有效。無犧牲個人權利之決心。與服從本黨命令之信念。祇以黨為鞏固權位之護符。此形跡上雖仍有黨。而在心理上以為黨可以假借。可以玩弄。終將成為亡黨之罪人。吾人今日。必須盡力促進武裝同志之覺悟。防止文人政客之搗亂把持確定建立黨之中央。提高黨權。申明黨紀。然此皆非從速完成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黨無中央。軍事行動不受黨的指導。無論用何種動人之名義。假借何種正當之理由。鮮不被為毫無意義之私鬥。從國民革命全局言。革命政府範圍內之各省。不應再有戰事。現在如兩湖與廣東之內部戰爭。昔日共生死之武裝同志。竟至自相殘殺。不知將如何結果。此皆因黨無中央之故。黨之軍隊。祇能受黨之命令。服從黨之裁制。欲糾正過去及防制將來一切有害於黨之軍事行動。更非迅速建設黨之中央。使能實行職權不可。

此次全體會議。為我同志惟一懺悔機會。懺悔之方法。武裝同志宜確實尊重黨權。勿再

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其盡獨前嫌。勿再互相猜忌。猜忌不已。必使舊糾紛之外。更增不少之新糾紛。黨事更無解決之希望。例如中正個人。今日幾已成爲種種推測與謠言之集矢點。或云蔣某欲重任總司令。或云蔣某謀任中央黨部要職。或云蔣某希冀造成某系某軍之紛爭。凡此謠誑。其用意皆因中正爲主張中央全體會議最力之一人。故橫加誣蔑。冀減少其主張之力量。中正個人出處。自以黨爲前提。決無任何自私自便之意。中正前此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是秉承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命令。其責任由黨之中央所賦與。本年七八月間。察知一般軍人多不能認識黨。不願尊重黨。甚至中正甫說我完全服從監察委員會。願與中央監委同進退。即有武裝同志質問。謂總司令應大權獨斷。何以須隨監委爲進退。中正以爲情勢至此。若再戀棧。即非黨所任命之總司令。而將成爲武力之傀儡。中正決不願如此。故決然引退。所負疚者。惟不能指導所部軍人一致尊重黨紀。更未能待中央會議核准辭職而已。現在有多數同志。因黨國糾紛至此。責中正出而補過。革命無計較個人利害之餘地。補過本不容辭。惟既已決心辭職。補過之方。亦惟有隨諸同志之後。一致服從黨之指導。但若依舊不能認

識黨。服從黨。惟以武裝之勢力爲依歸。則中正卽出任軍職。亦無可爲黨盡力之處。此決非同志所期於中正者。中正敢坦然自誓。如非誠意救黨而有絲毫自私自便之意。若推測者所云。則中正卽無革命之人格。將爲革命同志所共棄。中正因此必須堅決繼續全體會議之主張。尤希望全體同志均能撥誠相見。勿再稍有互相猜忌之點。

總而言之。革命大局至此。黨國危險已極。中央全體會議設再破裂。將演成全部混戰。兵士終必覺悟非爲三民主義爭存亡。而不肯效命。民衆終必明瞭新軍閥之可恨與舊軍閥無異。崩潰可立而待。故今日非一致促成中央全體會議速開正式會議不可。有不能犧牲個人之權位而阻礙此全體會議者。吾人固所反對。卽不能捐棄過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極抵制全體會議。亦無可諒恕。吾人應純粹以黨之利益爲前提。其他一切均應拋棄。亦無容顧忌。以前彼此錯誤。不再追求。祇謀此後確實永久之團結。黨國存亡。千鈞一髮。竭誠籲懇。惟希鑒察。蔣中正。

## 六、廖百芳致何香凝書

### 討論粵變問題

香凝先生大鑒粵垣此次變亂。有謂係汪先生預先定下的計畫者。有謂係黃琪翔個人自動者。又有謂係公博樹人及甘某等慫恿黃琪翔出此者。舟中晤教。乃知公博等實預逆謀。鐵案如山矣。綜黃琪翔陳公博等所以數季寬之罪者。曰破壞汪先生促開第四次會議之護黨主張也。曰逼走汪主席也。曰欲踞廣東地盤以爲莫榮新第二也。曰大廣西主義之新軍閥也。曰以暴力壓迫友軍也。曰入湘討唐爲接受南京特委會命令也。謂季寬破壞汪先生促開第四次會議之護黨主張。他人不知季寬猶可以此相揣測。公博樹人。則真不應硬造此謠也。當樹人就職建設廳之前一夕。任朝季寬樹人公博四人。在政治分會開一所謂中央駐粵執監談話會者。未列席之先。任朝季寬。卽在省政府委員辦公室中。聲明本日我兩人經聯電寧滬漢各同志。大致謂黨的糾紛。亟待第四次會議解決。無論如何。決不可因討唐軍事影響而停開。恐將來愈加



糾紛也。殆列席後。季寬聲聲句句主張十一月一日必須開會者尤力。當晚討論提案完畢。並決定翌日樹人即携同提案先行。公博則俟季寬回梧東下後再同行。至必要時。任朝再與登同同行。一場談話。彼此皆認爲完滿周密。百芳從旁靜聽。亦再孰能詳也。討唐事起。汪先生不欲赴寧。一電橫飛。此會遂欲開不得。謂爲季寬破壞。真不畏地獄中有拔舌刑耶。

謂季寬逼走汪主席。季寬離桂經年。甫行歸去。汪公即頻頻電催。彼又不得不撥冗東下。汪李兩公行期已定。季寬抵粵之日。正是汪李兩公倚裝待發之時。葵園一晤。即握手送行。謂爲季寬逼走。是。季寬逼走。此一疑問。應憑汪公良心中第一次所發之命令作答復。不容其良心左右之律師代爲辯護。更不容汪公以外之人如陳公博黃琪翔等。肆口胡鬧也。逼走云乎者。幸而季寬不死耳。倘有不測。即謂爲汪公實誘殺之。而特假手於黃琪翔。千載而下。誰能爲汪公之險毒辯也。謂季寬欲踞廣東地盤以爲莫榮新第二。無論季寬此次係因討伐共逆葉賀而東下。於粵省之內外各大小機關中。固未嘗安插一個廣西人。即任朝主粵政年餘矣。試問現在粵中武官有一團長以上爲廣西人否。文官除一甘某係依附黃琪翔者不算外。再有

一縣長或統稅爲廣西人否。百芳之爲此言。非謂任朝果有成見。必不敢用不肯用廣西人也。亦欲證明其胸中確無所謂鄉土觀念者存耳。若此而竟指爲踞地盤。爲莫榮新第二。廣東人眼尙未盡盲。人心尙未盡死。必不受彼輩亂吹也。

指季寬爲大廣西主義之新軍閥。謂有軍即閥耶。既不能指出其軍閥之條件。信口雌黃。甚無謂也。至稱之爲大廣西主義。正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季寬留守廣西。德鄰健生。先後率領廣西子弟數萬人。隨各友軍後。自衡州開火起。而長岳。而武漢。而潯贛而皖浙。而滬寧。而直逼齊魯。不斷的與北敵作殊死戰。官兵傷亡逾萬。除換取一個鋼軍頭銜而外。廣西人所得何物。天下人所共見也。謂爲廣西人之大犧牲主義則可。不能謂之大廣西主義也。

謂季寬以暴力壓迫友軍。壓迫何部友軍。如何壓法。如何迫法。此一句話。祇應出自葉挺賀龍之口。不意公博等亦更爲葉賀鳴不平也。當黃琪翔等未入粵境之時。一般商民。異口同聲。皆謂張發奎黃琪翔與葉挺賀龍等。革命革翻轉頭。一路從北江來。一路從東江入。所謂反共。所謂追擊。實係一齣扯貓尾的把戲。吾人以忠實待人。以爲此種測度。未免神經過

敏。不料黃琪翔至今日。居然狐怨兔死。不打自招。觀其用大幅紅布大書特書掛滿廣州市內之（反對亡黨的清黨）之標語而益信。

謂季寬入湘討唐爲接受南京特委會命令。唐生智容共通北幾至毀滅黨國。苟非與唐氏暗通聲氣者。則凡屬有革命性之國民黨員。都負有一致聲討之責任。初不必待特委會之有無命令也。唐氏既遠竄扶桑。季寬則準備班師回桂。此有事實作證。不能以一種疑心見鬼之荒唐說話。淆惑社會觀聽也。在季寬自動討唐。固未嘗一拜特委之命。卽曰特委會以黨章爲無據。而第四次開會在卽。特委會存廢問題。自不難於開宗明義第一章解決之。又何憤恨季寬之深。必亟亟欲爲葉賀報仇而出此急不及待之辣手也。黃琪翔陳公博等所以罪季寬者止此。吾旣爲之分別解答。天日在上。自問無一字爲季寬見護也。抑重有言者。汪公特中委之一耳。合在粵七八人計之。亦不過中委中四分之一耳。卽欲在粵開會。自組中樞。視其他四分三以上之中委如無物。是直知有汪公及其三數私人。而不復知有黨也誠然。汪公當年固曾擬行刺攝政王。因而取得真革命家之崇號。取得革命黨之正統。此外有人從廣東打到山東。死傷了

十萬人以上。青天白日揭了十六省地方。北洋四大軍閥已消滅過半。帝國主義者在華勢力。又已根本動搖。寇寇不可終日。在黃琪翔等視之都是假革命。都不算革命正統。一若革命二字。係經汪公註冊商標的老招牌。絕對不許他人冒用也者。黃琪翔等果如此體認。是直以謂汪公卽黨黨卽汪公朕卽國家。國家卽朕。直欲以汪治國。不是以黨治國。則不如簡直改稱民國十六年爲汪精衛元年。較爲直截了當也。何以言之。蓋彼等以爲汪公而外。任何人皆假革命。皆非革命正統也。惜乎總理臨終遺囑之言。必曰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吾同志。而獨不曰現在革命尙未成功祇望精衛也。黃琪翔等用此種手段。擁護汪公。恐徒侮辱汪公耳。先生謂據黃琪翔報告。黃紹雄將包圍廣州。非先發制人。必受制於人等語。今姑如黃琪翔言。而假定季寬果有圖黃琪翔之心。然季寬知兵而精細之人也。黃琪翔駐省部隊。不下五六千人。使季寬而何有此心。何以不於肇慶或韶關之間。調度指揮。相機應付。而僅以三四十名衛隊。冒萬險於吉祥路之寓所。自入其以坐待縛烹之至。此雖至愚之人。亦能判定季寬之決無是心也。又况季寬此次東來。明明爲汪公再三電召。黃琪翔寧未之知耶。共產黨本無所謂理性

。更無所謂道義。尤無所謂曲直是非。故黃琪翔之出此惡辣手段也亦宜。尤可異者。則黃琪翔等之通電。佈告。標語。口號。皆爲對待季寬個人也。何以任潮所屬之部隊。及其住宅衛隊之槍械亦一併圍繳之。猶可曰任潮廣西人也。馮祝萬鄧世增李揚敬何彤等皆粵人也。何罪必窮搜極捕之。陳濟堂徐景堂陳章甫等。皆粵產本領也。何仇亦紛紛向其防地襲擊。謂非別有企圖。雖有萬口。不能辯也。由此可知黃琪翔背後。實有一極大野心家。在此野心家背後。實有一國際指揮者在。此國際指揮者實有一篇極大文章在。特借季寬作題目耳。嗚呼。馬克斯之聖訓。既天經地義於佗域。飽維廷之深謀。將黨滅國亡於大陸。人心已死。夫復何言。舟中一席談。知先生尙關懷黨國。黃琪翔作亂後。公博與甘某等。又曾一度推先生爲葵園會議主席。議決許多重要條件。發出許多重要命令。彼輩之尊重先生可知。先生縱未與於繫鈴。倘亦有方法爲之解鈴。以消弭黃琪翔斷送中國於赤俄之一意孤行耳。斯則四百萬萬人之生死關頭所繫。不僅百芳一人之希望者也。率直奉書。用當趨候。不盡一一。專肅敬請黨祺。

。廖百芳謹啓。十一月二十九日。

## 七、廖百芳致蔣介石書

蔣總司令鈞鑒。公於八月間下野。就法理上事實上言。只可謂之告假。不能謂之辭職。因南京方面之黨部政府。固未嘗許公之辭。而挽留之使。且絡繹於途。實不欲放公之走。是公於總司令一職。固依然無恙也。現在既不忍黨國之淪亡。思東山再起。霖雨蒼生。則直無所用其客氣。逕行銷假視事可也。本未去職。何云復職。復職兩字。實不知從何說起。若必仰仗汪氏之一提以爲重。則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四月以後。汪氏在武漢所主持之黨部政府。經已開除公之黨籍而加之以通緝拿辦。蔣逆蔣賊兩個名詞之見於武漢政府之文電中者。試一檢武漢自四月至八月之報紙。固日不絕書也。謂公自絕於黨自絕於國。自絕於人類。汪氏當時之所以指斥公者。亦可謂極古今天下之毒罵矣。今汪氏何以忽然又出此法寶。彼蓋別有作用者存也。昨見汪氏在報上發表談話。謂其從前曾出過死力幫助公。亦曾出過死力反抗公。夫既出死力幫助之。何以又出死力反抗之。準過去以測將來。則汪氏及其三數私人。

本月十日在拉都路吳公館中之恭摺上陳。伏祈聖鑒。安知其他日又不將公開除黨籍通緝拿辦。公既不能使汪氏出具相當之保險證。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公與汪氏合合分分。分分合合。在大人物芻狗一切。或不算爲一回事。所難堪者。惟我輩小同志。與此四萬萬小百姓。將隨公與汪氏之或分或合。或合或分。永淪於十八層地獄之下。而不復再見天日耳。百芳告我公。汪精衛確係共產黨已毫無疑義。請舉其鐵證如下。前幾天徐景唐同志告訴我。汪精衛實係共產黨無疑了。我問你有何證據。他說老汪今日親筆寫信給張發奎黃琪翔等。交鄧演達帶粵。我在大東旅店曾偷將一看。裏頭有幾句話是「譯先兄（即鄧演達）若已抵粵。請其暫勿露面。恐招各方反感。轉致有礙進行」。奇哉怪也。這幾句是甚麼話。應請我公試想想。這幾句是甚麼話。還要請全黨同志。全國同胞全世界人類試想想。吾書至此。吾已不欲詞費。祇有一言以告公者。威風富貴者一時。褒貶榮辱者萬載。蓋世勳名。晚節不可不慎。公若必實行與汪合作。直不啻與共黨合作。既欲與共黨合作。則四月間之清黨豈非多事。百芳固深信公之必不肯自絕於黨。自絕於國。自絕於人類也。（錄汪氏舊話）然而對於甚囂塵上

之汪蔣合作」一個臭名詞。實不能不望公馬上打破。而以一種真實鮮明之態度。大表暴於天下也。專此上叩。敬請鈞祺。廖百芳謹上。十二月十二日。

## 八、何香凝等致預備會書

竊查李委員濟深提議。委員等對於粵事或參預逆謀或甘心附逆。應退出議席。並一面提交監察委員會查辦嚴懲一案。此次粵變。因反對特別委員會而起。委員等平素主張特別委員會為背叛黨紀不合法之組織。亟應取消。故對於粵變。在事後當然表示相當之同情。若謂粵變係共產黨之計劃。而張黃實為共產黨。則委員等未得有可信之證據。且其口號標語及一切行動。均有打倒共產黨之表示。見之聞之者當不乏人。况張黃回粵係李委員濟深派陳可鈺所歡迎。并携四十萬元為之接濟。若謂張黃是共產。李委員實為勾結共產黨之首犯。不然。則何以李委員歡迎之時。張黃并非共產黨。不出一月。即變成共產黨耶。且張黃係李委員之舊部下。事前當深知其為人。委員等非軍界中人。若李委員與張黃關鍵之深。或與李王平素且



不相識。既不能證明其確爲共產黨。更何有附逆之可言。若謂反對特委會即爲逆。贊成反對特委會者即爲附逆。則附逆者多矣。更有必須聲明者。此次李委員由粵來滬。所負之使命。係磋商先取消特別委員會。乃李委員於預備會議中。竟變更前議。同時更掩去粵變之真正原因。提出粵來諸委員不得出席之議案。以便不足人數。四次會議。不能開成。則特委會可藉以延長命運。足見黃紹雄私自在粵。布置軍事。擁護特別委員會。破壞第四次全體會議。種種陰謀。李委員亦當爲與謀之一人。由此觀之。粵事之真義。雖至愚者。亦不難知其底蘊矣。况粵事問題。儘可由第四次會議公平解決。因粵變之起。由於特委會。則追原禍始。實爲以少數開會產生特委會之人。委員等爲維持開會計。深不願有此等提案。致影響於會議前途。而李委員竟忽然提出此案。顯欲藉此破壞會議。故委員等不得不鄭重聲明。以明責任之所在。此致預備會議。何香凝。陳樹人。王法勤。甘乃光。王樂平。潘雲超。顧孟餘。

## 九、徐謙質問預備會書

專 函

一五九

此次同志公意。對於黨內一切糾紛。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解決之。未開會前在上海開預備會。交換意見。此實整理黨務惟一方法。謙極端贊成。惟茲所不得已於言者。此次開會通知。甚爲普及。雖遠在莫斯科者。亦加邀請。獨不使謙參預。未知此係遵照何條黨章。執行何次大會決議。殊滋惶惑。謙前於篠日通電下野。近更專心嚮書治生。絕無再爲政治活動之意。願謙個人是否出席。雖無足計。而黨之開會。竟可憑少數人之愛憎。而指定列席之人。此則謙期期以爲不可也。若謂謙曾經特別委員會會議謂有附共黨嫌疑。在付審查中。故不使列席。此尤大惑不解。特委會非多數同志所反對乎。已披露之提案。非取消特委會即停止其職權乎。何以在公等即可主張取消之或停止之。而在謙則須服從之。此何說歟。此於黨中法律有何根據。至以附共嫌疑而論。昔日寧漢對峙。故以此相詆。及寧漢合作。此言應不再提。何以漢方中央各委員及主席團無一人有附共嫌疑。乃獨集矢於謙個人乎。漢方之事。無不經黨務會議或政治會議之議決。而乃歸罪於謙一人。公等待謙毋乃太刻。而視謙又未免太高。豈謙一人真能左右漢方諸同志耶。以負責而言。謙之供職無狀。應向大會自請

分。但此等不負責任之指摘。謂謙一人。有附共嫌疑。此則絕對不能承受也。公等果謂有附共嫌疑者。不應列席。則現在莫斯科之某某。明明表同情於鮑羅廷及第三國際。（且有在革命委員會之列者）何以無嫌疑。此外本隸藉共黨者有之。製造共派學生者有之。勸人入共黨者有之。聯絡第三國際者有之。何以皆無嫌疑。再言其大者。粵中共黨之勢力及鮑羅廷之專橫。養成之者誰歟。四月以後。武漢政局中心人物爲中國共黨所擁者誰歟。諸公何以皆無嫌疑。至於謙者。自始即未參預容共政策之決議。其後乃從黨議執行。然在武漢單獨反對鮑羅廷。且反對共黨最力。在河南亦有反共及反對第三國際之言論及事實爲證明。何以獨有嫌疑。明知此函之言直率。未免開罪於一般同志。然革命精神。不應有所畏忌。此所以大放厥詞也。再以汪精衛同志之惡謙而言。汪乃主張東征者。謙乃反對東征者。汪主張東征。賀龍葉挺所以得間禍贛擾粵。唐生智所以派兵入皖迫甯。謙之反對東征。即阻其爲共黨用。爲武人用。今東征者縱寇者反爲此會之指揮者。而謙乃爲有嫌疑者。黨中公理安在。謙雖無知。粗習法律。若能得謙之罪證。則甘受黨之處罰。否則謙爲中央執行委員。當然有出席會議之資

格。絕不受任何人之剝奪也。最後一言。整理黨務。必須尊重法律。若不尊法律。一任愛憎。則黨成爲少數人之私黨。專修舊怨。而黨危矣。狂愚之言即希公鑒。徐謙啓。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五日。寓雷飛路六六九號。

# 文 電

## 一、國府討代張黃令

據軍事委員會呈稱。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產黨。徑在粵叛變。并由李總指揮濟琛電陳。該逆蓄意謀亂。破壞大局種種罪狀。呈請懲辦前來。張發奎黃琪翔奉令北伐。抗命南竄。禍贛擾粵。負罪已深。政府念屬黨軍。曲予優容。冀其悔悟。乃復包藏禍心。竟敢於回粵之後。勾結共黨。擾亂後方。阻撓北伐。背叛黨國。使粵省完善之區。爲該逆等逋逃之藪。若不嚴加治罪。何以申法紀而儆效尤。張發奎黃琪翔着即褫職拿辦。即由軍事委員會迅派軍隊分道進剿。肅清殘寇。用拯人民。以副本政府除暴安良之意切切此令。

## 二、中央監委張人傑等彈劾汪陳顧文

預備會議中斷三日。監察委員方面有擬彈劾汪顧等三委員之議。該提案文已脫稿。惟昨

日會議形勢轉佳。故迄未提出。以免第四次會或受影響。惟將來或仍須提出亦未可知。茲錄五監委檢舉陳公博顧孟餘汪兆銘三委員案原文如下。

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人傑李宗仁李煜瀛蔡元培吳敬恆謹舉告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委員公鑒。此次召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解決一切糾紛。應當特別鄭重。黨內糾紛之起。歸結於共產分子之雜入。故本月三日開中央會議預備會。已由公意將著名共產黨人譚平山等自由除名。又將嫌疑人徐謙白雲梯等自由予以察看。並將除名察看之十名額。自由推定候補委員十人充補其缺。凡此自由處分。不經正式會議決定者。無非鄭重於會議之先。恐再有不良分子。羈雜其間。則重要會議。將受影響。故諸委員不得不取非常手段。於處分後再請大會追認也。諸委員此種苦心。全黨無不共諒。是以本委員等為格外慎重起見。謹又檢舉三人。請求諸委員公決。並予以察看。

一、陳公博 此人與鄧演達。李立三。徐謙。中外喧騰。皆為墨斯哥承認之純粹共產黨員。外論固不足盡憑。但陳亦並未為有力之辨正。鄧演達徐謙已經除名及察看。而陳現在又

附和追逐新平葉挺賀龍有功人之張逆發奎黃逆琪翔。佐其謀議。煽釀共禍。此必應予以察看。免令到會發生周章也。

一、顧孟餘 此人從前附鮑狼籍。與徐謙齊名。近來附唐生智不成。逃而之粵。又與陳公博比周。共佐張黃變亂。徐謙已付察看。陳公博亦經檢舉。而獨遺禍鄂禍粵。皆預謀議之顧孟餘。必不能使徐陳心服。此又應予以察看。免令到會發生周章也。

一、汪兆銘 此人近來口是心非反覆無常挑甲倒乙。挑乙倒甲。私德蕩然。自壞人格。姑且勿論。今見報載徐謙不平。證汪爲東征主動。方國民軍長驅徐竟。正將立下山東。而汪主動東征矣。移師西守。江北盡失。小施離間。臨敵易帥。幾危首都。既而方整殘扶傷。剪除唐逆。肅清長江。前鋒重北。而汪又力袒張黃南援矣。旬日以來。北伐之師。軍食不給。中樞出候。庶政俱停。馮閣危急應援不至。此等舉動。皆彰彰在人耳目。汪之爲此。究何肺肝。如曰重視黨務。則汪回想從前。有靦面目。曾何成請。十四年廖同志未死之前。黨務握於諸人。其時撲滅楊劉。粵基始定。至十四年冬。初次芟夷。汪獨爲政。至十五年三月。黨

中有力同志。幾爲共黨所害。則汪之隻手辦黨。黨紀何在。自十五年三月至於十六年三月。汪去歐洲。黨事又順利進行。收復武漢。勘定東南。皆在其時。四月南京清黨。汪又目之爲敵。而彼與陳獨秀共爲宣言後。武漢固尊汪爲唯一人物也。用共黨紀律。以整國民黨紀。又汪所私心崇仰也。然五六七三月內武漢之國民黨紀何如。則國民黨幾降至無物。汪與徐鄧陳願。皆日與共產黨畫諾。此又共見共聞之事。兩月以來。汪南越北鄂。再整黨紀。黨中又如蝸如蟻。如沸如羹。黨部皆搖。鷄犬不寧。無非其人師共黨故智。買空賣空。變亂視聽。欲使人認汪即黨。認黨即汪。照此專以搗亂爲把持。不必如此次欺騙忠實同志。行動翻戲。或別有共黨陰謀爲可懼。卽此借黨擾亂後防。亦不能不先予以察看。使閉戶潛養。增長能力。再出與議。似於公私。兩皆有益。免令到會卽生重大糾紛也。

所有檢舉三人。請求公決後。卽停止其出席於正式會議。如徐白之例。實爲萬幸。爲此急切檢舉。



### 三、李濟琛呈請討伐張黃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均鑒。竊濟琛此次因接洽中央執監會議事。於本月十六日隨同汪精衛先生離粵赴港。轉船來滬。正航行際。船上忽接無線電報告。第四軍軍長黃琪翔。突於十七日晨叛變。電文簡略。真相未明。迨十八日抵滬後。接黃琪翔來電。及張發奎黃琪翔致汪精衛先生電。直陳叛變事實不諱。旋接廣州政治分會委員陳可鈺。黃紹雄。陳策。虎門要塞司令歐陽駒。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教育長李揚敬等。先後函電報稱。黃琪翔叛變時。派兵圍攻第八路總指揮部。第七軍駐粵辦事處。新編第四軍部。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等處。將槍械繳去。並圍搜黃紹雄及濟琛住宅。將衛隊武裝解除。事後即以顧孟餘爲廣州政治分會主席。張發奎爲政治分會委員。陳公博爲廣東省政府主席等語。查張所部早與共黨勾結。自前月回粵後。愈益驕蹇橫行。盡越常軌。已知其陰蓄陰謀。濟琛追念前勞。竭誠循撫原冀稍戢野心。共維大局。詎料變生不測。禍起蕭牆。似此擾亂後方。破壞大局。實爲反革命。若

非嚴申討伐。何以警叛逆。而肅綱紀。除電飭所部追勦外。理合電呈。李濟深呈叩敬印。

#### 四、黃埔軍校離校學生團請願呈文

(一)呈爲共產餘孽張發奎黃琪翔蹂躪黨校。殘殺黨員。懇請明令討伐事。竊張逆發奎黃逆琪翔及一班共產走狗。失意政客。奉行第三國際命令。在粵叛變。排斥黨軍。盜竊政權。陰謀鎖滅總理所苦心創辦之黃埔中央軍事學校。致演成十一月十七日大慘案。竟敢以機鎗掃射徒手學生。至數小時之久。結果死傷數十人。而投河失蹤者尙不知其數。共產黨之窮凶極惡。於黃埔之「一一·一七」慘案。益暴露無遺。且於摧殘屠殺之後。卽將清黨時拘押大坡地南石頭上橫檔等處之共產分子。一律釋放。助其搗亂。更可爲該逆等危害黨國之鐵證。查黃埔係本黨之武力。革命之集團。摧殘黃埔。卽無異破壞革命。似此叛黨禍國之反革命。若不嚴加討伐。終爲革命障礙。再慘案殉難諸烈士。俱屬革命健兒。此次爲黨國犧牲。亟宜優加撫恤。以慰英靈。至受傷及流亡之學生。亦應妥籌辦法以善其後。所有張黃叛變暨蹂躪黨校

各情。除另文登報宣佈外。理合推派代表刁本卿。童祥龍。鄭錫麟。賈文面陳一切。務懇鈞會賜予接見。一致主張明令討伐張黃諸逆。撫恤死難烈士。並爲黨校妥籌善後。則不特黃埔之幸。亦黨國之幸也。謹呈中央第四次執監全體會議預備會議。

(2)呈爲呈請懲辦無端蹂躪黃埔撫恤死難同志及維護流離失所來滬同志事。竊此次廣州政變。張發奎黃琪翔兩逆乘機鎗殺黃埔軍校。遂演成十一月十七日之慘案。步鎗機關鎗手榴彈恣意射擊。生等手無寸鐵。任其鎗殺。以致同學死傷二十餘人。而逃難者溺斃者尙無確實調查。繼而實行其掠奪手段。小則如官生之眼鏡手表鋼筆錢鈔。均被搜洗盡淨。大則校屬各部搶劫一空。生等雖得脫離虎口。但衣不掩體。褲不護膝。悽慘狀態。目不忍觀。今者死者中央尙未過問。而生等流離失所。散諸四方。留校同學。惟恐將來作無謂之犧牲。張黃兩逆。竟將黃埔黨校而作共產軍閥鐵蹄下之犧牲品。我全體中央執監委員爲黨國之領袖。執監會議爲全國代表大會後之最高機關。對於黃埔黨校。應負維護之責。生等願鈞會討伐張黃兩逆。以免擾亂全粵。破壞北伐。將革命策源地造成赤化。對死難受傷者與以援助。撫恤。對於散

布四方之同志。與以救護。維持學業。生等既爲黨員。又爲黨校學生。祇知有黨。故懇請以黨紀制裁屠殺黨校之叛逆。除備文呈請外。並派代表請鈞會念總理一線之遺產。主張公道。實爲公便。謹呈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委員。

(3)呈爲呈請繼續請願事。竊屬部昨日前來請願。由褚委員民誼答覆。着將張黃兩逆蹂躪黃埔經過情形。呈報鈞會。遵命即將切實情形呈報。尙乞鈞會宣佈與以完滿答覆。非達我五千同志之目的不可。懇請鈞會(一)宣佈張黃兩逆罪狀。並下令討伐。(二)撫恤『一一一七』死難烈士。(三)對於流離失所同志。切實加以援助。實爲德便。謹呈中央第四次執監會議預備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特別黨部常務委員喬家才劉鳳龍。

## 五、陳濟棠聲討張黃之布告

背叛黃代總指揮……即背叛李主席

國民革命軍十一師師長陳濟棠。當粵局發生變化後。即在汕宣布戒嚴。整備回師廣州。

討伐張發奎黃琪翔。現以潮梅軍事。經已籌備完妥。陳銘樞軍亦已開始入粵。特於十一月廿九日在汕舉行誓師典禮。即以第八路東路軍總指揮名義發出布告。聲討張黃。其原文如左。

爲布告事。照得張發奎黃琪翔。向隸於我四軍旗幟之下。去年奉命北伐。克復武漢。後竟與共黨朋比爲奸。馴至釀成甯漢分裂之局。北伐大計。因以中阻。直接則使奉魯軍閥得以久延殘喘。間接則使帝國主義仍得利用其工具以肆虐。以三兩人誤入歧途。遂使舉國蒙其禍害。及今思之。猶有餘痛。迨武漢方面高揭清黨之旗。曩之期望於張黃二人者。以爲必能將共產份子肅清。繼續北伐。用蓋前愆。不圖狼子野心。覬覦廣東地盤。竟率其全部。返旆南歸。夫軍閥未滅。豈北伐軍奏凱之時。其用意所在。明眼人早已窺破。然我軍長猶復大度優容。原期感以至誠。使其自知覺悟。惟張黃二逆。怙惡不悛。視廣東如征服地。任意驅逐各高級行政長官。位置私人。卽市黨部職員。亦同在排擠之列。政治與黨務。均視彼一二人爲轉移。此種跋扈行爲。較之軍閥爲尤甚。李主席爲本軍軍長。不惟本軍將士所當竭誠擁戴。卽稍知本黨歷史者。亦咸推爲本黨最忠實之領導人。乃黃琪翔以武力脅迫臨時軍事委員會。

僭奪第四軍軍長職權。我李主席被擠爲新編第四軍軍長。以部屬壓迫長官。甚至取長官之權位而代之。破壞軍紀。罪豈容誅。匪特此也。葉挺賀龍入寇吾粵。黃琪翔實與連絡。證據具在。非可臆造。所幸葉賀降告肅清。故黃逆之師雖抵惠州。終亦弗敢發動。唐逆生智罪惡貫盈。張黃諸逆乃陰與勾結。竭其全力。以阻我討伐之師。唐逆結奉魯軍閥以自固。而張黃諸逆又結唐逆以自固。爲唐逆援助。何異爲奉魯軍閥効勞。背黨叛國。莫斯爲甚。薛岳前在浙江謀叛。以事洩被黜。我軍長不加懲處。反假以事權。宜如何覺悟感奮。乃此次東征。大敵未滅。卽先赴汕頭。霸佔各財政機關。搜括金錢數十萬。悉入私囊。凡諸罪惡。早已彰明昭著。我東征戰士耳目所及。義憤填胸。曩曾環請嚴懲薛岳。一面回師廣州。剪除叛逆。第念葉賀之亂。甫經戡定。詎宜復啓戰端。苦我民衆。不意張逆發奎勾結共產黨。主使黃薛兩逆。於本月十七日在廣州公然叛亂。圍繳本軍及各軍鎗械。搶掠李主席暨黃代總指揮住宅。逮捕本黨忠實同志。釋放清黨時被捕之共產黨四百餘人。黃埔軍校兵工廠及諸要塞。均被攻佔。表面上則揭護黨之名以欺騙民衆。實則以消滅本黨爲唯一之企圖。人所共見。張黃諸逆

。向以勾結共黨。翻本黨幾瀕於危。非我忠實同志以死力護持。吾國恐已遍罹赤禍。以始終勾結共黨之人而倡言護黨。究將誰欺。其尤僞者。此次變叛。張發奎實爲主謀。彼竟託詞出洋。避地香港。欲蓋彌彰。適見其拙。在黃薛諸逆。原擬將我忠實之武裝同志盡數消滅。乃其文告。則專心攻擊黃代總指揮爲詞。果如所言。何以竟將本軍及各軍鎗械悉數收繳。何以掠及李主席住宅。何以盡釋羈押之共產黨徒。一加詰問。將何所持以自辯。况黃代總指揮受李主席委託。主持軍事。背叛黃代總指揮。卽背叛李主席。此理最明。要之張黃薛諸逆。危害黨國。事實昭然。苟非立予剷除。則紀綱盡墜。禍亂甯有已時。本代總指揮聯合各路友軍一致聲討。滅此朝食。萬衆一心。寡助如諸逆。奚難一鼓盪平。惟順逆之別。當任人心。合將諸逆罪惡明白宣布。以示與衆共棄之義。爲此布告。仰軍民人等一體知照。此佈。（中央社駐粵專員通訊）

## 六、國府查辦汪精衛等令文

文 電

前月十七日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產黨。違反紀綱。在粵叛變。當經飭令軍事委員會派隊分途進剿。以清叛逆。而安閭閻。查本黨厲行清黨以來。各處人民。漸得安寧。廣東全省尤稱完善。不意自張黃軍隊入粵後。縱容袒庇。使共產黨肆行無忌。張黃既叛變於前。共產黨徒復於本月十一日作亂於後。佔據機關。宣佈蘇維埃政府。焚燒劫殺。慘無人道。應飭軍委會飭令派去平亂軍隊。兼程前進。剷除共產黨餘孽。兜剿背叛軍隊。務使法紀彰明。宵小無從漏網。至汪精衛顧孟餘陳樹人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公博何香凝等於事變後。或列席會議。參預逆謀。或發表言論。公然袒護。輿論譁然。嫌疑難釋。本政府爲整飭紀綱維護治安起見。特派鄧澤如古應芬迅往查辦呈復。以憑核奪。在查辦期間。汪等居住所在。應責成軍警注意。監視其行動。令文宣讀畢。衆始散。

按十二月十六日國府開二十四次委員會議。到譚延闓蔡元培伍朝樞白崇禧張之江王寵惠王伯羣宋淵源李烈鈞楊樹莊孫科鈕永建蔣作賓等。譚主席。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四十分。討論查辦汪精衛顧孟餘等勾結共黨禍粵案。各界請願團到數百人。要求下通緝令。至晚未散。國



府秘書參事副官全體呈請通緝汪精衛等云。敬呈者。今日各團體到府請願出兵靖粵。並明令通緝叛黨賣國之汪何甘願陳陳王王潘諸人。政府迄未解決。以慰國人。黨員等痛黨國之阽危。竊以爲今日各團體之要求。實屬至當而不可易。如我國民政府而仍爲代表民衆之政府。仍爲中國國民黨指導之政府。則當機立斷。實再無可以猶豫之餘地。故敢加入請願。乞委員諸公迅予照案表決。以伸國法而肅黨紀。倘此案猶不能解決。則黨員等以爲國民政府已不能代表國民。代表本黨。黨員等服務於此。亦無意義。卽一律辭職。以謝民衆云。國府被逼不已。方下此通緝令云。

## 七、汪精衛自白之通電原文

中央執行監察各委員蔣總司令暨各同志均鑒。自南京特委員會會發生以後。兆銘等奔走溥漢間。促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取消特別委員會。與諸同志一致主張。求其實現。十月十一日偕南京代表由溥赴漢。甫簽定黨務政治軍事諸條件。而

南京即對武漢用兵。良爲兆銘所不料。因是復有廣州之行。以期貫徹諸同志所欲實現之主張。十一月十八日即由廣州至上海以來。曾向各方說明此旨。目對於懷疑廣東軍事長官張發奎等之態度者。亦根據觀察爲之說明。謂張發奎等決非共黨。惟共黨正欲窺伺廣州。兼欲入寇張發奎等所部。關於廣州事件必須明以黨的決議爲適當之處分。若內爭不已。徒爲共黨所乘。何期不幸言中。果有十二月十一日之變。廣州全市慘遭焚殺。假使張發奎等果爲共產黨徒。或與共產黨徒所勾結。則兆銘昧於知人。雖萬死不足以蔽辜。惟按之事實。則此次禍變乃由共產黨徒乘張發奎等調兵西北江。得間竊發。而張發奎等於變起倉猝之際。猶能率兵戡亂。前後三日。即已蕩平。雖追原禍始。不能不責其事前防制之疎。而其無共產嫌疑則已大白於天下。况張發奎等於禍變戡定之後。即相率自效其救黨之初心。與其無挾持武力延長內爭之意。亦已大白。此後關於軍事之一切措置。自有蔣總司令悉心籌策。必能永弭共禍。兼杜內爭。數月以來。兆銘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甯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抉已合之創痕。夫果救黨

主張能確實達到。則個人問題直同敝屣。當兆銘在預備會議提議催促蔣總司令繼續執行職權之際。固已附帶聲明。願個人引去以息糾紛矣。共禍發生以後。心摧髮指。誠不能置身事外。今則已值其時。惟禍變初平。瘡痍滿目。不能與國人綢繆善後。共此艱危。所由引為深憾者耳。於此尙有一言者。清黨固當務之急。而救黨亦目前要圖。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不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不可不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可不取消。彼腐化之徒決不能因緣際會以延其殘喘。惟諸同志勉之而已。汪兆銘篠。

## 八、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古應芬之通電

根本否認四次會議

是非邪正不可不辯

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古應芬。通電全國同志。宣佈中央執委第三次會議議決案。因而反對粵方委員再出席。中央執委全會。其文云。中國國民黨全體同志公鑒。竊維黨國與立。

文 電

首在紀綱。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存。古今中西。理無二致。而正義晦塞。人欲披猖。未有過於今日者。例如最近表現之事。則有公行叛亂。形跡顯然。而猶有假借名義。藉口地方問題。欲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者。即張黃等之篡奪廣東是。又有積謀構亂。肺肝如見。而猶敢扶同強辯。冀以幻術收效於縱橫捭闔者。即汪顧何甘等之出席中央會議是。類此矛盾奇詭之現象。皆足使吾黨全體同志驚嘆迷惑。而莫明其妙者也。因此遂以爲吾黨之一切糾紛錯誤。非促開中央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不能解決之。於是上以是號。下以是應。而不知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姑勿論其精神如何。祇其名稱早已爲吾人根本否認。蓋所謂第三次全體會議。實開於武漢共產黨把持其間。凡所決議。悉根於共產派破壞本黨摧殘本黨忠實同志之毒謀。查在此時期被該僞中央黨部及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開除黨籍。停止職權。或予通緝及警告者。計中央執行委員。則有蔣中正。胡漢民。戴傳賢。李濟深。甘乃光等。中央監察委員。則有張人傑。陳果夫。古應芬。吳敬恒。蔡元培。李石曾等。如果承認此等會議爲有效。是則（一）被處分諸人既喪失其中央委員資格。何得出席於中央全體會議。（二）身受處分之委員就

令出席。亦不得表決撤消自身之處分。(三)按本黨總章。凡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執行之處分。除總理在世。有最後決定權外。祇得訴之於全國代表大會。即全體委員會議。亦無權變更之。此則紀律具在。絕不能掩耳盜鈴。狐狸狐掘者。由是而言。則彼所謂第三次全體會議。當然不能承認也明矣。從而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雖當促開。惟不應名爲第四次。而自漢而粵。始終聯共作亂之委員。當然不許列席也明矣。設或如執行委員等不恤是非。不問邪正。必許教唆的共同正犯出庭作辯護士。則無論其爲第四次以至第五第六次。要不外借爲私爭武器。其價值居於何等。可想而知。澤如等對於此等會議。祇有責望其補過。不敢希冀其圖功。不但無解決糾紛之可能。更恐其再釀過失。益足以辜全黨之望。而轉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補救之困難耳。至於現在中央特別委員會問題。溯其職權。原爲執監臨時會議所畀予。若果不滿人意。儘可由執監會議收回之。收發裕如。初無須別尋方法。若夫蔣中正同志之復任要職。原爲吾人所夕所期再起。自有坦途。更不必藉叛黨仇人含有挑撥作用之假意。且以滑稽之擁護爲藏身之術。要知是非不可不明。邪正不可不辯。叛亂不討。是謂國無綱常。奸

懲不懲。是謂黨無紀律。澤如等忝司監察。進既無能糾正。退又無刀制裁。午夜榜邊。深慚負託。尙祈全體同志一致奮起。各本良心。共申大義。救黨救國。有厚望焉。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古應芬謹布。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錄當日武漢之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關於處分蔣張等反革命行爲案。(說明)

查蔣中正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以來。言論行動。日趨反動。當時鄧懋修委員。正式提出彈劾。祇因張靜江違背黨紀。以監察委員資格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任本會常務委員。將彈劾原案不理。竟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已決定處分辦法了之。不知處分是另一問題。黨員反動。本會應嚴加懲戒。以肅黨紀。張靜江濫用職權。本黨紀律。毀棄無餘。以致反動勢力愈趨嚴重。觀於蔣中正在南昌十四次紀念週演講詞。及宣傳大綱宣言。及歷次演講等。直不知有黨。任意殘殺工人。解散黨部。破壞外交統一。日與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妥協。公然抗命。最近且故違總章。通電在寧召集全體會議。背叛黨國。逆跡昭著。本會爲維持黨紀起見。應加以嚴重懲戒。以壓亂源。議決取銷蔣中正張靜江黨內一切職權。開除蔣中正

張靜江二人的黨籍。陳果夫古應芬予以開除黨籍處分。蔡元培吳稚暉予以停止職權三個月處分。勸勉李石曾同志。訓令國民政府明令撤銷蔣中正及張靜江本兼各職。訓令被蔣張脅制各黨員。宣布蔣張叛黨罪惡。並勗以效忠黨國。大義一致聲討。

## 附 錄

### 一、預備會議決案全文

三日第一次(到會者)譚延闓。何香凝。戴傳賢。宋子文。經亨頤。孫科。丁超五。伍朝樞。何應欽。褚民誼。周啓剛。王樂平。李濟深。王法勤。朱霽青。甘乃光。蔣中正。于右任。汪精衛。丁維汾。朱培德。柏文蔚。陳樹人。吳鐵城。繆斌。邵力子。吳稚暉。潘雲超。(主席)蔡委員元培。(紀錄)邵力子。

- (一)全體會議之法定人數案 (決議)以十九人爲法定人數。
- (二)改本日之談話會爲預備會案 (決議)通過。
- (三)組織秘書處案 (決議)公推褚民誼委員負責籌備(旋又加推邵力子委員)
- (四)對於南京慘案應如何處分案 (決議)甲、組織特別法庭審判。由(1)地方法院院長。(2)軍法處處長。(3)江蘇省政府代表。(4)南京市政府代表(5)民衆團體工商學婦女代



表五人。(6)中央委員代表二人組織之。乙、民衆所指控之十人先行監視聽候法庭檢舉傳訊。

(五)第四次全體會議應發表宣言案 (決議)通過。並推汪精衛戴季陶丁維汾伍朝樞譚延闓五委員爲起草員。

四日第二次 (到會者)：張人傑。何香凝。褚民誼。邵力子。丁惟汾。蔡元培。王寵惠。潘雲超。李宗仁。宋子文。朱培德。李煜瀛。戴季陶。于右任。朱霽青。孫科。甘乃光。王法勤。吳鐵城。陳樹人。陳果夫。伍朝樞。經亨頤。繆斌。蔣中正。何應欽。汪精衛。李濟深。王樂平。譚延闓。周啓剛。丁超五。柏文蔚。(主席)汪精衛(紀錄)邵力子。

(一)特委會及其所產生之各機關存廢案 (決議) 1. 特委會應於全體會議開會之日即行取消。 2. 在開預備會時軍政重要事項應由國府軍委隨時先與預備會議協商。

(二)常務委員會組織案 (決議) 1. 常務委員會應照黨章組織。 2. 常務委員九人在全體會議中全部改選。

(三)中央黨部各部組織案 (決議)組織中央黨部各部組織審查委員會。以李石曾戴季陶陳果夫甘乃光四委員爲審查委員。

(四)湖北黨務糾紛如何處置案 (決議)電程頌雲陳護黃兩委員請其核辦。

八日第三次 (到會者)朱培德。于右任。柏文蔚。王樂平。陳樹人。甘乃光。丁超五。伍朝樞。周啓剛。王法勤。經亨頤。朱霽青。何香凝。汪精衛。宋子文。吳鐵城。丁惟汾。褚民誼。孫科。李濟深。譚延闓。蔣中正。戴季陶。陳果夫。蔡元培。潘雲超。邵力子。張人傑。(主席)蔣中正。(紀錄)邵力子。

(一)請變更日程先討論全體會議之地點與日期案。(決議)仍照日程開議。

(二)政治委員會組織案。(決議)組織一委員會討論之。以丁惟汾戴季陶譚延闓于右任經亨頤五委員爲審查委員。

(三)改組國民政府案。(決議)組織一委員會討論之。以戴季陶甘乃光。陳果夫陳樹人。四委員爲審查委員。

(四)寧漢兩方決議案審查案。(決議)俟開全體會議時付審查。

(五)黨員審查登記案。(決議)俟開全體會議時決定。

(六)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決議)召集第三全國代表大會日期必須第四次全體會議決定之。特別委員會決定之十七年一月一日召集不生效力。

(七)汪委員等程委員等兩提案內其他各項。(決議)先交秘書處審查合併再提出全體會議。

十日第四次 (到會者)丁惟汾。伍朝樞。王樂平。柏文蔚。于右任。朱培德。汪精衛。何香凝。陳璧君。周啓剛。朱霽青。宋子文。潘雲超。陳樹人。甘乃光。王法勤。經亨頤。褚民誼。陳果夫。蔡元培。邵力子。戴季陶。繆斌。吳鐵城。丁超五。譚延闓。蔣中正。(主席)于右任。(紀錄)邵力子。

(一)汪精衛何香凝王法勤等十一委員提議請蔣介石同志復職案。(決議)即行促蔣介石同志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以完成北伐。並籌備全體會議之進行。

- (二) 正式全體會議在何地何時舉行案。 (決議) 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舉行。
- (三) 改組軍事委員會案。
- (四) 改定軍事系統案。
- (五) 改良軍隊政治工作案。 (決議) 以上三案均交付審查。審查委員會由譚延闓柏文蔚朱培德李宗仁蔣介石五委員組織之。
- (六) 確定整理黨務根本計劃案。 (決議) 交汪精衛李石曾陳果夫甘乃光吳鐵城戴季陶朱霽青孫科丁惟汾九委員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
- (七) 李委員宗仁之提案。
- (八) 丁委員惟汾等之提案。
- (九) 吳委員鐵城之提案。
- (十) 朱委員霽青等之提案。
- (十一) 周委員啓剛之提案。 (決議) 以上五案均交付第六案之審查委員會審查。

## 二、李濟深之重要提案

爲提請核議事。竊查叛將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產黨。於十一月十七日。公然在廣州稱兵作亂。擅自圍捕中央監察員黃紹雄同志。事後始加黃紹雄同志以擁護特委會之罪名。原特委會之成立。自有其當時之環境與理由。黃紹雄同志是否擁護。應有事實可查。且置勿論。此次濟深與汪精衛同志。係經在粵各中央委員舉爲代表。來滬促開第四次會議。不知該逆等有何萬不得已之苦。爲此急不及待之變。濟深甫離粵境。住宅卽被搜劫。衛隊槍械。盡被圍繳。此外尙有與黃紹雄同志絕不相關之臨時軍事委會衛隊。兵工廠新編第四軍軍部。石井兵工廠之守衛營。廈門要塞之守備軍。乃至先總理所視爲革命基本隊之培育場。傾盡心血。以創設留遺之黃埔軍校。均被逆軍分頭襲擊。迫繳槍械。死傷數十人。失踪者百餘人。似此逆跡昭彰。罪大惡極。於軍紀於國法。豈復有絲毫容許之餘地。乃在粵中央委員何香凝。顧孟餘。王法勤。甘乃光。陳公博。陳樹人。王樂平。李福林。潘雲超等。或參預逆謀。或甘

心附逆。竟欲加黃紹雄同志以絕無其事之種種罪名。發有通電爲據。此中經過事實。除請將黃紹雄同志儉日電呈。提出討論外。應請先令參預逆謀及附逆委員何香凝。甘乃光。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等。退出議席。並一面提交監察委員查辦嚴懲。以肅黨紀而維國法。濟深於此重有不能已於言者。據確報。張黃等一經叛變。即以『反對亡黨的清黨』爲第一個標語。其與共產黨結不解之緣。至爲顯著。所有四月向清黨拘留之重要共黨四百餘人。已盡行釋放。又如鄧演達。經已由俄抵粵。勾結在港之共黨首要譚平山。高語罕。楊匏安。惲代英。蘇紹徵等。及派葉挺。分赴東江。召集葉賀共逆殘部。其次如江董琴等。連日投入黃琪翔部工作者。至四百餘名之多。此皆得諸最近最確之報告者。我國民黨若與共產黨前緣未了。而復行合作則已。而坐其層出不窮之陰謀毒計。屠戮之消滅之則已。如其不然。則敢請各同志。對於此次粵變。平心靜氣。質諸天良。加以精密之考慮。求其內容之骨相。事實俱在。萬勿爲三數附逆委員之強詞奪理所朦蔽。一致主持正義。以挽黨國於垂危。迫切陳詞。第四次中央全體執監預備會議核議施行。

### 三、李宗仁之提案

確立黨的精神——暫與蘇俄絕交

打破地盤思想——厘定軍額軍需

中央監察委員李宗仁。昨向中央預備會議提出意見。原文甚長。大致分十項。(一)確定本黨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之點。(二)凡不忠於本黨主義之言論或係受共黨一時之迷惑而自承爲革命左派者。應予糾正。(三)取消共黨分化本黨各級民衆之口號。(四)非共黨之青年其思想錯誤者應設法糾正。(五)各階級民衆之訓練。應根據總理心理建設之遺教。(六)統一財政。使軍需獨立。以免發生地盤思想。(七)統一軍政軍令。厘定軍額。軍費支出。不許超過財政入三分之二。厘行整頓軍紀。禁濫收編。應以師爲單位。平時軍長以上高級軍官調軍委會服務。戰時臨時由政府任命統御某幾師部隊。以免造成個人軍隊。(八)嚴明紀律。不許黨內有特權階級。(九)依照總理手定對外政綱。第三國際未在中國停止宣傳前。應與蘇俄絕交。

(十)提出反共專案。追加決議。確定政策。一致遵守。特錄原案如下。

宗仁不敏。於黨爲較進。忝司兵符。未嘗學問。對於革命理論。雖屬後知後覺。實等於不知不覺。故於黨之行動及政治問題。自去歲北征。轉戰幾萬里。惟知遵照黨中領袖之指導。不敢有所論列。匪特恐滋罪戾。以自藏拙。實深信先總理不知亦能行之遺訓。辦事務求實踐。不尙空話。所部人員。不許妄爭地位。特權階級。封建思想。尤所深戒。所有兼任各職。無暇列席。從未薦人自代。所轄軍隊。無論駐紮何地。均隨時繩以紀律。不以有戰功而稍遷就。此雖素性使然。亦深懼諸軍閥之覆轍而已。本黨革命軍興。號稱爲解除民衆痛苦而來。佔領長江。幾及一年。證諸事實。適得其反。質之良心。殊覺未安。宗仁忝司監察委員之職。有審察黨務稽核財政政績政策之責。雖未執行職務。而清夜自思。中心惴惴。乃於軍事之暇。勉力求知。半年以來。對於黨內理論之歧出。對內對外政策之紛亂。發現莫大之疑問。

本黨自容共後。主義不明。謂歸罪於容共者之非。則置總理聯俄容共於何地。將歸功於反共者之是。則甯漢皆先後反共。何以世界革命及打倒一切的口號。尙沿用不改。彼此同是



爲黨。而扶東倒西。糾紛日甚。果何法以去此心理之大敵。此關於黨內問題者一。

本黨領導全民革命。原爲各階級民衆謀利益。何以專主張澈底農工運動。澈底是何解釋。有無限制。民衆中之腐化惡化投機份子。以何爲標準。總理訓練民衆之意義安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已有十六省。除軍事區域外。何以尙無一省入於訓政時期。此關於國內問題者二。

本黨革命對象之軍閥。皆有帝國主義者爲背景。本黨唯一敵人之共產黨。又有第三國際爲後援。外交方針。從何着手。高唱打倒赤白帝國主義。漫無區別。吾國能否單獨自謀生存。此關於國際問題者三。

凡此種種。必須有明白之表示。確切之辦法。然後可以言救黨救國。茲謹就管見所及。提案如下。

(一)確定本黨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之點。發表宣言。與民更始。並聲明民生主義卽共產主義一語。是容共時總理對共產黨誘掖引導之言。與聯段聯奉時言共同救國同一用意。以釋

羣疑。

(二) 凡不忠於本黨主義之言論。或係受共產主義一時之迷惑。而自承爲革命左派者。除分別加以糾正外。應各自發表澈底覺悟言論。表明態度以免言行相反。啓中外之疑團。爲革命之障礙。

(三) 取消共產黨分化本黨各階級民衆之口號除共產黨外。從前關於政治黨派分子。倘能表明態度。信仰三民主義。皆應容納在本黨統治之下。安居樂業。以定民心。並明令法律。不咎既往。以免不肖官吏。藉端敲詐。此國民革命與共產黨殘酷不同之本旨。不可忽視。

(四) 非共黨之青年。其思想錯誤者。應設法糾正。免使誤入歧途。其昏庸知識落伍者。及不明主義者。混入本黨之官僚。必須受本黨之訓練。使了解三民主義。若本黨黨員。必須能認識黨的主義及有言論事實可證者。乃許供職黨部。凡唱高調誤認主義及無主義觀念頑固不化者。除由中央黨部糾正訓練外。仍應暫時退出黨部。以免妨害本黨之健全。

(五) 各階級民衆之組織與訓練。應根據總理心理建設之遺教。特派人員用教育方式。另

設機關辦理。使人人能了解三民主義。協力贊助革命。以鞏固本黨之基礎。此本黨與軍閥不同之點。較之軍事尤爲急切。至農工利益。應以法律規定。切不可蹈共產黨利用欺騙之覆轍。

(六)統一財政。使軍需獨立。以免發生地盤思想。

(七)統一軍政軍令。厘定軍額。軍費支出。不許超過財政收入三分之二。厲行整頓軍紀。嚴禁濫行收編。應以師爲單位。在平時或戰事停止之區域。軍長以上高級軍官。卽調軍事委員會服務。戰時乃由政府委任統御某幾師部隊。但不限定指揮原來本軍。以免造成個人軍隊之嫌。如有不服從命令或戰鬥不力。卽以反革命論。應行解散。及相當懲罰。歐戰時霞飛福煦諸大將。統兵數百萬。和平之後卽行下野。不聞擁兵自衛者。本黨應卽以此定真革命爲革命及有無軍閥思想之試驗。至革命軍隊。不許有其他主義之宣傳。本黨雖許信教自由。但不能如唐生智之宣傳佛教。致惹起宗教戰爭。防礙本黨之團結精神。

(八)嚴明紀律。無論何人。案經議決之後。違反紀律。均加處罰。不許黨內有特權階級

。行動亦不許自由。各級黨部及各黨員。不許自由發言。攻擊黨內同志。非經最高黨部議決。亦不許發出打倒何人口號。及有處罰之權。違者皆加懲辦。以維持黨之權威。君主時代。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專制皇帝。亦有悔過罪己者。黨員如有過失。應各自行檢舉。否則仍當一律繩以紀律。

(九)吾民族在兩大國際壓迫之下。本黨應依照總理手定對外政綱。只以能定雙方互尊主權之條約爲標準。第三國際。對本黨範圍內未停止宣傳活動以前。本黨當宣言與第三國際主盟之蘇俄絕交。並遣其領事出境。如蘇俄能依照援助土耳其先例停止赤化宣傳。共同反對帝國主義時。則仍可恢復國交。帝國主義之列強。如表示不暗助軍閥承認修改不平等條約。自當與之提携友好。彼此互助。共同防禦共產主義之宣傳。

(十)此次會議。當提出反共專案。追加決議。並確定政策。一致遵守。違者嚴辦。一切糾紛。自可迎刃而解。蓋聯俄容共。乃總理手定之政策。及經第一二次代表大會所決定者。各方反共。在黨的立場。當認爲局部個人從權之辦法。至對黨忠實與否。應以能否認識黨之

主義及政策爲斷。若認反共爲有功。則吳佩孚張作霖更在吾黨之前。若認聯俄爲有功。則吳佩孚主張承認蘇俄爲最力。故在黨的決議未變更以前。對共維持友誼。似不能爲罪。猶之主張聯段聯直聯奉時。奔走其事者。當然對之有相當敬禮。不能指斥其賣國殃民之罪也。

以上十條僅就所知者而言。且僅知其然。而尙未知其所以然。希望先知先覺之同志。詳加討論。各擬具體之辦法。懸一公共之信條。以統一黨之意志。萬象一心。共同趨赴。不達目的。誓不休止。以保我同志既得之光榮。完成本黨之使命。庶可慰先總理在天之靈。及戰死諸先烈於地下也。尤有進者。革命黨發言。應赤裸裸的不必隱秘。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過則勿憚改。無政治知識者。不可以爭權位。學理雖極高深。不切實用者。不可與有爲也。軍隊雖極衆多。不明主義者。不可以言戰也。嘗爲部下言革命軍能戰。吳佩孚對參戰軍及奉軍。何嘗不能戰。因無主義。終歸失敗。願與同志共勉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四、浙省黨部爲最近時局告同志書

我們擔當了領導浙省黨務。和監督浙省政治的責任。自問能力薄弱。只曉得朝夕倣傚地努力於實際工作。至於黨國大計。在黨的組織上歷史上。自有本黨中央諸委員和先進同志來計劃。更無須我們曉舌。這是我們一向的態度。但是時局發展到現在。糾紛錯綜。已達極點。使我們不能再守緘默。我們覺得有把我們的態度向全體黨員明白表示的必要。第一。我們希望中央全體會議能早日開成。中央全體會議是解決黨內外一切糾紛的惟一方法。本黨的同志現在個個都明瞭了。凡是去上共產黨和奸人挑撥離間的當。而肇黨內之分裂的。結果就等於打倒我們自己的黨。所以要培養本黨的生命。要完成本黨的使命。都非本黨全體同志大團結不可。尤其要有中央諸委員的誠意團結。以爲之表率。中央全體會議。孰是實現中央諸委員彼此團結的第一步。所以我們熱烈地希望他早日開成。尤其重要的。就是本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必須要中央全體會議去負責解決。即如本黨兩三年來的口號政策主張。爲共產黨冒用。受共產黨的影響的很多。現在共產黨的人是清出去了。共產黨的理論更由他們自己宣告告破。但是民以三主義爲立場的國民黨的行動綱領。又在那裏。這個責任。應該由中央諸委破

去負擔的呢。還是可以讓各省各縣的同志去建白呢。空喊扶助民衆。是不中用的。中央諸委員應該指示我們一個扶助民衆的方法。單爲佃農減租。工人加薪。是不夠的。我們還須使農工在積極方面增加生產量。提高生產效能。何況連減租加薪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適用的標準。單捧着『革命』兩個字。更沒有意義了。中央諸委員應該指示我們一種實際上的方法。和進行的步驟。這都是最關緊要的不容或緩的事情。然而中央諸委員對於這層。反似乎無暇顧及。真不能不使每個黨員引爲深憾。所以我們熱望全體會議早日開成。熱望他們負起他們應負的責任。此外還有一點最關緊要的。就是凡叛亂本黨的分分子。都不應讓他參加到全體會議裏去。我們要有中央全體會議。是希望他來解決黨內外的糾紛的。所以對於確有叛亂證據的分分子。我們堅決地反對其參加。免得他們再來搗亂。中央監察委員。不應該丟却他們的責任。應該毫不客氣地把挾口舌以稱兵作亂的分分子。列舉彈劾。停止他們的職權。同時我們也希望被彈劾的分分子。萬勿老羞成怒。應根據本黨黨綱。靜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依法辯訴。否則就是他們自己宣告脫離本黨。我們決不再以同志的態度來對待他。第二。我們希望

各方對於中央特別委員會。不要太裝得神氣活現。擁護是不必的。打倒更講不通。中央特委會不論在名義上在事實上。都是爲環境所需要的臨時機關。當時因爲事實上的糾紛太複雜。中央諸委員處在特殊環境之中。自動地用特殊的手續。把他們的職權委託給一個特殊的組織。代爲執行。中央諸委員既把他們的職權交給特別委員會行使。那我們對於特別委員會。即使想不擁護。也就不得不擁護。因爲這是一個舉國皆知的重要決議。一旦中央諸委員經過大多數的同意。把這個決定取消了。那末只消事實上不必需要。特別委員會自當完璧歸趙的。而我們對於他。即使要想擁護。也無從擁護起了。否則都是違反中央的意旨。都是蔑視黨權。還有一小部分黨員。因爲某種原因。或其他用意。對於特別委員會竟不惜大喊其『打倒』的口號。那就未免太覺圖窮匕見了。中央特別委員會。是中央特別會議所產生的。而中央特別會議。則是經過中央諸委員大多數的同意而召集的。假如要打倒特別委員會。至少就要先打倒中央諸委員。這還成什麼話。一方高呼打倒特別委員會。一方則又鼓吹中央全體會議。也只是暴露他們的謀殺本黨的刃鋒而已。而且上面已經說過了。假如中央諸委員沒有把職



權收回去。對於特別委員會是絕對不容許任何黨員去亂喊打倒的。在這一點上。說『反特別委員會就是反革命』。到也沒有什麼錯誤。至少反特別委員會是違反黨紀的。假如中央諸委員把所有職權都從特別委員會收回去。那特別委員會就從此取消。也就用不着任何人去打倒了。繫鈴解鈴。都是中央諸委員的責任。也只是中央諸委員的責任。絕對用不着我們多嘴。不過特別委員會是根據中央諸委員最大多數的意旨而產生的。他的職權是最大多數中央委員所付託的。所以他要把職權交回。必須交到最大多數的中央委員手裏。絕對不能因一二人的意旨。而私相授受。這到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至於一部份同志。把法統兩字看得太重。一味爭執着『三次』『四次』就更覺得無聊之極了。他們絞盡腦汁爭辯着。僅僅使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北京的豬仔議員們。爭鬧舊國會新國會新新國會時的情景。到底有什麼意味。我們不願多說了。只希望革命的國民黨員不要落了政客議員的窠臼。同時我們很相信總理偉大的人格。必定能使每個黨員越脫這個陷穽。但是我們也值得注意的狐狸狸措。第三。我們熱烈地盼望全體黨員。特別負擔起各人的責任。中國的革命。發展到現在。似乎轟轟烈烈的。但是

每個忠實的黨員都該老老實實地承認。中國的革命離開成功的時期。還不知多遠。北伐的工作。頂多只能說做了一半。而這一半的成功。也就沒有得到確實的保障。反對帝國主義的工作。只有一句話。實際上一點都沒有開始。而最關重要的建設工作。則連一句話都沒有聽過。這是誰的錯誤。誰的責任。現在稍為有一點歷史眼光的人。一定可以很堅決地告訴我們。說中華民族的生命。是要隨着本黨生命的發展而發展的。但是發揚本黨的生命。到底要具備什麼條件。到底要由誰負責。老實說。我們每個黨員都沒有把這個使命放在肩上呀。我們只曉得講空洞的話。我們只曉得做消極的工作。更嚴酷些說。我們連消極的工作。都還做不相像。因為我們先把自己的力量破壞。所以對於舊制度惡勢力。也無力去破壞。這是全體黨員的奇恥大辱。這是本黨以至全民族最痛心的一件事。總理臨終叮囑我們「努力」。是要我們努力革命努力建設。並不是要我們努力破壞自己。努力為個人的。是現在本黨同志一般的通病。就是把自己太看得神通廣大。而視別人則不值一錢。於是由齟齬而破裂。為破裂甚至不惜斷送革命。從陳炯明一直到唐生智張發奎黃琪翔。都繼續地表演着這套短視與野蠻民族

所常演的把戲。其實中國四十年的革命史。早已明白地詔示我們了。凡對軍閥帝國主義和一切舊惡勢力不能奮鬥的。決不配常混在革命戰線之內。而對黨內同志不能和衷共濟竭誠相與的。也決難免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我們絕對不能用仁慈的手段來對待敵人。但同時也絕對不能濫用對敵人的手段。來對待同志。我們情願與敵人流血五步。却不須和本黨同志作無謂之爭吵。站在黨的立場上。對於一二野心政客和擾亂分子。我們雖然非明白地指摘其奸固不可。但這批人並不值得我們重視。因為專事投機取巧。欺騙利用。與風作浪。以濟個人之私的人。決沒有不在民衆面前受判決的。遲早是我們不值得預決的問題而已。最後我們願以十二萬分的熱誠。禱祝全體同志。在積極方面實際方面努力。

## 五、上海總商會對時局宣言

歷數共黨之陰謀詭計

對粵變起因之三疑點

附錄

提出善後主張四大項

上海總商會昨對時局發表宣言云。自國民政府底定東南。人民亂極思治。咸以爲出水火而登衽席。指顧可期。不意共產黨卽乘機盤踞湘鄂。盜竊政權。將赤俄恐怖之歷史。一一重演於中國。搜括現金。沒收土地。鼓動階級鬥爭。破壞社會組織。遂致農失其田畝。商失其資產。工失其職業。顛連憔悴。無以爲生。又復驅使流氓。恣行劫奪。稍拂其意。卽肆殺戮。湘鄂繁庶之區。盡化爲豺虎之域。良善市民。肝腦塗地者。不可勝數。滬漢同處長江流域。一水可通。影響所及。亦復金融阻滯。廠肆蕭條。若輩更潛遣黨徒。暗中簧鼓。引起糾紛。商人遂無日不在震憾。危疑之中。以較湘鄂所受慘禍。殆猶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蓋共產黨惟一政策。卽在以劫奪殘殺方法。使全國陷於混亂不可收拾之域。然後遠東問題。爲世界之導火線。而世界戰爭以起。第三國際固不惜以中國爲犧牲。以達其世界革命之策略。而中國共產黨則奉令承教。甘爲若輩之鷹犬者也。故中國共產黨凱旋之日。卽中國全人類大劫臨頭之日。無論農工。無論商學。無論軍警。要皆同歸於盡。其赤色恐怖之禍。必十倍於蘇俄。

何也。蘇俄尙自爲革命之主動。而中國則組爲蘇俄之工具而已。以全中國爲殉。而能助成蘇俄之世界革命。在蘇俄視之。有何顧惜。故中國共產黨者。蘇俄之鷹犬。而中國全人類之公敵。國民政府。旣以全民福利爲指歸。解除人民痛苦爲職務。因始謀之不愼。防閑之不早。墮其彀中。而使人民淪於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之域。已覺愧對民衆。其後分共政策。寧漢一致。人民於痛定思痛之餘。無不額手稱慶。以爲此後社鼠城狐。失其憑藉。政府旣努力清黨。必不任其輩之潛滋隱伏。重肆毒蝕於吾民。淺識之士。則謂共產流毒陷溺已深。年來共產黨用移步換形之術。蝨處民黨之中。日肆其縱橫捭闔。蕭蘭化艾。已致涇渭莫辨。政府牽於情面。憚於虛聲。不能用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手段。正如厝火積薪。觸處可發。是以分共之聲。高唱入雲。而人民不遑寧處。猶如芒刺之在背。果也宜興無錫。一再暴動。猶不過小試其端。時甫逾月。又有廣州十二月十一日之鉅變。五羊城中。化爲劫灰。闖獻之行。未足喻其殘暴。民衆於悲憤之餘。以爲共產黨劫奪是其黨義。殺戮是其本能。無足深論。所最可畏者。廣州爲革命策源地。黨國領袖駐在之區。共產黨聲勢煊赫。實無過於在漢口把持政

權之際。尙能運用神算。使其偃旗息鼓以去。是能控制於武漢國共分裂之時。而獨不能控制彼黨於潛伏廣州之日。其疑點一。自葉賀入寇廣東以來。共產黨欲以廣東爲根據地。以與蘇俄暗通聲氣。幾於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偏於此時爲盲目之內訌。撤調重兵。以逞私念。致共產黨得一絕好機會。乘虛竊踞。跡其行事。儼如引狼入室。其疑點二。共產黨著名黨徒。尙容其工作於廣州軍隊之中。以致密肆勾結。造成一發難收之局。此種事實。已爲當局所明認。然此項軍隊長官。皆自稱受黨國領袖之指揮。何以不行使職權。早加裁止。尙視爲腹心干城之寄。出全力以辯護。其疑點三。根據以上情形。則此次廣州事變。當局非惟有失察之咎。亦實有養癰貽患之處。春秋有誅心之論。刑法嚴造意之罰。廣州此次所死傷之民衆。所焚失之財產。其責任孰負之。當令縱容共產黨。以釀成此次之鉅變者負之。如果政府善後之方。不於此着眼。將見湘鄂廣州之覆轍。循環迭演於全國。恐中國之亡。不亡於共產黨。而亡於準共產黨。本會於此。爰敢忘其棉薄。謹爲質直明瞭之宣言。以引起全國同胞之注意。

一、要求政府。於最短期內。努力勘平粵亂。二、澈底根究縱容共產黨徒。以釀成今日廣州事變者。究爲何人。以黨紀國法。嚴厲處治之。三、厲行清黨。凡有袒護共產黨之言論行爲。直接間接不利於黨國者。按照黨紀。公議處治之。四、厲行總理民生主義之政綱。使共產黨失其煽惑之資。

區區愚慮。是否有當。尙希全國同胞。深切注意。加以教正。

## 六、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籌備處討唐通電

國急。南京中央特別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國民政府。各部院。軍事委員會。蔣總司令。何總指揮。李總指揮。程總指揮。白總指揮。安徽陳總指揮。葉軍長。賀軍長。九江朱總指揮。廣東李總指揮。國民革命各路總指揮。各軍軍長。各師旅長。各省省政府。各級黨部。各軍師旅政治部。鄭州馮總司令。太原閻總司令。西北國民革命軍。北方國民革命軍。各路司令。各軍師旅長。南陽樊總司令。襄陽方軍長。宜昌魯軍長。李軍長。貴陽周軍長。

。湘西黔軍各路司令。各省通商大埠各報館。各民衆團體。重慶劉軍長。第廿一軍各師旅長。賴軍長。第二十二軍各師旅長。萬縣楊軍長。第二十軍各師旅長。成都劉軍長。第廿四軍各路司令。各旅長。鄧軍長。第二十八軍各師旅長。潼川田軍長。第二十九軍各路司令。各旅長。各軍師旅特別黨部。各級政治部。各縣縣黨部。各機關。各民衆團體。各學校。各報館均鑒。自唐生智由滬返漢。以未選其吞併南京之計。遂懷挾異志。倡言獨立。成立武漢政治分會。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種種背謬。不一而足。又復私通奉魯。勾結靳孫。陰襲蕪湖。圖危國府。其叛黨叛國之罪。殆已上通於天。而汪精衛以本黨數十餘年之鉅子。亦不惜與唐生智互相利用。同流合污。於中央明令討伐之後。猶復有養電爲之辯護。自貶人格。言之髮指。查唐汪之藉口以反對中央組織者。不過曰寧漢合作。未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也。特別委員會在黨章無根據也。西山會議派不應加入也。值此本黨大團結之時。乃不知體念。總理親愛精誠之遺訓。中央既有決議。而忽持獨異說。縱自問毫無慚德。且應服從多數。矧唐汪對黨。負疚已深。罪叢厥躬。而覲然自詡正統。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本會衛黨有責。



自不能爲窮兇極惡之唐生智。稍加寬假。尤不能爲反覆陰險之汪精衛。更事優容。敢秉董狐之筆。以正二豎之罪。竊武漢中央政府之產生。係出自聯席會議。而武漢之聯席會議。卽早經南昌之中央黨部所取銷。僅以一部份先行到漢之委員。受鮑羅廷之指使。爲徐謙鄧演達等所利用。與唐生智狼狽爲奸。以倒蔣爲職志。繼而由此擴大聯席會議。以召集第三次之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人數不足法定。復自由以跨黨之候補委員補充。利誘威脅。黨綱不用其極。是其召集開會之手續。已屬違法。其後議決各案。概係受共產黨之支配。流毒兩湖。赤燄彌天。篡黨賣國之禍。豈待武漢反共後而始覺悟哉。徒以唐生智陰謀代蔣。淫威劫持。而跨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溘沈一氣。使少數之忠實同志。屏息而無所伸其志。於斯時也。汪精衛適自海外歸來。滬上集會之頃。彼已承認共產黨之陰謀。係由預定。並主張於四月十五日。開中央全體委員會於南京。在未開會解決以前。對於武漢一切命令。不能接受。應由中央監察委員。嚴重審查。實行清黨。果能照此進行。寧漢何至分裂。乃汪精衛一到武漢。卽受包圍。推翻前議。並指滬寧各報所發表之言論爲竊名。於是在滬之執監委員。認爲絕望。

始根據原議。產生南京政府。是武漢之中央。早已成爲共產黨之中央。本黨之正統。在寧而不在漢明矣。今唐生智等。必欲開第四次會議。是不啻承認第三次爲有效。若然。則武漢同志又何必反共。自認以前爲錯誤耶？且武漢跨黨份子。雖經反共後開除數人。而其實介在疑似之間者。尙不乏人。卽汪精衛由俄返國。尙有受第三國際委任之嫌疑。如執行嚴格清黨之紀律。則未開第四次執監委員會之前。應加以一度之審查。斷不能任跨黨份子。雜廁其間。如此則魑魅魍魎。形態畢露。轉與武漢派以難堪。故不開第四次執監委員會者。正所以顧全大體。不欲深究。以苦心孤詣如此。而唐汪輩反不見諒。此第四次執監委員會不能召集者一也。

特別委員會之前例。在精衛亦知引廖案爲證明矣。不過以廖案雖有特別委員會之組織。而中央之執行委員會仍然存在。此爲相異之點。不知廖案發生。縱有牽涉。並非中央黨部自身問題。故可同時存在。現第三次之武漢會議。既釀出共產黨篡竊之禍。其負罪已屬甚大。且跨黨者又屬最多。始不得已而有清黨之舉。是中央執行委員會。本身已發生問題矣。故只

能適用特別委員會之例。而不能使第四次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時存在。且此次特別委員會之組織。係由寧滬漢三黨部各推六人。並再公推十二人。質而言之。不啻將跨黨份子取消。純然以本黨之忠實同志結合。此蓋最公允平和之辦法。凡屬三民主義之信徒。均不容稍有懷疑者也。今譚孫于何程朱諸委員。皆無異辭。而惟唐汪斷七不已。其是非曲直。已可概見。且汪精衛固嘗以革命無前例。號於衆矣。處此黨內非常之變。自宜採用非常之手段。總理於護法討賊之際。以軍政府而改組爲護法大總統。以護法大總統而改組爲國民政府。只求有濟黨國。雖創例且不惜。卽武漢之聯席會議。徐謙輩尙稱爲適合革命利益。今特別委員會。既有壓案爲之前例。復基於寧滬漢三黨部之合併。其職權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爲止。此固總理在天之靈所愉快。又何得指爲違法。此特別委員會之組織。於法理事實并無不合者二也。

自總理棄國以後。容納於本黨之共產份子。陰謀篡奪。逐漸暴露。在廣東之同志。不免爲其所蔽，而鮑羅廷之勢力。尤爲炙手可熱。藉擁汪爲護符。分化本黨爲左右派，對於不附和之執監委員。一履粵地。卽遭擯斥。而中央執委之召集。尤爲延宕無期。於是第一屆之執

監委員。迫於護黨之大義。始於十四年之冬。開第四次全體委員會。於西山總理靈前。彼時宣言議決案具在。委員人數既足法定。而黨章上亦并無在國民政府所在地開會之限制。使在粵之同志。能執行此項決議案。則本黨何致有今日之分裂。是西山會議派者。誠屬先知先覺。其開會之迫切需要情形。直與南京政府之成立。如出一轍。今武漢同志。既已同趨於反共清黨之一途。則昔之所以分者。正今日之所以合。允宜昆弟手足。親愛一堂。苟非如共產黨之毫無天良。孰忍破壞寧滬漢之結合。且本黨紀律一章。首在聲明負有歷史之使命。即甘乃光之徒。所著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尙知本黨到現在還能夠維持。即是因爲黨中有幾個生死不變的同志。以革命爲終身事業的終身革命家。兩載以還。以共產黨之作崇。跨黨者已不爲少矣。獨此西山會議派者。當異端正盛之時。爲曲突徙薪之計。松柏後凋於歲寒。鷄鳴不已於風雨。苦節清操。久而彌厲。外之與帝國主義者軍閥相抗拒。內之與容納於本黨之共產黨相辯難。搜索證據。喚醒同志。歷盡艱難。至死不渝。故共產黨視爲勁敵。遂以打倒西山會議派爲口號。并製爲老朽昏庸腐化份子諸名詞。今試舉列席特別委員會之張繼謝持諸同志

。以與汪精衛唐生智相比較。誰爲變節。誰爲腐化。誰是老朽昏庸。固不待辯而自明矣。今不自咎反共之遲。而顧誣譏西山會議反共之早。韓退之原毀所謂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者。正此輩之謂也。本會因感於公道之不彰。且見反對西山會議者。不僅唐汪反覆無義之徒。卽浙粵兩省少數黨部。及工會團體。亦有與共產黨同一口吻者。此固不免爲奸人所播弄。不能不早爲糾正。此西山會議諸同志之加入中央特委會不能認爲非法者三也。

綜合以上三端。已足見唐生智汪精衛等不明大義。兼之我南京政府。不惜委曲求全。特派張溥泉許汝爲孫哲生諸同志。躬赴潯漢。與唐汪解釋誤會。并承認開第四次之執監委員會。其息事寧人之意。已可謂達於極點。乃唐生智以爲我中央有所怯弱。武漢政治分會。并不遵令取銷。而一面則積極以重兵壓迫蕪湖。擅委皖省政府主席。及各行政官吏。并釋放劉玉春。委以司令之職。復勾結靳雲鶚。以實行其新直系之企圖。且更派代表張伯常入川。以四校同盟封建軍閥之思想。謬欲擾亂川局。本會於雙十節日宣言。卽已揭破唐生智陰謀。今何幸我國民政府。明令討伐。此蓋自南京政府成立以來。武漢隅梗命。早應在解決之列。雖

經無數之迂迴曲折。而仍不免出討伐之一途。尤足見元惡巨憝。期以覺悟。實屬萬不可能。不過經寧漢合併之後。我忠實同志愈益增加。而唐生智之叛逆。尤爲神人所共憤。惡積禍盈。衆叛親離。唐賊必無幸理矣。

惟是汪精衛者。盜竊虛聲。迄今而各方同志。猶有爲其鼓惑者。如論其革命之成績。在辛亥以前。僅於民報見其論著。然較之溥泉展堂諸同志。實爲幼稚。即炸攝政王之役。實吾川黃復生同志之力。不過文質兩殊。遂覺軒輊迥別。然因是而精衛與袁克定相識。遂爲和議參贊。力主讓位於袁世凱。此爲本黨之大敗着。而精衛卽爲罪魁。繼後因此不滿人意。遂以進德會高自標異。游學巴黎。於革命毫無工作。及後回國。以調合南洋派自居。於中華革命黨之組織。并未加入。總理以其不無資勞。待之異數。當十三年本黨改組之際。總理提議聯俄。精衛卽不贊成。且明知共產黨之於本黨。如孫悟空之於豬精。不能謂其無先見之明。乃因欲獨握本黨政權。不容有老同志與之相埒。而共產黨徒。又善揣摩人意。遂與以左派首領之頭銜。竭全力以爲之鼓吹。自去年三月二十日李之龍之變以後。共產黨卽利用擁汪倒蔣之

政策。迄於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均主張精衛復職。此中陰謀鬼祟。曾經吳稚暉及無數生死肝胆之友。忠告精衛。而迄不悟。迨武漢反共以後。精衛固已自認錯誤矣。而又挾倒蔣之成見。正統之謬說。欲藉唐生智之力。以銷滅南京政府。各方同志。恕無可恕。始有汪精衛下野之議。雖一時有此主張。而寧滬諸同志所期望汪精衛者。仍至殷且厚。故中央特別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均虛位以待精衛主持。連電敦促。信使不絕。汪精衛不惟不稍感動。竟與唐生智勾結。近且企圖返粵。蓄謀不軌。蓋自總理棄國之後。本黨之分裂。共黨之囂張。及革命進程之中阻。皆精衛一人尸其咎。舉凡患難生死之交。皆不足以易其爭權奪利之想。昔王安石以剛愎誤國。尙不過任用非人。而安石本身。猶不失爲君子。今精衛之罪。浮於安石。老泉辯姦於早。本會猶嫌其遲。如精衛能痛悟前非。知不能一以手掩盡天下目。則請閉戶思過。勉圖後效。如必擾動粵局。敢請中央政府。以申討唐賊之例。早日制止。所望各武裝同志。迅速出兵。尅日肅清武漢。使野心家有所懲戒。然後併力以剪除奉魯軍閥。則北伐無後顧之憂。庶黨國有苞桑之固。謹電露布。無任激切。中國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籌備處叩東印

## 七、伍朝樞重要談話

對外交政治黨務及特委會均有所論列

國民新聞社云。記者訪伍朝樞氏。叩以關於外交政治黨務等問題。尤其是特委會有所詢問。承伍部長逐項答復如下。鄙人自擔任國民政府外交。已歷七月。對於個人抱負和國人期望的取銷不平等條約之主張。未能達到目的。慚愧得很。但有一點爲全體黨員以至全體國民所不容忽視者。則政局不鞏固。政府無權威。簡直無外交可辦是也。這幾個月當中。初而蔣總司令下野。繼而孫軍渡江。繼而寧漢合作。改組國民政府。繼而預備會議開幕。高呼取銷特委會。取銷國民政府。數月之間。政局飄搖。大變四五次。小變六七次。影響外交。殊非淺鮮。所以每有計劃。方在着手。而因政局變動之故。又須停止進行。甚或前功盡廢。蓋外交一項。與軍事內政。息息相關。迴想我國革命軍出師之初。不到幾個月。就把湘贛鄂等省相繼克復。那時候的革命力量集中。步步整齊。是故武漢一下。漢潯英租界就能夠收回。



漢寧分裂以後。就不同了。國民革命勢力分散。步伐零亂。這樣一來。外交如何能有進步呢。所以寧漢分裂後。不獨寧方外交無進步。漢方也就停頓。就是這個大原因。更加同黨乏人。有時步驟未能一致。軍隊紀律。有時未能嚴肅。又以南京三月二十四日共產黨慘殺外國人之案件。亦上了我們的賬。故種種困難。同時發生。這些話並非我卸責的話。我的才具。固然不足以排除以上種種困難。但是事實如此。也是無能為諱的。是以這幾個月來。我東奔西走。往來於甯滬漢滬。爲的是想直接團結革命勢力。間接裨益外交。蓋外交一事。不僅收功於從容壇坫之間。尤要在弭禍蕭牆之內也。關於政治方面。特別委員會產生之經過。有可得而言者。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後。十四年冬間。有些同志因不嫌於粵方之容共政策。在西山總理靈前。開中央委員會會議。國人遂目之爲西山會議派。或稱滬派。此爲國民黨第一度的分裂。今年三四月間。又有些同志發覺共產黨。危害本黨的陰謀。厲行清黨。在南京組織黨部及政府。是爲國民黨二度分裂。六七月間。寧方同志。感覺著欲求革命成功。非先謀本黨的團結不可。故與滬方同志往來磋商團結的方法。胡展堂。蔣介石。吳稚暉。諸同志。都是

參與其事的。到了八月。漢方汪精衛等同志清黨後。亦嘗與滬方進行合作。信使往還。及至九月。漢方同志來寧來滬。大家更感覺到寧漢滬三方有團結之必要。蓋以前三方之所以分裂者。爲容共反共。各異其趣耳。今反共之目標既同。分裂之原因自泯。三方携手。不特必要。且爲當然之趨勢矣。其時滬方同志有一中央黨部。寧漢兩方。又共有一中央黨部。各樹一幟。不相上下。欲求一嚴格的法律解決方法。實窮於術。於是三方同志。在我家中開了三天談話會。商定組織特委會。由兩個中央黨部委託行使職權。其委員由三方公推。談話會畢。兩個中央黨部都於九月十五日在南京開會。滬方同志在紫金山。寧漢方同志在成賢街黨部。到執行及候補執行委員。有于右任。譚延闓。李烈鈞。孫科。程潛。經亨頤。朱培德。伍朝樞。黃實。繆斌。褚民誼。周啓剛。陳嘉佑。朱霽青。吳鐵城。監察及候補監察委員有張人傑。蔡元培。李煜瀛。李宗仁。潘雲超。等二十人。通過談話會商定之議案。特委會期限規定三個月。至十七年一月一日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即行撤消。此特委會產生之經過也。今聲勢洶洶反對特委會。甚至相見以干戈。不惜糜爛人民以爲之殉。可謂無的放矢矣。特

委會未嘗無先例。不過其職權未有如此之重大。但其成立亦未有如此之鄭重。其局面亦未有如此之困難。究竟特委會是否不合法律手續。卽算不合。但爲使三分之黨合而爲一。以鞏固革命勢力起見。是否可以原諒。均大有研究之價值。要之特委會之爲物。無善惡之可言。見仁見智。亦視夫同志之是否諒解而已。其諒解者。則謂當時時局困難。求黨員之大團結。舍此別無途徑。天下事有不能以嚴格法律論繩之者。憶本黨及國民政府自十四年以來。其間一切措施。若一一嚴格。繩以法律。不敢說無可訾議之處。但同志間對之尙能原諒耳。其不諒解者。則詆特委會爲非法。斤斤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儼如從前新舊國會之爭。其委員亦彷彿有民六民八議員之爭。殊非黨的好現象。據我個人意見。特委會能按照原議。於三個月結束。第三次代表大會。能如期於十七年元旦開會。屆時反對特委會之人。固可於大會攻擊之。卽身爲特委員者。亦可陳述其謀本黨忠實同志大團結之苦衷。以求大會適當之判斷。若大會認爲有錯誤和罪過。當然受大會之處分。此大佳事。現距十七年元旦。僅數日耳。不特代表大會之開會。遙遙無期。卽中央全體會議。亦尙無於元旦開會之通知。至爲可惜。夫特

委會只有三個月之壽命。不過一過渡辦法耳。即全體會議。亦何嘗非過渡辦法。怎麼說呢。考之國民黨總章規定。中央執行監察委員任期一年。又規定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執監由其選舉。如因事故。可延期一年。但不得超過一年等語。我們是十五年元旦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選舉之執監委員。十六年元旦。已經滿任。縱延期一年。亦不過至十七年元旦而止。過此以往。則我們第二屆執監委員。仍爲普通黨員而已。所以十七年元旦後。開全體會議。不過是一羣前任之委員開會耳。以嚴格的法律論之。亦不合法也。由此可知代表大會纔是老祖宗。什麼中央全體會議。什麼特別委員會。不過兒孫而已。換言之。代表大會其目的。全體會議其手段。今促開全體會議之說。甚囂塵上。而對於代表大會。獨置之腦後。得毋誤以手段爲目的乎。特委會雖產生於風雨飄搖之中。吾人檢閱其所產生之黨務政治軍事機關過去三個月之工作。黨務方面。則因許多同志。未嘗參加工作。勢不能不責在京之同志。權爲主持。并無任何把持之可言。在此最短期間。黨務無進步。無庸爲諱。然而平心觀察。其咎不在特委會。而在本黨之不能團結。在政治方面。尙能維持現狀。在軍事方面。西則打倒新軍閥唐

生智。北則重創軍閥孫傳芳。張宗昌。克復久攻不下之徐州。南則懲辦跳梁的共產黨。雖不敢云有功。亦庶可告無罪。要而言之。國民黨有數十年之歷史。有數十萬之黨員。有如許之人才。有偌大之聲譽。我同志爲國家前途計。爲本黨前途計。宜如何平心靜氣。努力團結。以保過去之光榮。而謀未來之發展。黨的前途。乃可樂觀。國民革命乃可成功。若徒爲議員式無謂之爭。恐分裂復分裂。前途危險。寧可思議。共產黨鼓其如簧之舌。創爲偏激之論。以爲其煽亂篡奪之資。一般青年工人農民。最易爲其邪說所惑。決非一時的禁制手段。可以壓抑。如國民黨自身無辦法。不能爲全民謀利益。我敢說共產黨必有取而代之之一日。凡我同志。應一致覺悟。一致團結了。

#### 各委員對於伍朝樞談話之糾正

昨日各報載伍朝樞氏之談話。中有關於中央全體會議之批評。謂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舉之執監委員。任期至多以十七年元旦爲止。在十七年元旦後開全體會議。以嚴格的法律論。亦不合法云云。在滬中央執監委員多人。認伍氏此說足以危害國民黨之生命。昨日上午

特在某處集談。決定發表右之談話。以資糾正。

凡爲中國國民黨黨員。尤其是中央委員。應確實遵守本黨總章。此爲毫不容疑者。但本黨爲實行革命之黨。在革命情勢特別發展或有特別障礙時。則爲適應革命的要求。不拘成文。亦屬當然之事。何況全國代表大會延期召集。中央執監委員任期同時延長。在本黨已有先例可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之總章。祇規定全國代表大會常會每年舉行一次。並無可以展期召集之但書。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十三年一月開會。直至十五年一月方能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當時並無一人指摘其違法者。蓋深知十三年冬總理北上患病。旋竟逝世。直至十四年之末。廣東方面。兩次東征。討平楊劉。肅清叛軍。正努力於革命根據地之鞏固也。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有鑑於此種情勢。故修正總章時。增加遇有不得已時得展期召集之規定。而仍限制其不得超過一年。此純就當時所得之經驗。而不能預料以後發生之形勢。自十五年一月至今日。國民革命軍非常勝利。而因共產黨徒之搗亂。迫而清黨驅共。舊有之黨員名冊無可根據。繼以寧漢分裂於前。特委會強佔於後。中央黨部無從行使職權。其不能不

展期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自當爲一般黨員所共諒。準以前事。更不能以非法相詰責。當此全國民衆渴望全體會議早日開會。中央黨部早日恢復的時候。自非反革命者。決不忍執似是而非之法律論。以損害全體會議之信用。假使如伍氏所言。則至十七年元旦以後。國民黨將無復有一合法之機關。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更何從召集。此後黨權更何從行使。古人謂一言可以喪邦。伍氏豈欲以一言亡黨乎。伍氏又謂今祇促開全體會議而置全國代表大會於腦後。此說亦屬誣妄。預備會議開會之第二日。卽經根據各委員提議。對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召集。有所決定。伍氏時亦列席。豈遂健忘至此。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然須急行召集。惟必待中央執行委員會能恢復職權以後。伍氏暢論代表大會之重要。而同時欲破壞全體會議。則其用意非真欲速開全國代表大會。僅欲延長特委會之生命而已。伍氏全篇談話。皆爲特委會辦護。或亦自謂依據革命的要求。不能拘泥總章。不知總章爲黨紀所在。因不得已情勢而酌加變通則可。爲少數人利便而大加破壞則不可。總章規定本黨最高機關爲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爲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權力。非任何人所能侵犯。亦非任何機

關所能代庖。爲執行某種任務。組織一特別委員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以權力而指揮之。自無不可。決不能如南京之特委會。竟取中央執行委員會而代之也。伍氏妄自指摘全體會議。欲以掩蓋特委會之非法。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本黨危險已達極點。其最可懼者。一爲共黨分子之竄入。一爲腐化分子之盤踞。共黨之欲危害本黨。人人皆知。故猶顯而易防。腐化分子則如會勸進洪憲者。欲於不知不覺中爲帝制張目。其害隱而難去。凡我忠實同志。誠不可不努力糾正之云。（原文不列各委員姓名）

伍朝樞答覆各委員之糾正談話

國民新聞社云伍朝樞氏昨發表答復在滬中央執監委員糾正之談話云。本月二十五日鄙人有一篇談話登報。二十六日就看見各報登了一段「各委員對於伍朝樞談話之糾正」關於談話內。中央全體會議之批評一段極力攻擊。有朋友來問我何以不答復。我說這幾天赴寧。結束部務。不願與人打無謂的筆墨官司。且他們這篇「糾正」。只說「在滬中央執監委員多人」。並無署名者。其性質近於匿名信。故無答復之必要。我近日在滬見着幾位負黨中重望的中央委員



。對於我的談話。尙非常同情。說是和平公允呢。我的朋友問他們罵你的話。是否亦不答復。我說近來吳稚暉先生亦屢受人瞎罵。此種捕風捉影。信口罵人。當然不理。我們討論一事。往往不能平心靜氣。意見不合。便學三家村婦謾罵口吻。我記得外國法律界有一段故事。法庭開審一案。被告雇了兩位律師甲律師。對乙律師說。被告完全理虧。你出庭時無可辯護。惟有痛罵原告律師而已。我的朋友問。你發表這篇談話。究竟有何用意。我答此層可以奉告。我的用意因爲近來舉黨風靡。將特別委員會大罵而特罵。彷彿特委會犯了彌天大罪惡的。我係當時贊成特委會的人。心中頗覺不平。所以談外交政務黨務。就組織特委會。就講幾句公道話。固然不敢破壞第四次全體會議。且亦絕無袒護特委會的思想。我所講的話。可以當作代被屈的特委會的辯護詞。亦可以當作代垂死的特委會作墓誌銘。是完全注重過去事實。並非討論將來事實的。我所注意之點。(一)特委會雖先生無此大權。但爲實行寧方與漢方各個單獨聯合西山會議的意思起見。除組織特委會外。無他方法。「當七八九月間。耳中只聽見西山會議對於共黨係先知先覺。並不聽見西山會議腐化之說」。(二)特委會不能自己

產生出來。產生之者。係列席上海談話會及九月十五日在寧開會之中央執監委員。如果認爲應該責備。只能對人。不能對會。中央委員中有三數人。自始至終。反對特委會。我雖與他們的意見不同。但是他們的態度。始終如一。我很佩服。亦有當時贊成而現在反加攻擊者。我是不佩服的（三）因有許多人對於十七年元旦日應開代表大會一節。不甚注重。甯願元旦日開不成代表大會。却不願容忍特委會生存。三箇月開成代表大會。所以我惑想到大家都忘却代表大會及目的。特委會係手段。中央全體會議亦係手段。因而又提及如果特委會不合法。過了元旦。即中央全會以嚴格法律繩之。亦不合法。關於此點。所謂「在滬執監委員多人」。對於我的談話之糾正。到也承認我的話沒有講錯。他們的糾正原文內說。「在革命情勢特別發展或有特別障礙時。則爲適應革命的要求。不拘成文。亦屬當然之事」等語。此數語正是當時成立特委會之理由。今日既然可以把這種話適用於中央全會。當日又何嘗不可將同樣的話。原諒特委會呢。若謂現在情勢困難。我們回憶八九月間。孫軍渡江。襲擊首都。甯漢兩政府。若有若無。黨務軍務財政無人主持。那時候的狀況。何等危險。現在則軍事順利。

徐州克服。政局粗安。如果他們所說的話。在現時且可適用。那末在八九月間更加十倍的適用了。真有一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他們做纔對。別人做就不對。所以抽象的說。我與「在滬中央執監委員多人」所講是一樣的。具體的說。他們只許把這種話實行於中央全體會議。却不許把同樣的話實行於特委會。如是而已。以上就是我當時發表談話的用意。他們所說的話。有研究價值者有兩點。(一)于右任同志(他是署名。另發表意見。真係討論政治的。)謂中央執監委員非十五年元旦選出。此一點我承認于同志之更正。十五年元旦。係代表大會開會之期。選中央執監委員。大抵在十日後。此點到是于同志平心靜氣討論出來的。但是遲早十數天。與我所持之論。宏旨無關。(二)「在滬中央執監委員多人」。謂我提出法律問題。就是一言亡黨。我看到此句。不勝感慨。如果根據黨章及正義來評論黨務。即謂之亡黨。那末如有重要黨員提倡一說。大家隨風而靡。作應聲蟲。方算作興黨嗎。如果今日提倡甲說。明日提倡絕對相反之乙說。試問所有黨員。必須跟隨住朝秦暮楚。纔算是興黨嗎。說到此次。我就想起南京外交部的圍牆。此圍牆被黨中某機關貼滿標語。所貼的往往自相衝

突。最顯著者。有一張寫「擁護汪精衛」。又有一張寫「打倒汪精衛」。同時貼在牆上。相距不過數尺。而同係黨部機關所貼。我看見有點不耐煩。不願意外交部圍牆。做他們標語的戰場。我就派人將牆上所有標語一律洗淨。又恐將來重演怪象。於是選擇兩條關於外交的黨綱。漆在牆上。省得他們再來將外部圍牆變作標語戰場。我又常見重要黨員今天被人貼標語擁護。明天便被人貼標語打倒。今日打倒。明天便擁護。彷彿擁護是打倒之先聲。打倒就是擁護之預兆似的。這種事。初看覺得可笑。細想却覺得可哀。難道服從這種無是非正義的隨便主張。就算是與黨嗎。國民黨現在雖大家異口同聲的說驅共。但是我們仍然受共黨的支配。此語驟然聽之。或覺希奇。但我見共黨之人雖去。（是否去盡。尙不得而知。）而共黨的策略及手段。依舊存在。這二三年來。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整天混在一處。不知不覺中傳染了他們的策略及手段。因此現在於不知不覺中。仍沿用他們的策略及手段。即賢者或亦難免。所以我說國民黨仍受共產黨的支配。其實共黨的策略及手段。不但不新鮮。並且極陳腐敗。中國歷史上。俄國歷史上。這種陳腐腐敗的策略手段多得很。而且目的就是專制。就是

「我說的話要你贊成。你不贊成。我就不容你」。古人說。諍友的好處。因為諍友能責善規過。不肯苟同。如果朋友之間。不拘有理無理。一唱百和。恐怕不是君子愛人以德的道理。更非黨員討論政治之所宜有。現在本黨最大的危險是甚麼呢。就是黨的分裂。十一年來。國已分裂了。於是我們想以黨統一之。若黨又分裂。則將如之何。而現在本黨最大的毛病。是大家但知有人。而不知有黨。黨無正義。無是非。無紀律。重要黨員之意思。便認為正義。重要黨員之主張。便認為是非。重要黨員之命令。便認為紀律。我的意思。要黨不亡。應提倡正義。要國不亡。應保存廉恥。我答覆了朋友的問話。朋友說你的話。可以發表麼。我說現在黨員討論黨事。甚且國人亦注意我們黨事。若認我的話有一得之價值。則發表亦無妨。

## 八、鄧古查辦汪兆銘等之呈覆

上海中央社云。國民政府前以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潘雲超等參預廣州叛變事宜交鄧澤如古應芬兩委員查辦。茲鄧古兩委員已將

查辦結果呈覆。將呈文交本社發表。全文如下。竊澤如應芬等十二月二十日奉到鈞府第一一三號令開。爲令飭事。前月十七日張發奎。黃琪翔。勾結共產黨。違反紀綱。在粵叛變。當經飭令軍事委員會。派隊分途進剿。以清叛逆。而安閭閻。查本黨自厲行清黨以來。各處人民。漸得安寧。廣東全省。尤稱完善。不意自張發奎黃琪翔軍隊入粵。縱容袒庇。使共產黨肆行無忌。張黃既叛變於前。共產黨徒復於本月十一日作亂於後。佔據機關。宣佈蘇維埃政府。焚燒劫殺。慘無人理。應飭軍事委員會轉令派去平亂軍隊。兼程並進。剷除共黨遺孽。兜剿背叛軍隊。務使法紀彰明。宵小無從漏網。至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何香凝等。於事變後。或列席會議。參預逆謀。或發展言論。公然袒護。輿論譁然。嫌疑難釋。本政府爲整飭紀綱。維護治安起見。特派鄧澤如。古應芬。迅往查辦呈覆。以憑核奪。至查辦期間。汪兆銘等居住所在。應責成當地軍警注意監視其行動。除明令公布外。合亟令仰遵照。嚴行查辦。呈覆核奪。此令等因。奉此。遵卽分別詳查。悉心審察。以期表露案情。昭示天下。查汪兆銘等。罪過叢積。已匪朝夕。其在武漢

時期。危害黨國。摧殘同志。曾被各省區各級黨部。各政治軍事機關。各公團。控訴於南京中央黨部請予嚴處者。多至八十餘件。當時中央委員。本愛護同志之懷。未忍遽予處分。彼遂怙惡不悛。爲厲日甚。隨時隨地與共黨相依憑。與禍患爲倚伏。往事具在。無煩殫述。茲謹就張發奎黃琪翔據粵作亂一案。與汪兆銘及其黨徒之關係。據實爲鈞府陳之（一）第二方面軍張黃部隊。與共產黨及汪兆銘等之關係。張黃部隊。卽在武漢改編之第四軍及十一軍之一部。經鄧演達等之操縱訓練後。所有政治部及各級軍官。皆屬共產黨所支配。其爲著名赤軍。人所共認。與第八軍唐部。同爲共產黨武裝的工具。亦卽汪兆銘等特以作亂之工具。本年七月間號爲東征軍入皖下潯。直迫南京。實汪兆銘所主使。觀於逆黨徐謙質問預備會一書。足以證明。然則葉賀部隊。分道寇粵。固爲汪等預定計劃。當回粵之先。更有一電與黃琪翔表示合作。汪兆銘此次到滬談話中。首自言張黃部隊。難保無共產黨混人在內。又云黃琪翔用著名共黨廖尙果爲政治部主任。所出燈塔第三四期。言論荒謬。陳樹人謂張發奎確非共黨。黃琪翔則不敢擔保。是明知其爲赤軍。而故與勾結。已無可諱。（二）汪兆銘及其黨徒入粵

後之舉動。汪兆銘自借甯漢合作。以壟斷中央政權之目的不能達到。即於九月中使顧孟餘返漢。聯合唐生智陳公博入粵。聯合張黃。利用政治分會。反抗中央。再圖分裂。固人所共見。是故張黃勢力達到廣州時。首先反對廣東之清黨。改組政治分會。設立軍事委員會分會。改組省市黨部。改組各工會。佔領軍事政治機關。所謂左派青年團首領甘乃光。陳孚木。及著名共產黨工具陳樹人。徐天琛等。紛紛復任要職。從而爲清黨時期所除名通緝之共派重要份子楊匏安。羅綺園。施卜。蘇兆徵。彭湃。楊章浦。黃俠生。何來等皆嘯聚羊城。分遣黨徒。指揮向受共黨支配之工代表所隸屬各工會。大肆活動。黃俠生因登報恢復工作。被廣九車路機器工會。拿解公安局。而陳公博竟於省政府會議提出。准其先行保釋。因多數不贊成。乃議決交特別法庭審理。卒由陳公博授意代理特別法庭庭長區覺孟將其釋放。共派工人代表會復向政治分會請願釋放清黨時拘押之政治人犯。指爲忠實同志。何香凝則又提議。將因清黨被押之全體女犯。無條件釋放。其餘男犯。卒由特別法庭釋放過半。張黃又委任各招撫使。在亞洲酒店設立辦事處。公然改編東江陳逆炯明舊部。及西江綠林堂口。又以六萬元接



濟葉賀。聞十二月十一日之役。卽是葉挺擔任赤軍指揮。張黃召鄧演達回國之事。汪兆銘曾有一函致張。內有云。「澤生兄若已抵粵。請其暫勿露面。恐招各方反感」等語。此外參考陳可鈺副軍長關於粵變之談話。及廖百芳秘書之致何香凝一書。在在均可證明。其底縱共黨。勾結叛逆。皆爲汪兆銘等圖謀叛亂之張本。其事實皆彰彰在人耳目。(二)汪兆銘及其黨徒作亂之事實。按諸上述情形。則十七日之亂所由來。所有逆謀汪及其黨徒。無不參預已可概見。計畫既定。乃於十一月十日會議。公推汪兆銘李濟深代表赴滬。籌商中央全體會議。其作用有二(一)在使李離粵。疏其防範。而張黃作亂。亦可避去犯上之名。(二)在使汪離開。故示謀亂與汪無關。且可廁身中樞爲亂事作辯護。遂於十七日由黃琪翔連合薛岳李福林部。在廣州發難。其藉口則爲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反對黃紹雄大廣西主義。其行爲則襲擊中央委員兼指揮之黃紹雄部隊。及其住宅。收繳中央委員兼總指揮李濟深衛隊槍械。及圍搜其住宅。圍攻總理手創養成革命人才之黃埔軍校。屠殺該校忠實同志無算。實行篡奪廣東省政府。核其行爲之目的。與其所藉口之目標。實際上兩不相符。黃琪翔既已舉事。卽赴葵園會議

。列席者何香凝。顧孟餘。李福林。陳公博。陳樹人。甘乃光。王法勤。潘雲超。王樂平。席間黃琪翔報告處置經過情形。並請示一切。各委員皆獎勵黃琪翔努力護黨。並討論進行各種重要問題。夫以薛黃等之所爲。明明係屬叛亂。而在粵諸委員乃認爲護黨。則其事先預謀扶同作亂已成鐵案。自是之後黃薛李則捏詞通電。農工廳長謝嬰白則函召各工會解釋事變之原因及理由。令其組織宣傳隊。第四軍全體武裝黨員發表告同胞書。臨時軍委會政治訓練部。四軍及十二師政治部則各派隊到處演講。市改組委員李樸生。四軍政治主任李世安。則於十八日在市黨部召集各區黨部舉行宣傳隊員大會。市工人部則召集各工團聯席會議。籌設廣州工人護黨運動大會。以上各種措施。皆爲汪派黨徒。混合共黨叛軍的一致行動。其所護黨的宣傳口號。約之如次。打倒叛黨禍國之新軍閥黃紹雄。打倒腐化投機份子。擁護汪主席。擁護汪主席救國主張。在汪主席的領導下建設革命的新廣東。反對南京非法特別委員會。打倒篡奪黨權的西山會議派。肅清西山走狗黃紹雄的勢力。擁護汪主席在粵速開執監會議行使最高黨權。釋放無辜被捕的黨員。剷除投機腐化的清黨份子。恢復被誣黨員的黨籍學籍。反

對亡黨的清黨等等類此造亂的宣傳。皆爲共產派的口吻。其表現皆在留粵各委員未離廣州之時。固爲其熟睹習聞。惟未聞該委員等有一言糾正。到滬後及竭力爲叛徒辯護。其同謀作亂。益可顯見。由此醞釀至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之巨禍。遂爾實現。赤燄滔天。血花徧地。破壞革命。殘害民生。廣州繁盛完善之區。頃刻變爲灰劫。追原禍始。即果尋因。汪兆銘及其黨徒。實百死不能蔽其罪。(四)汪兆銘等掩護罪迹之言論。汪兆銘等知張黃叛亂。與己等之犯罪之成立。有絕大密切關係。所以不能不拚命爲之辯護。此本勢所必然。但查其辯護之要點。(一)張黃非共產黨(二)認定中央特別委員會爲非法。指黃紹雄爲擁護特委會。指定討唐命令爲非法而張黃之叛亂。即以是爲號召。所以深表同情而認其行爲爲正當(三)謂共產黨正欲窺伺廣州。兼欲入寇張部。關於廣州的事件。必須亟以黨的決議爲適當之處分。若內爭不已。徒爲共黨所乘。何期不幸言中。果有十二月十一日之變云云。「按其所舉。皆爲片面的理由。不特不能掩護粵亂。反可以表露其奸計。(一)張黃等與共產黨之關係。既如第一節所述。無可辯護。而「一一·一七」在廣州之行爲。更屬與兵叛亂。則無須問其個人是否直

隸共產黨籍。均須討伐懲辦。(二)湖中特會之組織。係由汪親自簽名會議。並舉定漢方人數。且屢次聲言認爲遷就事實。不得不然之舉。又引在粵組特委會之先例證明。曾電促在漢各中央機關一律遷寧。即其九月十三日通電下野之文內亦有「今幸各方同志共圖建設。庶幾破碎之局。可歸於完整。正宜及時引退聽候處分。」等語。是則明明承認於先。迄至陰謀寇粵所計成熟時。然後反對。不特狐掘狐狸。極盡反覆小人之能事。其立心在推倒中央。授意張黃等一致借題發難。尤顯而易見。其謂黃紹雄擁護特委會。更爲無理。蓋特委會爲寧漢合作後一時中央最高的機關。凡隸於青天白日旗幟下之省區。無不同此認定者也。若謂政府討唐爲不合法。則尤悖謬。叛亂則討。國有常綱。各軍奉命討賊。義所當然。乃捨唐之罪不論。欲阻廣東之討唐。間接保全唐部與張黃逆部爲呼應。以遂其亂謀。不獨不足爲張黃掩護。更肺肝如見。欲蓋彌彰者。(三)共黨之召集廣州。固爲汪及其黨徒所號召而庇植。如第一第二節所述事實昭然。且既嘗痛言嚴防共黨。乃何以偏要運用其所素知爲著名赤化之第二方面軍入粵。以迫逐素稱清黨之李濟深及黃紹雄。既復獎勵張黃認爲內爭。認爲正當行爲。以造成

十二月十一日之慘烈亦禍。明知其因由彼種勢所必然。乃云不幸言中。其言雖巧。其迹反彰。其他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陳樹人等皆一致擁護張黃叛亂。已散見於報章談話中。乃同屬一派之附逆所爲。其理由亦復相等。無須贅舉。惟何香凝尤爲心虛情急。竟謂廣東爲革命犧牲最大之省。不應向之用兵。乃不責張黃等之回師攘粵。反指討伐叛亂之國軍爲不北伐而內攻。賣盡氣力。以爲辯護。理論矛盾。不自知其言之拙。總合以上關係舉動事實。言論數端。實足以證明汪兆銘及其黨徒對於十一月十七日之亂。不獨參預逆謀。實爲發踪指示。對於十二月十一日之亂。則爲養奸成禍。害國殃民。彼等身爲中央委員。竟敢肆意作亂。危害民國。破壞革命。塗炭生靈。罪證確鑿。應請鈞府迅頒明令。通緝歸案。依律從嚴處辦。所有奉命查辦汪兆銘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何香凝九人主謀粵亂情形。理合據實呈覆。伏祈察奪。迅速施行。再此件由澤如主稿。經應芬同意。應芬因事他往。未及鈐章。合併陳明。謹呈國民政府。計附抄九月十三日汪兆銘下野通電一件。九月二十五日汪兆銘致黃琪翔電一件。徐謙質問預備會議一件。陳可鈺談粵變經過一件。廖百芳致何

香凝書一件。廖百芬致蔣介石書一件。黃薛李通電一件。鄧澤如。古應芬。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